蔣維喬著

因是子遊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蔣維喬著

因是子遊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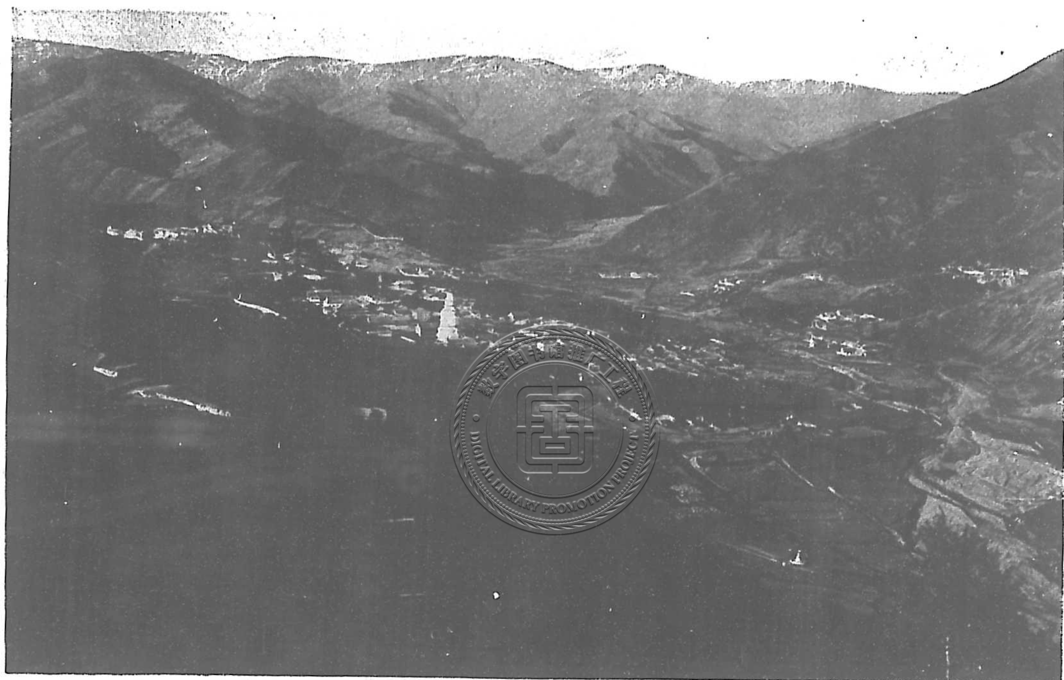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因是子以六十老翁在華山攀鐵綆登博亭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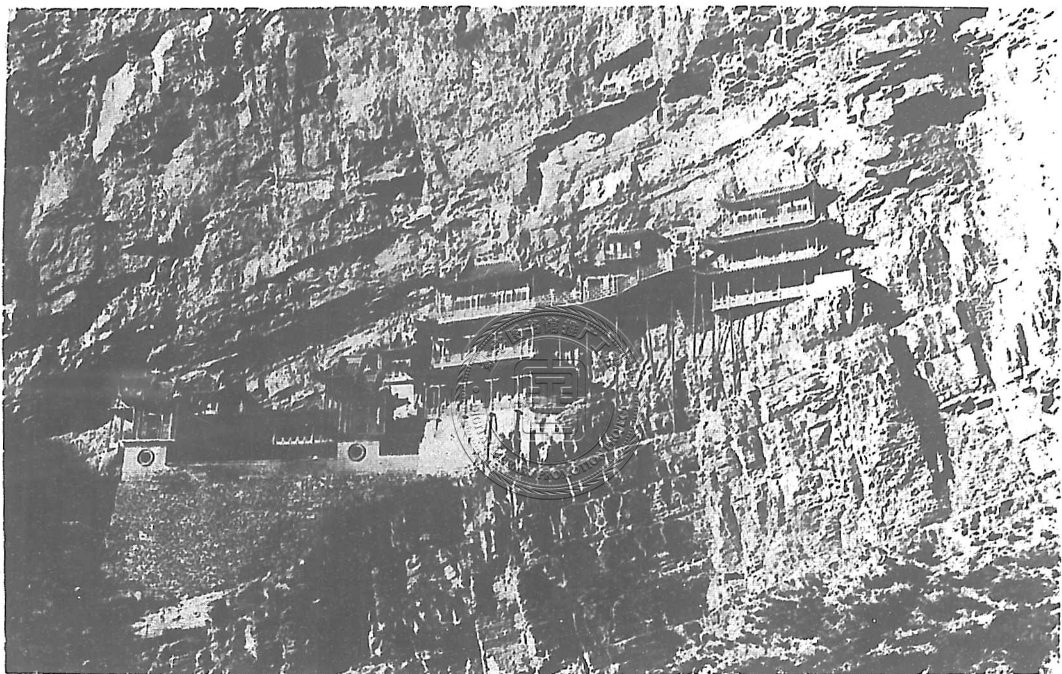
雁蕩北石梁洞



五　台　山　全　景



因是子踞坐天台石梁上攝影



恆山懸空寺



大房山天柱巖

自序

余一生好遊，每以春秋佳日，涉躐各省名山水。偶爲遊記，輒發表於各雜誌。率爾操觚，無意求文章之工。惟描寫實景，爲後遊者作指導耳。友人見者多好之，以爲遊記之別開生面者。又以散見各雜誌，搜閱不便。多慫恿之印爲專集。余漫應之曰：「余足跡所未至者，尚有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、福建諸省；俟徧遊後，余之遊記，乃稍完備，屆時再謀付印未晚也。」近數年中，則爲學校教職所束縛，春秋既無暇出遊，暑假又因炎熱，不便旅行；遊歷茲數省之願，漸成失望！而友人之督促則不已，旅行雜誌主任趙君豪先生，尤爲注意，屢以彙刻爲請。且云：「不妨將已成者先印，以慰讀者之望；至未歷之數省，俟往遊後，可再出續集。」余韙其言。乃於本年暑假，搜集舊作，得數十篇，先行出版，名曰因是子遊記。至余之足跡所至，初不限於所記諸山，有遊後並未有記者，如民元前己酉，遊蘇

州之天平。民二年兩至無錫之惠山、錫山。民元前十九年，及民十二年，兩至金山。民四年，及十二年兩至焦山。民八年遊蘇州穹窿山。民十一年遊濟南之千佛山、大明湖，徐州之雲龍山。民十二年遊揚州之瘦西湖平山堂。民十三年遊燕子磯、岩山十二洞是也。亦有同遊者作記，余即輟筆者，如民元前壬寅庚戌，兩至虞山，同遊之我一作記，余讀而贊美之，即不復作是也。最令余懷念不置者，即民四年七月，與袁君觀瀾同遊衡山，歸途余欲遊匡廬，觀瀾則由湘入贛，循贛江東下。余獨自一人到牯嶺。宿一夕，本擬第二日登山，遊程已排定，不料翌晨即雨，大霧迷漫，對面不能見人；而家中適有急信至，促余遄返。遂於霧裏下山，眞所謂不見廬山眞面目！後來屢與友人約遊，均爲他事所阻。而兩過洛陽，未登龍門，道經大同，未上雲岡，此皆余至今悒悒不忘者！總之，遊山祇可想到即行，不可遲疑。目前錯過，以後即不易實踐。昔人云：「有約不到羅浮。」此言深有味也！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蔣維喬敍於因是齋

目錄

江蘇

浙江

因是子遊記

江蘇

寶華山紀遊

寶華山，在句容縣北六十里；其山四面環抱，形如蓮花，故名華山；梁時寶誌公棲跡於此；故又名寶華山。越千餘年而有三昧律師；師之弟子見月，宏闡律法，建立戒壇，遂爲有名之律宗道場。清聖祖巡幸至此，御書慧居寺額，卽今寶華山之古刹也。余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，來遊此山，由下關乘滬寧車至龍潭，先至寶華山下院憩息；遇住持德寬和尚，舊相識也；留余在院午餐；並遣

入至寺，以肩輿來接。午後三時一刻，乘肩輿行，計十五里，抵山麓；愛其風景，即舍輿步行上山，日暮至巔。有石額一，顏曰「律宗第一山」。前爲蓮花城；左爲環翠樓。進夾道，沿戒公池而行，池中累石如小島，上有小樹數株。池畔有御碑亭，中豎御碑，清乾隆帝御筆也。既而至慧居寺正門，有勅建慧居寺豎額。德寬及知客師密澄，殷勤招待，至客堂休息；啜茗清談，兼進果餌；晚膳復爲設盛饌。飯畢，以月色甚佳，出中庭玩月，雖山中氣候寒冷，亦幾忘之。戒蓮和尚，導登藏經樓後之銅殿；自高眺望，久雨之後，月光分外清明，流連不忍返。殿爲明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勅建，高二十丈，縱橫各十尺；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及帝釋天人相，而供觀音大士之像於其中；皆範精銅爲之；今殿及像已毀，僅於壁間，存廢銅遺跡；重修者，不過仿其原形，而非銅製也。殿之左右，各有無量殿，一名文殊，一名普賢，皆累甓而成，故名。九時後，乃入室安臥。

二十一日，晨八時出遊，密澄和尚爲導。先登玉佛樓；樓中供坐身玉佛，約高三尺餘；此佛自緬甸國來，緬甸產玉，故雕像頗多。樓前正大興土木，建築講經堂。自此登西北峯；一路茶花滿山，其高

大者爲野茶，不能作飲料，惟子可榨油，供佛前燃燈之用；矮而叢生者，爲人工所栽；寺僧每歲採之，焙製茶葉寺中用以供客者，皆自製之品也。行三里，至拜經臺，相傳梁武帝會寶誌公於此。自臺右下，至龍池；池有三，皆蓄小龍；至池畔俟之，並不見所謂龍者；密澄呼庵中老僧出，年已八十，攜竿持玻璃缸而來；竿頭有網，入水漉之，得一尾，長二寸餘，四足五爪，背黑腹丹，腹下有黑點，蓋蜥蜴類也。臺之東南里餘，有黃花洞；洞深約三丈許；內有小池；自洞底以燭照之，折而右，尚深四五尺，俯身方可入；相傳爲誌公悟道處；盛夏黃花滿山，狀如金蓮，故以爲名。黃花洞之下，爲清涼洞；洞口小而洞內寬大，高可一丈，深稱之。折回拜經臺，自原路而下，復逾貴人峯，茶花益盛，峯之南有塔院，爲南山中興第二代見月律師之塔。自塔前下行，路徑曲折，叢樹蔭之；山花修竹，到處迎人。十一時回寺；循遊廊而轉至戒壇；壇在銅殿之下，爲方形，見月律師所創，以石築成，四周雕刻佛像絕精。午刻，回至客堂進膳；膳罷稍休。復出寺，登東峯；修竹益密；彌望皆是，人行其間，惟覺四圍翠繞，清氣撲鼻。斯時天漸放晴，俯視羣山，如波濤起伏於雲霧中，時而一片日光，照耀山巔，景狀美麗，儼如圖畫。三時下

山，仍回寺。寺僧以麵進，略食之，卽別而出。乘肩輿行。五時，至龍潭車站候車；至六時半，乘滬寧車行。七時一刻，到棲霞車站。乘籐輿赴棲霞寺；斯時明月上昇，如一輪明鏡，懸於山頭；景物幽勝，殆不可言喻；行二里半，至寺。寺僧招待頗殷。晚膳畢，出外散步，卽歸臥。

二十二日，晨九時，乘肩輿赴甘家巷，觀梁碑；別爲文以記之。十二時，回寺；在寺左亭中，觀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。午膳畢，略觀千佛岩。因時促，遂赴車站。乘滬寧車回寧。四時，抵下關，乘車回家。

棲霞山紀遊

棲霞山本名攝山，在江寧太平門外四十里。以山多藥草，可以攝生，故名。又以山形似繖，一名繖山。南齊時明僧紹隱居攝山，捨宅建棲霞寺，後人因以名山。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，碑陰有棲霞二大字，可以爲證；吾友黃君任之作棲霞山遊記乃云：「南唐隱士曰棲霞，修道於此，故名；」按江寧府志五十一卷人物門云：「王棲霞一名敬眞，居茅山修道；唐主加號眞素先生」是南唐隱士棲霞，乃居茅山而非棲霞山；棲霞山之得名，實因明僧紹之建寺始；與南唐之王棲霞無涉；黃君之言，蓋未之深考也。余在江寧，先後兩遊棲霞，今追紀之：

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晨起赴下關；乘八時十分慢車行；經神策門、太平門、堯化門三站，卽抵棲霞站；下車時方三刻也。棲霞站離棲霞山二里半，步行半小時至。山有三峯，而中峯獨秀，

東西二峯拱抱之寺在中峯之麓；卽南齊時明僧紹捨宅所建；至今屢經興廢，非其舊矣。入寺門，有池頗寬廣，名石蓮池；唐高宗所製明徵君碑，圮臥於地，碑文則完好如新。寺之大殿，祇有基址，洪、楊亂後，尙未興復。至後殿旁屋，小憩啜茗。寺僧出爲招待；余囑令小童引路登山；循寺左西峯而上。有舍利塔，爲隋文帝所造；高數丈，有五級，鐫琢頗工；塔前有接引佛二尊。其後爲千佛巖；隨石勢高下鑿龕，中琢佛像，或一尊，或三尊，或五六尊，或七八尊；大者高丈餘，小者四五尺；雕刻精工，於美術上有殊勝價值。按江總棲霞寺碑：明僧紹之第二子仲璋，爲臨沂令；於西峯石壁，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，齊文惠太子及諸王等，皆捨財施於此巖阿，磨琢巨石，影擬法身；此千佛巖之所由來也。巖之頂有一龕，貯金佛曰飛來佛。又有紗帽峯，塊石突起，頂平如紗帽，故以名峯。循西峯之澗而上，度春雨橋，得一泉，名白鹿泉；相傳昔時天旱，士人逐白鹿至此，得泉，因以爲名。再上數十武，石壁間鐫試茶亭白乳泉六大字；亭則惟餘荒基，泉亦久涸，祇留其名。自此而上，至半山，有平坡；昔時駐兵處，尙餘殘壘。旁得一池，曰飲馬池。望見最高峯之頂，紅牆宛然，導者曰：此三茅宮也。鼓勇登之，約六七里，

至其巔，則豁然高曠；前視諸山如培塿；後臨大江之黃天蕩，風帆點點如葉；江之兩岸，築圍爲田，作方罫形，彌望皆水田也。久居城市中，至此胸襟開拓，塵慮盡滌矣。宮中供三茅眞君像；有一老道居之；客來則汲水煮茗！余在此稍憩。十一時，自最高峯而下。有岩石奇峭如截，中通一線，曰天開巖，巖之左有小屋，中貯禹王碑；字皆岣嶁文，乃大禹治水成功，書於南嶽衡山者；明代楊時喬重刻於此。復曲折而下，至一平原；導者曰：此淸高宗之御花園；然亦無遺跡可尋；惟見石壁上鐫雲片二大字。對面山石嶙峋，高高下下；有二大石夾立，中通一徑，自徑斜行而上，得一線天；一線天者，有一大石如圓錐形，中空若龕，頂通天光，故名。自此而下，將至山麓；有巨石矗立，下臨小澗，旁有石橋可通，名桃花澗。過澗數十武，有石層疊直立，高低如浪，名疊浪巖。自巖折回，至西峯之麓，有泉名珍珠泉；甚淸洌；取之不竭，寺中飲水，悉取於此。十二時，回棲霞寺。登山由寺之左，循西峯而上；歸時則由寺之右，循西峯而下。在寺午餐。且向寺僧索棲霞山志閱之。午後二時，乘快車回南京。
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自寶華山歸，宿於棲霞寺。翌晨，赴甘家巷訪梁碑。歸後復遊千

佛巖。寺之景象，與前不同；昔年僅有殿旁小屋數楹，今則殿後藏經樓已成；大雄寶殿，亦正興工建築；殿之右有新造碑亭，明徵君碑，已兀立其中。惟千佛巖之石像，寺僧因愛護之故，悉以水門汀塗附之；且以朱施脣，以墨畫眼目，致造像原形，完全失去；殊爲可惜，甚矣寺僧之無識也。西方三聖殿中，有一石觀音頭；據寺僧言：此在千佛巖爲人竊砍以去者；爲日本人某所得，藏於家；曩歲遭大地震，某之左右鄰居，悉被燬；惟某之家宅無様；夜夢石觀音顯靈云「余乃棲霞寺千佛巖中之大士也；今護持汝家，汝應將余頭歸原處。」某遂發願，於某年月日，送還寺中云。

江寧縣江乘鄉訪梁碑記

出江寧縣堯化門五里，有蕭梁墓碑。碑前有巨大石獅，相對蹲坐，而有兩翅，稱曰飛獅。久欲訪之，而忽忽數年卒未往也。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既遊寶華山。乘滬寧車至棲霞寺宿焉。翌晨，乘肩輿行五里，至江乘鄉黃城村東北之甘家巷，則所謂飛獅及梁碑者，赫然峙於道左焉。獅有二，均相離四五丈。其身偉大，高可二丈許。仰首張舌，左右兩翅覆身，雕刻爲羽形。獅後有二碑兀立，其一碑文多磨滅不可讀。碑陰所鐫故吏人名，尚有存者。碑前有殘毀墓闕。其一碑文全泐，墓闕亦無存。按南史梁宗室傳：「安成康王蕭秀，字彥達，梁太祖第七子，與始興王同母。薨於竟陵，歸喪京師。故吏夏侯亶表請立碑誌，詔許之。當世高才遊王門者，王僧孺、陸倕、劉孝綽、裴子野各製其文。欲擇用之，而咸稱實錄。遂四碑並建。」今所見之二碑，其文中隱約有孝綽數字可辨者，蓋卽劉孝綽

撰文，吳興貝義淵正書之碑也。其文字全泐者，疑爲裴子野所撰。然王、陸等作，金石家亦從未論及，蓋剝蝕已久矣（嚴觀江寧金石記卷一，王昶金石萃編卷二十六）。於是覓鄉童爲導，前行里許，至黃城村。見田畔有四石獅，各相對蹲坐。有一獅已裂開，一獅頭部已斷，歿於田中。後有墓碑，額云：「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。」按始興王名憺，字僧達。梁太祖第十一子也。金石萃編云：「此碑連額，高一丈四尺五寸，廣六尺二寸，三十六行，行八十六字。」今觀其文，碑額字跡，完好者新，碑文有三分之一可辨。東海徐勉撰文，吳興貝義淵所書。碑久圮道旁，故搨者絕少。近南京古物保存所，重爲豎立，而收買周圍之地，將築亭以護之，方開始工作也。復前行里餘，至花林村。亦見田畔有一石獅蹲坐，其一獅已全毀，而墓闕獨完好。文云：「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。」據萃編所載：「此額橫廣三尺八寸，高二尺七寸八分，六行，行四字。」今觀其文，乃正書反刻者。闕爲稜形之石柱，約高丈餘。柱上覆以盤龍石，周圍皆鐫飛龍，雕鏤頗工。神道碑額，即置其上。額上更有稜柱，約高二尺。柱頂有圓石覆之，直徑可五尺。四邊鐫蓮花瓣，瓣皆下垂。

圓石上蹲一小獅，仰首吐舌，與墓前大獅，形狀相同。是蓋古時用以標識墓道，故稱爲神道闕。按吳平忠侯，名景，字子照。梁武帝之從父弟也。蓋墓碑久毀，僅存此闕耳。夫梁碑之見於金石記載者，僅此數種，而猶殘缺不完。其碑頭之下，皆有圓孔，與後世碑制不同。考古代豐碑之作用，本以木爲之。樹於棺之前後四角，穿孔於其間，施以轆轤，以繩被其上，所以下棺也。後人漸改用石。復追美君父之功德，刻文其上。樹之墓前顯見之處，則與古制稍異矣。今梁碑之有孔，殆猶有古代轆轤引棺之遺意歟！抑金陵爲六代皇都，而碑碣之流傳者絕鮮。獨此殘名，猶存留於荒田蔓草間，而供考古家之摩挲憑弔，謂非極可珍異者耶！然則保存之責，殆非異人任矣！

光福遊記（二十四年八月補寫）

民國十一年冬，赴蘇州視察學校。晤老友金君松岑，乃有光福之遊。十月四日之晨，同赴西門。登雇定之利澤小輪。到木瀆，訪袁君幼辛（培基）。在木瀆繞行一周。袁君先得松岑信，已雇小舟，預備同遊。乃繫舟輪後而行。幷攜行廚，在舟中共餐。肴饌精美，中有松蕈，尤新鮮可口。日午，傍岸。同遊於羡園。園中布置曲折幽勝。登樓憑眺，靈巖山全景在目。惜已失修，漸近荒廢耳。再返舟，開行，抵善人橋。水大，橋洞小，輪船不得過。余等乃自小舟過輪船，俾得加增重量，吃水較深，乃安然過去。午後二時，抵光福鎮。舍舟登陸，寓尋梅旅社。光福鄉董李玉卿、申子佩、第一國民學校校長邵立齋，皆來招待；因爲時尚早，乃由邵君導遊。出社，向西北行數十武，至光福寺。寺在光福山，爲梁代所建。後有舍利塔，故亦名塔山。宋時獲銅觀音像，供奉寺中，亦名銅觀音寺。寺後有送子洞，據山之高處登

之，可以望東西淹出寺，再向西北行里許，至三官堂。堂北有水閣之間，面臨西淹，極湖山之勝。所謂淹，乃太湖之水，匯流山間，淹沒而成者也。東西二淹，一水可通，中惟隔以石梁耳。堂後復有一亭，登之，更豁然開朗。西淹全部，宛在欄下。淹之三面皆山。其南則鄧尉、西磧、銅井諸山，綿延不斷，直至太湖口而止。既而光福寺僧，攜二手卷來，展玩移時，遂至淹西小築啜茗。憑欄觀淹，彷彿西湖，流連久之而出。折向東南行里許，至湖上讀書處。馮桂芬所建。今設第一國民學校於此。自校之後門出，沿西淹行，過石梁，登虎山。山不甚高，頂有平原，上有東嶽廟，已荒廢。自頂遠望，左爲東淹，右爲西淹，羣山環之，風景之美，不可名狀！東淹面積，略與西淹等。不過農家築圍成田，致水道日狹，不及西淹之廣矣。是時夕陽西下，晚霞映入淹中，上下皆紅，蕩漾如濯錦，令人低徊不忍去云。

五日，陰雨不克暢遊。擬至山中著名處，作半日之盤桓。遂於晨八時，乘肩輿西行，邵君立齋爲嚮導。約三里，至柏因社，亦名司徒廟。廟中有古柏四株，曰清、奇、古、怪。形各不同，勢復蟠屈，故得此名。所謂怪者，乃經雷火，劈一株爲二，倒地復能生根長茂，斯眞不媿爲怪矣！觀畢，出廟。折回原路。再南

行，約九里，至元墓山。相傳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。故名。今猶存墓碑，築亭障之。此山面對太湖，登頂一望，洞庭諸山，若隱若現，沈浸於洪波。山上有聖恩寺，規模甚大，爲此間叢林之冠！住持中恕出迎。幷言今年時節和暖，牡丹桃花，非時齊開。以淨瓶插牡丹桃花各一枝，供客。並導遊各處。寺後有眞假山，在郁墓之側。此山多土，惟此處奇石突出，嵌空玲瓏，故呼爲眞假山。自山而下，復入寺。登還玄閣。俯視太湖，在几席之間。惜煙雨迷離，不能了了！寺中藏有周郛公牼鼎，爲珍貴之古物。中恕出示之，古色斑爛。鐘帶間有三十六孔，其鐫刻爲籀文。又有巨軸三，皆長二丈餘。一爲栴檀佛像，一爲西方極樂世界圖，一爲華嚴經塔。寫全部華嚴經，字跡細若蠅頭，爲虞山弟子許悳心敬寫。河南程眉繪像。余等在寺午餐。餐畢，再出寺西行。路小而窄，且雨不止，輿人緩緩而前。約五里，抵石樓，有古刹。其前修竹成林。臨湖有萬峯臺遺址。登臺可望七十二峯，惜亦迷茫不可辨！惟銜漫之峯，距離至近，如在足底耳。午後三時，仍乘輿回。路經香雪海，爲早春梅花最盛處。今則深秋，無可觀者，故未停。鄧尉除香雪海尙多梅樹外，他處已砍伐無餘，改種桑樹。詢之土人，則云：「種梅利薄，不如種桑利

厚。」然桑樹到處杈枒，山容則因之醜陋矣！三時回旅社；即乘小輪返蘇州。

雲臺山記遊

雲臺，古名郁州山，又名蒼梧，在今江蘇灌雲縣。其山本在海中，周三百餘里；清康熙四十年後，海漲沙淤，漸成平陸。余於民國十二年五月，赴江北巡視淮海教育，至灌雲，便道入雲臺山；在山中七日，徧歷南北二雲臺，並渡海至西連島。同遊者郟勛伯（鼎元）、楊靜山（友熙）、錢竹樵（正居）、趙仲方（鎮）四君。入山前，得吳君鐵秋（紹矩）所著蒼梧片影，述山中景物頗詳；遂攜之篋中，晨夕披閱，不啻南針也。

五月十六日晨八時，動身赴雲臺山。由板浦至東磊有二路：若經中正集，可省六七里，惟荒僻無風景；若由中正集過太平埝至南城，路雖稍遠，然所過各村，風景頗佳；余決取道於此。九時半，行十八里，至南城；南城原名鳳凰城，南城乃俗名也。城周十三里，皆砌以石；爲宋元徽中所建以禦金者。進

城後，至開明小學校少憩；城內有鳳凰山，東西二峯相對，如鳳展翼，故名。十時半，出北門。折而東北行，經諸吾水流、關中（俗名關裏）、凌州、山東各村。至午後二時半，始抵東磊。東磊卽石礌山，俗名磊裏。自南城至此，計三十餘里。登山，道路崎嶇不可行，乃舍輿步行而上，歷二三里，至延福觀；觀在兩峯之坳，爲明代中官所建；後倚團屛山，山石黝黑，駢列如屛；實卽東磊之前面，故亦稱南磊。殿側有玉蘭仙館，面對團屛山；其前有玉蘭樹一株，高可七八丈。殿後爲斗姥閣，高踞山半；閣旁亦有玉蘭樹，高亦六七丈；登閣極目千里，可以望海。東磊全山，上上下下，皆植櫻桃，雜以他樹；時正結實，到處垂垂，如綴珊瑚；隨手摘食之，色香味之佳，遠勝市品。余等在觀中休息，炊飯果腹。至四時乃出尋三磊石及龍潭之勝。由觀前南下，折而東北行約三里；見巨石嶙峋，錯倚道側；中有大石高聳，上闊下削，四無依傍，石紋裂開，如三塊疊起，卽三磊石也。又前行亂石間，步履益艱，景物益勝；遙聞瀑布吼聲，漸見流泉，下注成溪，汩汩石隙間，知爲龍潭也。欲窮其源，乃踏石亂流，渡過溪水，循流而上，則見飛瀑掛於石間，下瀦爲潭，潭水碧色，深不可測；余與趙君重方，攀登巨石之上，坐觀移時，留連不

忍去；乃更欲上窮其源，繞道至瀑後，則見東磊之水，匯流而下，至山麓；沏石成平面，水流其上，溢而成瀑也。日色已暮，乃循故道而歸。順道訪東灌贛墾牧公司經理江君少權（開國）略談而別。回觀，晚餐畢，十時睡。

十七日。晨，五時起，登斗姥閣觀日出。惜有霧氣，又爲一山所蔽；候至半時，始見一點深紅，現於山頂，不久一個金輪，完全露出；逼而視之，並不眩目。觀畢，回來盥洗，進餐，以備遠行。九時，自延福觀南下，折而東北行。一路水田蒼茫，新秧簇水，爲時早於江南。道經小島大島之旁，即金蟬大小二島；昔在海中，今則毘連平地。十時，過諸蘇村。村正對大島，居民數十家。自村折向西北行，十時半，至石虎。其地有巨石，形如伏虎，張口怒目，爲狀酷肖；昔在萬金湖畔，湖之北爲北雲臺，南爲南雲臺，今湖淤爲田，則南北雲臺，當以石虎分界矣。復向北行，十二時，度黃泥嶺。嶺不甚高，而路頗偪仄。過嶺，沿半邊河西行，度江䉶（此間名橋爲䉶，乃俗名也。）復折而東行，再折而北，度留雲嶺，已午後一時矣；留雲舊名虎口嶺，爲入宿城要道；陶文毅公，改今名，其頂有陶公所書留雲嶺碑；嶺雖較高於黃

泥，然路則平坦易行。二時，至法起寺。寺在宿城山中，建自漢時；四面層巒環抱，風物幽勝，爲淮海叢林之著名者。自延福觀至此，三十餘里。住持振亞，原爲軍官，出家十餘年，頗有任俠氣。出素蔬享客，極可口。寺中房屋精潔，且有浴池，余乃沐浴更衣。五時後，振亞導余出遊。遙望宿城山側，有臥牛嶺，其頂戴石，形似牛眠。步行至寺東里許，得龍湫；溪水澄清，游魚聚泳；岩石上鐫放生池三字；湫畔有龍王行宮。復由寺後，沿山麓西行。過獅子岩，岩頂有巨石如蹲獅。其西有金剛岩，巨石陡立，宛若金剛。再西行，至塔院，有松蟠屈如張蓋，大小塔分列，爲寺中歷代祖師藏形之所。時日已暮，遂尋別路而歸。晚餐畢，至十一時而睡。

五月十八日。晨八時出遊。由寺東行；又北度紅毛頂而下；復上，登宿城後山，至悟正庵。振亞和尚，已由間道先至，踞石待我。庵所佔地勢至佳，惜殿宇荒廢，僅存頹垣。庵前有大銀杏二株，巨石磊磊，錯峙其下；兩旁叢竹茂密，迥非塵境。據雲臺山志庵有茶樹，風味不減武彝小品，名雲霧茶，歲僅得一二斤；余偶遺忘，未及一觀此樹，殊可惋惜。在此稍坐，乃偕趙君重方登山頂，一路岩石怪特，不

可名狀；松林夾道，緜亙數里；至其巔，則東南兩面，皆可望海，浩淼無際；隔海望西連島，已在目前；風帆點點，往來海上，皆島中居民捕漁船也；海濱鹽田，如方罫形，蓄水曬鹽，即淮北票鹽之所由出。時天有雨，乃下山，沿麓東行四五里，至仙人洞；洞在宿城山腳，巨石矗立，中裂一罅，是爲洞口；高不過五尺，闊僅尺餘；俯首側身，方得入；洞內右方有圓門，突然深黑；錢君竹樵進而探之，約行丈餘，復得一圓門；因未攜燈火，未能窮其究竟；志稱洞廣約八九十尺，足容三四十人云。時雨益甚，衣履盡濕，乃急回寺。午餐後，各人檢點行李。三時，起行，擬赴墟溝，仍度留雲嶺，沿山麓西行，數里，再折而東；天復雨，輿夫冒雨遄行，至六時，抵墟溝城；墟溝爲南固山之大澗，因以名城；今已圮，俗呼此爲北城，鳳凰城爲南城，明代守要地也。自法起寺至此，約十五里。王君慕陳（同甫）遣人迎接，因住於王君家；主人好客，招待周至，爲備晚餐，海物雜陳，別有風味；賓主劇談，有傾蓋如故之樂。十時後睡，枕邊聞夜雨之聲，淅瀝不已。

五月十九日。陰雨已止。晨，九時，出外訪友。十時稍放晴。王君慕陳等，導遊北固山，出門，向西北

行，約二里，抵北固山之胡溝。山亦名舍利，南北二面皆臨海，岩石蒼翠，松樹成林，葉皆濃綠；風物大似青島，惟人工欠缺耳。在胡溝之尖石岩下，與同遊諸君，共攝一影。復北行，至海頭灣，登廢礮臺，極目東海，水與天接，怒潮激海邊礫石，澎湃作聲；對面望鷹遊山，迷茫煙霧間，與宿城山相對，中寬十餘里，爲鷹遊門；海船避風，必由此門入，鴿島浮海面，如一卷石；漁船數十，排列海濱；眞天然一幅圖畫也。十二時，乘輿回王宅。午後三時，出門，向東行十餘里，至孫家山。山在海濱，元時孝子孫通居此，故名。山之東，樹林秀鬱，西面則怪石突兀，釣魚臺在危巖之下，相傳漢蕭望之常釣於此；臺下石壁數仞，有隋王謨、宋趙東、金宋蟠、明郭鋐題名，勒於其上，惜此時正晚潮盛漲沒壁，不能從下探視耳。五時半，回。適趙君重方向隴海鐵路測勘處，借得汽油船，遂以六時乘之渡海。七時，至鷹遊山之廟前灣；天已昏黑，復有雨，擕燈登岸。測勘處林理凡（建倫）、邵海秋（振洋）、王翰時（聲灝）三君來迎，導至鎮海寺殿側測勘處下榻。三君招待極周，情意可感，夜雨益盛，臥後枕邊聞海潮聲及雨聲交作，殊爽人意。

五月二十日。七時起，出遊廟前灣。鎮海寺在兩峯之間，正對此灣，林壑幽美；昔爲大叢林，今則僅存一殿，餘地均爲測勘處改建洋式房屋，令人不勝今昔之感。由廟前灣迤邐行，至西連島下；遙望極西有石嘴，伸出海面，如龜伸首，是爲龜山。九時，回。偕林君理凡往訪隴海鐵路機械師羅納法，謝其慨假汽油船之惠；談片時，辭出；卽偕同人乘船渡海回墟溝，十一時，登岸，至王宅。午後二時，別王君慕陳而行，道經農商部漁業技術傳習所，入內參觀。復過板浦鹽場，停輿觀之，其場就海濱築成鹽圩，縱橫作方罫形，引海水灌入，由頭道二道以至九道，次第套曬成鹽；日將落時，用竹箒掃而堆積之，覆以蘆席，纍纍如坵阜，名曰小廩；此所謂淮北票鹽；掬而視之，色白粒大，佳品也。五時，經漢東海孝婦祠；殿宇三楹，中供塑像，殿後有孝婦墓；孝婦竇氏，事姑孝，以冤被殺，史稱東海亢旱三年，冤雪乃雨者也。六時，抵新縣村，借宿灌雲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校。爲時尙早，乃往觀烏龍潭，自校出，行約三四里，至焉。潭在前頂山後；澗水匯流至此，爲短瀑，下注成潭；闊約三丈，水深靑色；坐石觀之，歷久方去。輿人導至村落間，向村人購食樹上之櫻桃，且摘且食，飽啖而歸。至校，已暮色蒼茫矣。晚

餐後，十時睡。

五月二十一日。晨七時，與三高職教員學生，合攝一影，並對學生致訓詞。八時起身，出校向西行。八時半，過桃花澗，折而北行，歷小村而至大村，憩於地藏庵。僧人以葛粉進，略啜之，卽赴海清寺，約行五里至焉。寺已荒廢，其左有塔，凡九級，尚完好。由此南行，約四里，至獅子巖，巖爲大村東南巨峯，巖下有泉名曰濯纓；由山崖歎薄懸空下注，名歎水崖；此時水小，未得見歎下之狀；明刺史王同題飛泉二大字於石壁；巖下巨石，有唐崔逸鬱林觀東巖壁紀摩崖；爲八分書，字徑三寸，完好如新；祖無擇三言詩刻，在東巖壁紀對面石上；則爲篆書，字徑八寸，亦完好；又有宋石延年詩刻，在祖無擇刻石之右；則大半剝蝕，不可卒讀；鬱林觀建自隋開皇時，今則僅存茅屋數椽而已。余等在綠樹蔭下，坐憩頗久。十二時，由此北行，再折而東，度飛仙橋，卽爲登前頂之初步；行數里，至第一天門；自此登竹節嶺，磴道紆回盤旋而上，名十八盤；中途有一闕門，額鐫雲臺西圃四字；過此，則仰見南天門；引路老農謂「由北面斜徑上三元宮，較由南天門可近里許，」遂遵此徑仰登，路頗陡削而兩

旁松林茂密，極幽邃之趣，午後二時，過通道橋，曲折以抵三元宮，宮正位於前頂，卽淸峯頂，象氣雄闊，髣髴泰山，世人卽呼此爲雲臺山，獨占雲臺之名，非無故也。自新縣至此，約三十五里。由宮側西面而上，憩於屏竹禪院；俗稱西竹園，三元宮僧衆，有三十六房頭，今存其九，屏竹其一也。在院午餐畢，已四時餘，卽出院東行里許，至海天洞，洞爲悟五老和尙所闢；於洞頂建一小樓，淨修其中，已二十年矣。洞之南有雙松，一本雙幹，皮淡赭色，枝葉蜷曲，左右下垂，姿勢絕佳，名連理松；俗呼美人松；今蟠龍松旣燬於火，宜讓此美人獨步矣。余欲探嘯雲洞、一線天之勝，屏竹院僧德三，亦不甚識途，但云難行，因在松下稍憩；未幾，悟五忽來，對余言「如欲探一線天者，可從我行；」於是皆隨之而東，不過數十武，大石矗立，或聳或斜，但見石隙，並無路徑，乍覩雙峯對立，上合下豁，有石橫亙其下，悟五言，「此卽嘯雲洞之口，」柱杖躋石，曲躬先入；余卽隨之入；洞內亦無路，惟亂石高下堆積而已；履數石而過，其左右根穹處，有石臺，面平可坐，卽爲洞底；自洞東出，攀籐扶葛，越巨石而上，輾轉數十次，皆手足並用；忽見一石斜立，上銳下闊，高及丈餘，其石平滑，上勒明唐伯元遊靑峯記，卽天

然碑；悟五又引余等繞碑後上升，越亂石十數，不能著足，匍匐蛇行，至一線天；兩石高十數丈，其上相合，中露一縫；攀樹枝躍下，自其底仰望之，始見一線天光，可謂名稱其實；悟五取小石擊兩石之腹，淵淵作金石聲；觀畢，復攀石仰登，自右轉升一線天後，足履橫石，卽余等初入嘯雲洞時之立腳處也；回思初入洞後，顚倒於亂石間，經過一小時之久，今仍回至原處，爲余等足跡所履者，不過周圍數丈之地，而奇險至不可言語形容；余生平登山所經險峻之地不鮮，而如今日之鼠入穴中，左衝右突，幾不得出者，則第一次也。日已西沈，遂歸。路經三元宮，遂入內展謁；宮爲雲臺山最大之寺觀，所祀三元大帝，乃道家之神，今則僧衆居之，宮之左爲海甯寺；與三元宮同一山門出入。悟五導余等觀一周，別歸海天洞。余等至宮後小徑，歸屏竹禪院。稍休後，進晚餐。第三高等小學宋校長天愚（球），追蹤而止；亦宿於院中。十時睡，夜間有雨。

五月二十二日。早晨，尙有微雨，漸卽晴霽。九時，由院西循松谿而上，有碑題蟠龍丈八四字，爲陶文毅公所書，枯根一株，僅存尺餘，知爲蟠龍松之遺燼也：此松枝幹蟠屈一畝餘，爲東海著名大

松，載於志；乘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，寶應人進香至此，爇香插入樹穴，致兆焚如此數千年古物，遂爾云亡，徒令人生憑弔之感，惜哉。十時，度龍松嶺，再上，過會仙橋，即至望海樓，遺址；樓在青峯頂高處，登之可以望日出，陶文毅公改為海曙樓，想見昔日之盛，今日一片平坡，瓦礫無存矣。青峯頂以高度計測之，為七百米突，合華度（營造尺）二千一百尺；余等在此休息。遙望金牛頂，更較高，即鼓勇登之，頂有大石橫臥，下有碑碣，鐫鉤腰石三字；登絕頂，望北海中神山，渺縹可見；臨洪河為帶，直通海口，金牛頂高於清峯頂一百五十尺，為雲臺山之絕頂，十二時，自頂南下，至玉皇閣，稍憩茗；閣在清峯頂上，高於三元宮，昔廢，今正興工重建。自閣而下，歷陡級數十，至水簾洞，洞門為三角形，其上石壁如斧劈；洞中左右，為兩方池，前有方井，泉水之深，皆不過尺餘，然冬夏不竭，掬而嘗之，味頗甘冽。水簾之右，有團圓宮，宮內有碑，上鐫明神宗頒賜藏經勅文；今藏經已零落不全，有一部分存於法起寺，殊可惜也。十二時，回院午餐後，稍休。三時，至三元宮庫房，觀所藏珍物，有御賜金佛三尊；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及關帝玉帶，共四組；古銅掠髮一，玉杯玉環各一，銅爵八，明萬曆三十一年，頒

賜之萬佛衣千佛衣各一，又頒賜瓷鉢一，龍鳳碗二；三十九年頒賜藏經之墨勅亦在焉；又有清康熙帝所書遙鎮洪流匾皆裝潢成軸，以木匣盛之；誠可稱鎮山之寶也。觀畢，由宮出，歷級南下，至九龍橋；橋在竹節嶺下，九澗匯流，故名；其下有九龍廟，其上爲接引茶庵，位於巖畔，林木鬱森，同人或坐橋欄或臥石上久而不去；前頂風景，當以此爲最勝。自橋而下，至南天門；登前頂者，由第一天門，經十八盤，仰見一關，聳峙山半，即爲南天門；登此一望，衆山皆小，余等來時，乃繞道而上，未經此地；門內有關帝廟，入廟啜茗，日色將暮，仍自九龍橋原路而歸。晚餐畢，寺僧悟五、德三以宣紙來索余寫對聯；余向不習書，以無可卻，乃信筆亂揮，卻還可觀；頃刻之間，揮灑數十紙。十二時睡。晚有雨。

五月二十三日。天色放晴，此遊在山中八日，往往晚間有雨，日間即晴，日光不烈，道鮮塵埃，此等佳境，亦向來入山所未有也。七時起，準備動身赴東海；又爲寺僧寫聯數副；十一時，啓行；遵來時原路下山。午後一時，至大村地藏庵，郟勛伯、錢竹樵、趙重方三君，於此分路回灌雲；余與楊君靜山，則向東海。至灌雲邊境，王鼐卿知事已派肩輿來接，乃換乘之，入東海之臨洪鎮；便道觀省立第八

工場。四時，至新浦自前頂至此，約三十餘里。逕往海豐麵粉公司，王知事在此相見；公司備午餐，為余洗塵；復參觀磨麵廠一周，即乘輿行，十二里至東海北門外鴻門，沈氏別莊住宿。趙君理齋、沈君運青、招待殷勤，晚間餉以蜀黍粥，佐以麵物蔬菜，極可口，鄉間風味，城市人所未嘗也。此地有園林，空氣甚佳，夜間寂無人聲，睡眠極酣。

蘇省大江以北，自淮安至清江，皆係大平原而無山，獨至蘇魯交界，而雲臺山特起於海濱，雄壯秀美，兼而有之，允宜為江蘇名山之冠；惜地處偏僻，遊者鮮至，數千年來，正如高人逸士，隱處海外遯世而无悶焉。今則隴海鐵路終點取道於此，雲臺之名將大噪於世界，不問可知，山川之顯晦，蓋亦有其時哉。

陽羨山水紀勝

宜興古稱陽羨。距吾邑武進百里而遙。山水之勝，甲於東南。憶遜清光緒末葉，輪軌未通，余曾爲訪友故，買棹至宜。流連於城畔之西溪，因事所羈，一日卽返，未能躡屐入山。由是青山綠水之影，留諸夢寐間者，忽忽不知幾十星霜矣。近歲息影滬濱，老友儲南強，旣經營善權、張公兩祠，屢次約遊，亦未能踐。己巳之春，中隱寺可禪退居來滬晤談，余時忽動遊山之興，遂與之約。以孟夏某日，登滬寧車至無錫，再乘小輪赴宜興，朝發夕至。宿於東門外之中隱寺。次晨，乘肩輿，由可禪伴同入山，抵銅官山麓之芙蓉寺。居山月餘，擇晴和之日出遊，而以芙蓉寺爲出發點。遊蹤所及者，爲銅官、芙蓉、龍池、磬山、善權、張公兩洞。清水玉女二潭，於陽羨全部之山水，不過十得二三，依次錄之，名曰紀勝云爾。

芙蓉山

山在宜興縣南三十里，卽銅官山之南麓。衆峯攢簇，望之若芙蓉，故名。山下有芙蓉禪寺，爲唐大毓禪師道場。大毓金陵人，於元和中卓錫芙蓉。襄陽龐居士，曾三次訪之。後人爲築來來亭及三到亭。今寺前東西兩澗水奔流之處，尙有亭之遺址焉。寺南里許，有兩洞。曰天井洞，深浚如井，今堙。曰三郎洞，洞口有半身石像，殆所謂三郎者也。寺負山面水，綠林修竹，夾澗森立。有三石梁，跨東西二澗之上，宛如鼎足。遊人不至橋邊，初不知林木邃密之中，有深藏之古寺，其幽秀可想矣。寺於洪、楊之役被毀，近始修復。至可禪住持時，始大興土木，重整舊規。今之住持溥鑑，可禪之法子也。監院名蓮開，與余相見，皆如夙契。芙蓉山頂，大石纍纍，如蹲如踞，而大勢圓聳，俗呼雄鵞頭。頸後有石聳起，名駝峯。鵝頭、駝峯之間，相距丈餘，夾立如門，中通一徑，凡自芙蓉登銅官山者，必繞此而上。余與蓮開登芙蓉山卽取徑於此。邇時山麓氣溫爲攝氏表二十五度，頂上氣溫爲三十一度，高五百米突，約合營造尺一千五百六十餘尺。

銅官山

山在宜興縣西南二十里，原名君山，以其爲一邑之主峯也。自秦以來，於此設官採銅，故名銅官。陽羨山脈，自浙之天目而來。重巒疊嶺，其山之有名可指者，不下百數十。而無名者，尙不知凡幾。若欲窮其勝，恐累月不能盡。而以銅官山爲最高。余偕蓮開，自芙蓉寺後，尋小徑而上，行約十里，越芙蓉山而登銅官之頂，頂平坦而東西狹長。極目遠眺，心胸爲之開豁。北則宜興全城，宛在足底。東西二氿夾之，歷歷可覩。南則萬峯層疊，如障如屛。善權、張公二洞，龍池、石磬諸峯，皆可指數。西則句、溧諸山，蜿蜒不斷。東則丁、蜀二山，近在咫尺，太湖亦隱約可見。山頂有茅篷三：曰中茅篷，額曰雲霧寺。曰東茅篷。曰西茅篷。雲霧寺屋宇尙樸古。東西二茅篷，則僅破屋數楹而已。然山之最高頂，乃在西茅篷。其前氣象開展，了無障礙，卽密雲禪師悟道處也。有半月池，池中產蜥蜴，俗稱曰龍。儲南強昔年因邑中大旱，獨自登山露禱於最高峯，歷三晝夜，竟得甘霖。今其壇址，山僧尙能一一指點也。測其高度，約五百五十米突，合營造尺一千八百餘尺。氣溫攝氏表二十八度。

自山頂北下，復上攀絕壁。約行五里，至善行洞。爲唐稠錫禪師之子，善行尊者，焚修之地。洞深約三四丈，其中就石爲牀，爲昔時坐禪之地。其前爲善行庵，今名選佛禪院。清同治十二年重修時所改稱者。今之寺僧，乃訛稱善行洞爲然昂洞，可爲數典忘祖矣。院後另有小洞二。其左一洞爲水洞，泉流終歲不竭。縣志所稱右洞左池，巖石如蓋者也。

自院前循山徑而下，有鵝子洞。洞門有二，其右另有水洞，洞頂石蓋銳出，如蝦蟆張口，俗呼蝦蟆洞。再下數十武，有朝陽洞。一僧居之，洞深三丈餘，其底有水，汲而飲之，甚甘冽。

於是循原路而回，啜茗進點於雲霧寺。僧人性空，獨居於此。日夕持誦法華經，與之語，有道氣。

自芙蓉寺登銅官，往返窮一日之力。銅官之得爲宜興主峯，以其高，亦以地勢之適中。而其勝處，則當推山前之寶圭臺及山後之善行洞也。自東麓登山則必經寶圭臺，余登自南麓，故未及見。

龍池山　磬山

龍池在宜興縣西南七十里。余自芙蓉寺乘肩輿而往，可禪、恒海，伴余同遊。恒海卽龍池山澄

光寺之退居也。龍池有大森林，長約四五里。松樹爲多，故進山之路，稱曰松巷。竹林亦極茂密。宜興各山之森林，當推此處爲最矣！登山有亭中懸兩額：前曰從雲亭，後曰禹門。由此再上里許，至澄光寺。寺名乃清康熙年間勅建時所改，舊名禹門禪院。寺依山建築，漸上漸高，房屋百餘間，規模宏大。向有上中下三庵，今之澄光寺，乃下庵也。恒海領導參觀一週。大殿之後，有藏經閣，貯明代南北藏經各一部。旁有禪堂及祖師堂。堂中有幻有祖師及密雲悟祖造像。方丈室外，有曉雲石，此石在天陰時，有蒸氣上騰，故名。恒海於石下引泉作池，其上覆以竹柵，繞以藤蘿，一經點綴，便覺可觀。在寺午膳，設饌甚盛。膳後余欲登絕頂，恒海云：「自龍池赴磬山，必踰巫峯嶺。嶺道陡峻難行，人咸畏之。今既欲登龍池之頂，復須自頂下，再登巫峯，一降一升，費力更多。不若經由龍池山頂，東北繞行，越過嶺頭十餘而達巫峯之頂，可省一度之升降。但此路向鮮人行，荆榛蔽塞，能不憚艱險否？」余曰：「遊山帶有冒險性，方有趣味。」決從其議。由寺右登山，經禹門祖塔。禹門者，卽一源禪師，爲龍池開山老祖。元至治間，於絕巘巨石間，架屋蓋茅以居。有屋三楹，中塑大士像。今其遺址，猶稱大士庵

也。自塔右再上，於路側叢樹間，攢行數十武，得一洞。洞門雖小，而其內甚寬，深可五六丈。洞前皆竹林，風景幽絕！在此靜修最宜。俗呼蝦蟆洞。恒海以其不典，改名空空洞，列爲龍池十景之一。再上里餘，爲中庵。庵亦久廢。今有大蒼頭陀，構茅屋居之。大蒼本軍人，出家後專修苦行，禁語已三年。余等入內啜茗，招待甚懇切，皆以手勢代語。庵之東西，各有龍池，中多蜥蜴。更上至絕頂，則有上龍池，圍可二丈。歲旱則禱雨於此。洞官山頂亦有龍池，而此山乃獨以龍池著稱，殆以池較多，蜥蜴之產亦較多耶！

繞山頂右行，踰分賓嶺而下，仰望巖石岞崿，淩空橫出，層疊如雲，曰白雲巖。巖腳窄處，僅可容足。昔時於此架空築閣，曰憑虛閣，今則圮矣。更繞白雲巖而前，有拜經臺，爲幻有禪師所築。蓋因其師樂庵老人，晚年居磬山。此臺地勢既高，遙望磬山，了了可見。老人有所須，不必呼召，但於山上舉物作記號，禪師一見，即趨赴之。故恆於此拜經也。幻有禪師，名正傳，明代人。有四大弟子，曰：密雲悟、天隱修、雪嶠信、抱樸蓮。密雲、天隱，道行於揚子江流域。抱樸道行於黃河流域。雪嶠道行於珠江流

域，並及南洋。而爲清順治帝所尊敬之玉林國師，木陳禪師，一出天隱之門，一出密雲之門。由是知明末至今三百餘年佛教臨濟宗支派繁衍皆自幻有一派傳流。而宜興諸山，殆爲佛教之中心，龍池尤爲諸山之中心，可想見其盛矣。由拜經臺繞巖腹而西，得一洞。高約五尺，闊二尺。中有老祖一源禪師碑。號伏虎巖，今俗名老虎洞。志稱一源禪師居龍池山，有白虎馴伏者是也。由洞再右轉。巖石斷處，縛竹架石通之。俯視下方，竹樹茂密，緜長十數里。萬峯摺疊，如浪紋。更由拜經臺側，猱升絕頂。有龍井，圍不過三尺，其深則不可知。絕頂有井，且歲旱不竭，亦足奇也。頂高五百三十米突，約合營造尺一千七百尺。氣溫則山麓山巔，同爲攝氏表二十八度。

由龍池頂，向東北繞行，路皆荊棘，高過人頭。或俯首攢進，或雙手劈分而過，皮膚被刺而見血，以好奇心勝，不暇顧也。恆海持鐮當先，披荊斬棘以爲導。有時亦誤入歧途，則審察方向，折轉再行，自上而下，復自下而上。歷二小時，踰嶺頭十五，方達巫峯嶺脊。輿人及空輿皆在焉。輿人竊竊私語，謂余瘦弱，行此險路，將不勝其苦！實則路愈險，所見之奇景愈多。余乃興趣勃勃，而可禪體特肥重，

今日爲我所累，乃暗自叫苦矣！余贈恆海一聯云：「伊何人哉，俠骨慈腸眞釋種；賴有子耳，披荆斬棘到巫峯。」蓋此道卽走徧陽羡各山之人，亦從未到過。非恆海之勇，不能辦也。稍休，卽下嶺。乘輿行，至普目禪院。院在磬山之下，爲寂照寺之下院。住持耐冬，今晨已自寂照來候於此，迎入休息。房室布置，極爲清潔。出菉豆粥及素蔬饅頭餉客，甚精緻。而尤以竹鞭筍爲最美！未幾，磬山崇恩寺住持朗文，亦下山來迓。遂共登磬山。有泓化泉及限門之勝。夾道竹林之茂，亞於龍池。行里許，過慈惠橋至寺。退居漢禪亦迎於門，由殿側進後堂，啜茗休息。

磬山亦名石磬，在縣南五十餘里。其形如磬，故名。明天啓間，天隱修於此建道場。今額曰「勅建崇恩寺。」寺在山麓，其前門則俯瞰象鼻峯。地形由闊而狹，向左彎曲下垂，極似象鼻。寺之南有洗缽池，爲天隱祖師洗缽處。對面之嶺，高與磬山等。松林極茂，曰萬松嶺。嶺下爲武陵溪。寺中新建大殿，甫竣工。殿右有天隱祖師造像。殿後房屋，均在拆卸改造。漢禪導余遊覽畢，仍回後堂茗談。在寺洗浴更衣，晚餐具饌至精。菜有竹鞭筍，雞冠蕈，皆產自本山，外間所不可得者。席散，張燈下山，宿

於普目禪院。

龍池高出羣峯，與銅官相伯仲。而以白雲巖爲最勝。磬山則幽深曲折，與龍池面目，又是不同。惜余到山已遲，未能登其巔也。

善卷洞

洞在縣西南五十里國山東南。其山名龍巖，由芙蓉寺西行十餘里卽至。洞爲堯時善卷所居，因以爲名。今俗作權，避蕭齊寶卷諱也。洞凡三：舊稱乾洞、大水洞、小水洞。自吾友儲南強經營數年，就天然奇景，加以人工，改稱爲中洞、上洞、下洞、與後水洞爲四矣。昔時所不能深入之處，今皆可隨意登涉。洞前新築一講經堂，紅瓦碧窗，突現於衆山之間，數里外卽望見之。僧人遙指云：「此卽善卷也。」堂後數十武，有屋兩楹，爲茶室，亦新蓋者。遊人至此，先啜茗休息。然後命童子擕火把，各人秉一炬，由室後歷階而下。先至中洞，洞門高廣，天光透入，不須燃炬。有巨石當門挺峙，昔稱石柱，今改名小須彌山。山頂以水泥塑一接引佛。山之左旁鐫「伏虎須彌當洞口，青獅白象擁蓮臺，」二

語。山後塑地藏像。在此仰視洞頂，渠渠若夏屋。步之深可二十丈，廣可四丈，足容千人，故亦稱石室。今復以水泥鋪之，益覺寬平。洞頂鐫大會堂三字，字後復塑佛三尊。洞之左右石壁，皆鍾乳結成，形狀奇詭。左壁鐫「龍巖福地」四大字。下爲彌勒崖，有彌勒佛，袒腹趺坐。更有四天王像，其中一尊已毀。崖底有池，形如秋葉。再進爲觀音蓮臺，石條錯落，垂垂如瓣。中間一瓣懸空直下，約長四五尺，就其上鐫「觀音海島」四字。於其兩旁，就石之姿勢，塑觀音六尊，中央一尊已毀。再進有巨石，酷似立象，其鼻垂至洞底，鐫「象王」二字。上塑普賢菩薩像。再進則石隙有水，滴瀝而下，鑿石爲六小池以盛之。池畔築平臺，護以曲欄。右壁鐫「萬古靈蹟」四大字。其下有二曲阿相並，前鐫「鶴寮」二字，後鐫「鹿房」二字。有韋陀塑像。再進爲羅漢牀，像已毀。再進有大石，如獅張口，鐫「獅王」二字，旁塑文殊菩薩像。獅王恰與象王對峙，眞造物之化工也。獅王之下，有石如鹿，鐫「仙鹿」二字。再進爲十八羅漢。其下有池，如半月形。此左右兩壁之奇景，皆在石室中。上下通明，遊覽至便。進大會堂後，卽深黑，是爲上洞。

於是各人燃炬，童子秉把爲導。循石級而上，約數十武，有石柱，大可數圍，直接洞頂，名通天柱。更有掛石，長約六尺，横約十尺，下展如巨翼。此外就石形任意取名者。曰石蝙蝠、石龍、石鳳，不可勝計。亦有數處，石乳正滴滴而下，漸結成形者，則稱滴乳石。洞內爲蝙蝠所棲。其大者展翅盈尺。遊人至，則鳴聲吱吱，掠衣而過。昔之秉炬入洞者，不過數十步，卽止不復進。今則以人工開鑿，就洞腹爲轉樓，鋪以水泥，繚以石欄。其近洞口處，則架橋通之。乃由石級登樓，憑欄俯視，洞口天光射入，可窺見洞之全形。過橋向左，洞壁下亦有滴水池。就石鑿十三孔，其大者徑可二尺餘。池前有廣塲，長可二十丈，廣可六丈，較大會堂更寬。冬日來此，洞中有香霧蒸騰，可解衣磅礴臥其中，所謂雲天霧海者此也。

自上洞而下，仍由中洞出，向西南循石級而下，約八十步，至下洞（卽大水洞）。洞適當中洞之下，有如層樓。其口雖不若石室之高廣，亦通天光。其前山水奔流如瀑，衝激亂石間，聲若轟雷，匯而爲湫，曰錖雷音。建一石梁横跨之。在此觀瀑最宜。洞門有懸石若拳，長可五丈，拳端有水下滴如

簷漏，曰佛拳。中洞之小須彌山，賜平地拔起。此則淩空下垂，兩兩對照。而上洞之通天柱，則又上下接連。三者各各不同，歎爲奇絕！洞之右壁下，亦天然滴乳爲池。池孔層疊而上，不下數十，至此則燃炬而進。有水泥所建小橋凡三，有三級石塔及石經幢。腹就洞腹，以水泥作階級。循級而上，可向外望。自級下探，足底水聲洶湧如怒濤；至洞底則全爲水。此水通過巖腹而出，其出口卽後水洞也。縣志稱下洞中，石田皆成疆畔，高高下下，水滿其中。今則以水泥鋪地，架橋通至洞底，遊覽至便。惜去年之秋，山中發蛟，大水沒洞，將洞前石梁及洞內小橋，一律衝毀。石塔石幢，亦倒臥路隅。此次遊洞，但見亂石堆垛，無路可尋。水流石滑，履之搖搖欲動，極難着足。反不若登銅官、龍池之壯快。聞此項工程，如欲修復，須五千金云。

由下洞出，再至茶室，休憩片時，卽向西南行。踰一山岡，岡上建有八角亭，可遊息眺望。岡下卽後水洞也。洞頂飛巖突出，門如偃月，洩出下洞之水，流爲長澗，溉田可數千畝。就澗上建石梁，澗左依山勢築半亭。右有四方亭。亭中豎古碑，鐫：「碧鮮庵」三大字。卽相傳祝英臺讀書處，今爲善權

禪院之側門。志稱祝英臺與梁山伯，讀書於碧鮮巖，號碧鮮庵。南齊建元中，就其古宅，建善權寺，卽今之善權禪院也。

善權禪院　國山碑

善權禪院，在縣西南五十里，國山之東。凡遊洞者多憩於此。淸康熙時玉林國師曾爲住持，未數月卽去。以其法嗣白松爲主席，因故與當地陳氏齟齬，被陳氏族人擧火焚寺，白松投火以死。樂庵老人之塔亦被掘，幾與大獄，卽此地也。余遊洞畢，在此午餐，餐後略休，卽往觀孫吳時之國山碑。出院向西南行，約三里，抵國山之麓，循小徑而上，碑在焉。碑高丈餘，圍約一丈三尺，其形橢圓如鼓。文多剝落，字體兼篆隸。今築亭以護之。吳孫皓時，相傳此山有大石自立，皓侈以爲瑞，遣司徒董朝封離墨山爲國山，立石頌德，卽此碑也。碑實在山之南麓，後人遂呼此地爲國山。又因董朝所封，故山亦呼董山，碑呼董碑。孫吳時碑文之流傳迄今者，惟此與天發神讖碑耳。故爲金石家所珍視焉。

張公洞

洞在張公山下。所稱張公，或謂漢之張道陵，或謂道陵四世孫輔光，或謂唐時張果老，傳說不一。道書云：「天下福地七十有二，此居五十八，庚桑公治之。」又亢倉子序亦言之。道陵、果老，則已在庚桑之後，此吾友儲南強所著洞略，正名爲庚桑洞也。余宿普目禪院之次晨，卽遊斯洞。自普目至此二十餘里，耐冬、朗文、伴同遊覽。洞前爲朝陽道院，其西有洞靈觀遺址。規模甚大，今僅存三星石門而已。道院卽洞靈觀之一部分。清初有道士潘朝陽，於此得道，故改名朝陽。洞之歷史，屬於道家，今則僧人本修居之。洞右有會仙巖，巖下有亭，亭中植立甘泉精舍碑記。碑高約丈五，爲方柱形，四面鐫文字。明嘉靖間，湛若水所書。亭後則甘泉池也。在朝陽道院休息後，卽由本修攜炬前導遊洞，洞門外有亭，額曰：「洞天鎖鑰。」洞分前後，今則由後洞燃炬而入。涼氣透肌骨，甚於善卷。洞頂深黑處，蝙蝠亦更多。自左盤旋而下，復折而上。壁間有宋人石刻。再循石級以登，旁有石隆起，曰鰲魚背。舉首仰視右洞之頂，亦有石刻詩一首云：「爇火訪靈仙，雖非出洞前，他時丁令到，爲報大羅天。」旁署刺史盧元輔。再進叩大羅天，有石臺。廣可十丈，縱半之。臺前三面爲削壁，一面有磴道數十級，

赴前洞則必由此。

甫進前洞，卽自狹而廣，自小而大，自暗而明。氣勢開豁，有水有橋。石鍾乳結成之景物，垂垂洞頂，至爲奇麗，與善卷之石室，各呈其妙。其最神妙者，卽大羅天左之洞底洞，及右之洞中洞也。余等先進洞底洞，洞門僅如竇，直探其底，有石柱大可數圍，色澤温潤如玉。柱底爲泉，莫測其深。此洞係人工新開，洞底之水，則儲南強禱於洞神而得者也。折而左上，爲小西天。有唐人許渾石刻。復自右進洞中洞，踰一小橋，曰碧雨橋。洞口石上，鐫：「曲徑通幽」四字。過小鰲魚背，見右旁石上鐫：「洞中洞」三字。自背下，復折而右上。仰見洞頂，有小圓孔，天光透入，曰一點靈光。出洞中洞，歷級上升，則銳石高下錯峙，曰大瓔珞門。豁然開朗，已近洞之前門。門爲兩片大石所成，上合而下開，曰天門。出天門，自左下，有橫臥巨石七八，其中有二石相並而中可通行者，曰夾谷。遊畢，仍繞至後洞門外，由亭而出。飯於朝陽院。

就余所經之名山而言，浙之雁蕩山，著名之洞，不下十數。且洞內皆通天光，其大者且可於中

建造寺宇，然洞中奇景，不過一二，未若善卷張公之多而萃於一處也。至北平上方山之雲水洞，凡有四進，深可六七里，內中鍾乳結成之奇景，多至百餘，其偉大誠非善卷張公可及！然全部黑暗，洞口甚小，須匍匐蛇行而入，遊者卻步。善卷張公則前洞皆通天光，遊者樂趨，此則非雲水洞所及！將來寧杭汽車道築成，交通便利，吾知二洞必佔有世界風景之資格，可無疑也。

清水潭　玉女潭

清水龍潭，在縣之西南。余自芙蓉赴龍池時，繞道觀之，潭之直徑約三丈，其水澄澈，自地中涌出。探其上游，乃不見來源，無論旱潦，不增不減，冬日則熱氣升騰，灌溉之田，可數百畝。故此方人民，即遇荒年，收成總佳。

玉女潭在玉女山之巔，離張公洞約二里。余自昔日赴張公洞時，先往觀此潭。唐權德輿所稱陽羡佳山水，以此爲首者也。潭在絕巖之下，水作碧琉璃色，廣約十餘丈，深則不可窮。自唐以來，名人題詠甚多。明嘉靖時溧陽史恭甫，建玉光閣於其上。又建玉陽山房，文徵明爲之記。記中歷敍之

勝景，殆不下數十。當時盛況，概可想見。今則蔓草荒蕪，遺迹渺不可覩，僅池左有玉女潭碑記。壁間鐫有玉女潭亭趾短文一篇。徘徊憑弔，不勝今昔之感矣！

馬蹟山紀遊

馬蹟山在武進縣東南九十里，四面環太湖，七十二峯之一也。余生平好遊名山大川，足跡徧十五行省，獨於吾邑則缺然。固非舍近圖遠，實因故鄉無好湖山，此念橫亙胸中而未去也。池君宗墨，甌海人。獨與吾常有緣。在戚墅堰辦通成紡織廠十年。每抵滬，輒談馬蹟山之勝。邀余往遊，余諾而未行。癸酉之夏，校中暑假，池君以車來，接余共登京滬車，赴戚墅堰。信宿廠中，得以參觀製棉、紡紗、織物、漂染、修理準備、搖紗、整理各間。純然利用廢棉、廢絲、廢毛，製成日用物品。備極優良，管理完密，處處合乎科學。而尤注意於勞工福利。有醫室、學校、合作社、公園，余別爲文記之，此篇之作，則專記馬蹟山風景也。

七月四日晴。晨七時一刻，乘廠中汽船行。同行者池宗墨、汪惺時、丁雨亭、章則汶四君。汪君自

温州來廠參觀，臨時加入者。丁章兩君，廠中職員。丁習林學，章善攝影，自通成至雪堰橋，計六十里。經虞橋、洛陽、戴溪橋、天井橋、周橋，計三小時可達。乃因臨行時，遺忘大皮篋一件，至戚墅堰，船乃開回。故至雪堰橋，已十一時一刻，多費去一小時。登岸至吳順興飯館午膳。此鎮舊屬常州陽湖縣（今併入武進。）吳君稚暉之故居在焉。其地人民口音已近無錫。稚暉少時，至陽湖應童子試，邑人疑爲冒籍，羣起毆之，稚暉憾甚！終身口稱：「我裏無錫。」此事甚趣，世人多不知之也！鎮上市街窄隘汚穢，一刻不可留！匆匆飯罷，雇湖船渡湖，船價一元二角。午後一時開船，雪堰橋至湖邊，地名新村。計九里。湖邊至馬蹟山之古竹灣，亦九里。今日因風不順，至三時半始到。雨亭先往區公所接洽，區長丁君稚圭適赴常州，由職員許君自新招待，派役人來取行李。余等卽至區公所，盥洗休息。擬卽刻登冠嶂峯，囑區役導往。出公所，向西南行，抵水平王廟。廟在分水嶺。相傳水平王爲后稷庶子，佐禹治水，誨人浚道，後世祠之。自此登三冠嶂，乃樵者所行小路，荊榛塞途，刺足出血。山腰岩石陡削，更難着足！及頂，亂草叢生，沒及膝蓋，無路可尋。導者云：「遊人多不至此！」然登頂望太湖，則

心胸漸爲開拓。復鼓勇登二冠嶂，其難行如前。及頂，則望見太湖，境界愈闊。同人有欲折回者，余曰：「登山必至最高峯」。然時已將暮，乃疾登頭冠嶂，至此則全湖在目。北之古竹灣，南之廟瀆，東之雄王嘴，西之西青嘴，了了可數。全山略爲半圓形，其南面皆水田，湖沙所沖積也。蓋冠嶂乃馬蹟山之主峯，自麓至頂，計六里。惜余所攜測高器損壞，不能測其高度，至爲遺憾。由頭冠嶂而下，抵新城，經水平小學，此校爲公立，有初高兩級，規模較完備。校旁爲大有公司第六製種場。歸區公所時，月已東昇矣。丁區長之兄禮庭，特來招待，引余等至區長家中晚膳，肴饌甚豐，并出陳釀。宗墨飲之大樂。余出罐頭素菜食之，膳畢還所。因蚊蟲甚多，即在廳事張行軍牀五架，燃蚊蟲香而臥。

七月五日晴。晨七時出發，丁君禮庭引導。循水平王廟，折至神駿寺。寺在秦履峯麓，唐貞觀間杭將軍惲，捨山建剎，名小靈山。宋改稱祥符寺。清康熙時御賜神駿寺額。今有康熙乾隆御書各一幅，及御賜綠端硯，存方丈室中。寺左有宋代欅樹，高十餘丈。在寺前稍坐品泉，折回柴泉。泉舊名吳井，深尺許，旁有潭，徑可五尺許。井高於潭約二尺，皆不盈不涸。下流入大瀆，由柴泉向西行，水田千

餘畝，秧針新綠，碧樹間之，戽水茅亭，疏疏落落，天然一幅圖畫也！逾畫山，至嶂青，登韓山嶺。折而北，至養雞場。場為沙某所經營，其人不在山，僅用工役管理，聞開辦費一千餘元，雞為中外交雜種，皆白色，共四百隻。嶂青人口約三百，柴泉約二百，地當馬蹟山之中心，為繁盛之區。逾嶺赴西邨，山嵐重疊環抱，有高大之森林，行其中，雖夏日炎炎，並不覺熱。雲居道院，紅牆隱隱，藏深樹間。今俗稱神仙庵。相傳為葛洪丹室。院東有葛仙井，廣約三尺，深倍之。余等在大樹蔭中草地鋪席而坐，合攝一影。遙見老樹根前繫有農家所畜山羊兩頭，乃牽之來，攝入影中。禮庭云：「山中大姓：丁、杭、秦、張，杭姓人口較少，其餘三姓，則人口較繁。」由西村登蜈蚣嶺，右為當武山，左為龜山，其下即雁門灣。灣南為蛇山，與龜山連接。灣為山之最西境，其內水田百餘畝。馬蹟山以楊梅著名，余與宗墨並坐樹陰，恣啖楊梅。沿灣行，至湖口，望太湖。由雁門經牛塘灣，折西南行，過小橋，橋名牛塘，亦稱福德。循嶺腳高下而行，至吳王擂鼓墩。世傳吳王督戰於此。驟看不過一土堆，然以足踏之，空空然有聲。立墩上望太湖，遠可見無錫沿湖諸山；近則小椒山，乃在足底，形似覆箕，故俗呼畚箕山。其東北有大椒

山，及夫山。傳稱吳敗越於夫椒即此。時已正午，禮庭約至柴泉吳君平齋家午膳。馬蹟山既無旅館，又無商店，凡有食宿，非至區公所及人家不可。余等來時，繞行山麓，注意風景，及回柴泉，則由捷徑過牛塘灣，即不遵原路，履田中阡陌而行；經西村，逾廟山，度迎春橋、大瀆橋而抵柴泉，吳君平齋家，已午後二時矣。吳君與區長丁君稚圭，皆常州東門師範畢業生，爲馬山人望所歸。吳君爲人亢爽切直，曾任區長。因不能如其志，遂退職家居。與余談，一見如故，供肴饌極豐美，並有棗子浸膏粱酒，其味醰醰！宗墨取而痛飲，并強飲雨亭；余則因戒酒，略一沾脣，已覺其醇厚，絕無膏粱之烈性矣。膳畢，宗墨與平齋耳語，說余起最早，飯後宜少睡。平齋導余入寢室，余睡半小時而起。不見宗墨諸人，而隔室則惺時方高臥未醒，遂出門尋宗墨。門前鄉兒云：「皆在吳氏宗祠。」欣然領余往，則宗墨、雨亭、則汶皆在。平齋縷述宗祠興廢，並要余作匾對，余允之。黃君闢塵來此購地辦林墾，其辦事處即租此祠。經理其事者，雨亭也。余等擬覓風景佳處，席地欣賞。平齋導往大瀆之壩嘴，嘴形狹而尖，伸入瀆中。碧水三面環之。嘴端有樹，大小兩株，蔭可蔽日。清風徐來，披襟當之，快甚！遂共坐閒談，出

汽水飲之。未幾，惺時從容徐步而來，蓋臥醒而精神爽健也。則汝架快鏡攝影。鄉農大小六七人，咸來圍觀，宗墨招之坐，共攝入之。在此休息二小時，至五時，方由柴泉向東南行，經東村，松林高而密，風送濤聲，鳥語時來，蟬鳴深樹，此天籟也！至廟下，沿湖邊向南，仰見土地廟，隱於古樹間，樹皆高大，松樹有高逾十丈者，年齡皆百年以上。此外櫸、柏、楓、楊、檀、栗、朴、楡，種類至多。登廟左山麓，即沿湖邊曲折而行；大瀆在土地廟以下，亦稱廟瀆，爲馬蹟山南大港。形勢險要，古來攻守重地也。大船駛入，可直抵大瀆橋。若山北之古竹灣，則船隻祇能泊於口外耳。山中所產柴、米、麥、蠶繭、楊梅，輸出無錫。及無錫貨物之輸入，皆由此瀆。登火石嶺，在此望太湖，正對東西洞庭山，西南可遠望浙之湖州。火石嶺下爲點山，瀕湖爲西垇灣。有古銀杏在觀音堂前，兩株合抱，余與同人各展雙手圍之，大可六圍。平齋在此握別，回柴泉。逾嶺，即東垇灣。聞趙翼墓在此，以時促未及探訪。登桃塢嶺，嶺頗高，有三折。頂有北極行宮，宮前湖面，有矗立之小山，曰筆山。東望則無錫之軍將山也。自嶺下，復登小墅嶺，其下爲小墅灣，有古櫃樹。相傳宋初許姓所手植，共三株，今存其二，二株合一根，左右上出，各十餘

丈。此時紅日西沈，未暇細觀。幸月色甚佳，路徑可辨。余生平所至各山多矣，至乘月夜遊，此尚第一次也。登鴉鵲嶺，而至大墅灣。自土地廟以東，每登一嶺，必望見太湖。地勢愈高，所見湖面，境界愈闊大。至大墅而益覺寬闊，且日暮起風，波濤洶湧拍岸，岸之逼窄處，徑僅容足，各人魚貫，懍懍前行。皓月漸上，清光映入波紋間，正如水銀瀉地，洸漾不定！登山望湖，至此最爲痛快！忽見小舟，張帆近岸，爲怒濤簸弄，首起則尾落，尾落則首起。宗墨云：「此舟何來，得毋盜乎？」禮庭云：「否，此漁也舟，乘濤取白魚耳。」蓋太湖白魚，每隨潮結隊而至也。復逾對面山而下，至蓬坑。地低而窪，上覆茂樹，不見月光。循田間小陌緩緩而行，窄隘異常，偶失足則有墮水之慮。陌盡爲小徑，草深沒踝，昏暗中，彼此不見，前呼後應而進，乃登窨蕩嶺。禮庭云：「自此至檀溪，路較平矣。」檀溪以隱君泉而得名。泉出石壁，瀉入石池，甘冽異常。相傳宋邵協罷官隱此，故名。地又產茗，瀹茗品泉，食味獨絕！余等擇溪旁樹下月光佳處，或椅坐或席地坐，恣意欣賞。禮庭問村人：「有佳茗否？」則曰：「佳者已售罄，祇有其次耳。」宗墨云：「但擔泉來，不需茗也。」泉在村後約里許。未幾，村人擔兩桶來，即取而飲之。

宗墨盡兩杯，余盡一杯，甘生舌底，津津有味！禮庭云：「馬山楊梅，以檀溪產爲最佳，因地當正東，得日光較多之故。」遂向村人購一簍，果然實大而圓，極其甘美，各取啖之，頃刻而盡。余齒素畏酸，多年不敢啖楊梅，昨今兩日，必日盡數十顆，而齒無恙也。因囑村人，明晨送十餘簍至區公所，以便攜歸。惺時明日必趕回上海，余乘此便，以紅白楊梅各一簍，託帶至家中。馬山楊梅，每年銷出，價值萬元，然不能經久，故銷行不遠。今得以二十四小時，藉惺時之便，運回上海，亦一有味之事也。禮庭向村人借一燈，導余等行，經棲雲庵下，而登勝子嶺。庵建於宋寶慶元年，隱蔽森林中。庵後有大櫸樹，前有桃園。勝子嶺者，馬蹟東部之勝地也。右古竹，左檀溪，南對三冠嶂，蹬道皆亂石砌成，崚嶒曲折，夜行尤艱！頂有小武當廟，亦稱北極行宮。禮庭云：「廟神最靈，村人有求必應，廟前石櫈，不可坐，坐必獲咎，平時村人擔糞者，不敢過廟門，必繞其後而行。」然同人者已有溺於廟前者，聞之默然。余等在此稍憩，卽由嶺北下，楊梅成林，高皆丈餘，擬明晨來此攝影，及回區公所，已十時矣。今日自西山繞至東山，往來步行，約四十餘里。雨亭習農，健步如飛，余所勿及！宗墨、則汝腰脚皆健，惺時稍遜，

然態度閑靜，初不覺苦。丁區長家中，具晚膳，禮庭作陪。各人飽啖，宗墨尤喜飲，雨亭不得已亦應之，輒盡一壺。及臥，已十二時矣。今夕蚊蟲，較昨夕更猛，雖有蚊香，亦不退怯。諸君皆疲，鼾聲大作；余則無論早睡遲睡，輒一小時卽醒，蚊來，則以巾掩面避之，惺時禿頂光滑，無亂髮障礙，蚊若以其易與而麕集之，迨天明，則紅星點點滿頭矣！

七月六日晨七時，吳君平齋來。八時，與宗墨等偕赴勝子嶺楊梅林下。由則汝攝影畢，時村婦正摘取野楊梅；兩日以來，則汝過楊梅樹下，輒思摘食，宗墨以樹有主止之，此次因平齋來，村婦識之，乃許則汝就樹頭摘食，則汝大喜。諸人亦各取數顆。雖係野生，味極鮮美，與購買者不同！余等出門時，惺時言稍遲卽來，皆以爲昨日過於疲勞，託辭不出耳。乃未移時，又見惺時手搖蒲扇，大步而來，乃招之共啖，談笑而歸。早食畢，八時登舟。平齋、禮庭等，均送至古竹灣。開行時，一帆風順。九時，已抵雪堰橋之萬壽亭。對面舟中，忽有與雨亭招呼者，則區長丁稚圭也。乃共停舟，登萬壽亭談話。丁君必欲送余等至雪堰橋，謝之不允。乃告以雪堰橋市街汚穢，一到卽擬過汽船，不再停留，遂鄭重

握別而去。及抵雩堰橋，汽船早至，即登之。九時開行，及半途，機件忽壞，停輪修理。修後，行未久，又壞。於是屢停屢修，至午後三時，方抵戚墅堰。因惺時須回滬，遂在市樓午餐；餐畢，由宗墨導往劉氏花園遊息。五時半，送惺時登車後，乘船返通成，已六時半矣。方停舟時，惺時等要求余各贈一聯，余即口占，贈惺時云：「傾蓋汪倫，與子蘇亭（通成同樂園中亭名）相見；扁舟范蠡，同遊馬蹟歸來。」贈雨亭云：「殫心造林民所賴，健步登山我不如！」贈則汶云：「廢物成材嫻漂染（則汶爲通成漂染間主任，以油汚脚花，漂成白絮），閒來築舍畜雞豚」題通成紡織廠同樂園云：「拓地數弓，勞資同樂；芳塘半畝，魚鳥親人。」題園中蘇亭云：「出死入生，幾以身殉廠；摩頂放踵，將永念斯亭！」宗墨盡瘁通成十年，己巳之秋，因積勞猝患傷寒幾殆，纏綿半載方愈；回廠時，全體職工大慰。醵資建亭，以慶更生，蘇亭之所以名也。

馬蹟山周百二十餘里，東西相距三十里，南北半之。若欲徧覽全山，宜分兩日：第一日遊東部諸山，第二日遊西部諸山。此行以惺時須限日返滬，兼程幷進，以半日登三冠嶂，又盡一日之力，西

至雁門，東達檀溪。然西之西靑嘴，東之雄王嘴，皆未能到，所探勝景，僅十之六七耳！山中人口五千六百餘人，田二萬二千六百數十畝。平均每人約占四畝。無大富，亦無遊民。故山中有：「富不過萬，貧不討飯」之諺。學校有公立者三所，私立者二所。學齡兒童一千一百五十二人。已入學者五百六十四人，不及百分之五十，地因四面環水，與他方隔離，風俗淳厚，人多土著，雖夜不閉戶，亦無竊盜發生。遊客戾止無論識與不識，一見歡然，輒爲導行。余等此來，如入桃源，印象甚深，故鄉缺乏佳山水之觀念，渙然冰釋矣！

既回滬，鄧贈禮庭以聯云：「登山賴子爲先導，夜月穿林送客歸。」贈吳氏宗祠匾曰：「三讓遺風。」贈平齋聯云：「肝膽照人，豪氣不輸陳同甫；蓴鱸款客，風味何如張季鷹。」贈稚圭聯云：「入山未逢，秋水伊人勞迴溯；歸舟相遇，旗亭留客不勝情！」

浙江

普陀紀遊

民國三年夏，南中苦熱，立秋後猶未稍減。余久欲作普陀之遊，適袁君觀瀾，自京歸，觀瀾喜山水，爲遊山舊侶，因告之曰：「盍作普遊？」觀瀾欣然。後告莊君百俞，百俞亦樂從。呂君天洲，善攝影術，百俞邀之，攜攝影器以往。四人於陽曆八月八日午後三時，同上招商局之江天輪。五時開行，出吳淞口，海風吹來，炎暑頓消，令人意爽！舟循大戢山而南，行於內海，波平浪靜。四人晚膳畢，倚舷遠眺，雜談間作，十時後就寢。船票分二次購買。申至甬，官艙人各一元；甬至普，海程較滬至甬爲近，而反人各二元。蓋江天船，每歲惟陰曆六月觀音誕辰，逢星期六，直開普陀四次，餘則不往，僅至甬而

止，故昂其値以取利也。

九日晴。上午四時一刻，入浙之甬江口，過鎮海。五時，抵寧波。停一時許，卸去貨物，復開行。循舟山列島東南行。兩旁島嶼，星羅棋布，海道窄狹處，僅如內河耳。十一時半，抵普陀。各寺多遣有接客者在船。余等擇定長生庵。喚接客者至，以行李畀之。舟泊港內，離岸約里許，以划船登岸，人各予以小洋一枚，遂乘兜子，自南道頭入山，皆琢石甃成孔道。旣闊且平，所謂妙莊嚴路也。道旁多古木，交叉垂蔭，翠嶂摩空，碧浪拍岸，風景殊勝！行五六里，至長生庵。普陀分前後兩山，是庵適處其間。余等稍憩，卽在寺午膳。寺僧接待頗殷，素肴亦適口。午後二時半，徒步出遊，至法雨禪寺。普陀前後二山，各有大叢林一。前山名普濟，後山卽法雨。皆清初奉敕修建者。寺在錦屛山下。山巒環若列屛，有青玉澗，自山繞流寺前，迴環若帶，碧石精瑩，掩映清流，水石相觸處，聲淙淙然！普陀溪流稀少，此殆爲冠矣！寺內規模宏大，有天王九龍大雄諸殿，後有藏經閣，旁有精寮，遊客亦可棲止。殿中有玉觀世音一尊，高五尺餘，妙相莊嚴，令人起敬！四時，往遊海濱之千步沙。沙在東海濱，自几寶至飛沙嶴口，

約長五里許。循山行，爲玉堂街。沿海行，即千步沙。普陀四周皆海港，爲海浪挾沙所積，日久成灘，所在皆是。而以千步沙爲最長。玉堂街高於千步沙十數丈，而舊時純爲積沙，今已生草木，成爲陸地。滄桑之變，於茲可見一斑。千步沙之勝在觀潮。潮拍岸時，來如飛瀑，止如曳練，時時不息。遇大風則震撼激盪，驚心動魄，詭異不可名狀，實山中之偉觀！西人來遊者，多在此爲海水浴。余等並坐岩石，靜聽潮聲，至夕陽西下，緩步歸庵。七時晚膳畢。洗浴更衣，九時後就寢。夜半枕畔，聞海潮拍岸聲，寺僧起而誦經聲，潮音梵唄，相間並作；明月一輪，光照牀前，此時令人萬念俱寂！

十日晴。余等預計盡一日之長，徧遊前後諸山。晨七時起身，八時四人均乘兜子出遊。自法雨寺之西，向北行。迤邐登白華頂，磴道盤旋，愈上愈陡。道旁緪以鐵欄，行至半途，見數巨石矗立。下兩石如欹，上一石高聳雲表，峻險怪特，危而不墮。上題曰：「雲扶石。」下題曰：「海天佛國。」再上磴道益峻。自山麓至此，行五里餘，歷石磴七百餘級，方達白華頂，亦名佛頂山，普陀之最高處也。頂有燈塔，俗呼爲天燈。由頂俯視普陀，全島在目。東南望朱家尖落伽山，如扁舟浮於海上。西南望蓮花

洋如帶。小島歷落，散布其中，白華頂後，尙有一峰。其高亞於白華，俗並稱爲佛頂，慧濟禪林在焉。下山，赴梵音洞，循錦屏山麓行，越飛沙嶴。嶴形如嶺，純爲流沙，履之沒踝。自東至西，亙三里，闊百餘丈，相傳昔爲淺海，後飛沙日積，漸成丘阜，高處至三五丈。因風崇卑，其形無定。寸草不生，亦奇觀也。自佛頂行十二三里，方至梵音洞。洞在普陀極東盡處，爲峭壁裂罅所成，高三四十丈，兩崖如門，洞然深廣。海潮衝入，澎湃作聲，故名。午後一時，回長生庵午餐。二時半，復乘兜子赴前山普濟禪寺。寺在靈鷲峰下，其規模宏大，一如法雨。殿中供玉觀世音，亦與法雨同。寺前有蓮花池，廣十餘畝，東西各有橋，築土成隄，分池爲三。東西兩池，俱盛產蓮花，今則池水淤淺，蘋藻叢生，時正夏秋之交，已僅有殘荷數莖矣。寺僧每歲放魚鱉其中，故亦名放生池。寺左有香街，長里許，普陀市肆，惟此而已。全山悉爲僧人，此外傭工及市商，其數甚少。商於是者，亦例不許攜眷屬。其任防禦者有僧團，設局於普濟寺。教育則有僧教育會之化雨小學校，殆所謂僧自治者耶。復循寺而西，歷磐陀、梅岑諸峯。約三里餘，至靈石庵。庵內有磐陀石，石縱橫可十餘丈，如鯨魚之首。其下另有一石，周廣百丈，高身銳頂，

磐陀託焉。旁空中倚，而不欹側，其上平坦，可容百人。梯而登，可以望海，庵之所以名也。自庵而西，不及半里，有二龜聽法石；二蹲伏於石頂，一緣石匍匐而上。昂首延頸，筋脈盡露，形狀酷肖。再下爲觀音洞。洞殊小，外砌以牆，中供觀音。至此已爲普陀極西盡處矣。四時後，折而東行，過白華嶺。約十餘里，至紫竹林。山中之石，剖視之，俱白質黑章，舊志謂作花竹草木狀。今締觀之，實爲海藻遺跡。蓋是島舊爲海底，故海藻沒於其中而成化石也。而是地紫竹爲最多，故名。其下有潮音洞，亦爲山石裂罅所成。從崖至洞脚，高二三十丈，洞門有二，奔濤衝入，噌吰作大聲，飛沫濺十餘丈，與梵音洞南北相對，均爲普陀勝處。然梵音峭而深。由上俯窺，不見其底，惟聞潮聲。潮音則洞前岩石齒齒，可登而觀潮。一隱一顯，爲狀各殊。六時後，日已西沈，遂各乘兜子而還。是日徧歷前後諸山。然於前山諸勝，未能暢遊也。兜子一乘，用輿夫二名，價有定例，遊前山諸勝，給小洋六角，遊後山亦然。若祇遊山中一處，及碼頭上下，則給三角。余等一日遊前後山，故給以十二角，外酌給以酒資。兜子錢均寺僧代付，臨行時併算，酒資則遊客自理之。

十一日晴。是日預備回滬，顧海船在午後四時方開，遂決以上午補遊前山。晨七時，四人各乘兜子出，改道由靈鷲峯後行，路皆小徑，樹林夾之。過高岡，可以左右望海。約二三里，至梅岑峯；上有梅福庵，下有梅福丹井。相傳漢梅福隱修於此。今觀其井，僅道旁一石穴耳。復折而東，欲觀不二石。志書所載兩石相去丈許，形狀宛似，故名不二。今則為圓通庵僧人築為牆基，祇露不二石三大字於外。「裁圓方竹杖，漆煞斷紋琴，」其圓通僧人之謂矣！下山至西天法界，俗呼為西天門。兩石對峙，上有巨石覆之，中豁如門，西石尤聳峭，題曰「振衣濯足。」復下至磐陀庵，內有甘露池，為半圓形。水波澄碧，游魚可數。復往觀普濟寺南太子塔。塔為元代諸王，為孚中禪師所建，高九丈六尺，用太湖美石琢成。凡五層，各層四面，俱鐫佛像，今上層已圮矣。折回香街，購土物數事，復乘兜子至僧教育分會。內設化雨學校，專教七歲至十六歲之寺僧。時方暑假，無可參觀。遂至几寶嶺，觀仙人井。井為泉水湧成，前臨大海，上覆石窟。窟內寒氣侵人，取井水嘗之，味甚清冽。朝山者多以瓶貯歸，以為大悲法水，可療痼疾云。復至朝陽洞，洞在几寶嶺盡處。面臨東海，觀日出者多登焉。十二時，回長

生庵。午膳畢，整備行裝；四人共住三日，付寺僧房飯資共十六元，賞僕人四元。一時半，乘兜子出山，爲時尙早途遇風景佳處，則止而遊覽。是行共得攝影三十餘片。至無量庵前，道旁古木森列，後有山景，四人乃於此合攝一影。名曰「普陀遊侶」過白華山，有巨石高三丈餘，兀立山麓上，鐫：「白華山」三大字，字直徑可丈許。山前有森林，東望南天門石磯入海處，景狀佳絕。三時，抵碼頭。至慈雲庵稍憩。四時三刻，以划子渡登定海輪船。艙位頗寬敞，自普至甬，每人船費小洋十角，飯資另給。五時開行，六時至舟山之沈家門鎮，停輪過夜。余與觀瀾、天洲、登岸遊覽。街市極短，陳列者多魚蝦海物，腥臭不可聞。產鹽極富，色白價廉，每斤三文耳。回船晚膳，九時就寢。

十二日晴。晨五時半開行。七時，至舟山。停一時許，復開行。八時三刻，抵鎮海之穿山。略停片刻，九時十分開行。十時三刻，入甬江口。自口外望招寶、金鷄二山，屹立如門，礮臺數十座，羅列其間，形勢雄壯。前日入口在夜半，未及覽也。十一時，至鎮海。停二十分開行，十二時二十分，到寧波。雇夫搬行李至江天輪船。每挑一角，擇定官艙兩間。安置畢，遂登岸。飯於江濱之頤福園。飯畢，進城一遊。三

時半回船，四時開行。晚膳後，八時即睡。

十三日晴，晨三時，進吳淞口。抵碼頭，天尚未明，余等在船盥洗畢，四時，登岸抵家，甫昧爽也。

雁蕩紀遊

雁蕩屬括蒼山脈。有南雁、北雁、中雁，而以北雁爲勝。遊人所至者，概皆北雁也。蔣君叔南（希召）家近雁山，以山景攝影數十紙，示張君菊生（元濟）且指示遊程。張君乃有雁遊之約，余欣然從之。而傅君沅叔（增湘）、白君粟齋（廷夔）自天津來。乃於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，自滬赴海門。午後至南市大達碼頭登萃盛輪船。傅、白二君，已先登舟。四時啓碇，九時即睡，夜間稍有風浪。

十七日晴。晨五時起，臥榻太低，不能直坐。遂至中板，在日光中行深呼吸。是時舟行羣島之間，風景佳絕。八時三刻，到定海。偕三君登岸遊覽。約行里餘，爲半路亭。又里餘，入城。市廛頗繁盛，鹹魚肆最多，腥不可聞。十時回船，十一時十分開行。午後六時，到石浦。石浦在象山之麓，海岸陡峻，居民依山建屋，均在峭壁之下。時已晚，船停亦不久，未克登岸。六時三刻開行。稍有風浪，夜深尤甚。十二

時後，抵海門。在船度宿。

十八日陰，有微雨。晨起後，八時登岸，往統捐局訪蔣君季哲（冶），係叔南君之介弟。張君早與有約，故知余等來，已預爲指定海門旅館。在局稍坐，即回船取行李，至海門旅館休息。地臨海岸，房屋係新建，甚爲軒爽。海門原爲鎮，而有城。城外甚繁華，街道用石版築成，寬平而潔，店肆整齊，建築參用洋式。海門旅館，與一品香番菜館毗連。十二時，蔣君招飲於此。午後，在館休息。晚七時，共登小船，船長約三丈餘，闊祇六七尺，上支竹箬爲篷，艙中祇容二人，可坐不可立。共雇三船，蔣君一船，有兵士二名，以爲防護，傅、自二君共一船，余與張君共一船。縱鋪二被褥，二人直臥，尙覺逼仄，僕人已無下榻地，在船首坐以待旦。竹篷兩端，洞然無障蔽，不能禦風，儼如露宿，而空氣大佳。余等志在雁山，故覺別有風味，不知其苦也。船行小河中，至狹窄處，與來舟相摩而過，恆至衝擋。是夜臥未寧。

十九日晴。晨六時，到大溪鎮。自海門至大溪，爲八十里。鎮屬溫嶺縣境。憩於蔣君之友張君德甫家。爲具晨餐，招待周至。七時三刻，乘肩輿啓行。途中四山環繞，到處竹林茂密，綠樹成陰，間以紅

葉；晨鳥出林，鳴聲不絕。八時半，度隘門嶺。路旁聞澗水聲，潺潺悅耳。乃下輿步行。峯巒重疊中，往往有谷。居民皆種稻田，自成村落，誠世外桃源也！是日，山民均往大溪趕集，絡繹於道，所擔皆竹木柴炭竹笆箕箒之屬。亦有肩鐵塊者，蓋山中產鐵也。九時三刻，度寨嶺。嶺下有亭，名靠天茶亭。寨嶺亦名靠天嶺也。亭為己酉年公立，有碑以記之。中敍集款置田設亭以濟行人事。寨嶺屬大荆鎮，為樂清縣轄境。自大溪至大荆，約三十里。到大荆而雁山在望矣。余等休息於蔣君家中。午膳畢，往宅後小山略覽。山名印山，以形似名。山下有小湖，山頂為財神廟，設私立女學校。其後尙有公立兩等小學校，未及往。午後一時，赴雁山。未及二里，抵石門潭，稱為雁山門戶，卽雁蕩之東外谷。兩峽高聳，潭水自峽流出，水為深藍色。自石門潭折而西，渡潭水下流之淺灘，五里，抵老僧巖，亦名石佛峯。峯下有石佛，為蔣君叔南集款所建者。巖西對面山麓，有石佛寺。老僧巖之狀，酷似頭陀，披袈裟，拱手兀立，遠望尤逼眞。過老僧巖畔，有小童巖。似小童立於老僧之後者。行五里，至石梁洞。洞前有石梁，自下拔起。如老樹橫空，上端與洞石接。由梁側隙中拾級而上，仰視梁與洞之間，隔離數丈，可通天光，

故洞內甚光明。兩旁清泉下滴，匯而爲池。洞下有石梁寺故址。今蔣君叔南於此新建一樓，尚未落成。自石梁行二里餘，陟謝公嶺，嶺頂有落屐亭。東外谷至嶺爲止，嶺北卽爲東內谷。自嶺而下，兩旁大石如城，東爲小幞頭巖，西爲大幞頭巖。巖下有初月洞，以形似名。又名響板洞。中有人家，築板屋以居，養豬與雞，至爲嘈雜。巖前有張斯開題「敦本與讓」四字。兩巖中間隔一溪，名鳴玉溪。溪東有果盒巖，溪西有船巖。果盒橋跨溪上。果盒巖北有含珠、超雲等峯。鳴玉溪之上流，有照膽潭。潭水深藍色，潭上有風洞，洞東有靈芝峯，形如芝草，獨秀空中，狀至奇絕。首戴一樹，儼如枝柄。渡橋而西，有高峯如合掌，卽靈峯也。下有靈峯寺，前爲雙筍峯。兩石矗立如筍，故名。靈峯之左，有伏虎洞，今名北斗洞。道人春陽，就洞中新構四層樓，余等卽在此宿焉。洞高而開豁，面南背北，夜間不甚寒。洞內左側，泉水下滴，匯爲深潭。夜靜聞水滴聲，斷續而下，淒清幽遠，令人神靜！夜半，明月半規，自洞口射入，直照牀前，因披衣出外。傅君沅叔亦悄然起，謂余曰：「遊山須遊名山，正如觀大家之畫，其中峯巒洞瀑，無一不備；若尋常之山，祇一邱一壑耳！」又曰：「凡遇好景，切勿當面錯過。」至哉斯言！二

人憑欄靜觀，流連久之。

二十日晴。晨出山門，在日光中踞石久坐，八時後，遊靈峯洞。是爲靈峯正面，兩峯插天，下離上合，故亦名合掌峯。下爲洞，即靈峯洞，又名羅漢洞，今稱觀音洞，自下拾級而升，計三百七十七級。洞頂有泉，涓滴而下，前爲珠簾水，後爲一縷泉。殿之右側，泉爲最大，鑿方池盛之，曰洗心泉。其旁石上題壁甚多。洞中依山築屋，層累而上，其前爲一線天，日光自此入。雁山之洞，以此爲最高廣。開山者，爲宋人劉允升，在崇寧五年，今塑像其中。九時，由靈峯右轉，至南碧霄洞。有居士金君玉峯，修道其中。洞外樹木頗茂。對面爲北碧霄洞，有屋數楹，已無人居。北碧霄洞純爲峭壁，而峭壁之上，復有壁焉。其五石駢列者，名五老峯。又有三石，名三賢峯。出南碧霄洞，仍循靈峯而回，探靈峯寺舊址。寺後有石鐫「雁蕩」兩大字，徑可丈餘。循鳴玉溪而上，觀靈芝峯後之碧霄峯，高聳雲表。自其後側觀之，則又如巨獸蹲伏。十二時，回至北斗洞午餐。午後一時，挺同赴靈巖。由靈峯西南行，余與傅、蔣二君，逾鳴玉溪，往探風洞，履亂石而過。石高低光滑，無可著足，手足兼用，始至洞口。而時在秋暮，風不

甚大，遂返。由靈峯西南行，過朝陽洞，及大夫巖。望睡猴峯，似猿猴睡臥狀。至吉星橋，見老猴披衣峯，則已抵淨名寺。寺後倚伏牛峯。久已頹廢，現改爲農林公司。出寺西行，爲鐵城嶂。高逾百丈，長數里，石色黝黑。對面爲遊龍嶂，人行其中，如深山窮谷，氣象陰森，毛骨爲悚。循嶂脚西行，亂草沒足，得半月洞。立洞口望遊龍嶂，天光正如一線。再循嶂脚行，路益險，草益深，乃得水簾洞。洞頗深廣，泉水噴下如驟雨。再從谷深入，尙有維摩洞、摩霄峯等勝。未及往，折回原路，過淨名寺，向靈巖行。里餘，見峭壁之頂，有二石，名二仙談詩。其東相對一石，爲聽詩叟。過響巖，兩巖如門，石竅中空，與夫以石擊之，應聲而響，故名。過此山益幽秀，已入靈巖道矣。道頗紆曲，疑若無路，一折便入勝境；再折而天柱峯在望；三折而入靈巖寺矣。靈峯與靈巖，爲雁蕩最著名者。靈峯奇峭，而石多土少。靈巖幽秀雄奇，峭壁四合。南向則有大平原，背負屛霞嶂，高數百丈，闊稱之，左爲大小展旂峯，右爲天柱峯。天柱後爲雙鸞、玉女、捲圖等峯。前爲老僧拜石巖。展旂峯側，爲觀音巖。諸峯形狀之奇，歎爲觀止。以時已暮，未及細覽。是夜，卽宿於此。靈巖寺僧昔將寺產變賣，今歸蔣君兄弟所有，營建新屋，幷在四山植森林，

余等所宿者，卽此宅也。

二十一日陰雨。此日本擬往大龍湫，因雨而止。遂徧覽靈巖諸勝。八時後，出寺繞屏霞嶂右側而上，有石橫於路隅，上鐫：「天開圖畫」四大字，旁署「龍渠」二小字；年月無可考。一路細觀天柱諸峯，大柱雄直挺拔。後爲雙鸞峯，其一峯頂上有古松，特立雲表，不知其年月，人跡罕至，可謂獨全其生者！捲圖峯形圓而聳，亞於雙鸞，如圖畫一卷。獨秀峯下削上圓，高與捲圖相等。其前一小峯，下豐上銳，宛如羊毫筆尖，故名卓筆峯。余等歷百餘級，曲折而至龍鼻洞。洞形亦如靈峯二峯拔起，至頂而合；合處石罅，有青石蜿蜒嵌於其間，屈曲向上，宛如龍尾。頭則自洞頂垂下，有鼻有爪，故以爲名。昔時尙有石乳，自龍鼻下滴，今鼻爲土人所毀，僅餘一爪，乃不復見矣。洞之前爲一線天，洞內有觀泉亭。石上題壁，以此處爲最多。下龍鼻洞，復循獨秀峯而西，窮小龍湫之勝。雨後路滑不可行，踐卧龍溪亂石而過。高高下下，約二千步，方至湫下。湫之上爲峭壁，高數百丈，三面環曲，湫從峭壁飛下，噴沫沾人衣襟，如微雨。乃坐石上久觀之。壁罅處處有小樹，忽見一小鳥，長不過寸餘，頭腹白

色，背尾黑色，飛止樹間，爲龍湫點綴，亦奇觀也。十時，由寺左側登大展旂峯間之天窗洞。路極陡峻，巨石梗前，遇無級處，不可著足。余等踵趾相接，儘力攀登而上。至洞頂爲一圓孔，有石橫於前，懸石俯窺之，洞然空明，深而且廣。尚有二孔，與此孔如犄角對立，故洞中甚光明。輿人攜爆仗，燃而投其中，聲如大礮，震動山谷。午後，諸人隨意休息。余散步至寺前，擇一大石踞坐其上，靜對天柱久之，脩然意遠，不知身居塵世也！

二十三日陰。晨八時，同往遊大龍湫。出寺，經七塔橋西行。抵靈巖村。北有紫微嶂。嶂右一洞，名烏洞。洞外爲小剪刀峯。又西爲板嶂巖。過列仙嶂，有峯聳起，名玉霄峯，亦曰觀音巖。其下爲蓮臺嶂。嶂西有峯五駢立如指，名五指峯。至是，渡馬鞍嶺，路頗峻，然有級可登。嶺脊純石無土，其形狹長，兩端翹起而中凹，酷似馬鞍，故名。是爲東西谷分界處。渡大錦溪，即大龍湫之下流。泉流石上，其聲漸大。一路經石城嶂、千佛巖等處，突見一峯，遠望之兩端分開如剪，名大剪刀峯。繞出其後望之，又如張帆，故又名一帆峯。自峯後折而北行，即得大龍湫矣。自靈巖至此，十五里。大龍湫瀑布，自連雲嶂

直下，飄灑如霧，嶂壁兩面環抱，開豁宏闊，與小龍湫之幽深，面目各異。壁底之石，窪進爲一大穴。瀑布下注成溪，即大錦溪也。因繞湫後，逼近壁下，向外觀之，則所謂湫者，四面懸空，夭矯如龍，飛舞不定，勢急若暴雨，噴沫之細，則又如霧。溪邊亦見一小鳥，與昨在小龍湫所見者同，時飛時止，浴於湫下，蓋水鳥也。是時，日光適從雲中射出，瀑布折光，現各種色彩，閃爍耀目。溪旁有觀不足亭遺址。余等流連至半時之久，尙不忍去，誠哉其觀不足也！十時後，折回。循原路南行，過連雲嶂之左，嶂間有二大孔，名閻王鼻。十一時，抵能仁寺。寺已荒廢。其前爲戴辰峯，南有火燄峯。自寺出，度行春橋。至溪邊，可觀對面之燕尾泉。天久不雨，泉水不大，燕尾之形，不甚分明。泉下注爲霞映潭，潭水深藍色。寺右有嘉福院故址，有大鑊尙存。口徑約丈餘，高稱之。爲宋嘉祐七年劉仁晟施財所鑄之浴鑊也。余等裹糧在能仁寺飯罷，仍回靈巖。余此來銳意欲探雁湖，同遊中傅君沅叔能健步，相約同往。而傅君適患感冒，不克如約。余又未便違衆意，一人獨往。今遊蹤所至，僅及西內谷，尙未踰芙蓉嶺，入西外谷。昔徐霞客善遊，亦第二次至雁蕩，方克探雁湖。豈名山勝景，固未許一度覽盡乎！回寺，尙止午

後二時半，遊興未盡，因獨自一人，攜鄉導，登寺後之屏霞嶂。路之陡絕難行，與昨登天窗洞相似，而曲折高峻復過之。未及登三之一；而對面大展旂峯壁間之天窗洞，洞後兩大孔，昨從內觀而不知其所在者，今則已現眼前。特其下叢樹深密，無徑可升耳！仰上攀登，道益險，往往巨石梗路。鑿石約略成級，行者僅可用半足，亦有竟無級，幾於匍匐方能上者。行三里，方達屏霞之頂。俯視天柱峯，則僅如園庭中石筍，羅列足底。而今日道中所見之板嶂、觀音等巖，高聳雲表者，亦近若咫尺，可以拱揖矣。嶂頂有覺性庵。自庵繞嶂再西，抵蓮花洞。洞亦敞豁。其石紋有如蓮花形者，故以爲名。有帶髮修行之陳道友等五六人，居其中。此洞在雁山不足爲奇特。惟其在極高處，能俯視諸山，爲可貴耳！嶂東爲金烏玉兎峯。嶂西數里，爲小龍湫上源之溫泉。以時晏不能往，遂下。過仙度橋，依原路回寺。同遊白君善書畫，此行遇勝處，均有題壁，白君手筆也。大抵雁山之勝：一在洞，一在嶂，一在湫。他山之洞，高大者絕鮮，且恆黑暗；而雁山之洞，皆高大而光明，移其一於他山，已足稱勝！而雁山則多至四十餘，此一奇也。吾人知嶂字之意義，謂山峯之如屏嶂者。然屢遊名山，初未目覩，而雁山則到處

遇之，絕壁迆衡十數里，頂上削平，其石色或赭黑相間，遠望儼若畫屏，此二奇也。山中瀑布，恆在山頂紆曲而下，泐石成澗，而雁山之大小龍湫，則自嶂頂溢出，懸空直下，而絕壁之石，一無泐痕，此三奇也。人有恆言：「江南九郡，雁蕩爲最，」非虛語矣！

二十三日雨。晨七時，傅君邀余再觀小龍湫，雨後之瀑，比前日爲大。回寺，乘肩輿冒雨行，循原路至大荊鎭。膳於蔣君家中。膳畢，卽行。至大溪，爲午後三時。遂分乘三舟，一路風景之佳，儼如山陰道上，前此在晚間，未之見也。七時後，至澤國鎭。登岸，在飯館晚餐。八時復開，宿舟中。

二十四日晴。午後雷雨，黎明抵海門。仍息於海門旅館。十時，修容洗澡。午後，乘小輪赴台州，作天台之遊，別詳於余之天台遊記。

天台山紀遊

民國五年十月，余與傅沅叔、白渠齋、張菊生三君，既遊雁蕩畢，返海門，乃復為天台之遊。於二十四日午後四時乘昇昌輪船赴臨海。舟由椒江上行，中途遇雷雨。八時到臨海。臨海舊為台州府首縣，然無旅館。在海門時，先電告華品社書舖，託為預備住處。至則社員朱君聯成，已在埠招呼。余等乘肩輿至石林道院住宿。社主人陳君友衡，亦來招待，甚為慇懃。道院在城中八仙巖上，故亦曰八仙宮。

二十五日晴。晨起，赴院後山上，遊覽一周，可以徧觀全城，頗為暢快。殿後石筍林立，所謂石林也。早膳後，偕同伴出外散步，至華品社，與鴻雪館照相主人，約定至天台山攝影。午後，回八仙宮。陳君友衡，從盛饌至，余等辭勿獲，乃受之。午後三時，偕陳君參觀第六中學校，及縣立嵩等小學校。四

時後，回院休息，預備明日就長途。

二十六日陰。晨六時，乘肩輿啓行，出臨海縣西門。七時，度茶園嶺。一路連山不斷，松柏參天，修竹茂密，到處成林；百年古樟，枝柯盤曲，幢幢如傘蓋。烏柏之葉，經霜變色，濃者如胭脂，鮮者如血，淡者或赭或黃，果實垂垂，殼脫種露，色白如脂；有此點綴，誠天然圖畫矣。八時，過八疊嶺。嶺有數脊，低而復高者，共有八處，故名。十時後，度植茂嶺，復逾小石嶺。嶺下有新建鐵橋，長約十餘丈，名中渡橋，蓋在大溪之中段也。十二時，度百步嶺，上有紫陽道院。嶺下有極大松林，長及里餘。一時後，至杜潭，復逾灘嶺，過石塘橋。橋跨始豐溪之上，以石爲之，長十餘丈。二時半，度橫山嶺。此行度嶺甚多，而以小石、橫山爲最高。過嶺後，見路旁又有大松林夾立，風過時聲如波濤。自此以至天台，大松林已數見不鮮，卽此可見天台之氣象不凡！四時，度大溪橋。橋支木爲之，約長三十丈，闊僅五六尺，跨大溪之上，在天台縣南門外。四時一刻，進天台縣南門，出北門。五時半，抵天台山之國淸寺。寺爲隋時智者大師所創，淸雍正時敕建，在天台山南麓。後有五峯環抱之。寺前有古塔，高九級，爲隋時所建。乃

在此度宿。方丈名松隱，出門未歸，知客名懷蓮，出爲招待。復遇華頂寺淨土菴宗鏡和尚於此，約明日同遊。

二十七日陰雨，未能登山。晨九時，出寺門遊覽。有橋跨雙澗上，名雙澗橋，今呼爲豐干橋。度橋左行，至塔前。坐聽溪水，亂流石間，聲汩汩然。旋返寺。因多日未能息心靜坐，此刻得間，乃閉戶入坐。坐久頗覺周身愉快。午後，宗鏡和尚導觀寺內一周，並翻閱前人天台山遊記，晚九時即安臥。

二十八日。陰雨稍止。晨九時，往遊赤城山。由國清寺出，渡雙澗西行。雨後山容如沐，紅葉尤鮮，正似美人新妝。高山之頂，處處出雲，油然滃然。一路土石皆赤色。五里，抵赤城，遠望之山石駢列如屏，赭黑色相間，層疊而上，故名。山下有棲霞洞。今稱紫雲洞。余等攀躋至巔，得玉京洞，洞旁有金錢池。絕頂有塔七級，梁岳陽王妃所建。十一時後，回國清寺午膳。膳畢，赴高明寺。由國清寺右，繞五峯東麓行。逾金地嶺。嶺絕高，兩旁皆高峯，路邊爲深澗。前望峯頭，若出雲表。然愈上，則地勢愈高；復有高峯，突現眼前，而前峯已在足底矣。既登嶺脊，地甚平曠，已墾之田，隨處皆是。順道至塔頭，入眞覺

寺。內有智者大師肉身寶塔。從嶺下，至高明寺，已四時半矣。自國淸至此，十五里。高明寺，後倚獅子峯，前臨幽溪。寺旁有圓通洞，洞口對獅子峯。峯下大石突兀，上鐫有「佛」字，徑可二丈餘，爲石梁比丘興慈所書。其上有看雲石。晚宿寺中。宗鏡和尙，今日同遊，且將導遊各處。

二十九日。先晴後雨。晨六時起，再往遊圓通洞看雲石。寺僧定融，出示智者大師紫金鉢、龍衣、並貝葉經，皆古物也。九時，出高明寺，仍折回眞覺寺，逾銀地嶺。十時半，過祖師亭。天台氣象雄闊，高山之谷，到處有平原。田土肥沃，農民墾殖其間，自成村落。以余足跡所及，除衡山七十二峯外，他山殆未可比擬。然衡山之田皆瘠，則又遜天台一籌也。是時四山雲合，人行雲霧中，對面幾不相見。空氣高寒，似仲冬景象，而道旁尙見杜鵑開花。十二時，至龍王堂，銀地嶺至此爲止。以上則華頂道矣。二時，過寒風闕。兩山脊至此忽然中斷。架橋以過，兩旁無山遮蔽，故無風之日，亦有大風；若大風起，則人不能立足。鄉民之經此者，遇風恆折回。二時半，至華頂山下之善興寺，雲氣益濃，雨隨之降，不能出門。而寒氣徹骨，余等或御棉衣，或御皮裘，圍爐取煖。自高明至華頂三十里。善興住持名華最，

重興此寺。現正大興土木，頗有新氣象云。

三十日陰雨。雲霧不開，不能出遊。上午，宗鏡和尙導往華頂山巔。看左右各處茅篷，類皆退居僧入，自構茅篷，在內掩關習靜。道行高僧，不輕見人云。午後，往拜經臺。是爲智者大師拜經處。上有茅庵，爲天台山最高處。庵旁石碑，鐫「天台第一峯」五字。自拜經臺下，順道至李太白書堂，爲唐李太白讀書處，今僅一茅庵而已。歸時，雲霧稍開，望見山下，已有日光，而峯頂仍雲氣瀰漫，隨風飄蕩，上暗下明，頗呈奇觀。四時回寺。傅、白二君，先赴方廣。余與菊公，仍宿寺中，待明日行。入夜，大雨竟夕不止。

三十一日陰雨。擬待雨稍霽，卽赴方廣。至午後仍不止，乃冒雨而行。三時，抵上方廣寺。聞傅白二君言，石梁之勝，爲天台冠。乃於四時，偕菊公等冒雨往遊。至中方廣，而石梁瀑布在前矣。瀑布自上方廣來，分爲二支。自石罅衝激而下，至石梁下而合爲一。雷轟電擊，勢極雄大。石梁長約三丈，兩端削下，而中央隆起，其狹處僅四五寸。正値降雨，路滑不能著足。下視瀑布，一落千丈，更令人膽慄

宗鏡和尙，習慣已久，先渡梁而過，以手招我，欲攜以俱行；余好奇心陡起，乃謝之，獨自側足渡梁而前，頗覺履險如夷。梁之對面，無去路，惟一銅龕，內有五百羅漢像，亦用銅鑄。龕下鐫：「明朝大啓年間，太監徐貴，五台山沙門如璧募造」云云。縦觀畢，仍偕宗鏡自石梁折回，餘人不能從也。復自石梁畔，攀登大石。覓小徑，至下方廣前小橋上，從石梁後面觀之，瀑勢益大。自梁迅瀉直下，長可數十丈，聲聞數里。更從橋下，履高下亂石，逼近觀之，瀑勢砰訇，飛沫濺人，奔流從足底而過，余於是歎觀止矣！自登華頂，連日陰雨，人居霧中，舉目無所見，令人鬱鬱；今得石梁之瀑，胸襟爲之開豁，雖雨仍不止，登陟過久，襪履盡溼，而意猶未饜也。自石梁折回，時已薄暮，山氣昏黑，乃回上方廣宿焉。自華頂至方廣，十五里。凡遊天台，如遇陰晦之日，愼勿先登華頂，宜先宿方廣。方廣風景佳，可以數日盤旋，俟晴霽上華頂，至便也。方廣寺住持名松眞。

十一月一日。雨少霽。晨八時，余等重遊石梁。在瀑布旁合攝一影，又各分攝一影。余欲坐石梁攝影，同遊者皆尼之，菊生阻之尤力；余徇良友之規，始已。旣而三公先行，余獨留指揮攝影師，追攝

石梁全景時，乃踞石梁之脊，將我相納入風景之內，心乃大快。惟人小如豆耳！蓋心神若能靜定，外界固不足以亂之；余但覺濠梁之樂，危險二字，胸中固徧尋不得也。昔徐霞客度石梁時，尚覺毛骨俱悚，余差足自豪矣！十一時後，由方廣度大嶺崪。道中小瀑布甚多，若在他山，均足稱勝。余見嶺旁有一三折瀑，其下流亦長十餘丈，雁蕩之小龍湫，不足比也。而在天台，則爲石梁之瀑布所掩，人莫能舉其名。余因名之曰三折瀑。一時，至萬年寺。三公先至，待我久矣。寺前有古檜樹八株，大可五六圍，高逾百丈。到寺，寺僧善惠，招待至殷，余等略坐卽行。二時，度觀音嶺。自嶺頂俯視諸山，千峯攢簇，雲開處日光射之，重沓如波浪。復度羅漢嶺，過地藏寺。寺後倚危巖，前有大森林環抱之。三時，度藤公嶺。嶺道盤旋曲折，勢極陡峻。至泗洲堂，已入新昌縣界。清涼寺在嶺後谷中，面對高山。左右古柏蒼松，均百年前物；而竹林茂密，長及數里。四時，度冷水嶺。土石悉帶赤色，兩旁皆田塍。過觀音廟，及福壽庵，皆已荒廢。四時半，至橫板橋。居民數百家，有市集，頗熱鬧。五時，抵太平庵。住持僧名自游，出爲招待。自方廣至此六十里。庵前徧植修竹，小徑幽深，別是一清涼世界！時則暮色蒼茫，晚霞映山，

爲殷紅色；棲鳥歸林，喧鳴不已。余等在此度宿，天台之遊，至是告畢。大抵天台之宏大，實可稱嶽。或峯，或瀑，或森林，若移其一在他山，卽可得名。而天台到處皆是，雖有而不名。其名者，乃他山所無也。雁蕩之奇，譬則仙境；天台之大，譬則佛國。山中無處非大谷，無處非村落，而風景無處不奇。文字不能形容，圖畫不能着筆，攝影亦祇能得其一斑，大矣哉，莫能尙矣！

二日晴。晨六時一刻，由太平庵行，過會墅嶺。三刻，過坑橋，仍爲重巒疊嶺；嶺間瀑布之多，一如昨日。有一大者，長可數十丈，俱無名。七時，至斑竹。三十分，過九間郎、燕窩橋。八時，過赤土。土石俱帶深赤色，故名。九時半，抵黃婆亭。十時，抵長邱店，過平川橋。三十分，過靑林寺。寺雖小，而其旁古木修竹，亦自成林。十一時，到新昌縣，進東門，自太平庵至新昌，五十里。一路山嶺連緜不斷；余等坐山轎時，因欲四面眺覽，故將轎篷揭去，兩足平垂而坐；新昌人聚而觀之，相與大笑。蓋本地人皆將轎篷懸垂，而仰臥其中，故以爲異也。縣城頗小，惟洋貨鋪較整齊，餘皆類鄉鎭，欲覓一稍大之飯館，亦不可得，乃就小麵館午餐。十二時，出西門，過鼓山書院，在鼓山之麓，甚爲幽靜。三刻，過三溪。一時，抵

黃泥橋村，入嵊縣境。二時半，過阮廟村。相傳爲劉、阮二仙故里，故立廟祀之。廟中正殿，塑五像，三男二女，中一老者爲鄉主，其旁爲劉晨、阮肇，再旁二女像，卽劉、阮所遇之仙女也。三時，抵五里鋪，過馬衙衕村。三十分，到嵊縣。進南門，至東後街醉墨軒，訪其主人宋君。宋君並派人導往城隍山鹿山吟社。本擬在此下榻，後聞有船可連夜開行，直達百官；且因傅君有病，遂決計雇船行。向盧順記船行雇大篷船一艘，隨卽登船。船橫而闊，艙中亦無桌椅，上蓋竹篷，頭尾直通，不蔽風雨，與海門至大溪所乘者相似。惟大逾數倍，可容五六人，能直立耳。余等往船行時，其掌櫃既不招呼，站立門檻，訑訑之聲音顏色，令人不堪！菊公軟語款求之，方得一船，且有醉墨軒熟人介紹，倘如此，則其平日之慢客可知矣。嵊縣產茶絲，貿易大，故市肆繁盛，遠過新昌。六時，船卽開行，天忽雨，竟夕不止。

二日雨。晨七時，過蒿壩。八時，抵百官。自嵊縣至百官，水程百四十里。泊舟舜江北岸，渡江而南，卽曹娥鎭也。滬杭甬車站，卽在江邊，不過數十步。余等將行李安置於車站前，早車已開，晚車爲時尚早。遂至街市遊覽，飯於臨江樓。飲饌佳美，價亦低廉。百官鎭頗熱鬧，有大舜廟，面對舜江。甬百鐵

路，自百官至寧波一百七十里。余等乃乘第二次晚車行。十二時，登車，三時到寧波。寧波車站，辦事頗整齊。客到，憑單取行李後，站中有僱定挑夫，均著號衣，祇須向行李寫票處，說明應送之地點，領取運送票，即可代爲運送。到後給費，既速且妥。余等登江天輪船，人至而行李亦至矣。五時半，啓碇。在船中洗浴，十時安睡。

四日陰雨。晨六時半到滬，七時回家。

莫干山紀遊

莫干山，在浙江省武康縣西北二十七里。舊傳吳王鑄劍之地，因以爲名。曩者西教士以避暑會名義，租賃此山，闢道路，築別墅，不及數年，遂稱避暑勝地；與江西之牯牛嶺，直隸（河北）之北戴河並稱。其山既爲西人所經營，一切規制，儼同租界。山半有莫干山旅館，其主人爲德產。歐戰起後，英美人相率不賃居此館，遂致虧折。杭滬甬路局，乘此機會，收回主權，以三萬金購此旅館並其周圍空地，計共八十餘畝，出售車船聯票，於民國九年五月開辦，旅客稱便。余適於是時赴浙，重遊西湖，遂便道往遊此山。於五月十七日，乘滬杭甬支路汽車，自城站至拱宸橋下車，乘公司所備汽油船。午後二時開行，未久，天忽大雨。有人言不能登山，須在三橋埠借宿。余以未攜被褥，決計冒雨而行。船經德清縣界，復入武康縣境。一路山清水秀，風景至佳。六時半，抵避暑灣，雨已止；而天色昏

闊，急乘肩輿而行。至三橋埠，略購餅餌，以防中途飢餓。經楊梅嶺、瓜橋、新涼湖，天已無光，黑雲如墨。復經張家橋、兩河頭、庾村，卽登山。輿夫僅攜一燈，光可及丈，路陡而滑。旁有大澗，水聲震耳。余遊山次數雖多，然黑夜一人登臨，此爲第一次。上黃泥嶺，路更陡。過嶺爲牌樓，爲砲台山，有巡防營及警察駐紮於此。最陡處名百步，過此卽達莫干山旅館。館築於山半勝處，高一千三百英尺，爲德國人巴君所設；今旣售於鐵路公司，公司中派周君伯英（濟時）駐山辦事。余到館已九時半，而進門卽見房榻鋪設完備，蓋三橋埠公司，已有電話通知也。盥洗畢，略進晚餐。周君來談天，至十一時方去。十二時睡。山中高寒，改御棉衣。夜間萬籟無聲，寂靜之極。久處塵勞，此境何可多得，睡眠亦異常寧貼。

五月十八日晴。七時起。八時，乘輿遊山。出旅館西行，經陰山岡，商務印書館陳列所在焉。現尙鎖閉，須在西人避暑時，方有人來經營也。山中氣候旣較寒，花開亦遲，杜鵑、珠籐，尙多茂盛。度中王山岡，高一千八百英尺。再上至莫干山頂，高二千五百英尺。登頂眺望，四面萬山攢簇，而莫干高踞

中央。山中竹樹叢密處，多爲西人建築別墅，本國人亦間有之。自山之北而下，經塔山，岩石矗立，有突出道旁，形若三角者，名石蝦蟆。頂有長方巨石，面平若臺，西人之避暑者，多攜飲食至此，席地而食。莫干全山多土，惟此處有岩石，頗可觀！自塔山後向東而行，爲蘆花塘。四山環抱，茂林修竹，中間以松杉，雖名爲塘，實係山窩。山中泉水，到處皆清。而此處水質，含鑛更多。據云：每擔比較他泉，重十餘斤。西人用鐵管，自石罅導之下流，以瓶裝置，販運於蘇滬，可得高價。再南，過金家嶺。竹林更茂，長及數十里。再南至天池山，山頂有池，故名。下有興化寺，建於宋末元初。莫干全山，祇此一寺。寺甚荒寂，祇一僧，名得一，年六十有九，出家已五十年。精神甚健，與之談，宗說融通，滔滔不絕，不圖於此乃遇斯僧，方外未嘗無人也！出寺，循天池山之麓，折向北行，復登金家嶺。兩峽之間，澗水之聲，雷轟電勢，因穿峽中小徑尋聲探之，見澗水渤石成坑，自高而下，有三四處，坑下成爲瀑布，曲折十數丈，濺石飛沫如雪，是名劍水坑。因坐石上且觀且玩，久而方去。今日所見之景，論山當以蘆花塘爲佳；論水當以劍水坑爲奇矣。爲時祇午後二時半，欲往碧湖，已不及往返。觀西人所建游泳池畢，遂歸旅

館休息。本定明日下山，因茲山幽靜可喜，決計多留一日。與周君閒談，幷偕觀旅館周圍風景，爲狀至樂。晚八時後洗浴，十時睡。

五月十九日晴。八時出遊，仍由旅館西北行。經陰山岡、金家山、塔山，自塔山度莫干嶺，嶺高一千七百英尺。徧嶺皆叢竹，修幹挺立，蔽日招風，行於其中，翠色撩人，十數里不絕。復經楊河村，居民數十家，引山水灌田，不勞人力戽水。十時半，至碧湖。名雖爲湖，實係溪澗。澗水自兩山間下瀉，遇石之平面，則迴漩爲溪；遇陡窄處，則成短瀑。溪之左右，有居民數十家，名碧湖村。皆利用山水，以碓舂米。欲窮湖之上源，乃登山。見一小山坳，叢樹亂石，掩蔽無路，但聞水聲甚大，村人云龍頭在焉。折枝撥草，尋得小徑，徑曲處，卽岩石之角，闊不及尺，下臨深淵，石銳而滑，偪仄不能著足。攀籐屈體行里餘，忽見短瀑，傾瀉兩石壁間，匯成深潭。潭爲長形，自石壁俯窺，可數十丈，水盡碧色，此碧湖之所以名。土人名潭爲龍頭，名此山爲龍頭地，地高一千英尺，尚未至山嶺也。余坐石壁上飽觀之，良久。仍遵原路回旅館，已午後一時半矣。進午餐後休息，預備明晨下山，晚十時睡。

五月二十日陰。晨五時起。六時動身下山，行至庾村，遇大雨。八時半，至三橋埠之避暑潵。九時，乘汽油船開行，雨下不止。午後一時到拱宸橋，換乘火車。二時一刻到城站，三時三十分開行，天漸晴霽。六時五十分到上海。大抵莫干山之勝，在泉與竹。竹旣徧山皆是，泉亦到處可汲。西醫用科學方法分析之，定爲飲料之佳品。其質淸潔，不須過濾，卽可吸飮。此山歷史，除吳王鑄劍故事外，絕鮮古蹟可考。我國人向不注意，一經西人開闢，遂成勝地。噫，國中荒棄之山林，我不自營，人必代我營之，奚獨茲山也哉！

天目山紀遊

吾友金君松岑，去年即約遊天目；彼此屢以事阻，未果行。民國十七年孟夏，金君以書抵余，曰：「盍踐舊約？」且自蘇至滬面余，訂定行期。余欣然諾之。遂約定五月十六日，同趁滬杭車行。

天目有東西二山：東天目屬臨安縣，在縣西四十里；西天目屬於潛縣，在縣北四十五里；又名浮玉山。或云：「東西兩峯，峯頂各有一池，左右相對；故名天目」；或云：「水緣山曲折，東西若兩目，故名」；或云：「梁昭明太子，讀書於西天目，參禪於東天目；昭明雙目皆瞽，洗於東西泉目為復明；故莊曰雙淸，山曰天目」；此則近於附會。蓋漢明帝永平時，已有天目之名也。

昔時遊天目者，必由杭州之拱宸橋雇船，行四十八里，到餘杭；再由餘杭，乘肩輿，行四十里到臨安，在臨安度宿。復由臨安乘輿，行五十里，方抵西天目。今則餘臨汽車已通，自西湖之松木場，乘

汽車，經餘杭臨安而達化龍站，行九十餘里，僅二小時半耳。在化龍乘肩輿，行五十里，即抵西天目。故可自杭州一日入山。較之昔日，交通便利多矣。五月十六日晴，午刻，赴上海北車站，乘一時三十分滬杭車。金君松岑（天翮），已自蘇州乘早車來，晤於車中。與金君同來者，復有吳江徐君子爲，彼此暢談甚樂。六時五十五分，車抵杭州之城站。松岑之高足薛君頤平，在站迎接。遂分乘人力車，至湖濱清泰第二旅館休息。松岑言：金山高君吹萬（燮），以明日夜車到杭州，故須在西湖多留一日以待之。

十七日晴。上午，偕金、徐二君，駕小艇遊孤山，啜茗小坐即回。復相偕步行至白公隄，飯於樓外樓。飯畢，遊西冷社及公園。乘汽車至靈隱寺，憩於飛來峯下之壑雷亭。天久未雨，泉水甚小，故有壑無雷。徜徉久之，遂乘人力車回旅館。薛君來約晚餐，代爲規畫入山行程，幷爲雇定汽車一乘。餐畢，偕往湖濱公園散步，遂歸。高君吹萬已到，於是遊侶有四人。

十八日晴。七時半，昨日所雇汽車已駛至，共乘之出發。自松木場向餘杭，過留下站，即入餘杭

縣境。過青山站，卽入臨安縣境，以九時半抵臨安。十時，復自臨安行，四十分抵化龍。餘臨汽車，至此爲終點。自松木場至臨安九十餘里，自臨安至化龍二十五里，此一段尙係土路，車行顚頓不平。若過天雨，則汽車恐不能行，祇達臨安耳。余等在臨安站，先以電話託化龍站雇肩輿四乘，故到時輿夫卽已齊備。十一時，改乘肩輿行；十里至橫塘，卽入於潛縣境。又十里，至藻溪鎭；市廛頗熱鬧，有旅館數家。卽在浙安旅館午膳，膳畢，休息。午後二時，乘輿行。登叫口嶺至叫口莊，自藻溪至此十里。從此山環水複，漸入佳境。五里，至白灘溪，又五里，至月亮橋。輿夫云：距西天目尙有十里。五時，抵西天目之禪源寺。寺舊爲梁昭明太子之雙淸莊。元代至元年間，高峯大師（原妙）來西天目，於山半之獅子巖，創師子正宗禪寺。其徒斷崖（了義）、中峯（明本）相繼，宗風極盛。元末燬於兵，明代松隱（德然）禪師重興之；明末復燬於兵；其故址卽今之開山老殿也。淸康熙四年，請玉林（通琇）國師，重振高峯法席。乃就山下之雙淸莊，改建一新，卽今之禪源寺也。洪楊之役，殿堂被毀者十之八九。同治以後，又漸復今日之規模。寺之正東有陽和峯，正西有翠微峯，西北爲昭明峯，東南

爲旭日峯。門前東澗西澗二水，左右繞流。寺端居四峯之間，環山臨水，氣象宏闊，乃此山之主寺也。余等入寺稍息，知客師隆安懇切招呼，啜茗進麵點。以時尙早，遂從寺後東側門出，登山，行二里餘，至太子庵。庵在昭明峯下，以梁昭明太子得名。中有洗眼井，井圓形，在室內。僧人汲水，余等取以洗眼。庵之正屋，有樓五楹，頗淸潔。樓中有額曰：「幻隱，」夏日居此避暑頗宜。出庵，下山，復繞寺東出，至雨花亭。亭爲方形，建於蟠龍橋上。東西二澗之水，合流其下，夏日大雨時，瀑流甚大。此時僅有涵涵之小聲而已。余等在橋欄小坐，日色旣暝，緩步而歸。

十九日晴。晨八時，乘肩輿登山。仍由寺後東側門出，向東北上升。一路大杉巨竹，陰森夾道；澗水潺潺，愈上愈激。寺僧洞巨竹爲管，銜接之，通水入寺，以供飲用，誠天然水道也。五里，至半山橋，爲東西分道處。東可向東塢坪，西可至獅子口。乃先向西行，有大石如門，當兩山之隙，卽獅子口也。其下有高峯大師全身塔，塔頂爲圓形，名曰重雲。左爲獅子峯，右爲象鼻峯，下爲千丈巖，壁立千仞，臨於深澗。由此再上，繞而東，路旁有洗鉢池。池圓形，甚小，直徑不過二尺，在老樹根下。相傳爲高峯大

師洗鉢處。再上至中峯禪師之法雲塔；塔前有大樹，可五六抱。爲西天目杉樹之至大者。土人呼爲樹王。然其頂已折，故不如他樹之高。近根周圍之皮，多爲人剝取，故築垣以保護之。法雲塔之前，有石塔大小七座；塔下皆爲寬大之空洞，覆以石板；有小石門，以鐵鍵啓閉。凡寺內比丘圓寂，荼毘後，其骨灰以布包裹，投於洞中。方法至簡，一洞可容多人，卽僧人之公葬處，故名曰普同塔。復上行，五里，至開山老殿，高峯大師死關所在也。殿凡樓房七楹，中供釋迦像。殿之後軒稱大樹堂，老殿地勢後倚翠屏峯。門前俯視萬山，以測高器測之，爲一千一百五十米突，合華度約三千四百五十餘尺。余等在此啜茗進點心，欲窮倒掛蓮花峯之勝。寺僧云：「路極難行；」遂命爲導。由殿左側門出，循小徑曲折下坡。徑險且窄，旁臨深澗，苔蘚敗葉，堆積盈寸，滑不可履。亂石高高下下，無級可尋；余等攀籐扶葛，次第而下，愈下則愈陡而滑。所謂蓮花峯者，乃漸漸呈露。左有鳳凰石，如鳳翹首展翅；右有二大石，矗立分開。中隔丈餘，下爲絕壑，俗稱天門；自門中可望見蓮花。再繞出天門之後，至崖邊倚樹望之，方是蓮花之正面。大石分裂如五柱，上削下寬，高三四丈，謂爲蓮花之五瓣，實不甚似。蓮

俗名混濫也。其石紋層層橫斷，如老樹皮。石隙有雜樹挺生。所奇者，此峯隱於絕壁之下，斷崖之上，非冒險尋探，殆不得見。西天目之景物，當以此爲最矣。觀畢復回老殿。余擬步登最高之仙人頂，而同人中能從者少。與夫又強聒之，謂若登頂，則上下十六里，今日不及回寺；乃已。十二時從老殿側西北上，至半月池。池爲半月形，有小庵。午後一時，自老殿南下，盤道曲折，坐輿中如淩空而降。至半山橋分界處，折而東行。約三里，即東塢坪，有庵，俗稱東茅蓬。門前有老杉兩株，高可八九丈，玉林琇國師之塔在焉。塔後倚攢玉峯，竹林茂密，幽深可愛。二時，回禪源寺。進食後，與高徐二君，觀寺中之藏經樓、舍利殿、大雄寶殿、羅漢殿。藏經樓有龍藏及日本之宏教藏，舍利殿藏舍利二顆。因請觀之，大如米粒。一玫瑰紅透明色，一白色不透明。僧云：「觀此者各人所見不同。」但余與二君所見則一。觀畢，復出寺散步，傍晚方回。

二十日晴。七時，赴東天目。自禪源寺東出，過雨花亭，踰朱居嶺，嶺頂有茶庵。下嶺，過仙人亭。有一小廟，廟前額曰：「天目靈山，」一西天目之下院也。八時，至一都村。市街整齊，溪流寬闊，居民多用

水碓舂米。復踰板壁嶺及六谷嶺，嶺頂有樂善亭，嶺下有等慈禪院，相傳爲梁武帝遣兵馬迎候昭明太子之所。九時，過梅家頭，至昭明禪院，卽達東天目山麓，昭明寺之下院也。院中有古文選樓，昭明太子在此撰文選焉。自禪源寺至此十五里。稍休啜茗。十時，登東天目山。升一嶺，或云：金沙嶺，俗稱老虎尾巴。高下盤曲，旋繞而上。數里一亭，曰寶善亭、永敬亭、且止亭；此亭在象鼻峯下，俗呼五里亭。蓋昭明禪院至此方五里也。西天目到處老杉巨竹，夾道成陰。雖在正午，行於其間，亦覺涼爽。東天目則不然，道旁無大木，日光直射，毫無蔭蔽，故頗覺熱。將近昭明寺數里，則松杉茂密，綠竹森森，東崖西崖，兩道瀑布，澎湃下流，合而爲一。東崖之瀑，較遠而小；西崖之瀑，較近而大；高懸十餘丈，有九節，直瀉垂虹橋下。橋畔有新建之林海亭，可以觀瀑。余等則履亂石，至瀑之正面久坐觀之。高君吹萬，且就瀑流濯足，東天目以瀑布勝，殆非虛語。過橋，登碎玉坡，其上有觀瀑亭，後倚將軍峯，居高臨下，頗得勢。再上，經栖鳳亭，及迴峯湧翠亭，而抵昭明寺。寺在玉屏峯環翠峯下，爲梁昭明太子修禪處；東天目山之主寺也。規模小於禪源寺；且禪源寺在山麓，昭明寺在山半，地勢之寬窄亦不同。

大雄寶殿之右爲禪堂，左爲報本堂。後有千佛閣，中供毘盧遮那佛。三面壁間，皆裝小銅佛。自昭明禪院至此爲十里。正十一時半也。方丈朗鏡，監院妙明，均出而招待。今日香客先余等至者有五十餘人，較佳之房屋，均爲所佔。余等乃居於殿旁轉樓上，略事休息。妙明先導遊鐘樓；由寺門出，西上數十步卽至。樓建於獅子峯顚，爲八角形。樓上供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地藏四大菩薩，樓下懸巨鐘，爲民國五年所造。每二分鐘撞一下，聲聞遠近。十二時，回寺午膳。膳畢，休息。午後二時，乘輿由寺側西北行。一路叢竹深密，中無雜樹。五里，至分經臺，梁昭明太子在此分金剛經爲三十二分，故名。今僅有茅屋三楹，風景絕佳。臺之西數十武，有葛洪鍊丹池；池圓形，横約丈餘，直徑可丈五尺；旱潦不增不減。分經臺高八百四十米突。臺後可登絕頂大仙峯，余以昨日未能登仙人頂爲遺憾，今日決擬登之。吹萬、子爲二君，欣然願從，松岑則在分經臺坐候。遂各脫去長衣，鼓勇而登。妙明亦易草履，爲先導。山頂無大路，或爲大石，陡峻難容足；或爲窄徑，敗葉蔽之，滑乃更甚。偶不經意，卽易挫跌。或爲水流所經，須履亂石而過；登臨之艱，與昨日之倒掛蓮花峯相類。而路之長，則自分經臺至頂有八里。

三時發足，至四時半，始攀升絕頂。頂有大石，矗立如屏。石根有二小池：一曰龍池，一曰鳳池；爲瀑布發源處。又有壘石十數堆，名仙緣石。有石屋，內供龍王石像；天旱時，至此祈雨。絕頂高一千二百米突，約合華度三千六百餘尺。友人袁君觀瀾，於民國五年遊此，測爲三千九百六十尺。蓋測高器因溫度升降關係，相差數百尺，乃恆有之事。袁測西天目之仙人頂，則爲三千九百三十尺；是則東天目乃略高於西天目也。登此四望，衆山皆小。凡在平地時，所見爲高嶺者，至此皆在足底矣。吹萬題五古一首，拾敗紙，以鉛筆書之，嵌入龍王廟之石檐。五時，下山。六時，到分經臺。休息片時，卽乘輿自臺而下。約二里，抵定觀臺，俗亦名獅子口。折而北，步行至洗眼池。池爲方形，縱橫約三尺；泉出石竅，清而且冽。亦爲昭明太子洗眼處。余等坐池邊，掬水洗眼。池前新建屋三楹，顏曰洗眼池。時暮色偪人，卽步行回寺。晚膳後，妙明出册頁請各人題詩，金、高、徐三君，各題一首，余題一偈塞責。

二十一日晴。晨七時半，乘肩輿下山，初遵來時原路，至馬公亭，分路南行；卽老虎尾巴之山陽，昨日經其西，今則經其南，路甚平坦。八時，過紫陽宮及龍泉庵而至上陽村下陽村。九時，過圷頭村；

（於與偃同，土人讀如念）。東天目至於頭十五里。又過荷花塘、潘村、至碧淙。四面皆山，泉流淙淙；綠樹陰濃，倒映入泉；故名碧淙。至此已上午十時，憩於慶餘堂雜貨鋪。復自碧淙東北行，踰一嶺；嶺道高下盤旋頗長，行半小時方盡；與夫呼爲茅陸公嶺。按於潛縣志似應爲門嶺，於潛與臨安交界處也。又踰小嶺，至琅山村，再登琅山嶺。嶺頂有天峯寺，舊屋數間而已。自此嶺下，過崇山亭，卽爲平地。十二時，到化龍汽車站；自東天目至化龍四十里。余等在站旁小店，啜茗進麵食。昨日已遣人回杭州雇定汽車；午後一時半，汽車馳至。二時，乘之回杭，四時，到淸泰第二旅館。遇鄒君樹文，來自蘇州，亦住於此。余等赴明湖浴室洗澡。六時，飯於三義樓。擬明日遊花塢、靈峯、及康莊，鄒君加入遊團。

二十二日晴。晨八時，分乘人力車出發。至古老和山，卽秦亭山下車，略事遊覽。山頂有衍慶寺，未及登，卽下。再乘車行，過中和山而至開化涼亭。自亭側上花塢；叢竹滿嶺，溪水下瀉，境之幽靜，與西湖之秀美，別是不同。余於八年前曾到此，恍遇故人。十時半，由塢下，依原路行數里；再由小徑曲折南行，經淨心亭、觀音庵，而至靈峯。靈峯原名小靈山，近人周慶雲，斥貲修葺，改名靈峯禪院。於殿

右建補梅庵，種梅甚多，冬春之間，大好看梅。由庵上山里餘，有徠鶴亭，正對湖中孤山。自亭遠眺，全湖在目。錢塘江如匹練，橫於湖水之上。余等在此流連，皆不忍去。十二時半，方自靈峯而下，繞道至山前，赴靈隱寺午餐。餐畢，在飛來峯下，共攝一影。卽乘車赴丁家山，至蕉石鳴琴，登康莊，南海康有爲之別墅也。地勢頗高，可攬全湖；有屋數間，其下草地，利用天然蕉石作山，具有匠心。時天昏黑，隱隱聞雷聲，四時，乘車循湖岸歸；五時，回旅館。今日乘人力車，適環湖一週，殆不下五六十里。晚，有雨，徹夜方止。

二十三日晴。晨七時，余與金、徐二君，乘人力車赴城站，趁滬杭特別車回。高君留西湖未行。徐君至嘉興下車。余於十二時到滬。金君換乘滬寧車回蘇。

按天目山梁昭明太子之遺蹟甚多。梁書昭明太子蕭統傳僅云：「太子性愛山水，於玄圃穿築，更立亭館，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」；南史蕭統傳，亦載此說；而傳末復有太子爲宮監鮑邈之譖於武帝而見疏；亦未載太子出遊事；惟東西天目山誌均載「太子以葬母丁貴嬪，被宮監

鮑邈之所譜；不能自明，與其臣崔張二丞，歷天下勝地，隱於天目山。取漢及六朝文字選之，爲文選三十卷，分金剛經爲三十二節，心血遂枯，雙目俱瞽；取石池水洗之，乃復明；不數年，高祖遣人來迎，兵馬候於天目之麓。因建寺爲「等慈院」云云。究不知何所依據，豈正史諱言其事。故不詳歟？

遊程須知

一、自餘臨長途汽車通後，由杭州赴天目者，可一日登山。

一、汽車價目：自松木場至餘杭，約四十餘里，每人大洋七角四分；自餘杭至臨安，約五十餘里，每人大洋八角四分；自臨安至化龍，約二十五里，每人大洋五角二分；皆分段購票換車。但臨安至化龍，目前尙是土路。天雨時，恐不能行，僅至臨安而止。

一、到化龍後，可雇肩輿；此處三餘埠轎行，有價目表懸於車站。凡東西天目山往返者，輿夫三名，每名大洋二元九角；祇遊一山者，每名二元五角；皆以每名計，不論日數，卽住山五六日，亦不加價；

專送上山，不接回者，則不論名數，每乘大洋三元；租籐轎費，東西天目往返者，每乘一元；專到一山者半元。

一、化龍至東西天目，里數皆爲四十里；先至何山，可以隨意。自化龍赴西天目者，經過於潛縣之橫塘、藻溪、叫口莊、白灘溪、月亮橋、而抵西天目之禪源寺。

一、自東天目回化龍者，經馬公亭、至上陽村、下陽村、扩頭村、（扩與偃同，土人讀如念）荷花塘、潘村、碧淙、又踰琅山嶺，卽抵臨安縣之化龍站。

一、若上午八時自松木場動身，三小時半卽抵化龍站；可以至藻溪午餐。

一、西天目之禪源寺，東天目之昭明寺，均有清潔被褥；乘汽車者，行李須簡。最好祇帶一件。

嚴子陵釣臺記

釣臺在浙江桐廬縣西四十里，富春山下。有東西二臺。爲東漢時嚴光垂釣處。光字子陵，爲光武帝之故人。光武卽位，變姓名，隱身不見。光武訪得之，授爲諫議大夫。不屈，乃耕於富春山，後人因名其釣處爲嚴陵瀨。兩臺皆面臨桐江之七里瀧，江流至此，兩岸爲高山所夾束，風濤湍急，舟行艱於牽挽。東西兩口，距離有七里，故名。

富春山色本秀麗，釣臺更以人而顯。凡往遊者，均由杭州乘小輪至桐廬，再雇帆船，進七里瀧。若遇風，則須停舟守候，無風方得進口。余於民國十七年之秋，與袁觀瀾、冼醉愚、周子美、邢復三四君，既遊黃山、白嶽，由新安江順流而下。九月十一日，由七里瀧之西口入，而抵釣臺。其取道與自杭州往者適相反。

既抵臺下，相將登岸。岸旁石亭中，豎兩大碑。文曰：「漢嚴子陵先生釣臺。」「宋謝皋羽先生西臺。」進謁嚴先生祠，內供塑像，大耳短鬚，笑容宛然。其旁有客星樓，又有室三楹，爲守祠後裔所居。東西二臺相對，兀立如門。其石皆斧劈形，下削上平。余等從樓後先登東臺，拾級轉折而上；頂有石亭，亭中有額曰：「留鼎一絲。」自臺俯視，江流屈曲如帶；四山環拱，蒼翠欲滴，畫眉之聲，不絕於耳。臺前有一石筍，高約三四丈，卓然特立，四無依傍，彷彿嚴先生之風骨也。臺高二百米突，約華度六百三十餘尺。此時氣溫八十四度。對岸有鷓鴣坡，居民數十家。

自東臺而下，有一平坡，方廣丈餘，名釣魚石。二臺中間分道處，有石亭，無題字。過此卽登西臺，路皆蒙茸荊棘，有數段係亂石無數，較爲難行。臺頂亦有石亭，中豎碑曰：「淸風千古。」西臺高一百九十米突，較東臺略低。自西臺望東臺，巖石陡削壁立，背山面江，江中風帆點點，如在畫圖中。

謝皋羽，名翺。福建之長溪人。倜儻有大節，試進士不第，落魄漳、泉二州。會丞相文天祥，開府延平，署爲咨事參軍。及宋亡，天祥被執以死，翺悲不能勝，隻影行浙水東，至釣臺，設天祥主，慟哭者三，

作楚歌以招魂。翺歿後，其友人方鳳，葬之子陵臺南。翺自著有登西臺慟哭記，故後人稱謝臯羽西臺，得與嚴先生並傳焉。

桐江爲皖浙往來所必經；徽州人多經商逐利，其初出經商者，過釣臺，輒蜷伏舟中，不敢窺覗；意以嚴先生不求名利，若見之卽經商必失敗。嗟乎，俗流之見解如此，而嚴先生之風，乃益高不可及矣！

鷹窠頂紀遊

鷹窠頂在海鹽縣南三十里，每歲以十月朔日，觀日月並出著名。本名雲岫山，又名南陽山。其山巔觀日處，則稱鷹窠頂。世人因觀日故，但呼鷹窠頂，而本山之名反隱矣。民國十八年十一月，友人金松岑，發起遊此山，沈醉愚、周子美亦皆贊同。乃於十六日，偕醉愚登滬杭車赴硤石。松岑自蘇州來，會於車中，以是晚九時抵硤石站。子美已自南潯先至，乃同寓於榮發旅館。

十七日，午後；登永安小輪，赴澉浦。其輪用舊式民船，於船尾裝一發動機以充之，構造不合學理，震動極烈，令人頭暈耳聾。行三十里，至通元鎮。又十里，至角里堰，搬行李入小船。余等則步赴澉浦。沿途秋景尙佳，蒼翠樹林之中，間有數株紅葉，美麗可愛。行六里，抵澉浦城，已五時半矣。城四面環河，各門皆用浮橋渡過。余等自西門入，借寓於鹽公堂，堂中經理蔡君楓江，子美之戚也。招待頗

般，有賓至如歸之樂。

十八日，晨九時，各乘肩輿出西門，行里餘，過鳳凰山麓，有大士庵在焉。六里，抵鷹窠頂後之永安湖。湖周圍十二里，四面皆山，惟南一角，山不盡掩，可以望海。海水正與湖平，一片灘沙，晶瑩蕩漾。元時瀦民田爲湖，以灌溉附近之田。湖中有長隄，自東至西，分湖爲二：曰北湖，曰南湖。南湖之地勢較高，其水自長隄橋下，瀉入北湖；北湖之東西兩端，有大小閘口各一，開閘則洩湖水以灌田，故湖水春夏反淺，秋冬反深。北湖之東近大閘口處，有小洲二，一橢形，一圓形。其西近小閘口處，有湖墩；周圍十畝，居民十數家，彷彿西湖之小孤山。湖中夏日有野生白蓮，秋多紅蓼，產魚至豐。漁人駕小舟，列鸕鷀，鳴梆柝柝，聲聞遠近；驅魚聚集一處，則放鸕鷀入水捕之。南湖較北湖爲小，近多淤淺。余等在湖隄盤桓久之，羣山含笑迎人，與湖水之清漣相映帶，風景佳勝，故有小西湖之稱。於是繞南湖之邊而行，休息於步君問梅之家。步君世居於此，蔡君昨以電話告之，託爲招待者也。

十時，步君爲嚮導，同登雲岫山。向西南行，過鮑郎浦鹽場。其田作方罫形，縱橫五百餘畝，瀦海

水以爲鹽。其製法，俟海潮溢入田中，經日光曬乾後，則連泥刮取之，貯於方井中，井底鋪竹簾，竹簾上置稻草，其下復通以竹管，濾滷汁入缸，再取滷而煮之，方成鹽。此鹽行銷於餘姚等縣，鹽田盡處，卽至雲岫山麓。

山樹石幽秀，而不甚高；余等循山麓曲折而上，約三里餘，至雲岫寺。寺前有雙銀杏樹，高可數十丈，千年物也。寺內有殿三楹，殿前有天香亭；殿後有經樓，女尼四人居之。每歲九月晦日，遠近男女，在此終夜誦佛號。夜半，則登鷹窠頂，觀日月並出。故十月之朔，寺中甚熱鬧，後至者幾無容足地也。余等自寺右登頂，約行里餘，至觀日處。測之，高僅三百公尺。東南望海，水天相接，風帆隱現其中。回顧山後南北二湖，已在足底；右海左湖，俯仰之間，眞爽心豁目也。午刻回寺，蔡君已命廚人攜酒食先至此，余等飲啖言笑，步君指看山景，歷歷如繪。且云：「春來徧是桃花，較秋冬絕勝。」諄約後遊。金、沈二君於酒罷，各自題詩於壁。

午後，自寺左向西行，踰南木山而至譚仙嶺。嶺在南木、北木二山之間，爲海鹽諸山發脈處。其

下郎永安湖也。嶺有城堡，堡長方形，有南北兩門，爲昔時戍守處。海鹽與海寧，以此爲交界。志稱南唐仙人譚峭，字景昇，煉藥茲山，得道仙去，故以爲名。由嶺而下，循北湖之岸而行。此行卻環繞南北湖一週，攬盡湖山之勝矣。三時，回澉浦，爲時尚早。小憩後，蔡君又導出東門觀海塘，往返三里餘。遊鷹窠頂者，若自嘉興乘輪赴海鹽，則可在海鹽乘人力車，循海塘至澉浦。沿海風景，亦絕妙也。

十九日，晨八時，仍乘肩輿出西門，過用里堰，而至夾村，入海寧縣境。十時，抵袁花鎭。十二時半，乘長途汽車赴海寧。袁花至海寧之汽車公司，屬商辦者。車既破舊，路又不平。車行前俯後仰，時時躍起，乘客極不安。可與前日所乘之永安小輪，後先競美。我國商人組織公司，大率資本短少，辦事苟偷，祇圖目前近利，置旅客之生命於不顧，眞可太息！汽車沿海塘而行，從車窗望錢塘江，午潮正洶湧拍岸。八月觀潮，亦不過如此。一時半，抵海寧站，汽車須二時後方開，乃至觀潮亭前遊步；潮雖退落，而尚聲震遠近。江邊有鎭海塔，凡五層。又有鐵牛，蹲伏塘上，亦爲鎭海之用；牛之前蹄，鐫七言四句曰：「維金剋木蛟龍藏，維士制水龜蛇降；維犀作鎭奠寧塘，安瀾永慶報聖皇。」旁署：「雍正

庚戌年造。」二時登車，海寧至杭州之汽車公司，屬於官辦，車亦破舊，而道路較平，比袁花來時稍安矣。四時半，抵杭州，宿於湖濱旅館。鷹窠頂之遊，四日而畢。此後卽遊會稽，另文以記之。

會稽山水紀勝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，余偕金松岑、沈醉愚、周子美三君，自杭州渡錢塘江，至蕭山縣之西興，復乘蕭紹長途汽車至紹興。寓城中新旅社。葉葵軒、曹吉人二君來招待。曹君且連日伴同遊覽，皆松岑之友也，會稽之蘭亭，以春遊爲宜。今已秋末冬初，故未往。遊蹤所及者，爲禹陵、曹山、吼山、宋六陵、柯巖。凡四日而遊畢。分紀其勝景如下。

禹陵

禹陵在紹興縣東南十三里，夏禹王巡狩至越，因病殂落，葬於會稽。俗稱禹王廟。余等自城中雇人力車出會稽門，行十五里至焉。廟貌巍然，規模宏大，惜多傾圮；正殿之頂，已圮其太半，相傳懸窆之處無可考。明嘉靖年間，閩人鄭善夫考定在廟南數十步許。知府南大吉，遂立石，刻「大禹陵」

三字，覆以亭，且構室焉。今此亭經後人修葺，尚完好。亭中有窆石豎立，爲橢圓形，長可丈餘。石之兩旁，各有一碑；左鐫「禹穴」二字，右鐫「石紐」二字。禹穴二字，相傳爲李白所書。石紐二字，篆法奇古，體似岣嶁。觀畢，雨已大至。遂至殿門前廊下啜茗，守廟之人皆姒姓，禹之後裔也。雨稍止，仍乘人力車回城。

曹山

曹山，在縣東南三十里。出紹興東郭門，雇烏篷船而往。十里，過東湖之堯門山。山石如斧削，壁立湖畔，頂有老松特立，疏落有致。復行二十里，至舜陽橋。橋之兩端各有廟，曰舜陽廟。俗因呼雙廟橋。至此乃易小舟，蕩槳入港。約里餘，抵曹山下。亦稱曹家山。山小而極奇，爲明人陶望齡讀書處。有室三楹，中有樓，原名石簣山房，今爲沈姓所有，顏曰畏廬。山口有水閘，閘不啓不得入，乃由舟子通告沈姓，啓閘搖舟而入，則見懸岩環於三面，其下積水成潭，曰放生池。池畔岩壁，鐫「觀魚樂」三字。總稱之爲水石宕。紹人開山採石，以材料築宮室墳墓，其開採別具匠心，鑿石所留，或削如壁，或

銳如峯，或挺如柱，或裂如門；歲久，風霜剝蝕，苔蘚蔽之，藤蘿繞之，蔚爲奇景。堯門之峭削，水石宕之玲瓏，皆人工所成也。池之南有一方石，突起水面，寬廣可二丈餘，其東北鑿石成梁，長十餘丈，跨於池上。梁下有二洞，舟從洞進，更見山岩下穹上突，岩角有石柱，斜伸入池，舟可繞過其下；沈氏之畏盧，倚山臨池，佔盡勝境。余等捨舟登其堂，主人出外未歸；圖書滿架，婦子嬉然，實世外桃源也！

吼山

吼山卽在曹山之東南，與曹山一河相隔；度橋步行，約里餘，卽至。一名犬山，亦名犬亭山，又名狗山。越絕書謂，勾踐能吳。畜犬獵南山白鹿，欲得之獻吳王，卒不可得，故名犬山。其高爲犬亭，今則總稱旱石宕。蓋對曹山之水石宕而言也。山下有烟蘿洞，洞內峰巒環繞，奇石怪樹，森然錯列。前有池，池畔舊亦有陶氏書屋，今爲王姓所居。曹山如世外桃源，此則竟是洞天福地矣！更進爲萬寂洞，就洞構小閣。曲折兩層，中塑佛菩薩像，有優婆夷二人居此淨修。登閣遠眺，青山碧樹，羅列眼前。曹山已小如培塿，在烟蘿洞外，固不知洞內尚有如此妙景也。出洞，折而西南行，約半里，至雲石山。俗

呼棋盤山。有大小石柱，四方峻削，高可數十丈，亦工人採伐所留；亭亭如雲，故名雲石。二石距離數十武。大石之頂有二石橫蓋之，小者則橫蓋一石。大雲石下有庵，曰雲泉庵；高踞石根，頗得地勢。遊畢，仍返曹山。由小舟過大舟回城。吼山與曹山，本是一山，而曹山則爲其附屬耳。縣志分爲二山，今人則統稱吼山，而曹山之名隱矣。

宋六陵

宋六陵者，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寧宗、理宗、度宗之陵寢也。在縣東南三十里之寶山，今名攢宮山。其地本泰寧寺故址。宋嘉定十七年，命吏部侍郎楊華爲按行使，歸奏泰寧寺之山，形勢天設，吉氣豐盈，遂詔遷寺，而以其地定卜焉。赴陵遊覽者，出紹城之五雲門，乘船至堯門山下，更轉向南行，至攢宮村登岸，有宋陵公所，在此雇兜子入山。修竹夾路，樹木成陰，約行五里，即到陵地。荒煙蔓草，道茀不堪行。所謂六陵者，蓋此指南渡後高、孝、光、寧、理、度六帝而言。實則尚有徽宗及三皇后之陵，共爲十陵。殆因徽宗被虜於金，崩於五國城，金人送歸梓宮，始葬於此，故不入六陵之數也。南陵背

南向，北陵除邢皇后陵外，皆北向。余等先至哲宗昭慈孟皇后陵，蓋高宗之生母，隨高宗南渡者。宋史紹興元年四月，孟皇后崩，詔權宜擇地攢殯，俟軍事寧息，歸葬園陵，此卽攢宮之始。當時原擬軍事定後北歸，未嘗以此地爲永久之山陵也。孟后陵之南，爲高宗之永思陵，其東爲孝宗之永阜陵，又東爲寧宗之永茂陵，高、孝、寧三陵並列。其南爲光宗之永阜陵，以上爲南五陵。除孝宗陵尚有享殿外，餘皆無之。折而北，至徽宗之永祐陵，又北爲徽宗顯仁韋皇后陵，折而南爲高宗憲節邢皇后陵，韋、邢二后，均與徽宗同時被虜，邢后亦崩於五國城，韋后則隨徽宗梓宮南還，崩於臨安者也。又向北，地勢較高，爲理宗之永穆陵，北五陵惟理宗有享殿，殿有額曰：過去佛。旁有聯曰：「五季風頹昌正學，卅年澤厚育眞儒。」南宋諸帝，惟理宗提倡理學，治績可觀。故聯語云然。其南爲度宗之永紹陵，以上諸陵，苟無碑碣，則與野田荒塚，了無區別。徘徊憑弔，無限蒼涼，反不若民間中產以上之墳山，猶見松柏成林，鬱鬱氣佳之象也。

志稱元至元二十一年，江南總攝西僧楊璉眞珈，與丞相桑哥，表裏爲奸惡，將發掘宋諸陵金

實；宋遺民山陰唐珏，貨家具，得白金若干，乃爲酒食，陰召諸惡少，謂之曰：「爾輩皆宋人，吾不忍陵寢之暴露；已造石函刻紀年一字爲號，自思陵以下，欲隨號收葬之。」衆皆諾。夜往收貯遺骸，潛易以僞骨，取眞者瘞之山陰天章寺前，六陵各爲一函，每陵樹冬青一枝爲識。獨理宗顱骨巨，恐易之事泄，不敢爲僞骨。眞珈既發陵，築白塔於錢塘，藉以骨。號曰鎭南。而以理宗顱骨爲飲器。明洪武二年，始下詔北平，索理宗顱，西僧某以獻，瘞南門高座寺之西北。三年，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。浙江以紹興宋諸陵圖進，復命禮部尚書崔亮，奉勅以理宗顱骨歸舊穴。據此段歷史，明代恢復宋陵，初未知有唐珏潛易眞骨之事；其歸葬舊穴者，僅理宗之顱骨，而理宗之屍身，則尚混雜於僞骨中，在錢塘白塔下也。今白塔已不可考，而山陰天章寺前之眞骨瘞埋處，亦不得而知。然則所謂宋六陵者，已名存而實亡矣。古今來帝王家以金寶埋穴中，無益於死者，而有漫藏誨盜之實，卒召骸骨分散，身首異處之禍，夫豈徒宋六陵而已哉！

柯巖

柯巖在縣東南三十五里，山皆石骨，亦人工採伐所成。其下有柯水，相傳蔡邕經會稽高遷亭，見屋椽竹東第十六柯，可以爲笛；取用之，有異聲，此柯山之所以得名也。余等自紹興趁長途汽車赴柯橋鎮，雇飛沙船一艘，東行約四里，抵柯山村。登岸，循小徑曲折而上，先至柯巖東之普照寺。寺後有山岩如圓柱，平地拔起，就石勢鑿大佛，高可五丈餘，莊嚴爲金身，上建大雄寶殿。殿後憑山石，前建樓閣，高幾與岩齊。殿左有屋三楹，頗整潔，其前空園，有石骨削立。下窄上闊，高出寺之正殿，上鐫「雲骨」二大字。正殿前有金剛殿，門左有鐘樓。此寺依石佛建立，甚爲奇特，俗呼石佛寺。循寺而西，卽爲柯巖，頂平下削，壁立千仞，上鐫「柯巖」二大字。巖西有石窟，大可數楹，舊名煙霞洞。洞後石壁下有深潭，潭水清碧，廣可五丈，橫半之。依石窟之高下，建一庵，供北斗，故又名七星巖。庵前左壁有衡陽彭玉麟之畫梅。其東有磨崖，爲「一番風月千里煙雲」八大字，徑可尺餘，旁亦署同治八年衡陽彭玉麟。循石磴東上，有朗吟閣，亦依岩建築。再自閣後登柯巖最高處，有石龕，曰文昌閣。自閣而下，至庵之西偏，有泉三面迴環，約畝餘。曰放生池。池上建屋，曰柯巖耆社。社後有石亭，挺

立池畔，曰自在亭。亭旁石壁，鐫「小南海」三字。池後巖石深邃處，塑觀音大士像，故又稱觀音巖。凡此巖石之奇特，不亞於浙之雁宕，均爲人工築成，亦足奇也。

紹人之鑿山採石，其設計頗具美術思想，曹山、吼山、柯巖、皆其例也。其採伐方法如何，極應研究。適柯巖向西之龍頭山工人數百，正在開鑿，砰轟之聲，遠震數里。急往觀之，步入鑿空之山洞，俯視洞底，已深至數十丈；四周鑿成長方形，工人皆緣長梯而下，鑿成之大石板，則以轆轤絞挽而上，此洞底若鑿至泉眼，即深潭也。曹君吉人云：「凡開鑿一山，預定計畫，若應開鑿，若應留存；向高山開鑿而上者，即在巖壁上規定尺寸，用巨鐵釘釘入石隙，懸繩縋下，連以木板，工人持錐鑿坐於板上，凌空動盪，一盪即乘勢一鑿，循石理成方形，或長方形，然後用水灌入石隙，石即裂開；或橫或直，成爲板狀縋而下之；工人之能懸空開鑿高山者，其技較優，工資亦鉅；每日作工，祇數小時耳；開鑿一部分，存留一部分，正如庭園中之布置假山，巖壑峰巒洞穴，可隨人意，參差錯落，成爲奇境，以視吾鄉之用炸藥轟山，使山容頓變醜惡者，其巧拙迴不侔矣！」余等遊柯巖畢，仍趁長途汽車回西

興。渡江返杭，一宿即回滬。

天童育王兩山紀遊

天童山

天童山，在鄞縣東南六十里。晉永康中，義興禪師結茅於此。有童子來給薪水，久乃辭去。曰：吾太白星也，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。故又號太白山。清初爲密雲圓悟祖師有名之道場，敕賜天童宏德禪寺。至今臨濟宗之規模，猶與西天目齊名。民國十九年四月，與舒新城、季融五二君，約同遊天童兼及育王。二日午後三時，至太古碼頭，登新北京輪船。乘客擁擠不堪，余等設法得官艙一間，五時開行，三人任意雜談，頗不寂寞，夜半有風浪。

三日陰雨。晨六時抵寧波；登岸至功德林進素麵。即雇人挑行李渡甬江，約行三里，至凌波內河汽船公司碼頭，購票登船。九時開行，十一時半抵少白鎮，計行四十五里，有天童中院僧人福修

來接，遂至中院休息，進茶點幷午餐。十二時一刻，余與融五乘肩輿行，新城因欲沿路攝影，獨自在後步行，如馬伏波之到處逗留；不久卽與余等相隔。二里，過萬松古蹟，卽萬松關故址也。五里，至小白嶺。嶺上建有五佛塔，塔凡七級。五佛者，中央毗盧遮那佛，東方阿閦佛，南方寶生佛，西方阿彌陀佛，北方不空成就佛，乃密敎中所奉之佛也。相傳唐會昌時，有巨蟒爲害地方，人民患之，後有禪師爲蟒說法施食，蟒受食後，卽馴伏不爲患；因建五佛鎭蟒塔，塔院亦歸天童管理，修葺一新。登塔之上層，四望空曠，山巒回環，皆在足底。淸風徐來，蕩滌煩襟，夏日於此避暑，頗爲適宜。自塔院下，仍乘輿行，十里至天童街，有太白廟。再前過伏虎亭，自此長松夾道，數里不盡；間以竹林，直抵古山門。額曰：「太白名山」，卽天童寺之麓也。再過景倩亭，額曰：「松關積翠。」旁有八指頭陀寄禪撰聯云：「萬松密鎖雲中寺，六月寒生溪上衣。」一時三刻，抵天童寺。自少白鎭至寺，計十五里。天童之勝，全在寺前之松林，淸陰滿地，翠靄連雲，遊人至此，如在綠幕中行；而寺外東西二澗，匯流於淸關橋，雨後奔流若吼，坐橋欄聽之，不啻匡廬飛瀑也。故遊天童者，以在寺外流連，爲最得佳趣。

宏法禪寺，規模宏大，其前有萬工池，方廣半畝，池南有七塔，進寺門爲天王殿；四天王像，偉大莊嚴；再進爲大雄寶殿，後爲法堂，法堂前有宏德泉，泉長方形，中央以石疊成小島，曰「觀音閣。」堂後爲懷海祠，祠前左爲楞嚴泉，右爲體淨泉，皆方形。最後爲大鑒堂與羅漢堂。法堂之西，有藏經閣，兩廡樓閣軒堂，不下數十間。余與融五觀覽一周，卽回客房休息。新城至三時三刻，方攜其攝影器珊珊而至，據云：「已得好風景二十餘片，成績大佳。」余與融五各習太極拳一次。八時，卽睡；預備明晨登山。

四日陰，有小雨；六時卽起，七時半冒雨登山，由寺右西上里許，卽玲瓏巖。巖石下削上闊，勢若凌空，名曰玲瓏，稱其實也。巖畔建一庵，曰玲瓏窟。窟依巖開門，內爲小方殿，殿中有石觀音像，殿旁屋三楹，有老僧曰了塵者，安禪其中，日食一餐，終年不睡，見人亦不語。在此靜修已十餘載矣。自玲瓏巖上至觀音閣，約三里，昔時路徑崎嶇，頗難登涉，民國十二年秋，吳興周夢坡居士以花甲壽辰，來天童作佛事，慨然斥貲修築路成，名爲甲壽徑，遊人便之。自徑而上，先至盤陀石，石穹窿略作圓

形，左右樹木蕭疏，大有雲林畫意。再上爲悟心洞，舊名穿心洞。因其岩石嵌空，前後通光，故名。今易悟心，殆以舊名不雅也。再上爲飛來峰，亂石疊成尖錐形，高不過二三丈，而峰勢天成，故借名飛來。峰側有密雲悟祖髮塔，自此扶鐵欄而上，爲觀音洞。相傳昔有觀音大士，現身巖上，影映萬工池中，故名。洞對面有拜經臺。在臺上俯視，四山環繞，天童全寺，一覽在目。新城促我在臺上拜經，融五立於側，彼以攝影機攝之，亦至有意味也。志稱玲瓏巖東北絕壁間有二洞：曰觀音洞，曰善財洞。今僅觀音洞，修葺整齊，善財則荒廢不堪矣。天童自玲瓏巖至觀音洞，爲全山勝景所在，故甲壽徑亦至此而止。欲登玲瓏巖之頂，則惟樵徑可通，陡峻不易着足。且隔年落葉沒徑，經雨尤滑。惟不甚高，余等鼓勇造其巔，以測高器測其高度，得四百二十公尺。遙望太白峰。尙高聳雲際，白雲片片，出其左右，大風狂吹，雨勢復盛；乃不克再上，取道山南而下，較登山時多行四五里，而路較平。十二時，回寺午膳。一時半，各乘肩輿出寺南行，繞南山謁密雲悟祖塔。祖名圓悟，宜與人，爲中興臨濟宗之大師。因天童古刹久廢，慨然以興復爲己任，今爲海內之大叢林，師之力也。塔院前有肅敬亭，從亭進數

武；卽至塔院。復自院折而西，過伏虎亭。仍循昨日來時原路，逾小白嶺。三時半抵中院，稍停卽行。四時一刻，至育王寺。寺宏大不及天童，而富麗過之。惜天王殿新燬於火，聞損失二十萬金云。知客遠瞑，住持遠行，招呼周至。安頓行李畢，三人同出寺外散步回寺晚餐，十時卽睡。

育王山

育王山在鄞縣東五十里，其下有阿育王禪寺，晉義熙年間所建。梁武帝賜「阿育王寺」額。余於民國八年十一月，曾偕海鹽徐君蔚如至寺，瞻拜舍利，故此次爲重遊也。昔阿育王以佛眞身舍利，送於震旦，故寺亦因以爲名。

四月五日，晨起早餐畢，由知客師導觀全寺。寺前氣象宏闊，松林環之。有小山橫其前，名曰玉几。寺之大門，額曰：「阿育王寺。」內山門額曰：「東南佛國。」門西面有松，高下十數株，中有小松，以石欄圍之，曰放光松；因其夜間曾放光，故有此名。然據志稱，此松高僅丈餘，虬枝偃地，旁蔭數畝，今則僅一疲弱之小松耳，疑非其舊也。門以內有井，曰妙喜泉。天王殿前有大方池，曰蓮池。池四圍

石欄，欄之內，南面鐫：「魚樂國」三字，北面鐫：「阿耨達池」四篆字。天王殿既燬，一片瓦礫。工匠數十，正從事搬運焚餘之梁柱，橫臥地面，皆合抱之巨材，可想見建築之壯麗；幸大雄寶殿，未遭殃及。大殿後爲舍利殿，殿凡兩層，其上皆覆黃琉璃，金碧丹雘，備極莊嚴。中供舍利金塔，塔下方上銳，高一尺四寸，廣七寸，基四方形，上有露盤五層，其中懸小金磬，覆如蓋，徑可寸許，舍利綴於磬下，圓轉不定。是時禮拜舍利之人甚多，日本人亦多遠道來此者；其儀式先在殿上禮拜，再至後庭中，二人一組，一在東，一在西，皆跪於蒲團上，合掌恭敬。有一僧人捧塔至各人面前，以次傳觀，觀者自塔之下層直棲中向上仰視，各人所見不同，亦有不能見者。余先見金磬，後見舍利，爲透明玫瑰紅色，大如寶石。新城則先見黑色，次變黃色，後變紅色。融五反覆仰觀多次，終不能見。即如余於八年來謁時所見者，形如大豆，上狹長而下圓，略如茄色，如翡翠，上部深綠，下部淡而有光，與今所見亦不同，誠不可思議也。舍利殿後有母乳泉，泉方形，其水乳白色。再後爲藏經樓，樓係新建，髹漆光可鑑人。上貯龍藏，樓後有供奉泉。泉爲方形，以石欄之。唐肅宗時，內供奉范子璘，爲母至寺禮塔，因鑿此

泉，故名。寺後山上有兩大石並峙，相傳葛仙翁曾在石上書「才翁」二字，故名仙書巖。

由寺西登土山，有一石，高不過五尺，突出於土山之頂，曰飛來巖。全山皆土，此石忽然特立，故名飛來。再迤邐而上，至上塔，塔建於六朝劉宋時，高七級，代有興修，今已頹廢。其基當鄮山之麓，志稱：「登其巔，可以望海」云。測其地，高僅百尺。塔下有佛跡石，兩石相並，上鐫：「佛跡」二字。右石上有窪處，相傳爲迦葉佛之左足跡。石畔建方亭，曰佛跡亭，中供迦葉佛像，自亭而下，得一泉。泠泠有聲，匯而爲池，曰「泠泉。」寺西五十步，尚有一塔，高亦七級，爲唐明皇所建，今稱下塔，亦已荒廢。

十一時回寺午膳，與僧作別。步行二里餘，至寶幢，登鄮溪公司汽船。十二時一刻開行，二時到寧波。登陸，渡甬江，至海輪碼頭。融五因尚須赴雪竇及普陀，至此分別。余與新城登太古公司盛京輪，一夕而抵滬。此次同遊三人，融五有太極拳癖，無時無地，皆揚手作勢。新城有攝影癖，遇好風景，即流連忘返。融五見新城攝影時久，恆不耐而他去，或坐山頂，或徘徊松林間。新城見融五習拳，亦恆顧而之他。余則遇融五習拳時，則隨之習拳，遇新城攝影時，亦攜攝影器與之俱攝。於二者雖不

成癖，乃兼而有之，三人相與閒談，恆引以爲笑樂焉。

超山探梅記

出杭州清泰門東北行六十餘里，有地名唐棲，其山曰超山，以梅花著名。早春花開，遊人衆多，且有宋時古梅，尤爲名山生色。友人之曾往躡屐者，則批評不一，或謂與鄧尉亦可相仿；或謂梅花之多，不如鄧尉，宋梅尤消瘦堪憐，並不足觀，且眞假不可知，可不必往。余曰：否否。超山之宋梅，吾人固不能就梅之本身，遽下批評，當先考其歷史，則尋梅弔古，趣味幽深，烏可以考證眼光，斷其眞假，遂謂不足觀耶！在元代至元二十一年，西僧楊璉眞伽，與丞相桑哥，表裏爲奸，謀發掘會稽宋六陵金寶；有義民唐珏者，毀家財，夜率俠客，潛往啓陵寢，取宋代諸帝骸骨，另以石函貯之，瘞於山陰天章寺前，每陵各植冬青一株以爲識。事畢，則歸隱於超山，又手植梅花，以寄高致，此唐棲之地名，及宋梅之由來也。余於年年春初，輒動遊興，或因事，或無伴，卒未果！民國二十年三月之初，始偕吳江

金君松岑，及其族弟仲禹往遊焉。鍾君鍾山、邵君潭秋、在杭招待。先一夕抵杭。次晨，共乘公用汽車前往，行一時半，抵山西村下車，乘籐輿進山，一路已見梅林。半里，至報慈寺。寺之前進，即古時所稱香海樓也。樓外梅花數百本，均已盛開，淸香陣陣，沁人心脾。樓之右則所謂宋梅者在焉。虬幹斜倚，分而爲二支以湖石，一上張如繖蓋，一蟠屈至地而復起；皮皺若鱗，苔紋斑剝，作深靑色，眞可謂古色古香，耐人尋味者矣！宋梅園以石欄，其四周之梅樹，如環如拱，相傳皆明產也。近有吳興周夢坡構亭於香海樓之左，曰宋梅亭。且請安吉吳昌碩，圖宋梅之形，復爲之記，幷鐫於石；豎之香海樓中，亦韻事也。余等流連久之，在寺午餐。住持正法云：「超山百里之內，皆種梅樹，邇來海上製造之陳皮梅，行銷外洋，爲大宗出品，原料多取給於此；每歲出產有四五十萬金，故土人多有將桑田改爲梅田者。」猶憶十餘年前，遊蘇之鄧尉，訝其梅花之少，名不副實；詢其原因，乃係農人以種梅利薄，改種桑樹，致使山容醜陋異常，令人掃興；今超山則反是，非鄧尉之人俗，超山之人雅，蓋亦時代變遷，商業經濟之影響也！餐畢，乘籐輿出寺，由寺左登山，磴道曲折，行於森林之中；林多松杉，間以

楊梅枇杷，倘夏日果熟時來此，滿山紅黃纍纍，當有可觀！長松之隙，遙見半山梅花，如雪如霧，恍若縞衣仙人，隱約招客然！行一里，至妙喜寺，俗名中聖殿。寺倚山建築，重樓疊閣，愈上愈高；對面有泉，水深碧色，清澈見底，寺僧建亭於其上，名也冷亭。從亭後再登山，數十步，有新建方亭；據半山之勝，倘未題額。自亭北俯視，有小山，名馬鞍。唐義民珏之墓在焉。山下紅牆隱現，即中普陀寺也。自亭西俯視，見一小湖，曰丁山湖。再登山，約一里，至玉喜寺，俗名上聖殿。殿前怪石嶙峋，色皆黝黑，而作大斧劈形；有大石十數挺立，天然成爲三門。故寺額又鐫：「頭天門」三字。余等不入寺門，自其側亂石中，尋小徑升山頂，一探怪石之勝；愈上則石愈多，或蹲或立，或上聳或倒垂；至頂則磊磊駢列，如待客者，俗呼此爲八仙石云。遂由寺之後門下山，出天門，踰超山中峯南行；五里，至乾元觀。觀後之海雲洞，爲超山勝處；急往探之，洞有二，其下爲水洞，其上爲旱洞。遊者先經水洞，則洞壁穹然，石色似鐵，鐫：「臥龍淵」三字。淵水空澄，可鑑鬚眉；架石橋以通之，自橋而上，歷石級三十餘，即至旱洞。洞深而黑，中供龍王，故俗稱龍洞。洞中甚暖，遊者須解衣，否則不耐。據云：其上更深廣，但無級可升，又

無火炬，秉燭照之，光不瑩徹，莫能窮其究竟。洞底水聲汹湧，奔流而下，卽滙爲水洞者也。自洞出，啜茗於臥龍淵上。此洞開闢於唐五代時，宋趙清獻公重建之。今所鐫：「海雲洞」三字，爲淸獻手筆。惜俗僧不解事，以此地爲炊所；名賢遺跡，幾埋沒不可見矣！明嘉靖間，有布政司丁松坡，亦重修是洞；其子西軒，乃就觀旁另闢石洞，鐫其父石像於中；旁有二侍，額曰：「丁松坡。」更在洞旁石壁鐫碣有記事及題詠，惜多磨滅，不可卒讀。西軒歿後，亦於其旁闢一洞，鐫石像，額曰：「西軒丁公。」自臥龍淵迤邐至丁公洞，尙有鏡心池、摸石池、濯纓泉諸勝。此時水小，皆乾涸見底；當於大雨後觀之。出乾元觀南行；五里，至亭里村。是村周圍十里之內，均是梅花，行於香海之中，至此方得盡尋梅之興。而種梅人家，婦孺嬉嬉，怡然自樂，卽雞犬亦有閒適之意，梅村亦不啻桃源也！薄暮，驅車至臨平，在市樓晚餐。餐畢，乘火車返杭州。超山之遊，自山北至山南，計一日而畢，玆山之勝，當以梅、石、洞、三者並稱。宋梅有歷史之價值，固勿論；而山南之梅花，尤多於山北，謂爲不如鄧尉，是賤言也。是故不至玉喜寺，不得見怪石之奇麗；不至乾元觀，不能探龍洞之幽勝；不至亭里，不足展梅花之大觀；余

對於超山之感想如此，後之遊者，或勿河漢斯言歟！

八堡觀潮記

民國五年，滬杭路初開觀潮車時，余即赴海寧觀潮。邇時沿江支搭臨時草棚，設備極簡。潮頭之來，平直如線，高不過三尺餘。約五分鐘，即拍岸而退，觀者多不饜所欲。余於是十餘年來，未嘗動觀潮之興。去年十月，海寧縣東十餘里八堡地方，洪潮衝毀塘岸，淹沒田廬，省政府趕派工役搶修，於是世人皆知彼地之潮，大於海寧。中國旅行社乃發起八堡觀潮，號召遊客。余亦遂有第二次觀潮之舉。友人湯君愛理，約余同遊。且云：「吾曹平日困於筆墨，腦經過勞，當此秋色晴朗，正可往西湖盤桓數天，不必乘觀潮車，過於迫促，古人所謂莫放春秋佳日過，此語深有味也！」余曰：「然。」決計以民國十九年十月八日動身，又恐遊客衆多，杭州旅館無隙地；先一日，馳書陸君步青，託爲預定旅館。

十月八日，午後赴北火車站，登滬杭特別通車。果然乘客擁擠，幸余到早，佔得座位。湯君以三時半來，已無座矣。五十分開行，一路談天，並攬窗外秋色，塵襟爲之一滌。九時三刻，抵杭州。陸君步青，已在站迎接。據云：「湖上旅館，皆告客滿，幸湖濱旅館有熟人，與之再三蹉商，始讓出一房間。」遂共乘汽車抵湖濱。安置行李畢，至湖濱公園散步。是夜月明如鏡，因岸上電燈繁密，侵奪月光，不能十分暢玩。愛理乃提議泛舟，步青以時晏，先別去。余與愛理共乘小艇入湖中，時已十一時，湖中寂靜，僅有我等一葉扁舟；盪入深處，愈近湖心，月光愈朗，直至三潭映月，而月光分外皎潔，乃爲生平所罕見！蓋余雖屢至西湖，而深夜泛舟玩月，乃第一次，眞有「人生能得幾回」之感！於是命舟子停槳，徘徊久之，徐徐盪槳而返。抵岸，已十二時。腹中覺飢，遂至市樓啜粥，始返旅館。余向來十時即睡，若此次之愛月眠遲，亦一年中僅有者也。

九日，晨起，聞今日潮信最大，本擬往觀，而杭埠汽車，已悉爲旅行社包去；步青向公路局預定之車，須明日方有，好在先與愛理，本擬在西湖休息塵勞，乃決定遊湖。九時雇一小艇，任其所之。先

入裏湖；登岸，至新新旅館進早餐。餐畢，閒步至岳墳，弔蘇小與秋瑾之墓。復泛舟，遊郭莊、劉莊。湖上風景，余等固已爛熟，不過與之所至，偶爾登陟，意固不在遊覽也。午後二時登岸，至功德林素餐，餐後回旅館假寐。四時復泛舟，至湖心亭。後至中山公園，已暮色蒼茫，炊煙四起，遂棹舟而返，仍至功德林晚餐。歸後及早安睡。

十日晨起，與愛理至湖邊散步。九時半，陸君步青與其夫人攜子女以汽車來迎接余等，遂共乘之。出清泰門，行一時半，過海寧城而達八堡。計自杭州至此，凡行五十四公里，合普通里數爲一百零八里。此時正爲十二時三十分，潮尚未至，而觀者已麕集江岸。余等至茶棚小憩，徐步海塘邊，觀新修之石塘作凹字穹形，蓋所以減潮之衝激力也。此塘於今年七月十三日竣工，省政府立石以爲紀念，名溪伊斜坡石塘。溪伊殆原來之村名，俗又呼大盤頭，今云八堡。乃自杭州起點，劃分沿海區域，至此乃第八段也。十二時三刻，遙望水天相接處，有白練一條高起，轟轟之聲，遠震十餘里，鄉人呼曰：潮來矣！未幾，潮益近，轟聲益高，恍若軍隊，列成長蛇陣，步伐整齊，滾滾而前，向石塘進攻；

潮頭之高，可及丈餘，是曰南潮。南潮未拍岸時，遙望東面，又突起一潮，恰如一縱隊，挺進直前，與南潮正交，作丁字形。兩潮相激，潮益高，聲益大。既而南潮先横拍石塘，水石相擊，浪花四濺，江面全皺，白沫横飛，余立近塘邊，襟袂爲溼。斯時東潮直搗南潮後方，高可二丈餘，忽起忽伏，宛似騎兵千餘，向前衝鋒，斜掠石塘。巨浪越過塘角，立於此地之觀衆，幾逃避不及。如此兩潮起伏，攻撲塘岸，不下十數次，爲時可十餘分鐘；較諸海寧，僅堪一瞥者，蓋遠過之矣。觀畢，仍乘汽車而返。抵海寧，已午後一時。乃下車遊中山公園；復至潮神廟。廟建築宏麗，柱皆白石琢成，刻畫工細；屋面蓋黃瓦碧琉璃，想見當年盛況，惜今多頹廢矣！陸君邀至市樓午餐。途遇王伯沆、鍾鍾山二君，渠等先一日宿海寧，僅觀海寧潮，余告以八堡東南二潮勝況，伯沆歎曰：「我等錯過矣！」餐畢，驅車返。遊客汽車銜接，不下百輛；鄉民立於道旁聚觀，竊笑曰：「彼輩何太癡！此潮乃日日來，有何足觀？」噫！我輩觀潮，鄉民觀人，彼此相較，同是一癡，世間之事，大抵習見則不鮮，少見則多怪而已！四時，抵湖濱旅館，愛理下車，余則至陸君寓中閒談。其寓臨湖，爲貝氏別莊，樓閣玲瓏，前有大樹，並桂花十餘株，餘香滿室，

尙未凋謝。余在迴廊倚榻面湖，逍遙自樂；六時歸旅館。今日慶祝雙十節，有各機關之提燈會，沿湖遊行，鼓樂張燈而過；而湖中則以數十小艇，張掛紅綠燈，銜尾遊行，遠望之，蜿蜒如火龍，煞是熱鬧！是夕，陸君伉儷，宴余於功德林。

十一日晨起，復與愛理步行湖邊。繞至蘇隄，領略曉景。九時半，雇汽車赴城站，乘特別通車回滬。近來遊山伴侶，日見其少，余又不如往昔之年少氣盛，能一人掉臂入山；兼以四方不靜，故恆不克遠遊。此行往來四日，皆遇暢晴，天氣之佳，爲歷來旅行所未遇雖小小遊蹤，亦有足記者矣。

雪竇紀遊

四明山水，以雪竇稱第一。山在奉化縣西北五十里，其脈自天臺山來，迂回曲折，至奉化而奇峯突起，羣山環抱，極擅勝景！余屢擬往遊；去春，金君松岑，有約而未來，以滬甬海輪一夕可達，乃決計獨往。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，臨行；汪君仲長，忽來加入。余以有伴不寂寞，頗爲欣喜。午後三時，先赴太古碼頭，登新北京輪船；爲汪君預留一艙位。四時，汪君匆匆趕至。五時，開行。二人在船，隨意談天，汪君雖與余在光華大學共事有年，而暢談機會，則始於今夕也。

二十四日晨六時，到寧波。余等盥洗畢，進早茶，卽登岸。乘人力車，至南門寧波公路局汽車站。無意中遇王君仙華；渠亦赴雪竇者。斯時汽車尚未開，而乘客特多。仙華倡議，合雇一小汽車，可以先行，余等贊同之；遂雇定一車。於一小時中，行四十公里，抵入山亭。公用汽車，至溪口站爲止，由溪

口至入山亭，例須換車，余等自雇之車，可以徑達。方車抵溪口，已升山麓。沿途峯巒聳秀，久居塵市之人，到此胸襟頓爽！入山亭者，乃入山之要道也。八時，分乘籐轎登山，五里寒華亭，又五里慈心亭，又三里御書亭。亭有石刻「應夢名山」四大字。相傳宋仁宗嘗夢至此山，故書此四字賜之。又里餘，至青鎖亭。亭築於關山橋上，卽昔時之錦鏡橋。橋正對雪竇山之資聖寺。東西二澗，繞寺合流。過此橋下，名瀑布泉。泉喧轟於亂石間，至千丈巖之缺口，直瀉而下，卽著名之千丈巖瀑布也。余等以爲時尙早，乃未入寺，先往觀瀑。過橋南行，斜上數十武，爲飛雪亭；亭在千丈巖之上，新用水泥建築。其東正對瀑布，憑欄俯視，瀑自巖隙奔流傾瀉；上部爲三節，至中部，巖腹有石突兀橫出，將瀑分爲三支，灑若飛雪，此亭所以得名也。出亭向南，繞而上，爲妙高臺，亦名天柱峯。峯頂平如臺，高出衆山之上，故名。以測高器測之，得三百二十公尺。資聖寺建於明崇禎之末，燬於山寇胡乘龍。至清順治年間，有石奇禪師諱通雲者，重興之；禪師圓寂，建塔於天柱峯。今則蔣介石建一別墅於此，洋式樓閣，煥然一新。臺之西坡，有兩亭，一高一下，亦用水泥建築。僧人恆宗居此，招待遊客，甚殷勤。余等在

此稍憩啜茗，因詢恆宗以隱潭之勝；恆宗云：「隱潭山離雪竇不過五里，今日若先到上潭，再回資聖寺午餐，爲時尚從容也。」余等遂出妙高臺，步行赴隱潭山；山向西斜上，過唐家坡，測其高四百二十公尺。行五里，抵隱潭山。山在雪竇之西，有東西二岙之澗水，匯流而下，迤邐成上中下三潭；下潭之水，至鎮下亭，與千丈巖之瀑水合，名爲剡溪。東流至溪口鎮，而其流益大。東岙與西岙相對，有雙峯；壁立峻削，兩岙之水，從峯間下瀉爲瀑；自其旁歷石磴而下，十餘盤至澗底，仰見懸瀑，是爲上潭。潭上有龍王廟，爲舊時祈雨之所，故亦稱龍潭。觀玩久之，時已嚮午；不及至中下潭，擬明日往探，卽折回，循山徑向東南行。五里，過偃蓋亭，而至雪竇山之資聖寺。寺僧云：「昨日奉化縣知事章君疇（駿）在此等候，竟日而去。」蓋余臨行前，以一人獨遊，恐人地生疏，曾函告章君；章君計算日期，相差一日也。余等在寺午餐；餐畢，王君仙華先回寧波，王君自云：「先來探視山中景狀，如行路無艱難，當偕其夫人再來，故來去匆匆，意不在山云！」

資聖寺歷史甚古。據志云：晉時有尼，結廬山頂，名瀑布院。唐會昌元年，始移建於山窩，後爲賊

所燬。咸通八年，重建，改瀑布觀音禪院。景福元年，常通禪師住持此寺，遂成十方叢林。宋淳化三年，建藏經閣。眞宗咸平二年，改今名。雲門宗重顯（諡明覺）禪師，於此建立道場，大暢宗風。厥後屢燬屢興，直至清初，石奇禪師，又復重興；則由雲門宗而改爲曹洞宗矣。寺門有四明第一山豎額；入門爲金剛殿，再進爲大雄寶殿，後爲藏經閣；余等卽居於閣下。寺址雖在山窩，尙高三百公尺，其後正倚乳峯。東則桫蘿東翠諸峯，西則屏峯諸山，其前豁爲平疇，直對關山橋。東西兩澗繞之，匯於寺西之伏龍橋，折入關山橋下而爲瀑布泉。余告汪君：「千丈巖瀑布之上源，卽在寺前關山橋，盍往觀之？」汪君欣然！乃於午後三時出寺，自關山橋沿澗而下，履亂石渡水，直逼千丈巖之缺口。俯而觀之，方知澗水匯流於石上，至巖缺乃一瀉而下，成巨大之瀑布也。聞每歲中，恆有到此捨身者；數日之前，曾有人自巖投下而死云。余於名山勝處，最喜流連，仲長亦然；遂各擇一石坐久之，盡情欣賞，至夕陽將下，方回寺休息。是夜，月色甚明，晚膳後，與仲長在庭中玩月，明鏡當空，天淨無雲。寂寂深山，偶聞犬吠，此景此情，何可多得！憶曩年八堡觀潮，夜半在西湖泛月時，正各極其妙也。今日步

行不過十餘里，仲長欲觀余之太極拳，乃於匯前練習一遍。

二十五日，晨五時起；七時，進早膳。仲長健步，不喜乘轎，與余有同情。今日決計由千丈巖脚，觀瀑布之下部。再繞巖行，以探下潭、中潭之勝。正擬覓引路者，而資聖寺之僧人，皆未到過隱潭，不識路徑；適恆宗至，遂邀之同行。於八時出寺，從御書亭左之百步階曲折南下。五里，至千丈巖之麓。仰視飛瀑，比昨日在飛雪亭對面所見者，更覺壯快！瀑上部較小，中部爲巖腹橫出之石所阻，分作三支後，其勢乃大，自上至下，折成七八疊，白沫飛灑，濺及襟袖；其下匯爲深潭，潭水碧色，奔流於亂石間，成一溪，即南流與下潭之水，匯於鎮下亭者也。有新築石橋，跨於溪上，名仰止橋。橋畔更築二層長方平臺，以水泥爲之。據僧云：「本年夏雨時，瀑布面積，較現在大數十倍，故新築平臺，其欄爲水衝毀，僅餘欹斜之鐵筋而已！」余等坐仰止橋畔，恣意縱觀；昨既觀瀑之上源，又在飛雪亭觀瀑之遠景，今又仰觀瀑之近景，且探其深潭，瀑之來源去路，盡在目中；凡遊雪竇觀瀑布者，不到仰止橋，固不能盡其勝也。於是自千丈巖緣溪而行，履亂石渡至對岸，有石立於路隅，鐫「樂不」二字，大

可徑尺，遊者至此云胡不樂！此二字深有意味也！右望千丈巖，周遭如石城；其西有石筍離立，高與巖齊者，名石筍峯。再西行，至溪水與下潭之水合流處；又履石渡溪，折西北登隱潭山。磴道盤曲，約行七里，始抵下潭。潭水廣可半畝，懸崖覆之，若夏屋然。仰見一線天光，不覩雲日，瀑水從旁注潭中，蜿蜒如白虹。再上里餘，得中潭。其瀑亦自巖端衝激直下，約十丈餘，聲震數里，其下亦匯成深潭；瀑水大時，遊人不能近；今水小，故可攀登對面石上觀之。再上二里，即上潭。以昨日曾到過，即不去。統觀三潭，當以中潭爲絕勝，可與千丈巖瀑布媲美！千丈之瀑，長而曲折；中潭之瀑，短而雄直；可謂各擅勝場！余來遊時，以雪竇爲小山，初不措意，今晨出門，未攜乾糧及熱水瓶，至此日已正午，又因行路多，汗透重衣，飢而且渴，屈計回寺午膳，決來不及；乃囑恆宗先從上隱潭回妙高臺，備麵食，遣人送至仰止橋畔以待；余等仍遵原路而回，口渴甚，則與仲長手掬溪流飲之，甘冽異常。固然渴者易爲飲，而泉味則誠美也。復至千丈巖下。遙見妙高臺侍者，已攜盒先在；余與仲長席地坐，一面觀瀑，一面啜茗進麵；告仲長曰：「好景難再，不妨多留，我等可大啖，以當午餐。不必回寺。」仲長然之。斯

時日昃向西，陽光正照瀑上，飛沫折光，五色斑爛，矯如垂虹，彷彿雁蕩之大龍湫，美哉歎觀止矣！從巖腳西上妙高臺，有新築磴道，極其陡峻；盤曲而上，每數十步，輒有石凳，可以息足。余等徐徐拾級以登，且行且回顧，不忍遽去。此懸空之長虹，亦復移步換形，變幻不定，似向客呈其媚態者。五里，至妙高臺，恆宗出迎曰：「今日往返，計有三十餘里，登山下山兩次，不覺疲耶？」余等笑曰：「否否，餘勇尚可賈也！」於是啜茗清談，至午後三時，方別恆宗而回。仍至關山橋下，千丈巖瀑布發源處，坐石上靜觀。四時半，方回雪竇晚餐。今夕月色仍佳，頗有愛月眠遲之意！

二十六日，晨五時起，習太極拳；七時，乘籐輿出寺，向東行；八時，至入山亭。九時，到溪口，訪武嶺學校王伯龍（家驤）校長，本擬稍憩卽登汽車，而王君堅留午膳，情不可卻；以時間有餘，由王君領導參觀全校，並及醫院農場，是校規模宏大，農場亦有七十餘畝云。午後一時，赴汽車站，則乘客擁擠，已停止售票。因須趕至寧波趁輪船，不能久待，仍雇小包車而行，與王君殷殷話別。二時抵寧波，乘人力車到三北公司，購票登船，二十七晨返滬。

此行往返四日，入山遊程，亦未預定。後之遊者，可不必依余之路線；應先到雪竇寺，以第一日遊千丈巖、妙高臺。第二日遊隱潭，探三潭之勝。如事忙者，更可縮短日期，乘轎出遊，以半日遊千丈、妙高，半日遊隱潭，在寺中一宿即返。則滬甬往來，不過兩日三夜，時間極經濟也。

諸暨苧蘿山及五洩紀遊

本年暑假，因酷熱，迄未出遊。擬俟秋涼，至杭、江一帶采風，聊以自慰。八月之初，汪君仲長來談，下月各校將開學，祇有本月，尙有餘暇，不能再待矣。余亦以爲然。乃決定於八月九日首途。張君伯岸亦加入。目的地原定諸暨、江山、金華、永康四處。卒以天氣酷熱，僅在諸暨留兩日，江山留一日，未登仙霞嶺，匆匆回滬。金華永康，當俟異日矣。

余等自滬動身，在杭州西湖淸泰第二旅館宿一宵，熱度比上海爲高，竟夕不能寐。昔有友人言西湖夏日如蒸鴨，殺然！翌日渡江，乘杭江車，半日卽抵諸暨。舊友陸步靑，旣在杭州爲之招呼，復函知諸暨農業學校校長許君子怡（兆愷），爲預備住宿，情殊可感。適諸暨車站長吳君家鈞，係交通大學畢業，爲汪君仲長之弟子，邂逅相見，親切異常。余等遂先至站中休息，遣人進城通知許

校長。未幾，許君來，即引導入城。遂分乘人力車進北門，吳站長亦隨往。抵校。許君導至最後進大樓下休息。此校原係書院，後改中學，現遵廳令改初級農業。據校長云：「中學時學生多至三百餘人，改農校後，少至數十人，蓋社會觀念，輕視職業之故。現擬遷至鄉間，幷開闢農場」云云。余以今日不及赴五洩，而有半日之閒，不如就近先遊苧蘿山，一訪西施遺跡。衆皆贊成。

（一）苧蘿山

諸暨縣治之主山曰長山，其最高峯曰白陽尖，故亦稱白陽山。苧蘿山者，白陽之支峯，特起於浦陽江畔者也。因西施在江畔浣紗，故又稱此江爲浣紗溪。瀕江石崖，鐫「浣紗」二字，相傳王右軍所書。余等乘人力車出南門，沿溪曲折而行，樹木蕭森，上蔽烈日，惜天旱，江水全涸，徹底砂礫，祇有樹蔭，不見溪流，美中未免不足！江之左岸，有孤峯聳起曰金雞山，頂有塔，爲明萬曆十三年知縣謝與思所建。山下有泰山廟，祀東嶽。江之右岸，林木深處，小徑通幽，由此即進苧蘿山。有木牌坊，額爲「古苧蘿村」四字。再進即西施廟，距縣城不過三里。廟貌甚新，中有西施塑像；正殿左右，各有

偏屋，左曰北閣，右曰南廳。余等在南廳啜茗。許校長云：「西施廟中之菜，爲諸暨第一，可即在此晚餐。」遂先進炒麵，隨意遊散，或臥或談。仲長則擕攝影機，攝西施像及山景。廟之對面，尙有洋樓三棟，係圖書館，惜無人管理，僅有工役一人在內看守而已。及晚膳，肴饌果精美，佐以醇酒，余與仲長，共盡一壺。旣醉旣飽，於暮色蒼茫中，步行返校。吳站長中途別歸。是日午前後熱至百零二度，晚間亦近九十度，又無風。校中雖尙比較淸涼，然各人亦不能安睡。許校長諄囑明日三時半起身，四時出城赴五洩。

（二）五洩

五洩山，在諸曁縣西六十里，屬靈泉鄉。山峻而有五級，每級有峽，各有潭，潭水溢出，爲峽所束，則激怒奔瀉而下。其在東者曰東龍潭，在西者曰西龍潭。兩潭合流，總名五洩溪。然惟東龍潭之瀑有五節，所謂五洩，似因此而得名也。

「東龍潭。」

十一日晨三時半，許校長卽來云：「車已備齊。」卽起身盥洗，進牛乳餅乾。四時，乘惠民公司人力車出北門。四野昏蒙，滿天星斗，張燈而行，斯時頗覺凉爽。五時，東方始放金光，彩霞層疊，紅日將昇未昇，景狀奇麗；行行復行行，經過陶山鄉之十里亭、桑園、何村、大唐廟，而至草塔，計程二十五里。草塔爲此間大鎭，人口殷繁，其大族爲趙姓。復行經五泉庵，越避水嶺之麓，車道沿麓鑿成，高低懸殊，故乘客須下車步行。此嶺亦稱第一峯，志稱五洩有七十二峯，此其第一也。再經前楊橫店，而抵靑口。計諸暨至此五十里，人力車及此而至。再上卽溪灘縱橫，不能行車。向例，遊客皆換坐皮轎，昨夕許校長已託公司在草塔預雇竹輿，在此守候。許校長本擬陪同進山，余再三謝之，遂在此握別。八時，乘輿行，越數溪而過；方水大時，溪聲激石，極爲可觀；今則因天旱，溪水全涸，但見亂石高低，矗立於砂磧耳。抵夾巖寺，南北兩巖夾峙，北巖高處有一洞，洞不甚大，內建小亭，巖下爲寺，寺無僧人，有鄉民管理之，煑茗款過客。再上則峯迴路轉，漸漸入勝。九時半，抵五洩禪院，院地高二百八十公尺。唐元和三年，靈默禪師所建，名三學禪院。咸通六年，賜名五洩永安禪寺。寺僧食肉營生，不稱

住持而改稱經理。殿側有客廳，額曰：「雙龍湫室，」係劉墉書。四壁懸書畫，陳設尙整潔。余等下榻於東偏室內。因氣候炎熱，日午不能登山，乃在寺中遊息；午飯後各自安臥。直至四時，方出寺門。一僧爲導，由寺左折向西北行，里餘卽至第五洩。瀑在懸崖瀉下，闊可十餘丈，崖腹復凸出一角，使瀑勢愈怒，其下則爲潭。惜天旱瀑小，僅有一股下瀉，亦無奔轟之勢。於是繞瀑後之小徑登山，石磴峻嶒，修竹夾道，道旁可俯視第三洩。再上昇，復見第二洩。再上抵響鐵嶺之脊。測之，高四百四十公尺，此諸暨、富陽兩縣之交界也。由嶺循小徑而下，松毛覆途，滑不著足，攀藤扶葛，幾於傾跌，乃至第一洩。洩水較大，然亦僅流於石隙間，未見洶湧，下爲東龍潭。潭橢圓形，其深無底，水黑色，故亦稱黑龍井。本擬沿第一洩而下，次第探二、三、四洩。但天氣過熱，仲長患頭暈；伯岸則以肥碩不能行，余亦不願過於冒險，遂止。循第一洩之上源登山，得一平地，寬廣可數畝，曰劉龍坪，有劉龍廟。廟人烹茶享客，泉水與茶葉俱佳，伯岸購茶葉一包，余以水瓶貯水而歸。循山後溪邊行，至永豐亭，而仍遵來時原路，及抵寺，已昏黑矣。

「西龍潭」

西龍潭，在諸暨與浦江縣交界。其水源不高，傾瀉如散珠，滑而無聲，四山環繞，石壁峭削，較之東龍潭之雷轟電掣，氣象壯闊者，別是一種幽秀境界。自來遊五洩者，恆不至西龍潭；大概有二因：一則爲時間匆促，不暇兼顧；二則澗水大時，僅能至西谷口爲止，不易上探龍潭。此次旣天旱水小，余等乃決計往遊。在五洩寺一宿後，於十二日晨六時，乘輿出寺向西南行，約里餘，卽抵西谷。捨輿步入谷，朝曦雖昇，而爲深谷所蔽，殊覺淸幽，與昨日之行於烈日下不同。然沿溪並無路，亂石突起，有高至尋丈者。或捫石隙以登，登而復下。或俯伏於此石，用足遙跨彼石，絕流而過。行至中途，見兩峽對峙，中流巨石聳立，峽有兩重，導者曰，此雙龍門也。必從峽下攀扶石角而過。余乃先登，仲長繼之，伯岸亦由輿人扶掖而進，然口叫犯關（寧波語）不已！有一獨木，橫臥溪流，伯岸坐其上，汲溪水狂飲，爲狀至趣！仲長與余作俚語調之曰：「渴飲溪坑水，倦蹲獨木欄；行行三五里，處處叫犯關。」相與撫掌大笑！再上行，將至西龍潭，則兩峽如鎖。石角陡峻，不可登，其下則爲急流。導者曰：「至此

可至矣。」余曰：「旣來此，相距咫尺，而不見龍潭可乎？」乃令輿夫之健者，從峽左試攀而過，余自度尙能爲之，乃攀葛而上，側其身俯伏以下，仲長亦鼓勇登，伯岸則不能從矣。乃與仲長偕至西龍潭邊，久坐觀之。瀑布之闊，約七八尺，從石崖瀉下，與第一洩極似。惜亦因旱，祇有涓涓細流；其下潭面則比東龍潭大數倍，而水淸見底，故亦稱白龍井。潭邊高度，三百六十公尺。志稱潭之上源兩厓斗立，下開上合；形如竇，水自竇中出，仰覗之，僅容一線，名一線天云。遊畢，回寺，尙止十時半也。午膳後，仍乘輿至靑口，換人力車返諸暨。在亭午烈日中，曝曬四小時半，頭目昏眩，口鼻出火，幾若中暑。而伯岸夜則露宿，晝抗炎威，若行無所事者，此其天賦有過人者也。

西湖回憶　二十四年八月補記

余初到西湖，在清宣統元年。自後凡遊浙中山水，均過西湖，先後不下十數次。而足跡遍歷湖山者有三次。以西湖之記載，旣詳且多，不復作遊記。及今回憶昔日西湖，迥非現在可比，亦頗可玩味，因補寫之。

清宣統元年四月初一日，偕嚴練如、莊百兪、錢琳叔、徐果人、于瑾懷、翁佩笭、自滬趁小輪赴杭州。初二日晨六時，到嘉興；登岸，換乘浙路公司（是時尙爲浙人集股自辦，不稱滬杭甬）火車。由嘉興至閘口，半日卽到。下車後，先遊錢塘江邊之六和塔。塔建於月輪山，爲龍山之支阜。塔下爲開化寺，寺甚舊，祇有僧二人。塔凡七級，登其頂，可俯視錢塘。月輪山環其東北，隔山乃不得見西湖。塔下有噴月泉。遊畢，仍回火車站。以爲時尙早，擬雇肩輿至法相寺。而余等七人，祇雇到四乘。不敷用，

遂作罷，乃乘汽車回拱宸橋，宿於來安棧。時尙無新式旅館，祇有舊式客棧，湫隘嘈雜，夜不得眠！

初三日晨，雇小舟赴西湖。舟從運河南行，自上午九時開，至十二時，乃抵松木場。蓋當時湖邊荒涼，無遊客駐足之所。必從拱宸橋雇舟，乃可抵湖邊也。登岸，雇夫役挑行李，至昭慶寺，稍憩啜茗。復至湖濱雇船。盪漾入外湖，至孤山登陸，飯於樓外樓。飯畢，回舟。向西泠橋而行，橋畔蘇小墓，頹然一亭，荒涼滿目，不似今日之完整。泛入東裏湖，登孤山北麓，謁林和靖墓；墓前有放鶴亭，亭畔有巢居閣；閣下馮小青墓在焉。立孤山下，遙對葛嶺呼喚，回聲甚大，名曰「空谷傳聲」，蓋聲浪爲葛嶺折回，又阻於孤山故也。於是復泛舟至阮公墩湖心亭，入裏湖，謁岳王廟而回。湖上除寺宇外，無可宿之旅館。乃暫租劉果敏公祠爲寓所。前樓五間，南面臨湖，軒爽之至；惟有宿無膳，乃向左近湖山春社晚膳。膳畢回祠。湖邊寂靜無聲，既無電燈，亦無行人，與現代之繁華適相反！七人無聊，戲作疊字詩。其法，第一人任意寫一字於紙條，第二人接寫一字，至第三人，則將首一字摺沒。祇許在第二字下，接一字；至第四人，又將第二字摺沒，祇許在第三字下接一字；如是輪至第七人，接成七字，乃

啓摺視之，有時七字句不通，可笑，令人捧腹。有時亦覺成佳句。吾儕疊成七絕一首，頗有意趣。錄如下：

湖隄千縷裊春風，楊柳樓臺曲曲通；漫說當窗雲水綠，遊人同向夕陽紅。

初四日，泛舟遊三潭印月。登岸，復遊淨慈寺，觀濟顛僧古井運木遺跡。寺對雷峯塔，塔尙未圮。惟不可登耳。既而至柳浪聞鶯，泛舟至湧金門。入城午膳，復泛舟至平湖秋月，再自錦帶橋入東裏湖。登岸至大佛寺。寺在寶石山，因山壁鑿爲千佛岩。山巔有保叔塔，塔半毀，不可登。其形上銳下削，下面五級，成橢圓毬形，上面兩級，如罩以鐵環五六層疊爲頂。循塔基而西，仰望蝦蟇石，高出半空，向無人跡。余好奇，欲窮其勝，乃循來鳳亭而西，亭旁有壽星石，塊然橫置於岩上，而與岩並不相連。再折向西南，則有洞，窅而深。循石級而下，探得其口，乃兩巨石架成洞形。中有石檯、石凳，外有摩崖大字曰「正德庚辰方思道至此」。洞內有「川正洞」三字。從洞後一線天而上，歷石級二十餘，有斜石壓頂，礙道欹側，身偏於左，乃得上升。級盡，乃得平地。縱廣尺許，疑已無路，忽見峯後有極仄

磴道，拾級而上，則爲第一峯。峯頂凹如盂，從頂而下，審視前面，又有曲徑。深入岩腹，循之前行，復仰見一線天。歷石磴十餘，險曲如棧道。回環而上，得造第二峯之巔。有石几，稍坐息足，復渡石橋而登第三峯。其巔有平臺，臺畔有石欄，大石壁立其上，卽蝦蟇石也。向者遊人僅在山下望之，石形若蝦蟇，因以爲名。而不知須越過三個峯頭，乃得見之，實爲平臺上之立石也。蝦蟇石之高，適與保叔塔齊。於此俯視全湖，有類池沼；杭州全市在足底，錢塘如帶環其南。日將西，乃從原路而下，至大佛寺前。登舟歸寓，晚膳後，仍作疊字詩爲戲，竟不能成句。

初五日，晨七時。乘肩輿赴三天竺。登白雲峯之半，還至靈隱。在寺前飯店午膳畢，卽入寺，登飛來峯，峯下洞穴甚多，著名者爲龍泓洞、通天洞、天乳洞。入龍泓洞，洞內甚涼，水蒸氣滴瀝而下，仰首見一線天；復從旁入天乳洞，洞內黑暗，而上有一孔通天光，卽通天洞也。洞側有穴，幽而深，非秉炬不能入，遂出洞，登飛來峯。自左攀扶而上，自右而下，路皆險仄難行。山麓有澗泉側出，跨石渡澗，循澗水而行，歷冷泉、壑雷、春淙三亭，水聲潺潺，卽所謂石門澗也。石壁有穴，二孔相連，遊人以口接其

一孔，試作聲，揚出甚響，名呼猿洞。坐冷泉亭，靜聆澗水聲，令人神爽！既而入雲林寺，從寺中紫竹林而上北高峯，至韜光庵。庵後有金蓮池，池中徧開金蓮花，葉似蓮而小，略圓而端有尖，花黃色，瓣如覆瓦，相合而成盃形，雌蕊柱頭，作深紅色。再上爲呂巖祠，祠前額，刻「觀海」二字。於此遙望錢塘江，江之東，煙水蒼茫不可得辨，蓋海也。由庵出，登北高峯，石級盤旋而上，旁爲山澗。松篁夾路，幽秀異常；歷千餘級至其巔，有北高峯寺。七人中登巔者祇四人，餘待於韜光寺。四時，自峯而下，仍回雲林，乘肩輿歸。路經淸漣禪寺，入觀玉泉池，池中有鯉魚數千尾，大者長四五尺，重數十斤，寺僧以漆盤承粉餌授客，投餌於池，羣魚爭來唼食。池前有「魚樂國」三字，爲董香光所書。出寺，回寓。

初六日，晨七時，乘肩輿過茅家埠，經大麥嶺、小麥嶺之間。山深樹密，濃蔭上覆。登靈石山，踰風篁嶺，由過溪亭而入龍井寺。小坐品茗，寺僧導觀龍井。井前爲龍泓澗，澗旁有神運石。又有石，狀如片雲，上鐫「一片雲」三字。再北爲滌心沼，自龍井出，向九溪十八澗而行，西湖山中之最勝處也。兩山夾澗，有路可通，屈曲如羊腸。溪水之聲，潺潺不絕。過澗處，則以亂石架道，水流石隙，聲益湍激。

至理安山中藏古寺，即理安寺也。寺前松柏參天，風景幽秀，殆非塵境。寺內有泉，自洞石間流出，其前刻「滴滴歸原」四字名法雨泉。度楊梅嶺、翁家山，而至煙霞洞。洞甚高大，內壁皆鑿佛像。進洞數十步，即黑暗；洞口就石鑿龕，供財神像。陳藍洲明府，以其不倫，爲之改鑿東坡像，題其額曰：「蘇龕」。寺僧學信，閩人，頗不俗，善布置。於洞頂鑿石通道，構一亭，名曰：「吸江」，以其正對錢塘也。下構一亭，名曰「臥獅」，以亭後有石如臥獅也。學信又善烹調，客至，必親手製蔬享客，精美異常；余等往遊時，學信，年已近七十，不久即圓寂。其徒復三繼其業，至今煙霞洞之素蔬，馳名湖上，則學信爲之創也。余等在此午飯畢，至石屋寺，觀石屋洞；其上爲乾坤洞。又踰石屋嶺，至法相寺。寺內有定光古佛像。出寺便道謁于忠肅公墓，遵湖濱而歸。晚間，新月初上，相率至白隄步月；今者湖上電燈繁密，即在望日月光亦爲所掩，非泛舟湖心，不能玩月，當時之湖上，入夜即黑，故雖上弦新月，亦已倍覺光明矣。

清宣統二年八月十四日，晨九時，偕陸費伯鴻、沈朵山、嚴練如、莊百俞諸君，趁滬杭火車第二

次遊西湖，則與前次已大不相同。湖邊葛嶺下，已有新式之惠中旅館。房舍被褥，均清潔，余等卽宿於此。旅館前對孤山，中隔錦帶湖。卽孫氏別墅改建者也。

十五日，五人共乘一畫舫，先泛至孤山，啜茗於巢居閣。閒步至聖因寺、文瀾閣。閣中正大興土木，改建浙江圖書館。山頂建數亭，或方或圓，可以登覽全湖。離孤山，過西泠橋。至岳武穆祠，遂登棲霞嶺，觀紫雲洞。拾級而登，至山半之紫雲寺。叩門，闃然無聲，惟聞犬吠；未幾，見一僧從山中來，卽寺之住持也。自言在山中折薪，聞聲招呼，路遙而客未覺言時，卽以鑰啟門，延余等入。問其寺中有幾個比丘？答：止一人。導余等遊洞，洞頗高大，寒氣凜然；復前行，觀棲霞洞，則較小，出寺下山；泛舟至兩宜樓午餐。餐畢，復泛北裏湖，至宋莊、高莊、廉莊，出映波橋。泛外湖，至三潭印月，啜茗。夕陽西下，遂歸。晚霞紅暈，湖水映碧，東方明月上昇，景物秀美，令人心曠神怡！至平湖秋月登岸，飲於樓外樓，醋魚、蒓菜、新栗，風味絕佳！餐畢，回寓。復鼓棹夜遊，湖中月色，分外光明；在三潭印月，玩賞久之；至十二時方回。

十六日，晨七時，五人共乘兜子進山，前次來遊，所乘者是有頂小轎，至此方有兜子。先到清漣寺，觀魚樂國。次至靈隱、韜光，皆舊地重遊。復至煙霞洞午餐，訪問老僧學信，則圓寂已年餘矣。其徒復三出而招待，應對頗敏，然不著僧衣；余問：「和尚是誰？」則對曰：「兄弟即是和尚。」頗堪發噱！復三手製之蔬，不亞於學信，可見新傳有自！餐畢，導余等登南高峯，前遊所未到也。由後面小徑而上，崎嶇偪仄，較北高峯難行。達其巔，則全湖一覽，白、蘇二堤，略如短帶，孤山及三潭印月，夷如平地。杭城房舍櫛比，錢塘繞其外，皆了了可指。湖上各山，登其巔能回望無障礙者，惟此峯耳。峯頂有廢塔基址，破殿三楹。下山，過九溪十八澗，由理安至龍井，遵原路歸寓。晚膳後，復沿白隄步月，至錦帶橋，夜深始返。

十七日，本擬遊雲棲，便道至江頭看潮；適逢大雨，即作歸計。上午泛舟湖中賞雨，昔人言，西湖景物，無一不宜，夜月則遊月湖，逢雨則遊雨湖，冬日則遊雪湖，此語頗確。余於月湖、雨湖，皆身經之，獨未遊雪湖耳！

民國八年五月十日，余從北平來上海，將遊莫干山。適四弟雩莊，自常州來。手足別離多年，旅中相値，至以爲快！余告之曰：「汝生平未到西湖，曷勿同我往，一覽湖山之勝耶？」弟亦欣然。卽於是日午後登滬杭車，於晚抵杭。寓新新旅館。弟素嗜酒，因命酒把杯，各話家庭瑣事，旅館地既幽靜，肴饌更佳，兄弟宴樂，樂可知矣！

十一日，有雨。偕四弟乘舟遊西湖。盡一日之長，遊徧孤山、湖心亭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等處。復登葛嶺巔之初陽臺。俯視全湖，有新建之抱朴庵。洋式樓房，甚爲美麗，昔者來遊所未見也。

十二日，晨八時，偕四弟乘籐輿赴棲霞嶺之紫雲、金鼓二洞，復至玉泉觀五色魚；後遊靈隱、韜光。此次余已攜帶測高器，測韜光高二百英尺，測北高峯六百英尺。午餐於靈隱寺前之周家莊。餐畢，至三天竺。迤邐自九里松、雙峯插雲而回，爲時尚早；泛舟至湧金門，雇二我軒照相館人，同往孤山，兄弟二人合攝一影，畢，飯於樓外樓。臨湖小酌，盡興而返。

十三日，晨七時；偕四弟乘輿往五雲山，遵昨日原路，至上天竺之南，登琊瑞嶺，高七百英尺。嶺

半有望仙亭。亭下有獅子峯。因形似得名。有茂記茶場。佔地千餘畝。再上爲關嶺，高九百英尺。有望雲寺。自嶺而下，卽入五雲山。上下數山坡，始達其巔。亦高九百英尺；上有眞際寺，可見西湖所稱南北高峯，蓋指瀕湖之山而言。若離湖較遠之瑯璫、關嶺、五雲，皆高出於北高峯也。十一時，抵雲棲寺，在寺午餐。雲棲爲明代蓮池大師道場，遺像及墓塔猶存。寺外竹林，延長數里；綠陰幽深，亭午若不見日光。稍憩，卽下山，沿錢塘江赴開化寺，登六和塔。塔凡十三級，高二百英尺。登第一層，遠眺江流如帶，帆船如葉。復至定慧寺，觀虎跑泉。淨慈寺觀濟顚僧運木古井。登南屏山，觀雷峯古塔。遵蘇隄六橋而歸。

十四日，晨八時，往遊西溪、花塢。先乘人力車，至松木場。再登小舟。馮君菊堂（德華）在彼招待；小舟以蘆席爲蓬，僅堪容膝。行三小時，抵法華山麓。換乘籐輿赴花塢，塢中竹木深密，澗水低流，曲徑中通，極幽夵之趣。昨在雲棲愛其竹林蓊鬱，然僅里餘，玆則連緜十餘里，比雲棲更勝。有茅庵七，錯落於溪山之間，類皆苦行僧人，獨居靜修，多掩扉不開者。余等次第至休庵、樹雪林、白雲堆三

庵稍休。十二時，仍乘輿自吳家河頭登舟。泛至交蘆庵，庵僧出書畫示客，中有華秋岳繪西溪幽居圖，及奚鐵生繪西溪始泛圖較佳。在庵午餐。餐後，泛舟至菩提庵，稍憩卽出。復隨意泛舟。溪流曲折，路路皆通。臨水各村，宛在中央。西溪之幽靜，如逸士高人；西湖之秀美，如佳人名士；誠各極其妙也。

余到西湖十餘次，而窮湖山之勝者，亦祇此三次。第一次探蝦蟇石，登北高峯。第二次登南高峯。第三次登五雲山，探西溪。湖山勝概，幾盡於是矣！

安徽

九華山紀遊

九華山，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；其山脈自黃山分支，由太平石埭入青陽縣境。舊名九子山；唐李白以山有九峯如蓮花，改名九華。佛家則以爲四大道場之一，卽地藏菩薩道場也。民國十七年夏秋之交，沈君醉愚約遊黃山；道經靑陽，先入九華因爲斯紀。

八月十二日，晴；午後，晤周君子美言招商局聯益輪船，艙位已定。晚九時；姪兒君毅以汽車來接余登舟；則邢君復三已先在；旣而沈周二君亦至；彼此聚談，甚歡。

十三日，晴；在船中閱黃山志；或偕同人至艙外，覽江中風景。

十四日，晴；上午，十時；到南京。袁君觀瀾趁滬寧火車，在此等候二日，下船相見。斯時搭客擁擠；且有退伍兵五百人，蜂擁而上，秩序大亂；客室亦爲佔滿；袁君幸有余等預留之榻位，可以坐臥。於是同遊者共有五人。余在船無事，翻閱九華紀勝等書。

十五日，晴；晨六時，抵大通。大通屬安徽銅陵縣；輪船碼頭，則在江中和悅洲上，與大通尙隔一江。斯時方君頌三，在埠迎接；此次約遊黃山，方君爲東道主；君徽之黟縣人也。並有方君之戚項君積餘父子二人協同招呼；甚爲可感。乃至中華旅社，休息一日。方君則代爲雇肩輿，兌現銀，預備明日登程。

十六日，陰晴不定；晨起，整理行裝。六時，步行至義渡碼頭，分乘渡船三艘；各人之行李肩輿，分置於船中。溯大通河而上，未幾，過洋湖（俗名銅埠湖）湖頗寬廣。舟行凡二十里，九時，抵銅埠；是青陽縣境。登岸後，輿夫布置肩輿；其輿以竹榻爲之縛雙槓於左右，曲竹篾爲頂；幔頂之油布，及輿中之墊褥，均須客人自備；內地旅行之累墜，即此可見。十時半，布置完畢，方啓行。行未久，遇雨；時雨

時止，衣褲多溼。十二時，至縣橋。自銅埠至此十里。午後一時，復行。二時半，至青陽縣。投宿北門外江南飯店。同人出外，至迎賓樓，進麵食。復至城外河畔散步；天又將雨，即歸。洗浴更衣。

十七日，陰；七時，乘輿登程，沿青陽城根，向西北行。九時，逾西洪嶺；嶺低且平，而路頗曲折。斯時天色稍霽，下嶺後四山環抱，野鳥亂鳴，間以秋蟬，漸入佳境。十二時，至二聖殿。自青陽縣至此，已行三十五里。二聖者，相傳爲金地藏之二舅，自新羅國尋金地藏至此者也。余等在市店午膳。午後一時，復行。過一宿庵至小橋庵，澗水奔流，衝激石磯，有如轟雷。復過大橋庵；登一天門；路雖陡峻，而階級整齊；捨輿步行，修竹夾路，間以古柏雜樹。二時，甘露寺；寺在橋庵之上，定心石之下。再上爲二天門。三時，經龍池及半霄亭；亭在半山，爲遊人休憩之所，故名。再上爲小仙橋及大仙橋；橋旁皆臨深澗；兩崖壁立，一徑中通。四時，登三天門。到此則爲平原乃九華山正面；大小寺觀，錯落其間；並有市集，商店約百餘家。其與普陀不同者，普陀山中，經商之人，不許帶眷屬；并不許畜雞豚；九華則否，商人皆帶眷屬，畜雞豚，不若普陀之清淨矣。山中有叢林四：曰百歲宮、東巖寺、祇園寺、甘露寺；此外皆

為房頭，而以化城寺為中心；寺之東西，各有六房頭，共十二房頭。余等經百歲宮、東崖下院、化城寺、實積庵、佛陀禪院、龍庵禪林，而至永慶庵止宿；永慶庵，東六房之一也。此地氣壓高四百二十米突；氣溫八十八度。庵中住持嚴德出遊；由月性、戒定二僧招待。進麵點後，洗浴更衣。臥室昏闇，晚間蚊蟲甚多。余等一路辛苦，及早偃臥。

十八日，晴；五時卽起，偕醉愚、頌三二公，至化城寺禮佛。寺在化城峯上。其前廣平，有放生池；中多大魚。唐開元末，新羅國王子金喬覺，至九華棲止；苦行十餘年；至德初，諸葛節為之建殿宇；厥後僧徒日衆；貞元十一年，趺坐而逝；逝後靈異，與經中所載地藏菩薩瑞相相同，知為地藏菩薩降世；朝廷賜寺額曰化城；遂為地藏菩薩道場；今咸稱金地藏云。寺昔興盛，今則頹廢。余等出寺，西行登神光嶺；禮金地藏肉身塔；塔在嶺麓一小山之巔；其前有石級八十四，峻絕如梯，兩旁懸鐵絙，扶之而升。塔頂建殿覆之，稱肉身寶殿；金碧輝煌，備極壯麗。凡朝九華者，必至此。余等禮畢，繞至殿後，適四山出雲，峯巒皆沒其中，儼如海浪；日光射之，作白銀色；名雲鋪海，頗為奇觀。六時半，回庵；進早膳

輿。七時半，換乘山中兜子，擬登天臺峯；山中輿夫，例不許外來者侵奪權利；且大通之肩輿，亦太重；故須換山兜也。出庵，向東南行；自九蓮禪林後，登迴香閣嶺；石級寬闊，竹林夾道。至嶺巔，以測高器測之，高五百米突；有華嚴禪院。下嶺得平地，名中閔源。由此始登天臺峯；其麓有接引庵；過一石橋，有地藏庵。從庵右上，歷大悲、普濟、淨土三庵。再上為華雲庵，建築頗新；對面望見東崖，其高適相等。又上經慧慶庵，至吉祥寺；方及山半；在此啜茗休息。住持了心，善於應客。又上為延壽寺；左有長生洞，前有巨石嶙峋，石下復有洞，水涓涓下流。再上為與添寺；其旁巖石黝黑，聳削壁立，類皆縱橫尋丈，如人工堆疊而成；石紋直裂，間以青松，美麗如畫。上至朝陽庵；則石級陡峻，壁上鐫天梯二大字；自此至頂，愈高愈陡，皆捨輿步行；歷翠雲庵至觀音峯；峯下有摩崖四大字曰漸入蓬萊。再上，路更陡；地勢愈高，四面峯巒愈顯露，景物愈奇，令人應接不暇。磴道旁有鐵欄，以護行人。未幾，得一平臺，名古拜經臺；相傳為地藏拜經處。庵後有大石亭，俗呼大鵬聽經石。十時三刻，登頂；有地藏禪林。自永慶庵至此，二十餘里。寺前有額，曰天臺正頂。寺右巨石駢立如屏，曰玉屏峯。寺左有磨崖曰非人

間三大字。余等從渡仙橋下進寺。由左側而上，過渡仙橋而至捧日亭；亭在玉屏之頂；淸乾隆時李太守暲所建名曰捧日，言其高也；屢經興廢，今正重建。亭與寺以渡仙橋通之；橋亦暲所建；東跨天臺岡，西跨玉屏峯，而橋之間洞，卽爲寺門；洞上鐫「中天世界」四字。自亭而下，至寺之後堂啜茗。余叩寺僧以雲峽一線天之勝；則云「須由寺後，再升絕頂，方得見之」乃令爲前導，履巨石之脊而上，路無階級數十武卽至；見二巨石，直立如門；下寬上窄，自下仰望見天；故稱一線天；右石後面，直鐫雲峽二大字。左石前面，橫鐫一線天三字；此爲天臺之絕頂；天臺，九華山之最高峯也。測之；正頂，高七百三十米突；絕頂高七百五十米突；約合華度（營造尺）二千三百二十餘尺；氣溫八十四度。登此眺望，萬山皆如拱揖；胸襟爲之一擴。峽前正對眞武按劍峯（俗名香爐峯）；峯麓有龜蛇二石，左右並峙，相距可三百尺；俗名雙燭峯。遊覽移時，已近午刻；遂在寺午餐；餐畢休息。十二時半，下山。與夫行甚捷，二時卽回庵。洗浴更衣。五時，出外散步至化城寺東太白書堂；屋宇三間，頗頹廢，故未進門；僅在橋畔坐聽流泉而返。

十九日，晴；晨，七時半，乘兜子出門，擬遊東崖，由化城寺向東行；過旃檀林、天池庵，漸升東崖之麓。歷法雲禪寺、普同塔院而上；石級紆迴，較昨日之回香閣嶺稍陡；山半有亭，內供地藏；竹林雖不若回香閣嶺之密，而大樹較多。八時，至東崖頂。自永慶庵至此，不過五里耳。頂高四百五十米突，蓋祇一千三百九十五尺也。東崖原名東峯；其上有巖，深入如屋，相傳金地藏始卓錫於此；明王守仁更名曰東巖。巖前懸崖峻絕，俗呼捨身崖；明正德十四年，守仁再入九華；武宗遣錦衣使偵之，見守仁在此宴坐，故又名宴坐巖；今則通稱爲東崖。上有東巖禪寺，規模宏壯；惟限於地勢，殿宇高聳而窄；大門向北；門左有鐘樓；寺後地藏殿已逼近崖邊；自遠望之，恰如山巔之堡寨，不似伽藍也。余等在此稍休。九時，卽由東崖嶺脊赴百歲宮。山路狹小，崎嶇不平；松林茂密，岩石怪奇；逾小天柱峯、插霄峯，將至百歲宮前，嶺下有一松，翹首振尾，形狀飛舞，名鳳凰松，可謂酷肖。百歲宮，卽護國寺，在摩空嶺上；明萬曆年間，無瑕禪師，自五臺至此，結茅而居；圓寂時壽百有二歲，故名寺爲百歲宮。入寺觀覽，殿堂精潔，客房甚多，在九華寺觀中，當以此爲稱首。進後軒啜茗，憑窗遠眺，則磨盤峯、五老峯、

太古嶺、鳳凰嶺、皆歷歷在目。宮後低原，即下閔源也。十時，由百歲宮後門出，擬探鷹石之勝；下坡時，路皆砂礫，甚難著足。逾一小峯而下，歷石磴三百餘級，忽見山峽中，一松一石，咸有雲林畫意。再行里餘，見道旁有龍虎泉。過此至地藏殿；殿旁有伏虎洞；洞小而不深，不足觀。洞後歷級而上，有巨石突起，高約二丈，下窄上寬；頂有大石，如蓋覆之；自其側遠望，儼若蒼鷹翹首，故名鷹石；頂蓋寬平方約三丈許，故又名棋盤石。旁有短梯，可以猱升；引導之僧云：「磴畔之欄及石旁之梯，皆已朽壞；」阻余等勿去，同行者多折回；余不之信，獨行而前，招醉愚、子美二君隨後亦至；余在石旁，力撼其梯；梯雖有斷痕，而斷處縶縛甚固；遂鼓勇先登；至頂，則石面平滑，僅近梯邊，鑿三孔，可著半趾；故升梯不難，而登頂則難；余既登，子美繼上，余坐石邊以手援之；醉愚亦上；略事盤桓，子美先下；而復三、觀瀾二君亦至；復三亦如法登頂；觀瀾則以身體過重，在石下坐待；頌三見險已心怯先歸。余與醉愚，一坐一立，復三用快鏡爲攝一影；余乃再爲醉愚、復三攝一影。石畔有一松，頂圓如蓋，高出石上。余與醉愚、復三徘徊久之，次第而下。石根鐫有「松頂蒲團，雲根石室」八字，旁署舊史鄧元昭題。回

至地藏殿，啜茗。十二時，循原路，繞祇園寺而歸午膳畢，略睡。午後三時，同人出門散步，至祇園寺，略觀一周。余先歸。晚寺僧備筵餞別。余等同遊六人；宿永慶庵不過三夕；因明日將出山，今晚付以香資五十元，自覺從豐；誰知寺僧欲望甚大，竟退還不受；出緣簿強各人寫捐，拒之；乃開出細帳，總數、爲一百餘元；卽稀飯一餐，亦每人二元，如此高價，聞所未聞；余與觀瀾，遊歷天下名山多矣；從未遇此貪狠之出家人也；卒加增至七十元，方始了結。

二十日，晴；五時卽起，收拾行裝。六時出永慶庵。來時從九華北面進山；今因須赴黟縣，故從南面出山。步行登神光嶺，至地藏塔；再向西南行，至稍平坦處，方乘輿。由淨手亭、大嶺頭、小田岡、而至三天門，卽普濟禪寺。七時，至金剛禪林；其旁山半有轉身洞，洞係兩石合成，實非洞也。在此望見仙姑尖、金剛尖；金剛尖者，卽黃山西脈，自太平、石埭，蜿蜒入青陽南境，特起爲九華山者也。又逾分水嶺，嶺路高下紆迴，長約十里；蓋嶺北之水，入揚子江；嶺南之水，入新安江；故有此名歟。九時，自二天門至正天門。十一時，自一天門至古頭天門；市集頗熱鬧。凡名山之進口處，均有天門之稱號；惟九

華則山北山南，皆有此三天門耳。十二時，南陽灣；在小店煮飯午餐。自九華山至此四十里，所行悉是山路；過此方是平原，然高於海面，尚六百尺也。午後二時，復行；過鴛虹橋村、所村、上南堡。四時，至陵陽鎮；鎮中商店數十家，頗似富饒。在此休息，復行。經曹家灣、沙隄曹。六時，至崇覺寺。在小客店住宿，湫隘異常，勉強安之。南陽灣至此二十五里。今日共行六十五里。九華之遊，於焉告畢。以下當入黃山日記。同遊諸人中：醉愚善吟，每至一處，輒有詩以紀之；無論古近體，頃刻揮灑而成，觀瀾素喜鑛物岩石之學，手持椎鑿，處處採集標本；又能攝影；復三亦喜攝影；余則除看山之外，每日作記而已。

黃山紀遊

余慕黃山久矣，以其地較僻遠，非有地主招待，不能遊；且往返須經月，年來塵事牽掣，亦無此餘暇；故夢想十年，卒未能實踐。民國十七年五月，遊天目山歸，與石門沈君醉愚，遇於浙之西湖。沈君亦有遊黃山之願，且云：「可得黟縣方君頌三爲東道。」遂訂約而別。及八月，沈君有函來，言十二日卽成行。同遊者有吳興邢君復三、周君子美、而老友袁君觀瀾，亦夙以未至黃山爲憾，余告之，欣然加入；於是同遊者有五人。預擬路線，自上海乘輪船至大通登岸，先遊九華山；再至黃山白嶽，溯新安江入桐江；登嚴子陵釣臺，由錢塘江至杭州，乘火車回滬。自十二月至二十日之遊蹤，余既作九華紀遊以詳之。二十一日起，卽入此黃山日記。

黃山屬南條山脈，自贛、浙間仙霞嶺而來，與浙西之天目山，同爲一脈。崛起皖南，跨歙縣、休寧、

太平三縣境，舊名黟山。至唐天寶年間，敕改爲黃山。遊黃山之徑路自大通往者，應從黃山之北口入。第一日至青陽縣之陵陽鎮住宿，計六十里。第二日由陵陽鎮至太平縣之甘棠鎮住宿，亦六十里。第三日即可由甘棠鎮進黃山之北海門而至獅子林住宿，不過四十里。凡三日半可達。余等則因地主方君頌三籍隸黟縣，黟縣在黃山之南，繞道至黟，多行二百餘里。後之遊者，可勿以余等之徑路爲標準也。

八月二十一日，晴；晨四時半起。五時，乘肩輿從青陽縣之崇覺寺動身，五里，至琉璃嶺。嶺在石埭縣西北十五里，爲青陽、石埭兩縣交界處。兩山對峙，路從中通，巒翠重疊，林木鬱森。下有博古橋，跨於澗上，佇立其間，儼在畫圖之中。余與醉愚、子美，在此流連久之。如由太平入黃山，須過此橋東行，余等則不過橋；沿澗南行，澗水潺潺，林中羣鳥亂鳴，以竹雞爲多。七時一刻至六松居，稍休即行。過大石橋，橋有三洞。八時，過百井家村而至柳家梁，乘渡船過大溪。九時，回驢嶺。據石埭縣志云：「相傳羅隱乘驢訪杜荀鶴，過於嶺上而返，故名。」然今嶺下有碑記則云：「李太白騎驢訪友，不

遇而返。」不知何故訛爲李白也?嶺在石埭縣南十里,爲徽(歙縣)寧(太平)往來孔道,四山環抱,行於其間,有路轉峯回之妙。十時,至夏村,有市街,頗齊整。十一時,至烏石隴,市肆更熱鬧;余等在此午餐。十二時三刻行;一時,過黃沙渡,乘渡船過溪。溪水較上午所渡者更闊;所經山路,類皆鑿岩石之根,鋪石作磴,旁臨深澗,儼然棧道。二時抵盛家嶺。對面皆山,俗呼開門見山。過鳳凰嶺而達緩口,行於大森林中;今日氣溫雖高至九十四度,於亭午過此,亦不覺熱。三時,步登鴨腳嶺;下嶺後,再乘輿行。四時至五里亭,過此即太平縣境。五時達桃坑,宿於村店,湫隘汚穢,幾不能堪!今日自青陽之崇覺寺至此,行六十五里。琉璃嶺以上皆山路,漸上漸高,以六松居爲最低,僅一百六十米突,桃坑已高至三百三十米突。徽州在萬山之中,平原固甚少也。方君頌三不特善招待,且能親手治膳;余等宿荒村小店,亦頗覺樂矣。

二十二日,晴;晨五時半啓行。桃坑有門,額曰:「桃源古秀。」今晨所經者,通稱十里桃源;兩山相對,石磴紆迴曲折,澗聲喧豗,雜以鳥語;往往前面疑若無路,一轉即換一境,眞令人有身入桃源

之想！七時抵桃嶺。頂高三百六十米突，上有騰翠禪林，下嶺，過石壁。八時半，巖前司。自此以上，景物與桃源相似。然氣象更雄偉。高崖巨壑，瀑流倒瀉，聲震十數里。九時一刻，過鳳凰亭而至慈濟庵，俗名觀音堂，亦呼九里十三灣；蓋因嶺路多曲折也。十時，至油竹坑。居民寥寥數家，荒涼特甚。十一時到扁擔鋪，過此爲黟縣境。在小店啜粥當午膳。十二時，抵羊棧嶺腳；此嶺爲黟之著名高山，輿人不能擡，皆步行登嶺，憩於山半之永安亭。一時半至嶺頭，有捲洞石門亭，可休息。此處高五百六十米突，若連絕頂計算當有二千尺。氣溫八十九度，於此高熱度中又當日午，步登山頂，汗如雨下；惟好景當前，亦忘其艱苦矣。二時三刻，下嶺。三時半，至蔭喝亭，再經官府街、盧村、葉村。四時，至際村街，街道甚長。商店繁盛。五時，至宏村，住於方君家中；其鄰居金君志三，幫同招待且以其宅供余等居住。未幾，宏村南湖小學校長汪君松濤，偕其弟省軒，及教員黃君粟莊來訪，省軒昔年學習靜坐法，愈咯血症，與余神交已久，晤談甚讙。客去，余整理臥榻，晚洗浴更衣，九時卽睡。

二十三日晴；晨六時起。余等因途中勞倦，故在宏村休息二日。上午，余等往答訪汪君昆仲長

談。徽俗勤樸，中人之家，婦女多下田工作，男子出外經商。卽富裕者，亦不用僕人。故汪君雖爲宏村紳董，然款客時，獻茶進點，皆主人躬親之。昨日方家爲客具饌洗衣，操種種勞役者，卽方君之夫人及親戚婦女。此等勤樸之風，非江、浙人所能夢見也。汪君導遊其宗祠，建築宏壯，凡族人遭喪，既葬之後，其祖先木主，咸送祠中，不供於家。故族較大者，每房皆有分祠，於此可見宗法之尊嚴。復至南湖初級小學校參觀。卽汪君族中公產公款所設立。教員卽黃君栗莊。校中用單級組織法。黃君以一人兼任各科，頗有精神。且黃君擅長美術，出示所作，書畫皆佳。十二時歸。午後，休息。五時，金君志三，導余等遊雷岡。雷岡、宏村之小山也。亦頗幽秀；村中男女，於重九日恆至此登高。六時，歸。晚間，月色甚佳。

二十四日，晴；晨六時起，上午休息。十一時，汪君昆仲，招宴於其家。肴饌精潔，主人更十分誠懇；暢談明日進山各事，松濤擔任代雇肩輿，省軒則願陪同入山。午後二時，別歸。四時，同人赴際村街購零物，卽回。洗浴畢，九時半，卽睡。

二十五日晴，晨三時起；整理行裝，預備進山。五時半，肩輿已齊；六時，動身。由宏村向東北行，過予路村，逾上梓嶺而至梓坑。有梓溪小學校，名爲學校，實私塾也。復過下梓嶺。九時一刻至潘村，至此爲休寧縣境。十時半，高橋。十一時，登桃樹嶺。十二時，登雙嶺頂，在茶篷休息。嶺高四百二十米突，兩峯相對，如雙髻然，故名。至此爲歙縣境。徽州方言，聞之不可解，然黟縣人遇休寧人，或休寧人遇黟縣人，見面時若各操其方言，亦不能相通。與閩之汀、漳，粵之潮、嘉彷彿。多山之地，語言之歧異如此！一時半達岡村。村中皆蔣姓；且其族分布於蔣村、山頭、桃源、篁村、冶舍、楊村各處。五十里內，絕鮮異姓，故俗稱五十里蔣；余就父老問其世系，則亦百齡公後裔，自河南分支於此。總之皖南各縣村莊，多一姓聚族而居，其去宗法社會，固不遠也。余等即在岡村午膳。三時，復行；未幾，至大嶺下，捨輿，步行登嶺。四時，小嶺腳。五時，湯口、黃山已在望矣。愛其風景，與醉忽徐步玩之。澗聲大如驟雨，諸峯連綿不斷；夕陽映之，更覺秀美。初意山下紫雲庵可宿，雖暮色蒼茫，不以爲意。六時半，逾小補橋。橋跨青龍潭上。其下皆亂石。奔流迅急，聲大如雷。過橋數武，即湯泉。及抵紫雲庵。庵中無僧，僅有看守

者一二人。則云：「庵近來歸慈光寺管轄，須至慈光方可住。」不得已，與醉愚、復三再由庵後登山，幸有月色，可以辨路；約行三里餘，方到。觀瀾、省軒、頌三、子美已先在矣。慈光寺舊稱硃砂庵，在硃砂峯下，本爲玄陽道人舊居；明萬曆間，普門禪師名惟安者，入黃山；玄陽之徒，以道場畀師，改創法海禪院；後神宗賜額曰「慈光，」今爲黃山叢林之最大者。寺高五百八十米突，午間氣溫有八十五度；山中夜涼，則僅六十二度矣。今日自宏村抵此，計行八十五里；余本擬一到黃山卽浴湯泉，以紫雲庵不能宿，遂不果。

二十六日，時晴時雨；晨起，盥洗畢，在寺前散步，可望見天都峯之一面，硃砂、砵盂、紫石、桃花諸峯，前後環繞。寺中大殿，自太平天國亂時被燬，至今未復，僅存後面之毘盧殿。殿西側上數十武，有普門大師塔。署曰：「明賜紫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。」黃山之蓮花溝，出火浣石，入火焚之有五色光；寺僧出一塊贈余，頗美觀，殆螢石之類；以觀瀾喜研究岩石學，遂歸之。九時半，同人下山至湯泉洗浴。湯泉之源，出於硃砂峯。就山根鑿石爲半圓洞，其下成方池，池長一丈五尺，闊半之，深三尺餘；

淸澈見底，凡溫泉多含硫磺質，相傳此獨含硃砂。池前有亭，中有石几，可坐而脫衣。泉之溫度本高，而池壁石罅，別有冷泉一道流入，故頗適宜。余解衣磅礴，全身浸其中，僅露其首，氣煦煦然，若不能勝；出而拂拭，再入其中，凡三次。浴畢，坐亭畔招涼，異常舒暢。旣而至紫雲庵啜茗，憑窗觀山，大雨忽至。溪聲雨聲，幾不可辨。庵側有木蓮花，爲黃山之特產。高約三丈。葉似枇杷，盛夏開花，九瓣如蓮，寺僧以其果贈余。十二時，雨稍止。頌三遣人送雨具來，余與觀瀾，先回慈光寺。未及半途，已放晴矣。午後四時，大霧復起，對面不見人，及晚益甚。黃山煙雲變幻，昔人來遊者，多遇陰雨。同人相揣，咸以明日未必能登文殊院也。

二十七日，晨六時起；雲霧依然未散，已不作登山之想，擬仍浴湯泉。九時後，忽日出霧消，同人均興致勃勃，收拾應用物件，決登文殊院。惟頌三因畏路險，復三適患痢疾，皆未去。余與觀瀾、醉愚、省軒、子美四人同行，心鏡和尙爲引導，另有挑子三人。黃山路險，肩輿向不能上，故一律徒步。十時，由寺後東上。余與醉愚、省軒、子美先行，觀瀾年事較高，體又肥重，登陟稍艱，須人扶掖，故在後緩行。

昔時道路未修，所謂磁頭石、五里欄、觀音巖、倒破紋諸險，今則或於石旁另闢新路，或已削險爲平；自慈光至文殊院，皆築成石磴，階級整齊，懸崖絕澗處，則護以石欄，或鐵欄，惟路極陡耳。過觀音巖而上，爲金沙崗。路多細砂，履之頗滑。十一時半，至半山土地祠。空屋三楹，已無人居；在此休息半小時，觀瀾方至。寺右望見金雞峯，頂有一石，如雞昂首。正對天門坎，俗稱金雞叫天門。余與醉愚等三人，復先登；道旁有大石，鐫橫雲二大字，款署孫晉。十二時半，天門坎。兩崖夾立，中通一徑，闊不過三尺，恰如門然，故名。昨在慈光見硃砂峯，高聳雲表，至此則已在足底；惟天都峯猶巍然天半耳。再上爲雲巢洞，洞壁鐫雲巢二字，昔時須由洞中拾級而上。今已於洞外另闢一道。余與醉愚、子美好奇，仍由洞中攀登石級而出。一時，小心坡。懸崖絕壑，昔亦危險，今亦有級可登，故俗又呼爲放心坡；道旁石壁鐫「別有天」三字，又有「觀止」二字。再上有大石，形略圓，徑可丈餘，厚約五尺，名蒲團石。於此趺坐可見天都正面。在慈光寺以上所見之天都，乃其側面之耕雲峯，非天都也。再折而上渡仙橋，壁間刻渡仙橋三字；過此見兩壁下闢上合，中通窄徑，昏暗且溼；導者曰「此一線天也。」

有三石豎立；松生其際，號蓬萊三島，進文殊洞，洞外壁上鐫「不可階」三字。出洞，道旁一松，其右枝葉斜側而出，如伸手迎客，曰接客松。岩下鐫「小淸涼」三大字。蓋文殊菩薩道場本在山西之五臺山，五臺亦名淸涼山，故此稱小淸涼也。此外磨崖甚多，不悉記。一時半，抵文殊院。自慈光寺至此，計十五里。院亦爲普門大師創建；今僅屋五楹，老僧一人居之，亦歸慈光寺管轄；方改建新屋。慈光住持脫塵和尙，造屋修路，不遺餘力；地方人士，對之頗有信用。故紫雲文殊，皆歸其整理。院後倚玉屏峯，峯皆巨石，橫列如屛。東爲天都峯，西爲蓮花峯。院前平地空曠，約有數畝；其下有二石山，左名靑獅，右名白象；南面有石突起，名文殊臺。上有低窪，相傳文殊坐禪處。登之眺望，氣象萬千；硃砂峯巳如小阜，萬峯攢簇，儼若海中浪紋，此等浪紋，在平地望之，皆高山峻嶺也。天都絕頂有石平而方，側立一石如人，名仙人觀奕；其後耕雲峯頂，有石如鼠，作勢向天都，俗名仙鼠跳天都。蓮花峯以形似蓮花而名；其側有峯，頂似圓錐者，曰蓮蕊峯。上有石如船，曰采蓮船。在文殊臺望天都蓮花，皆如在目前。語云：「不到文殊院，不見黃山面，」信然！自天門坎以上，奇松怪石，不可名狀；松皆生於

石罅，其幹上下盤曲，枝葉則橫斜側出。除盤山以外，他山之松石，莫能比擬也。觀瀾於三時方至，在院午膳。膳畢，隨意散步，晚間，天淨無雲，月色分外光明；乃登文殊臺看月，蓋是日適夏曆七月十三也。惟西北風怒吼，聲震屋宇，雖棉衣褲，猶不足禦寒；即回院早睡。院高一千米突，約合華度（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）三千三百餘尺，氣溫在午後三時，七十度。五時半，即降至六十二度。十二時，起視華氏表，已降至五十六度。昔人遊記謂黃山五月披裘，初不之信，今親驗之，殆非虛語。

二十八日，晴，五時半起。八時，出發；滿擬今日先登蓮花峯，再赴獅子林；觀瀾以路險，在文殊稍留，即回慈光。余與醉愚、省軒、子美三人偕行。心鏡昨夕受凍而病，乃以慈光寺役人為引導。自院西上數十武，折而下，高低曲折，兩崖陡絕；中為深谷，曰蓮花溝。其間砂礫塞途，荊棘刺膚；既而有石壁阻於前，旁臨絕壑，壁下鑿孔，僅容半趾，所謂小閻王壁也。余等捫壁攀籐，次第而過。壁間鐫大士崖三字，意取憑觀音大士慈悲，俾人得度此險也。過此，復有一壁，比前尤長尤險，曰大閻王壁。復由谷而上，亂石無徑，榛莽橫生，蔽及半身。九時一刻，升蓮花嶺；是時忽大霧迷漫，對面不能見人，又復狂

風怒號，余與醉愚子美自嶺右石坡，蛇行登蓮花峯；路皆巨石與砂磧，崖旁鐫「一覽衆山小」五字。未及半里，霧益濃，風益大，立足幾不能穩；導者云「再上風更大，今日恐行不得矣。」余等亦以霧裏看山，毫無佳趣，遂下嶺，再登百步雲梯。梯百餘級，昔亦天險，今已新修石級，半鑿崖石爲之。險處多護以石欄。下梯，再左轉而上，達鰲魚洞。洞在鰲魚峯下，洞口三角形，旁鐫天造二字。由洞中歷級而升，出洞再逆轉而上，則鰲魚峯頂，全體呈露。有首，有脊，有尾，長可數十丈，酷似魚形。過此卽爲天海；天海者，乃蓮花峯下之平坦處；周圍數十畝，惟道中多砂，如行沙漠。黃山有五海：山前慈光寺間爲前海，山後雲谷寺間爲後海，獅子林之西爲西海，淸涼臺之北爲北海，而天海居於中央。斯時濃霧漫漫，所謂鍊丹臺、平天矼、光明頂、萬松嶺等勝景，皆從霧中，模糊過去，非特遠近不可知，卽高下亦幾不辨矣。十一時半，抵獅子林。寺僧淸如，迎入寺；寺在獅子峯下，顏曰獅林精舍。高九百四十米突，氣溫六十三度。自文殊院至此，十五里。先進麵點，再午膳。膳畢，訪李居士法周；居士江寧籍，隱居於此，已十餘年。每中夜起誦法華經爲常課，有心人也。黃山正面諸峯，皆峭拔露骨。惟獅子林一

帶，峯巒凝翠，萬松成林，境獨清幽，而始信峯尤爲拔秀！午後一時，由寺後往清涼臺；道旁有麒麟松，兩枝分叉如麟角；又有鳳凰松，枝葉扶疏如鳳尾然；皆以形似而名。約半里，至臺下；臺長方形，特然孤起，四無依傍，長約八尺，闊四尺；自臺後鑿石架道通之，登臺俯視，身若懸空，較文殊臺地勢更奇；惜霧氣未散，不能遠眺，否則北海諸峯及石筍矼，皆歷歷在目也。臺畔有松，生於石罅，盤曲側出，名破石松。惜已死，僅餘枯株。自臺折回，登寺後之清涼亭。樓閣數楹，高出寺上。稍憩，即回寺，本擬不出門。三時，天氣稍清，遂往登始信峯；出寺東南行，清如和尚爲導，見峯麓一小峯特立，頂圓銳如筆，松生其旁，破石而出，枝葉繚繞如曲柄，名夢筆生花。按黃山志，即擾龍松也。再前行，有大松如張蓋，曰虎卦松。又有一本二株之連理松。所經皆小路，極難著足。然距獅子林，不過三里餘即至。始信峯頭，裂而爲二。架石梁通之，名通仙橋。橋跨兩崖間，由上俯視，則絕壑也。其左有松一株，旁枝橫臥橋畔，遊人可扶之而過，曰接引松。過橋，迎面石上鐫「聚音松」三字。至此乃側行於石罅間，如狹巷，上至絕頂；石壁上刻「始信峯」三大字。奇石羅列，或卓立，或斜倚，或方形堆疊，勢若凌空，奇松亦多，

殆不可名狀。頂有石龕，鐫「麗田生彈琴處」隸書六字。清乾隆年間，儀徵江麗田，隱於此山，善鼓琴；麗田有摩崖自記文，但大半剝蝕，不可讀矣。是時霧尙未散，不能眺遠。四時，卽回獅子林。五時，氣溫降至五十九度。晚膳後卽睡。

二十九日，晴。六時起。氣溫五十七度。盥洗畢，先至淸涼臺，看雲鋪海；白雲平鋪，如海中浪紋，彌望無際；日光射之，皆作銀色。羣峯沒其中，僅露其尖。遙望石筍矼，隱約可辨，昨日霧中所不能見也。歸寺早膳；因念昨日未登蓮花峯，今日不能顧惜腰脚，決與醉愚、子美、省軒，折回原路重登之。八時出發，淸如和尙爲導；余以布鞋已破，改著草履，頓覺輕快。踰萬松嶺，昔時古松極多，故名；今則嶺下大松，皆採伐以供建築，僅嶺上有松林耳。在嶺頂可西望翠微峯，峯下卽爲西海。翠微與仙都二峯間，開豁如門，曰西海門。從門可遙見太平縣之焦村。下嶺，復登光明頂。頂正對蓮花峯之背，高一千四十米突，有「海闊天空」四大字摩崖；其下有蒲團松。自頂下，卽爲平天矼。矼下有茅篷，爲天海庵遺址。淸如和尙昔曾在此經營茅屋三間，今無人居。在光明頂望鰲魚峯脊，有石如龜，伏於其上，

名鰲魚駝金龜。平天矼至蓮花溝間，惟鰲魚洞一段，路已修築，兩端尙有七八里未修。省軒以蓮花峯路險，至光明頂而止。僅余與醉愚、子美二人前往。由光明頂下天海，見有大悲庵遺址。遠望蓮花峯後，尙有一峯，曰老人峯。以志考之，殆卽石人峯也。登鍊丹臺，臺在鰲魚峯後，頂有石窪，相傳爲黃帝鍊丹之丹池。臺高一千二百米突；自此經鰲魚洞，而登百步雲梯，重上蓮花嶺。稍休，卽鼓勇登蓮花峯。由石坡斜上，卽無路，但由巨石上，鑿空以容趾；有時大石當前，高可及肩，卽用手仰攀，聳身以上。石旁復多荊棘，刺及手足。更有數處，純是砂礫，滑不能履。至此，則竹杖全失其功效，惟有手足臂三者並用。上升時，凡穿過石洞四，正如從藕節中，緣莖入瓣者然。十時三刻，至絕頂，頂方丈許，巨石或欹或立，踞石俯視，衆山皆在足底。惟天都兀然對峙耳。測之，高一千六百米突，約合華度四千九百六十餘尺。斯時氣溫爲八十度，績溪程敷鍇繪黃山平面圖，言實測蓮花峯，海拔五千六百三十尺，相差不遠。蓋余所用氣壓測高器，因氣候有伸縮，且米突合華度，亦有零數也。自獅子林至蓮花峯頂，十五里，往返蓋三十里矣。十一時，下嶺；仍原路徐往而歸。一時半，回寺，午膳。膳畢，休息。醉愚與

省軒，尚有餘力於午後一至散花塢。余與子美，則未出門；晚至淸涼臺看月。

三十日，晴。本擬再留一日，一遊散花塢，探石筍矼而至松谷寺，計程亦十五里，一日可以往還；旣而同人相商，以黃山煙雲變幻，難得連日晴明，且觀瀾在慈光寺久待，復三痢疾，不知愈否，勢不得再留，遂決議取道雲谷寺，觀九龍瀑，卽回紫雲庵。七時，出寺，向東南行，循始信峯麓前進，有歧路。左卽往始信峯者。余等取右道，逾黃花嶺，路皆窄小，草莽沒及人身，峯高九百米突。下峯度澗，澗中亂石充塞。履石而過，又過一澗；較前更闊，狀亦如是。九時至白沙矼；路皆細砂，履之輒跌；有亭可以憩息。再過澗，道旁有雪莊塔。雪莊和尙名悟，淮陰人，結茅於黃山，寂後建塔於此。九時半，登白沙嶺，嶺高七百八十米突，前所行之白沙矼，卽白沙嶺下之山岡，猶之光明頂下有平天矼；矼應作岡，不知何時傳寫爲矼？矼與扛通，乃橋梁也。嶺上嶺下，皆白色細砂，故以爲名。下嶺，路陡砂滑，雜以敗葉蔽途，步履之艱，匪可言喻；轉不若登蓮花絕頂之壯快也。復逾澗兩道，十一時，抵雲谷寺，寺高六百米突，自獅子林至此，十五里。寺舊稱擲鉢禪院，在鉢盂峯下山塢中。相傳爲宋丞相營菟裘處，亦名

丞相源。明萬曆間寓安和尙開創此寺。厥後邑宰傅巖改題爲雲谷。寺前有錫杖泉，其南北各有羅松一株，同幹異葉，蓋松蘿之合幹者也。昔時規模頗大，今僅破屋三楹；寺僧寶山，正從事建築，余等在寺午膳休息。十二時一刻，卽行；得稍平坦之路里許，又復荆棘礙人，與前無異。山巒重疊，摩崖甚多。曰「妙從此始，」曰「通幽，」曰「醉吟。」忽有峭石立於道左，上鐫：「仙人榜」三字，名仙榜峯。又登一嶺，高七百五十米突，頂有二石，夾立如門，鐫「開門石」三字。遙望九龍峯，巍然在目。未幾，九龍瀑之上源，如飛練一道，掛於林隙矣。源出於九龍峯，每節瀉爲潭，潭復溢爲瀑，如是有九疊，故名。是時山中苦旱已久，瀑流不大，瀉於黃石間，故遠望若黃色，而潭則碧色。九疊之瀑，不易全見；須舍通路，下斜坡，始得見之。二時，至苦竹溪，有牌坊。額曰：「黃山勝境。」自此路皆平坦。三時，逾芹菜嶺，嶺高四百米突而長有三里餘，未幾，抵湯口。自獅子林至此，三十里。醉愚步履最健，且冷不必添衣，熱不必脫衣。一路吟詩，從容自在。余與子美，足力已疲。在湯口雇肩輿，坐以待之。移時，輿至，卽乘之行。五時，回紫雲庵，稍休，卽再浴於湯泉。數日宿垢，爲之一清。心鏡和尙至，述及觀瀾、復三二君，

倘在慈光，待余等同行。復三疾愈，亦曾一登文殊院。是夕，醉愚仍上慈光寺。余與省軒、子美，則宿於紫雲庵。澗水聲喧，有如驟雨，枕畔聞之，殊有意味！

三十一日，晴，五時起。收拾行裝，準備下山。六時，觀瀾、醉愚、復三，自慈光寺下來，即與余及省軒、子美同行。循原路回宏村；午後一時，在潘村午膳。六時，到宏村。仍寓方君頌三家中。頌三先回，已兩日矣。晚膳後，洗浴更衣，早睡。

九月一日，晴。是日，完全休息。午後三時，往訪項君積餘。晚，頌三因明晨請觀瀾爲其考及兄題主，設席宴余等。徽俗視題主之典禮，較江、浙更爲隆重。

二日，晴。上午，方家行題主禮，觀瀾爲大賓，余與醉愚爲左右襄題。禮畢，方君即率家屬，奉木主送入祠中。晚，項君積餘，邀至其家便餐。此次在黃山，僅半日遇雨，晴霽時多，而歸途取道新安江（通稱徽河），則因近日水小無舟，同人頗以爲慮；乃晚間昏黑如墨，中夜大雨，可謂巧遇！

三日，陰雨。汪君松濤，本邀往城中遊覽，因雨未果行。午後，汪君攜所藏史可法家書墨迹來，請

余等玩賞。晚，黃君栗莊，送筵席至，宴敍甚歡。

四日，晴。六時起，預備進城。九時，乘肩輿行。松濤、栗莊、志三，陪同前往。省軒、積餘，皆來送別。頌三則因擔眷赴南潯，明日徑赴魚亭，準備船隻，故不進城。十時至北莊，稍休。十一時，抵城外廣安寺。到此漸近平原，地勢較低，高二百四十米突。在寺午膳畢，二時，與汪君等同進城，訪程君夢餘，座中兼遇汪君季和，暢談頗久。二時，別歸，順道購零物。四時半，回寺。晚，程君在其寓招飲，八時後，回寺度宿。

五日，晴。七時起。汪、黃、金三君來，復同進城遊覽，至學宮，泮池旁有魁星、文昌二樓，頗擅風景。途遇程君，則云：「至寺中答訪未遇，尋蹤到此。」十時半，程君邀宴於市樓，別後回寺。十二時，余等五人，即乘肩輿起身。汪、黃、金三君，在寺前珍重揖別；向縣東南而行，未幾，抵石山，係一小山，石皆露骨，故名。自此循山麓行，皆鑿山根作磴道，右臨大澗，兩旁懸崖陡立，石層皆橫斷，樹木亦層層而上。余等五乘肩輿，聯屬而行；前後相望，儼如蜀中棧道。一時，過潯陽臺，相傳李白嘗釣於此。壁間鐫：「潯陽臺」三大字。既而抵棧閣嶺，即石門，山勢壁立，下臨深溪，鑿石爲門，中開一徑，故稱石門，亦名小

劍門。其險處，昔時支木以行，有似蜀之棧道、劍閣，故稱棧閣；今則皆築石道矣。又南行，上桃源洞，實則就山崖凸出處，鑿石爲門，稱之曰洞耳。洞下卽往來大道，其旁有紫竹庵，在此啜茗休息。午後三時半，抵魚亭。此處爲水陸通衢，市面熱鬧，有普濟橋，跨新安江上，長百四十步，下有七洞。方君頌三及其眷屬，已先至。雇定小篷船一艘，蓋江之上游，灘多水淺，祇有小船可行也。六時，下船，船雖小而極潔，飯食甚佳。同人皆席地橫臥，夜半開行，月色入艙，別饒趣味！

六日，晴。晨六時，舟抵岩脚，停齊雲山下（卽白嶽）。余等五人，步行登白嶽，一日遊畢。頌三留船中未去。白嶽雖小，具有特色，與黃山面目，完全不同。另作記詳之。午後，五時半，開行，經西館至藍渡過夜，計行二十里。江中既多灘，水急易瀉，故土人因灘作閘門，以巨木橫堵之，俾可容水；閘面之水，恆高出閘下丈餘；舟抵閘則啓門，自門趁水下駛，顚簸特甚。自魚亭至屯溪，所過之閘，不下數十。

七日，陰雨。前在宏村，雖得雨，尙嫌未足；然遊山則必須暢晴，果也昨日在山則晴，今日在船則雨，可謂如願以償矣！晨六時開船，九時至休寧縣之夢街（萬安街）。停舟購食物，卽行；過古城巖，

巖在縣東七里，亦名萬歲山。麓有巨石，夾立如門；有亭，有榭，頗饒園林風景。斯時風雨甚大，小船兩頭洞然，無有掩蔽，各人衣服多溼。然新安江自屯溪以下，尙嫌水小，有此大雨，方可暢行無礙。午後二時，到屯溪。今日自藍渡至屯溪，計行四十里。船抵埠，相偕登岸，改雇大船，艙中上下有十二鋪位，議價既定，頌三料理各人行李，由小舟搬至大舟，余等卽至華新池洗浴。浴畢，回船。整理臥榻，遂同赴市樓晚餐。屯溪爲交通孔道，故商務繁盛。其地高度，僅二百四十米突，本日氣溫，高至八十八度。八時半，回船。

八日，陰雨。晨，同人登岸購物，余在船休息。十二時半，開船。水大風順，行駛迅疾。一時至魚坑，入歙縣境。以下江面寬闊，而多險灘；所謂灘者，江底皆有暗礁阻礙，致水激如沸，與小舟所經之閘口不同。船行純恃船首掌頭篙者，熟諳水線，方不致誤事。五時，岑山。山在江中，四面皆水；上有觀音寺，故俗名小南海。六時半，朱家村。陣雨大至，雷聲殷然，乃停舟過夜，今日計行六十五里。此地高二百米突，氣溫八十三度。

九日，晴。晨四時，開船。行十五里，至梅灘。因天未大明，而灘險水溜，停槳以待。五時半，安然而過。八時，深渡。停舟一小時，購食物後即開。十時，十里長灘。十二時，山茶坪。以下橫石灘、羊灘，接續而至；波濤洶湧，礁石矗立，舟循曲線，在石罅穿過，浪擊船底，拍拍作聲，舟子咸有戒心；望見來舟，逆水而上，以二十人併摔一縴，方過一灘，我船順流而下，爲幸多矣。十二時半抵街口，入浙江界。午後一時，過梅花洪；此灘之險，更甚於前。向例客人咸須登岸，減輕船之重量，舟人則用縴倒曳，俾舟下較遲，以免危險；今因水大，其右別有一道可行，亦得安過，復經滾灘。二時，抵威坪，停舟購物。余亦偕同人登岸，市面甚小，略覽即回。二時半，開船，此時氣溫八十三度，地高二百八十米突。三時至雲頭灘。五時，向山潭，俗稱獅子口。有圓巖突出流中，如獅子之首，故名。六時半，淳安縣過夜，今日計行一百八十里。晚間，登岸散步，縣小無城郭，市街亦不繁盛；有微雨，即回船。

十日，晴。晨五時，開船。六時，港口。九時，篁河埠。十時半，茶園。今日所經險灘，不若昨日之多。然亦有一二大灘，因水漲石沒，故舟行不覺。所謂新安三十六灘，吾等所感覺爲險者，不及十處，皆因水

張之故。午後一時，洋溪。六時半，建德（嚴州）。停船過夜，進城散步，市面之盛，亞於屯溪。

十一日，晴。晨五時半，開船。自此卽行於桐江，蓋信安江（亦名衢港）之水，自蘭溪至此，與新安江合流，故名桐江。自桐廬以下至富春，又稱富春江。下流卽入錢塘江矣。出嚴東關，經烏石灘。十時，過胥口，進七里瀧，瀧中兩岸皆高山，水道狹而曲折，若有風時，瀧風更大，舟卽不能進口。今日無風，而瀧中之風仍不小；我舟逆風而上，倍覺遲緩。諺云：「無風七里，有風七十里；」蓋言其難行也。泊舟嚴灘，同登嚴子陵釣臺。另詳（嚴子陵釣臺記）。十二時，回船。瀧內風大，出口尤難；眼見數船，守風不行，我舟獨鼓棹前進，波瀾壯闊，舟爲震動，舟子盡力，並加三縴，歷一時半，方出瀧。風息，舟行乃速。四時半，抵桐廬。此地高一百三十米突，氣溫八十四度，今日行九十三里。余等登岸，品茗於江樓。望見隔岸桐君山，山在縣東二里，一峯秀出，下瞰江流，上有塔。相傳昔有異人，結廬桐樹下，或問其姓，則指桐以示。因號其人爲桐君，山因以名焉。在市樓吃麵畢，至街中散步，六時半，回船。

十二日，晴。八時，我舟由振興輪船拖帶而行，共拖六艘，乘風破浪，行駛迅疾。九時，達窄溪，入富

春江。十時至新登。十一時至富陽，入錢塘江。午後，一時至義橋，文家堰。二時半，到杭州閘口。輪船於此解纜，我舟仍鼓槳以行。自桐廬至此，行一百八十里。余與醉愚、子美、頌三三君，捨舟登岸步行五里，至海月橋，王雲五過塘行。四時，船抵行前碼頭，袁、邢二君亦至，由行中代起行李上陸。頌三因率眷赴南潯，卽在此分別。余等五人分乘人力車，赴湖邊淸泰第二旅館。部署行李既畢，觀瀾留待其友，不出門；余卽偕沈、周、邢三君，至明湖洗浴。浴畢，飯於功德林。九時歸。

十三日，陰雨。上午九時，同人往二我軒攝影，以留紀念。事畢，觀瀾一人出外訪友，余則至湖濱公園；旣而沈、周、邢三君亦至。十二時，同飯於三義樓。及回旅館，觀瀾已歸。於是五人同乘汽車往靈隱遊玩。四時，乘人力車赴岳墳。途遇大雨，遂至李公祠昆蟲局，訪鄒君樹文，參觀局中各種設備，登樓飽覽湖山雨景。五時，雨尚未止，遂雇車歸。途中風狂雨急。六時，回旅館。陳石珍、趙鐵玫夫婦二人來訪，邀往功德林晚餐。九時歸，夜間雨大風勢尤狂。

十四日，陰雨。各人預備回里。觀瀾因須赴海寧，多留一日；醉愚、復三回南潯。余與子美回滬。六

時半，四人同赴城站趁火車。七時四十分開行。車至嘉善，沈君思齊在此趁車。久別忽逢，暢談至快。沈君應松江佛學會之請，前往演講，故至松即別。十二時，到滬。家人多在站迎接，乘汽車回家。

黃山之遊歸後，即經旬大雨。上海亦平地水深五六尺，浙東西即告水災。此淫霖若早降一二日，吾等在桐江遇之，則船不得行矣。此誠幸事也。抑黃山路險，人人聞而生畏；今日情形，實已與昔日不同，不可不表而出之：蓋近年來修築道路，呈功頗速。山南慈光寺至文殊院，全路已成。山後之鰲魚洞一段，天海庵至獅子林一段，山北獅子林至松谷寺，亦均新修。大概視捐款之多寡，次第興工；所未修者，惟蓮花溝及鰲魚洞至天海兩段，及山東南獅子林至雲谷寺一路而已。祇須蓮花溝及鰲魚洞至天海庵兩段修好，則自文殊院至獅子林，已無危險。路工不過六七里耳。蓮花溝雖險，而路較短；惟獅子林至雲谷寺，路既長而難行，沿途又無風景，余意後之來遊者，可以避之。自北面入山者，第一日遊散花塢、石筍矼，而宿獅子林。順道覽始信峯之勝。第二日遊天海、鰲魚洞、蓮花峯而宿文殊院。第三日由文殊院至慈光寺紫雲庵。第四日可乘肩輿自湯口至苦竹溪。步行觀九龍

瀑而至雲谷寺。自南面入山者，則遊畢獅子林後，宜仍回慈光，亦取道湯口觀九龍瀑，不過多費一日耳。如此則可避免獅子林至雲谷寺難行之路，以其徒勞而無好景也。此余新得之經驗，後之遊者，可知所擇焉。

白嶽紀遊

白嶽亦名齊雲山，在安徽休寧縣西三十里。據休寧縣志：「登山者，先至白嶽，上升天門，至眞武觀；觀後一山突起，如屛倚天，方稱齊雲巖。」是白嶽嶺與齊雲巖，原一山中嶺與巖之名。及明世宗嘉靖年間，祈嗣有應，遂賜名齊雲山。敕建眞武觀爲元天太素宮，御製齊雲山元天太素宮碑，於是通稱皆曰齊雲山，而白嶽之名稍隱矣。

余於民國十七年九月，與袁觀瀾、沈醉愚、周子美、邢復三，旣遊黃山畢，於是月五日，自黟之漁亭乘舟，一夕而抵休寧之巖腳。晨七時半，相偕步行登白嶽。過巖腳村，不及半里，卽至嶺下。有橫額曰：「白嶽飛雲」，有亭名「步雲亭」。亭後高豎一碑，曰：「齊雲仙境。」拾級而上，卽白嶽嶺。石磴整齊，嶺頂有關帝廟，廟前綠竹成林，間以老樹。九時，登桃源嶺，嶺有望仙亭，亭高四百一十米突，氣

溫八十度。自亭左可通桃源洞，亦名洞天福地。其上爲展誥峯，其下有桃花澗；亭右則登一天門。余等先由亭右曲折繞行，見一高樓，巍然特立，題曰：一天門。登樓右轉，乃從門入，巨巖駢立，環東南西三而，巖頭俯出，如屏如幛；其東巖之腳，似象伸鼻，鼻下天然成門，高三丈，橫半之，名曰天門，稱其實也。循巖腳東南行，多山洞，洞皆供仙佛。首經道德巖，內供老子像。二曰圓通巖，內供觀音像，亦稱觀音巖。前有二石碑，叩之發聲；左似鐘，右似鼓。三曰羅漢洞，內供羅漢像。洞深而黑，相傳有二十餘里，可通縣之藍溪渡；然愈入愈狹，空氣不足，有礙呼吸，無有能窮其究竟者。四曰龍王巖，亦名雨君洞。洞頂石罅，有水下滴如簷漏，與北平西山之滴水巖相似，名珍珠簾。下匯爲碧蓮池。又西過文昌巖、黑虎岑，折而南，登天梯，曰二天門。乃人工所造者，遠不如一天門之勝。經車棋嶺，抵三天門。顏曰：江南第一名山。三天門僅有其名，而實無門。今考一天門，舊時本僅稱天門，或稱東天門，與西天門相對；殆後世以人工築成二天門，遂勉強湊足一二三之數也。自此以上，爲山頂平原，有市街，以兒童玩具店及飲食店爲多。太微道院及十二房頭，大率在是。十時，抵元天太素宮。宮初建於宋寶慶年

間，名佑聖眞武祠，屢經興廢。至明永樂年間，改稱齊雲觀。嘉靖年，始改今名，爲此山主廟。殿宇巍煥，丹漆方新。宮後倚玉屏峯，即齊雲巖。左有鼓峯，右有鐘峯。宮前數百步，一峯突起，不與羣山連屬；上有鐵亭，亭中置鐵香爐，亭外置鐵燭架，須攀鐵絚而登，曰香爐峯。余等至小店吃麵，十一時半，自太素宮西行，一小峯離立澗下，曰捨身崖。踰浮雲嶺，則見層巒重疊，長可數十丈，其巔則平，曰紫玉屏。屏右有鵲橋峯，峯下有洗藥池。再前行，則亘壁橫列，崖頂突出而俯，上鐫紫霄崖三大字，其下穹然。依形勢建樓閣，曰玉虛闕，俗稱老殿；蓋呼太素宮爲新殿也。崖前有石馴伏，引頸似欲長鳴者，曰槖駝峯，猶太素宮前之有香爐峯也。自崖西行，折下復上，數峯離立，堆翠如螺髻者，曰三姑峯。對面有五峯高下比肩而立者，曰五老峯。五老之北，有五峯並峙；其中稍高而頂平者，曰五鳳樓。遙望紫霄關，在五老峯與獨聳峯之間，兩山夾立，僅通一徑，故亦稱西天門。自西天門出，可探石橋巖、棋盤、龍井之勝。但須住山一二日方可。余等以本日即須返巖腳，不及往。乃西北循山坳小路，登獨聳峯，路險且窄，愈上愈陡。至山半，則石磴如螺旋曲線。磴旁雖圍以木欄，半皆朽壞，不可攀扶。十二時一刻，

至頂。有聳翠庵，庵中無人，此地亦名方臘寨。宋徽宗時，睦州清溪人方臘作亂，駐兵於此。登頂眺望，衆山皆低，是爲白嶽之最高峯；然高度不過四百八十米突，僅華度一千四百八十餘尺耳。斯時氣溫八十八度。自頂下，仍原路回，至紫霄崖啜茗休息。一時一刻，即返。二時，順道遊桃源洞，洞有玉樞宮，亦祀眞武；余等從福地祠入再上爲通靈殿。殿後有眞身洞，張邋遢仙人之眞身也。有「眞身肉藏」四大字碑。邋遢仙者，姓張，名君實，號三丰，遼東懿州人；明嘉靖間，寄跡休寧之西廓鎮橋庵，露宿門外，日遊城市，夏時衣破衲，曝日中，冬日跣足踐霜雪，黃上舍國瑞築室齊雲半山中，使居之；日惟一食，或數日不食，扃關寂坐；一日，忽書偈示其徒，跏趺而逝。其肉身藏此洞內，洞左右各有石牀，半爲人工所成，曰仙人牀。余等至玉樞宮啜茗，小坐，即出宮，至望仙亭下山。四時半，回船。自巖脚至老殿十里，老殿至方臘寨五里，今日往返行三十里。多日未浴，汗垢滿身，乃解衣入江，履亂石，至中流冷浴，甚爲爽快。

白嶽雖小，然足與黃山競美。以大體言，黃山爲花崗岩，白嶽則爲紅砂岩，兼礫岩。黃山峯巒，皆

尖銳露骨；白嶽之峯巒，皆爲圓錐形，遠望之個個若圓邱，面目完全不同，自成一格，卽其他名山，亦鮮見此峯巒也。又白嶽之巨巖，恆聯列如屏，此惟雁宕之屏霞嶂及石屏風，可以擬之，黃山無此景也。至石橋巖之勝，徐霞客已云：「比天臺石梁，更覺靈幻，」亦黃山所無。惜余等以限於時間，未能一探耳！

白嶽全山皆道觀，祀眞武，每歲眞武帝誕日，進香之人甚衆，平時亦不絕，故乞丐亦麕集。天門之內，碧蓮池畔，極秀美之地，均爲若輩餐宿之所。又香客不知公德，徧地排泄糞穢，羽士但知收入香火錢，而不知掃除；山中到處皆穢氣，令人掩鼻，斯誠白圭之玷也！

黃山修治道路記

戊辰年秋，余與老友袁觀瀾等，溯揚子江，自大通登陸，道九華入黃山；後沿新安江下錢塘，登嚴子陵釣臺而歸。黃山跨皖南舊徽、寧兩府地，周圍百數十里，峯巒巖壑之奇，幾難以筆墨形容！明末徐霞客徧歷海內名山，亦曰「黃山天下無，」吾觀止矣！可見茲山之勝也。顧以道路崎嶇，遊人登陟，備極困瘁，往往聞而卻步。距今六七年間，始有某君募款與修慈光寺以上石路，而達文殊院，計十五里；而吳江金君松岑，宜興儲君南強，亦倡修獅子林至平天矼，計五里，是爲黃山修路之最先者。但兩路東西不相接，自文殊院以西，經大小閻王壁至蓮花溝，達於天海，約六七里，兩崖陡絕，下臨深谷，最爲奇險，尙未與修，而又爲山南至山北必經之路，遊者無可避免，余等既有感山水之奇，復怵乎登臨之險，於歸途中，遂有募捐修路之議。觀瀾特爲銳進，返滬以後，邀集諸友，開會提倡，

奔走數月，勞倦不辭，刊印捐册，分頭勸募，推舉汪君宗道擔任出納；會武漢兵事起，商業滯疲，募得之款，未能達預定之數，乃函邀太平陳君少峯，慈光寺脫塵和尚來滬，商定施工先後次序：第一步先補修閻王壁、蓮花溝以達鰲魚洞；第二步修獅子峯至丞相原；第三步修天都峯自麓至巔之磴道。議既定，少峯卽還山興工，慘澹經營，凡估價雇工運料等事，悉少峯與脫塵任之，計五閱月而第一步工畢。原議三步工程，未將蓮花峯之磴道，規畫在內，蓋因款絀。且蓮花峯雖險，尙有羊腸可通，腰腳健者，猶可鼓勇而上，非若天都之不可階也。而汪君宗道，以蓮花溝既修而不及蓮花峯，未免缺憾，乃慨然獨任。於庚午之冬，自捐二千金，畀少峯在山興工，逾半年而工成。從此峻絕之蓮花峯，可以拾級而登；而自山南達山北者，亦有坦途可循。後之遊者，可無昔日行不得之歎矣。少峯馳書抵余，謂路事既告一段落，不可無文以記，屬余任之。竊念玆事之發起，觀瀾最爲熱心。且云工成，當親自撰文，記其崖略。今第一步工程甫畢，而觀瀾已歸道山；人事不常，曷勝浩歎！觀瀾既歿，恐第二三步工程，告成非易，是則吾儕之責也！是役也，觀瀾號召之力最多，而籌措款項，復自斥鉅資者，則

汪君宗道也。親自督工計日觀成者，則陳君少峯及脫塵和尙也。微此數公者，則路事必能舉，例得特書若余者，則惟追隨數公之後，徒效筆舌之勞，蓋不勝慚愧者矣。凡捐款諸君姓氏，另行詳列，謹撰斯文，泐之貞珉，豎之蓮花峯下，俾遊人過此者，有所觀感焉。民國二十年辛未六月記。

湖南

南嶽衡山紀遊

衡山之大，周圍八百餘里。自昔相傳有七十二峯，實則連峯攢列，各自爲高，其數奚啻七十二。體勢閎大，跨越長沙、湘潭、湘鄉、衡山、衡陽五縣境，視他山之僅一二峯獨尊，衆峯皆小者，迥乎不同，宜乎其稱嶽也。嶽之首曰迴雁峯；其足曰嶽麓。余於民國四年六月，偕袁君觀瀾，旅行鄂、湘乃往遊焉。溯湘江而上，先遊嶽麓，次登衡山，終至迴雁；自麓及首，足跡皆至，南嶽之遊，於是乎備矣。

余等以六月六日，至長沙。九日之晨，往遊嶽麓。出小西門，渡河二道，乘兜子入山。先至高等師範學校，參觀半日。午後三時，乃登山。自麓至頂，不過五里。由山之東，迤邐而上，路徑曲折，大雨之後，

澗水潺潺，聲如瀑布，山鳥時鳴，與之相和答。秧針簇水，高及尺餘，而老樹森森，掩蔽路徑，益覺幽深！三里，至萬壽寺。寺旁有白鶴泉，水甚清冽。再上，得印心石。其左，湖南反正時被戕之陳副都督墓在焉。山之半，有雲麓宮，對江闢望湘亭。在彼小憩，有老道士出茗點款客。遙望湘江，眼界豁然，中有牛頭水陸二沙洲，隔江為二，卽入山時所渡之二河也。既出，行五里，及山巔，有岣嶁碑；岣嶁本贋物，是卽明嘉靖間長沙守摹崖勒於此者，年久風霜剝蝕，字跡模糊，不能辨矣。再西至雲麓峯，為最高處。東望長沙城，屋宇櫛比，江畔山巒重疊，皆在足底。西望諸峯綿亙，亦皆奔赴嶽下，山泉崩瀉，下瀦為溪，或圓或方，與秧田相間。自山之西而下，道路皆礫石，比登山時難行；乃捨兜子而步，約六里餘，至瀠灣寺，已及山麓矣。仍渡河而歸，夕陽尚在山也。

六月十四日，離長沙。午後三時半，抵湘潭。十六日，至衡山，宿於李氏家廟。

十八日晨，往遊南嶽。乘兜子出望嶽門，遙見連峯插天，煙雲杳冥，若隱若現。十一時，過一亭，前有「引人入勝」四字。復經九龍泉、師古市，自此地勢漸高，兩旁皆山，徑路紆迴曲折，或高或下，竹

樹夾道，澗聲不絕。連峯之巔，雖暢晴猶出雲；油然滃然，若煙若霧，變幻不可名狀。行三十里，達嶽廟。宏闊壯麗，較泰山之岱廟，規模雖不及，而粧飾則過之。廟之大門內，爲欞星門，旁有東便西便二門，門內爲戲樓，左爲鐘亭，右爲鼓亭。再進，爲正南門，重樓二層；左右有東川、西川二門，更進爲嘉應門，門內有御書亭。後爲正殿，最後爲寢宮。余等憩於廟旁之三元宮，有道人出而款客，舍余等於客室，甚清潔。以時尚早，乃再雇兜子，往遊水簾洞。自嶽廟之東北行，山中道途平坦，四圍皆大山，而中多平原，平疇綠野，彌望皆是，秧田依山高低，利用山泉，高田之水，瀉入低田，不必用龍骨車，而水利豐足；山民比尋常農夫，用力乃省十倍矣。行八里，聞鼕聲如雷，蓋卽水簾洞之瀑布，崩流於亂石間而作聲也。未幾，遙見兩崖之間，如絮如雪而噴射者，卽水簾洞也。其水實爲瀑布，源出於紫蓋峯，自上倒瀉，至此適當兩崖之坳，坳處有仰穴，水經此激射而上出，復奔放而下，噴珠拋玉，輕明若簾，故名。下臨大壑，故聲聞數里，其旁有石壁，石色黝黑如鐵，鑱削如斧劈，若與水簾爭奇者。洞在山之高處，路險滑不易登，稍平處砌石爲級，陡削處則鑿岩石爲級；捨兜子步行而上，至近洞口，坐巨石恣觀

之薄暮，乃下，復乘兜子歸。

十九日之晨，乃為祝融之遊。八時，乘兜子由廟後北行，過遙參亭而上，行三里，經鴛鴦、青岑二峯。二峯間有潭水下瀉，名絡絲潭。潭源自芙蓉、香爐諸峯，自高而下；雖不若水簾之陡，而其聲之洪大過之。五里，過玉板橋，至報信嶺。自此而上，壑聲愈大，如萬馬奔騰，望見彩霞、朱明諸峯，峯峯攢簇，其端出雲，雲氣升騰，忽而掩峯之半截，僅露其尖；忽而掩蔽峯頂，惟見翠黛東鱗西爪，殆似碎裂之錦，懸薄空中，轉瞬又失其原狀。十里，至半雲庵，自此而上，路愈陡峻，層累複折，愈轉愈高。十五里，至半山亭憩焉。俯視湘江，其狹如帶，風帆如葉，隱隱可辨。再上為紫竹林，山中叢竹，自成羣落，夾道而生，十數里不絕，故名。再上益峻，輿夫一步一喘；行二里，至鄴侯書堂；為唐李泌讀書處。又二里，至鐵佛庵。時已過午，在此出乾糧當午餐。再上為丹霞寺，俗名五嶽殿。遙望南天門，尚在雲端。再上為湘南寺，其下有文殊洞；洞中有巨石，前塑文殊像。洞之內左，水聲淙然，其上又有大慈普觀洞；自此至南天門，山腹多巨石突出，如象、如馬、如獅、如龜。至南天門，而祝融峯之面，始突現眼前。東望芙蓉、紫

蓋諸峯，西望煙霞、天柱諸峯，對於祝融，如環拱輻輳。俯視下方諸山，在平地時亦甚高峻者，至此乃如邱如垤，累累然若千百之荒冢也。既逾南天門，折而下，復仰而上，始克登祝融峯。經獅子岩，有巨石聳立，酷似獅形；岩前鐫四字，曰：「天然大師。」下為洞穴，穴旁有泉，曰古獅子泉。自獅子岩分兩道：左往高臺寺，右往上封寺。余等乃至上封寺；寺東有觀日臺，從小徑步行往登之，崎嶇陡絕，努力攀躋始至焉。上有六角石塔，前為方石臺，中豎一碑，題曰「觀日出處。」再上，至祝融峯頂，是為嶽巔。蓋自嶽廟至此，已行三十里矣。嶽巔風雨不時，有一石屋，俗名聖帝廟，為遊人避風雨之所。有橫匾一，曰五龍拱極，蓋指天柱至雷祖五山脈，皆若歸向祝融也。屋之南巨石矗立，上建一碑，曰同源碑；字跡飛舞，日暮不能盡讀；大概取三教同源之意。此行攜有測高器至嶽巔測之，高一千零五十粎，約合營造尺三千一百五十尺。較湖南省刻會典館輿圖所載，祝融鳥道高三百十四丈五尺者，所差祇五尺耳。祝融峯空氣高寒，是日午，華氏表八十六度，晚八時，驟降下十度，夜半三時，為七十二度。是晚宿上封寺，狂風震撼屋宇，兼有驟雨，御棉衣褲，始不覺冷。南嶽寺廟，惟嶽廟之三元宮，較

爲潔淨；餘皆湫隘黑闇，供客僅有粗糲之食。上封寺雖在極高之處，然因雨降不時，牆壁階柱，皆溼潤如沐。據寺僧云：一歲之中，晚間能望見明月，不過數次云。

二十日，晨六時啓行。在上封寺時，仍陰雲四合，俯視山半，則已晴霽。恆言南嶽有三天：自山麓至玉版橋爲一天，自玉版橋至半山亭爲一天，自半山亭至嶽巔爲一天；往往晴其下，雨其上，或晴其上，雨其下，洵不誣也。八時三刻，回至嶽廟，具餐畢，十一時，復乘兜子爲方廣之遊。出嶽廟而西，過中鎮橋，橋跨白龍潭上。再經玉清宮，過止觀橋。橋後爲安上峯，上有舜廟，下有舜溪；相傳舜南巡時駐此。昨日所遊者，爲嶽之正幹，諸峯多雄偉峻極，煙雲變幻。今所經者，乃其西南支幹，類皆嵯峨聳秀，峯巔亦無煙雲，與昨見者，乃別爲一面目也。橋之前對月形山，山之左後有塔，祇餘五級；蓋其上已圮也。五里，過黑神坳，有市集，名黑神市。復逾一澗，亂流而渡，澗寬數丈，兩岸危崖紆折十餘里。問土人皆不知其名，志稱黃沙、黑沙、白沙三潭，從蓮花峯下發源，瀠洄下注者，蓋卽指此。過此西折，卽爲方廣道。道在兩峯之間，小而窄，崎嶇難行，與澗水相並，或行其左，或繞其右，澗水爲亂石所阻，轟

聲大作，愈上愈激；澗底純爲大石，有縱橫十數丈者，或重疊如階級，或橫臥如牛背，水過其上，泐成罅裂，可知此澗本山根石骨，年久爲水所剝蝕者也。至福昌寺前，見潭水上源，自高下瀉，爲數節之瀑布，飛流噴沫，如百丈白練，折爲幾疊，懸於山間。方廣道中，極爲幽邃，逾嶺十數，山徑偪仄，高低不平，或鑿石爲級，或填亂石，與土路相間；往往傍山崖而行，下臨絕澗，羣巒四匝，數十里無人煙。路愈轉愈深，境愈幽絕，蓋未至方廣，令人已應接不暇矣。度分水坳，澗水分向東西流，其向西流者名石澗。是坳之脊，測其高爲八百零十粎，約合營造尺二千四百三十尺，亦甚高峻，惟在南嶽，乃不見其高耳。自坳而下，爲石澗發源處。澗水狹而深，叢樹翳之，殆不可測。抵方廣寺，已暮靄蒼然；自嶽廟至此，約行六十里矣。昨日所經之路，闊而有石級，惟須仰上而行；今日所經之路，較爲低平，然狹小而多無階級，其艱一也。寺居蓮花峯之中心，八峯環之，如蓮瓣然。旁有二賢祠，祀朱晦庵、張南軒二先生；相傳晦庵南軒遊嶽，自山背上，首至方廣，故祀之於此。方廣在嶽西北，地最幽深，遊人到者甚少。寺在昔日甚有名，僧徒最衆；今則僅屋三楹，僧一人而已。余等至石澗潭寺度宿。潭前道路攲仄，又

有大森林蔽之。循石磴而上，仰首不見天日。澗水流於石罅中，不見水而，惟聞轟聲，境之奇，尤勝於方廣矣！寺屋黑暗汚穢，供食尤粗糲，以風景之佳，亦遂忘之。

二十一日，晨九時，自石澗潭寺啓行，午後三時，回三元宮。午膳畢，四時，乘兜子回衡山縣，仍宿李氏家廟。

二十二日，晨，離衡山，赴衡陽。午後，四時半，至焉，留數日將行。乃於二十五日之晨，遊迴雁峯。出城不及里餘，卽至峯下；上有雁峯寺，峯不高，登其頂，數百步耳。舊傳雁至此卽回，或曰峯形如雁回旋，故名，要皆不足爲據。獨是南嶽縣亙盤紆，如此廣大，而獨取衡陽城南一小山稱之爲首，余頗疑焉！山之脈自首至足，究相聯與否，余旣未獲徧歷諸巖谷，亦末由證明之。第就古人所云，則余之此遊，乃首尾畢具，較諸僅登祝峯者，差足自豪也！

河北

居庸關紀遊

居庸關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三十餘里，亦謂之軍都關。爲太行八陘之一，自古備邊之阨塞也。關城凡三重：曰下關、中關、上關。崇墉峻壁，兩山夾峙，一徑中通，纔可容軌。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，南曰南口城，北曰北口城。城在八達嶺，形勢之雄，誠所謂一夫當道，萬夫莫禦者。京張鐵路通後，自京至南口，不及三時卽至。鐵道自關城之左，洞山而過，俯視關城，如在谷底，昔之所謂絕險者，今日則已成爲遺跡矣！余於民國二年五月，偕鍾師憲鬯往遊焉。

是日晨十時，出西直門乘十一時零二分京張汽車，過淸河、沙河二鎭。十二時二十七分，卽抵

南口。下車，寓井兒飯店；店係西式，每日房飯銀五元，二人共一室九元。午膳畢，各雇兜子，每乘五元，輿夫四名；往遊天壽山。明自成祖以下十三陵，皆在此山；而長陵工程爲最大，即成祖之陵寢也。行一時半，至陵前大石坊，高六七丈，爲長陵之正門。下輿步行，進大宮門，再進爲大碑樓；樓後有獅、貘、虎、駱駝、象、騏驎、馬，各二對，一跪一立，均用白石琢成，鐫刻甚精。後爲翁仲，武四人，文六人；皆劍甲袍笏，相對而立。再進爲大濾門，自大石坊至此，行十餘里，始抵陵前。門者啓鎖，導余等入；自大門至正殿，殿中爲甬道；兩旁松柏等樹，參天接蔭。殿凡九楹，宏敞偉大。階石悉鏤龍文，殿柱皆楠木，四五人方可圍抱之。殿後即長陵，享臺矗立，墓道分左右，歷級上升。余等從此繞登臺頂明樓，中豎豐碑，曰「成祖文皇帝之陵。」高十數丈，字大徑尺。長陵倚天壽山之主峯，四山環抱，中爲極大平原，氣象萬千；較鍾山太祖之陵，殆遠過之。東爲景德諸陵，西爲獻定諸陵；皆背倚層巒，環列如朝拱，惜時已晏，不能往遊，天復降雨，急乘兜子而回。四望山巔，黑雲如墨，雨勢驟疾，山兜兩側無障蔽，衣服盡溼，兼以大風，寒澈肌骨，行至半路，雨止；抵客店，已六時半矣。

翌日，擬度居庸關，往遊八達嶺。晨二時，命輿夫駕兜子先往青龍橋車站。余等於五時二十分，乘南口貨車啓行。京張鐵路，每晨於是時有貨車開赴康莊，並不載客；余等每人出小洋三角借乘之。自南口至青龍橋，一路皆高山峻嶺，上聳雲霄，生居南方者，未見此宏壯山景，胸襟爲之開豁。其峯巒攢簇複疊，或尖、或圓、或峭直，隨處不同。萬里長城，依山脊建築，每隔三四十丈，則有一望樓，完好如新。鐵道隨山峽彎轉，右傍絕壁，左臨深澗，或鑿石架軌，如行棧道；或洞穿山腹，如入地隧。車行軌上，地勢漸高，據車守云：「每三丈約高一尺。仰上峻阪，故行甚遲。」鐵軌依山斜上，先折向東北，至青龍橋。再折向西北，如人字形；火車自南口開行，車頭繫於列車之尾，倒推而上；將及青龍橋，方折而改向，則車頭在前，列車在後，而直趨西北，以踰八達嶺矣。南口以上，凡過山洞三：一爲居庸關山洞，深約三四里。一爲五桂頭山洞，約半里。一爲石佛寺山洞，約里餘。聞山洞共有四，余等僅經其三；其未經者，卽八達嶺山洞是也。此爲本國人自建鐵路之最有名者。觀其地勢之險，施工之巧，宜乎爲中外人所稱道不置矣。七時二十分，抵青龍橋。輿夫駕兜子在彼候已久，遂乘之至八達嶺之

麓，余與鍾師捨輿循長城拾級而上，過望樓五，始登其巔。山風極大，步履頗艱；羣嶺環抱，雖至嶺巔，亦不能遠眺一切。嶺上有北口城，傾頹過半。時已八時，輿夫促余等歸，遂自巔下，乘兜子行；十時，至居庸上關。雄踞兩山之間，城樓四層，城之中有雲臺，以巨石築成，相傳爲元代所建。其式如巴黎之凱旋門，內外均刻佛像。臺內嵌石刻，爲漢、蒙、藏、回、女眞五種文字，古雅可愛，以時促不及細閱。居庸關有官署，有捐局，市街亦頗熱鬧。十時半，自上關啓行；北方之山，多無水泉，惟八達嶺靑龍橋以下，至居庸關，澗水自北南流，匯而爲溪，潺潺之聲，不絕於耳；所謂彈琴峽者即此。十二時，乘汽車回京。至西直門，不過一時三十分也。

西山紀遊

西山在京師宛平縣西三十里，爲太行山之支阜。衆山連接，著名者甚多，西山其總名也。自京漢京張鐵道通後，遊西山者改乘火車，往返便利十倍。翠微山離京不及三十里，朝往可夕返。潭柘距京五十里，戒壇距京八十里，尤稱絕勝。則雖有火車，非在山中信宿，不能遊焉。玉泉山在京師西北郭，策蹇驢半日可至，則無須火車也。乘京張支路車往者，則出西直門，至黃村下車；先遊翠微而後潭柘戒壇。乘京漢車往者，則出廣安門至長辛店下車；先遊戒壇、潭柘而後翠微。余於民國之初，供職教育部，居京二年，恆以餘暇與師友二三放曠於山水間，凡兩至翠微，一至潭柘、戒壇、玉泉。追憶舊遊，以文記之。

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晨，七時四十五分，偕鍾師憲鬯、袁君觀瀾乘京張支路車，遊翠微山。至黃

村，各騎驢入山，抵靈光寺；寺後倚石壁，前有歸來庵，爲清端方所築。頗清潔；庵前方池，鑿石而成，引巖洞之泉入之。寺僧名聖安，余等囑其備兜子，乘之登山，至大悲寺。略覽一周，復上爲龍王堂。適及山半，後有龍泉，自山洞出，瀉入寺之西廊下，寺僧以竹承之，鑿石爲龍口。水自龍口出，入於方池，池中朱魚數百尾，見人不驚。又於其上建一閣，曰臥遊。登之可以望遠。出龍王堂，至香界寺。規模甚宏大，爲唐時古刹。本名平坡，清乾隆時始改今名。再上至翠微之顚，有寶珠洞，在觀音巖後。四壁幽深，捫之若溼，洞石纍纍如珠，故名。至此已十一時半，余等出乾糧分食之，以當午餐。食畢，從山之東下，登獅子窩。下有精舍十數楹，依山構宇，亘以長廊。廊中畫聊齋志異圖，頗有意趣。地非寺觀，人非僧侶，實爲內監所管理；客至得隨意遊覽，僕人具茶享客。余與觀瀾，直造山巔；下山過澗，渡石橋，迤邐至盧師山之祕魔崖，證果寺在焉。寺僧名寬廣，道余等遊覽。直至崖下，坐石磴稍憩。崖橫出數丈，巖腹空洞，可容數十人。下爲盧師像，外塑二童子侍其旁，相傳隋末有盧師至此，伏二靑龍爲二童子，故名。是山與翠微相對，不如翠微之高，而祕魔崖之奇特，則過之。三時，回王村。乘四時二十分晚車

而歸。半載在京，塵俗鞅掌，今日入山，頓覺心神清曠！山中樹木葱鬱，濃綠之中，雜以紅葉，晚秋景物，颯爽撩人。山農用二馬，或三馬，相並耕田，多已種麥，麥苗之出土者三四寸，蓋北方刈高粱後種麥，猶南方刈稻後種麥也。

二年六月一日，休沐之辰，鍾師袁公約往遊玉泉、碧雲、臥佛三處。七時，出西直門，至海淀。時方九時，在市數小飲，食麵餅以當午餐。各雇一驢，望玉泉山迤邐而行；一鞭得得，風景至佳。行五六里，卽聞水聲淙淙，自山瀉入昆明湖。至玉泉寺門，有人導入遊覽；過石橋，拾級而上，至龍王廟，有石碑一，題四大字曰「玉泉趵突。」泉自山根湧出，以勺取一杯飲之，清冽異常。山石上刻曰：「天下第一泉，」清乾隆帝所書也。泉匯爲一池，池面水泡噴湧如沸，當午尤甚，故名趵突；蓋水底物質化合，發爲炭酸氣而上出，日光烈時，化合益盛也。拾級登山，至華嚴寺，甚莊嚴，惜已破壞，再上至伏魔洞，有方亭一；再上爲玉峯塔影，有高塔一，爲玉泉最高處。從山後下出寺門，方十二時，騎驢赴香山；山中寺宇，以碧雲、臥佛爲最有名。行五六里，至碧雲寺。門前有獅二，雕刻之精，世鮮其匹，碧雲所爲以

獅名也。過石橋，歷一佛殿，兩旁偶像，繪塑甚工，惜皆傾圮。至大殿旁，有方丈及客室，陳設頗精，蓋備遊客寄宿者。殿後爲金剛寶塔座，白石爲基，座凡三層，上列石龕，頂建七塔，塔凡十三級，建築雕刻，均極精妙。俯視玉峯塔影，已出其下。自寶塔座而下，至方丈稍憩。寺僧復導觀羅漢殿，有羅漢像五百尊，爲明代古物。以檀香木爲身，黃金爲外飾，完好如新。明代閹宦，如于經、魏忠賢輩，均於寺後營生壙焉。既出，復赴臥佛寺；遙見山巔到處有碉堡，爲清乾隆時用兵征金川，健銳營在此練習攻守者；約行三里至焉。寺前有五色琉璃坊，進坊爲馳道，長里許，古柏夾道。進山門後，有一石橋，橋下有池，池中畜金魚千尾，大者長七八寸，以所攜餅餌，分裂投之，羣聚爭食，潑剌有聲。正殿之後有臥佛，長丈六尺，范銅爲之，蓋般涅槃相也。正殿兩旁有東西院，基督教青年會賃之爲夏令會友聚集之地。余等以時將暮，未及徧覽。出寺騎驢歸，繞玉泉山而行，至海淀，易車歸家，已昏黑矣。余以西山之最勝處，爲潭柘及戒壇；僅至翠微，未足以盡西山之景物也。乃於是年九月六日，復約鍾師、袁公往遊焉。午後一時，仍乘京張支路車赴王村，至靈光寺。因時已暮，宿於寺之歸來庵。是夕，寺僧出山肴野

菜供客。晚間，新月一鉤，爲翠微峯半掩，夜景蒼茫，各坐菴前荷池邊納涼。十時後安臥，秋蟲之聲，唧唧入耳，塵俗襟懷，爲之滌盡！

明晨五時卽起，六時早餐畢，各乘兜子離靈光寺赴潭柘。途中兩次渡渾河。渾河卽古之桑乾，今名永定河；源出邊外，流過西山間，爲兩山所束，水聲湍激，聞於數里。渡河之舟，爲長方形，舟首豎一圓木，空其中，貫以軸，兩岸立木架，架以鐵纜，橫過河面，舟人手轉圓木，緣鐵纜轉之，舟卽前行，達於彼岸，並不用篙，殆因河底皆沙，用篙不便歟。一路所過村落，鄉民男婦，正刈黍稷及玉蜀黍，堆積場上，婦女或磨玉蜀黍爲粉，卽北俗所呼爲棒子麵者。過羅喉嶺（俗稱西峯）勢甚陡峻，亂石爲路，頗覺難行。至十二時，約行五十里，始抵潭柘寺。寺在羅喉嶺平原村，距京西北九十里。燕人諺曰：「先有潭柘，後有幽州，」其寺之古可知！峯巔有龍潭寺；前多柘樹，故名。淸代改名岫雲寺。寺中殿宇，金碧輝煌，頗爲壯麗；鑿石作溝，上承龍潭之水，淙淙下注不絕，故入潭柘者，牆壁階礎間，殆無往而不聞泉聲。余等在寺午餐畢，寺僧導觀各處；正殿中有大青小靑二蛇神，以龕供之。相傳出入無

常，聞鐘聲即至，乃諦視之，大青龕中，不見有物，小青龕中，則一蛇蜿蜒，長一二尺，粗如大指，安知非寺僧捕一蛇畜之，故神其說以炫人者！又觀殿旁之帝王樹，有清乾隆帝題額；大略言康熙帝時，樹爲一株，至乾隆時，復生一株，後兩樹合抱，以爲瑞應，其實即銀杏樹耳。銀杏之生，往往多幹，後即合抱，其生理本如是，而寺僧則訛爲每一帝即位，此樹即生一株，後必合抱，其傳述之荒誕，更甚於乾隆帝之題額矣！殿後有毘羅閣，閣之東有舍利塔；塔爲西藏式，最高處爲觀音殿。殿中有元代妙嚴公主之拜磚；公主元世祖女，削髮此寺，日就是磚頂禮於大士前；磚厚三四寸，長方形，四周有花邊，尚完好。惟中間兩足痕處，磚已磨穿，可知其拜跪之久矣。殿旁有倚松齋，齋前有巨松。齋下爲猗玕亭，亭內鋪石，鑿石成槽，屈曲爲龍首形。由亭畔石溝引潭水灌之，水流入曲槽，浮以酒杯，杯隨水流，名曰流觴曲水；雖雕鑿甚工，然刻畫亦太過矣！三時後，乘兜子赴戒壇寺，仍過羅睺嶺。從獅子巖盤旋取道凡十八轉，皆亂石爲磴；登降之險，更甚於前。至五時後，行二十里，始抵萬壽寺，寺在馬鞍山高處，建於唐武德年間，至明正統間，改名萬壽；戒壇即在寺之北，白石爲之，凡三級，四面皆列戒神。

每歲四月八日，集僧衆聽戒於此壇。又有毘盧千佛閣，閣兩層，登閣望渾河，水勢浩浩，極目無際；蓋是時正值河水泛溢，漂沒田廬也。閣前有古松，以臥龍松爲最奇，根可合抱，橫臥側出石欄外，其枝盤曲如龍。又有所謂活動松者，相傳動其一枝，則全樹皆動，清乾隆帝題詩刻石其旁，惜此松已燬於火，不得見。閣之東，又有白松九幹，互相糾結，勢如游龍；故潭柘以泉名，戒壇乃以松名。是日宿於寺，寺僧招待殷勤，供具極豐。

明晨六時，盥漱朝餐畢，寺僧導觀各處；余等復登山，歷覽巖壑之勝，聞寺後有太古、觀音、化陽、龐涓、孫臏五洞，以歸時局促，未及往。九時半，騎驢赴長辛店。午後一時，乘京漢鐵路車返京。此次同遊者，鍾師袁公外，尙有胡綏之、伍仲文、嚴練如、湯愛理、汪波止諸君。

妙峯山紀遊

京師之西有西山，自昔稱爲勝地。其距城近者名八大處，一日可以往返，故遊者多集焉。實則八大處者，入山至淺，不足以概西山之勝。自此西南行，入山稍深，則有戒壇、潭柘泉石之奇，遠非八大處可及；而往返須二日程，遊者略少矣；然不若妙峯之奇也！妙峯在京師西北，其前爲暘臺山；春日桃杏開時，則數十里以內，彌望皆桃林杏林。海棠開時，則偏山皆海棠。玫瑰開時，則偏山皆玫瑰。花香聞數十里！秋日則偏山皆紅葉；其勝景如此，然往返須三日程，則遊者益少。余於民國八年四月六日，清明節，以植樹之便，偕徐君森玉等十餘人往遊焉，正杏花盛開時也。是日，出西直門，乘人力車行十五里，至海甸，八里至青龍橋，折至德家花園，稍憩；旣而隨部中同人，赴辭家山行種樹禮畢，騎驢度紅山口，十二里至黑龍潭；潭在書眉山，有龍神廟。水自山來，至廟後瀦而爲潭；周以石欄，

直徑可三丈，其水清冽，余等在此，取水瀹茗，以滌煩襟。又行八里，至溫泉，有浴室二，其中鑿石為方池，引泉注之，可以入浴。泉之溫度，較低於湯山。溫泉周圍之土壤，皆出白礬，遠望如鋪雪。又四里，至秀峯寺；寺在暘臺山麓，距京師六十餘里。明太監高讓與沙門智深所創建也。石壁巉巖，環擁於後，左右雙澗，繞流於前，境甚幽寂。徐君森玉，偕其友合賃此寺為別墅，余即舍於此。徐君命庖人治膳享客。膳畢，出寺西南行，赴大覺寺；自青龍橋至秀峯，一路柳綠杏紅，櫻花怒放，至此則杏林尤密，爛熳數十里，山上山下，皆錦繡也。行三里，至大覺寺。寺為遼時所建，原名清水院，明宣德時，易今名。山半有泉，下注如垂紳。至寺後瀦而為潭，以石欄之，清可見底，清水院之所以名也。潭前有塔，高三丈餘，以鐵為頂，址為八角形。清世宗以僧性音，參學有得，命住持大覺寺；及圓寂後，命其徒建塔於此，殆即此塔也。塔各有領要亭；左有暘臺山清水院藏經記碑文，為遼咸雍四年僧志延所撰，久已沒於荊榛；徐君出貲，雇工復立之。余等在此坐石聽泉，流連不忍去。寺中又有玉蘭兩株，高可四五丈，幹碩花大。殿前有龍爪槐，屈曲旁生，皆不多見之物也。天晚，出寺，由原路回秀峯。

七日晨，五時即起；八時，乘山輿登暘臺山，四里至金寺。殿宇甚新，有精室數楹，客至可宿。殿前大銀杏二株，叢榦挺立，高十餘丈。寺外有泉，水聲淙淙，有粵人設金山汽水總公司於此。利用此以爲水源。寺之前後，亦多杏林，然尚含苞未放。高下相差四里，氣候已不同矣。又行八里，至玉仙臺爪打石，有茶棚；夏曆四月初一日，廟會時，赴妙峯進香者，在此飲茶休息。爪打石，乃俗名；不知何所取義也。又八里至廟兒窪，是爲暘臺山頂。以高度計測之，得九百九十米。加以京師海拔，平均三十七個半米，約合營造尺三千尺以上。雖然，窪左尚有山巔，是日狂風吹人欲倒，未能上。合山巔及京師海拔計之，此山之高，當可三千尺矣。窪後皆玫瑰花田，此時尚未開；居民有此田者，每歲獲利甚豐云。自廟兒窪下山八里，至澗溝。自此上升妙峯山，二里爲松嶺；到處古松成林，殊形詭狀，皆高數十丈，幾百年前物也。八里，至妙峯山頂；高與暘臺相若。有靈感宮，供天仙聖母碧霞元君。其下有法雨寺，內供觀世音菩薩。西有東嶽廟。此峯特然秀出，石紋奇麗，登頂眺望，層巒重疊，皆在足底。晴明之日，居庸關八達嶺之遠，亦可寓目，西山之勝，於此乃見之矣。自妙峯再西二十餘里，更有西大梁滴

水巖之勝；若宿於妙峯，則可往返，而同遊者多欲回宿秀峯。余祇得從衆，留俟異日再遊。靈感宮道人出黍粥麥餅享客。食畢稍憩，卽由原路下山，至大雲寺。寺亦遼時所建。寺旁有山洞，洞前有短瀑。坐瀑前石上，聽松聲水聲，翛然意遠。自寺下山至朝陽院。院後有塔，高二十餘丈，爲明萬曆年建。殿前鑿石作圓壽字形，引泉注之，以爲流觴曲水。又有古松一株，夭矯側出如龍，奇異可愛。出寺回秀峯，夕陽尙在山也。

八日晨五時起，七時騎驢赴大工。山路高下不平，頗艱於行。八里過大覺寺塔院，又八里至大工。大工者，本玄同寺遺址，明閹劉瑾在此營生壙，大興工程，未畢而敗，故土人稱爲大工。今有塔，高七級，下層鐫「玄同寶塔」四字，上署大明崇禎某歲春月穀旦，下署司禮掌篆古蘇復初道人高時明題；蓋卽劉瑾之墓也。其前隧道，深及數里。此地杏林，較他處尤密，觀杏林者必至此。自大工回，經小工；其地亦有七級寶塔，蒼松如蓋，兩旁挺立，疏落有致。又經大覺寺後溝，有兩山南北對峙；怪石突兀，作黝黑色，俗名爲北龍脈及南龍脈。因憶淸水院之勝，乃復至大覺寺。倚樹聽泉，且合攝一

影，以爲紀念。日午，回秀峯；飯能休息。二時半，偕徐君等乘山輿赴三家店。路過渾河，河底皆沙；河之西岸，則綠樹成林，數十里不絕。行三十里，至三家店。其地市街繁盛，居民富饒。七時登汽車，八時至西直門。與徐君訂後遊西大梁滴水巖之約，把別回家。

滴水巖紀遊

西山之滴水巖，稱爲奇境；今春遊妙峯山時，本擬一探其勝，因同遊者多不願而止。邇者林君宰平（志鈞），乘雙十節休假，邀余偕遊；而陳君字琴（鑾），則又同時邀遊西峪寺；余以林之約在先，辭陳君。而陳君以滴水巖道險難往，不易得伴侶，西峪寺則隨時可去，乃改從余行。陳、林二君又各約其友，於是日之晨會集北京西直門京門車站。

民國八年十月十日，晴。晨五時起，盥洗畢；六時，赴京門枝路車站，陳林諸君，陸續皆至，七時開車；八時，抵三家店。下車，陳君預於昨日遣人至靈光寺雇兜子，在車站等候。同遊者八人，皆未遊過滴水巖；余細揣地勢，及翻昔人遊記，則巖在妙峯山之西南，且低於妙峯，若先往滴水巖，必較妙峯爲近；又其地荒涼不便住宿，則宜遊畢回宿妙峯；諸君皆韙余議。乃問輿人，則均不識路，中有略知

方向者，遂乘輿指西南行，過三家店鎮後；鎮頗繁盛，居民櫛比。至渾河邊，對岸望見石景山。河至此分爲二，一廣一狹，中渚爲洲，名小河子村，皆架橋通之；橋樁以巨石卵塡積河底，高出水面五六尺，以籐箍之，左右分立河中，每隔丈餘，置兩樁；上鋪木筏，以便往來，頗爲穩固。先度小橋，過小河子村，復度大橋。河面約闊數十丈，水流迅激。登岸前進，道上有石欄，上鐫「妙峯山正路」五字。復西，爲琉璃茶棚，紅牆碧瓦，棟宇煥然，蓋新建築者也。由此以上，徑路窄小不平，兩旁山石，多見煤層。行於溝中，水深尺餘，輿人擇水淺處行，泥濘沒踝；約三四里，折而南行，登山，卽爲大道。惟皆塊石塡成路無階級，約半里，又得土路，寬廣而平。忽見兩旁峯巒攢簇，中通一徑，石紋秀美，引人瞻矚；訊諸土人，山名灰山，地名灰窰；蓋因產石灰得名。然以如此山而被此稱，可謂山之不幸也。折而西北，傍渾河岸行，至龍泉塢。乘小舟渡河，爲陳家莊，莊中居民百餘家。過莊北行，爲西北澗茶棚，由此登仰山嶺，俗呼十八盤。盤頂名孟常嶺，有靈聚寺。以測高器測之，約一百四十三粎，加以京師平均海拔三十七個半粎，合營造尺約五百二十尺。自頂而下，名下八盤。再西行，山多峭壁，名曰陰山。石層橫疊而

中空，有泉自隙流出，盤旋激石出聲。吾友馮君稷家（農）曾遊此，題聖水二字於壁。西北循山麓夾壁中行，有村臨谷口，名曰桃源。樹木蒼鬱，秋色迎人，居戶數十，老幼怡然，洵不愧爲世外仙境。村前孤峯聳立，其半有山洞八，爲昔人避兵處，今則多巨蛇穴其中，秋收後出覓食，並不害人。土人以爲神云。自三家店至桃園，爲妙峯山進香之南路。妙峯山之碧霞元君廟，香火極盛。夏曆四月廟會，京南京北之人皆雲集。登山有四路，除南路外，自沙河來者爲老北路；自廟兒窪來者爲中北路；自聶白地來者，則中路也。至此日已晌午，乃各取乾糒作餐。餐畢北行，得一澗，闊尋丈，水聲潺潺，濺石而過；澗邊多飛鳥，色灰青帶白，尾長尺餘，美麗可愛，或云名山喜鵲。逾澗，至南中村，入櫻桃溝，斯爲向滴水巖之蹊徑矣。溝分南北，無水，底皆亂石。循其南行，又分西北，循其西行，地勢較高，兩面皆峭壁；祇有一口可入，不能輿騎，即黃牛岡口也。余等皆攀援徒步而上，十餘里無人煙。愈升愈陡，愈轉愈深，如行狹巷中，而山峯之秀美，則百出其奇，或連翻四五峯，皆若披錦；或怪石迎面突起，如斧削成，或圓而高聳，或卓立如筆，令人應接不暇！轉十八疊岡，盡崖見，則滴水巖也。遙望萬綠叢中，紅牆

黃瓦，殿閣懸空，則巖下梅花山天泉寺也。喜極而奔，歷石級數十，至寺，已午後三時半矣。計三家店至此，約四十餘里。寺在巖之下，梅花山之頂。背崖而建，有殿三楹，中供達摩祖師，右爲觀音，左爲地藏。東西皆有舊屋兩間，與殿毗連，無僧人，有馬姓姊弟二人，在此看守，云爲妙峯山所管轄。圖書集成山川典，以滴水巖歸入房山範圍，屬房山縣；以今考之，其山之形狀，確類土方，而其境界，明明隸於太宛也。殿東有方亭，亭懸一鐘，倚亭欄，可以遠望；萬山層疊，斯巖隱其中，非好奇者莫能至，又何怪與人之皆不識途耶！余等在亭，飲水稍憩，卽至殿後，觀滴水巖，巖爲千仞絕壁，環東西北三面，如張兩腋，其頂前出如覆額，其下爲洞，深廣約三四丈；洞上石層有罅隙，水滲石面，滴瀝而下，如檐漏然，以巨石缸盛之，溢則自山澗下流；夏時水大，上千百滴，則下有千百聲，冬時嚴寒，上滴不已，下滴則成冰柱，至爲奇觀。洞內新建一殿，中供四十八臂觀音像。殿旁石壁，題詠甚多，吾友馮君亦題詩數首於此。殿東尙有小洞，深廣不及丈餘，亦有水下滴，以較滴水巖，具體而微矣。在此以測高器測之，得四百九十三粎，加以京師平均海拔三十七個半粎，約合營造尺一千六百尺。然此乃梅花山

頂之高，非滴水巖之高；因巖為懸崖，不可升也。觀畢，由原路下，至寺東鍾古洞；燃炬以入；深廣可數十丈，洞壁皆石鍾乳，或似蓮花，或似象鼻；有一石牀，面坳而長，據云每年有龍見其上；牀後有垂石，水自上滴如雨，其下有潭，深不可測，龍所蟄也。洞中復有洗眼池，一大一小，水甚清冽。循洞左壁而出，三時半，離寺，赴妙峯山。由山脊折而東北行，半里許，兩山之間，得一澗，闊處及丈，水自高瀉下，聲聞數里。循澗曲折上行，有嶺當前；舍澗登嶺，路窄而迂，然風景絕勝，既上復下坡，既下復上坡，始至妙峯山之西寺。過寺，亦見一小澗，水激石面，如短瀑布，遙望妙峯，松柏成林，濃綠如滴，楓葉未霜，色皆金黃；而烏柏則已紅如噀血，偶有數株，點綴其間，山上山下，數十里若披錦也。轉東灣至靈官殿，已達山麓。由殿東拾級而登，至靈感宮，已六時餘；天色甫昏黑，僕夫先運行李至此，整備晚膳，稍休即進食。食畢散步廊下，則見新月一輪，現於廟兒窪頂，其大如盆，顏色深紅，下半沒於雲霧中，少焉上升，則天青月朗，萬山皆明，同人徘徊玩賞，雖冷不忍入室也。九時後睡，夜半既醒，獨披衣出外玩月半小時；一歲之中，此景何可多得也！

十一日，陰，晨五時起；八時，擬赴西大梁；西大梁者，即妙峯西面之高峯。並無寺廟，惟形勢雄壯，兼可遠眺十三陵，故有名。今因天陰雲霧，不能望遠，遂不往。即下山，遵今春來遊之原路，過澗溝，翻暘臺山頂，至廟兒窪。稍憩，俯視四山雲合，蒸騰上升，凝爲細雨。自窪下，行於雲霧中，至金仙寺，已十二時矣。寺爲明成化前所建，清道光時重修。殿之西，有精室十餘楹，庭中雜植花木，顏色之美，勝於城市所見者。時天大雨，即擬留宿於此。午餐畢，冒雨出遊近旁寺觀，先至福順寺，亦名響塘廟，在消災山之麓。進門有戲臺，臺前有池，如偃月形，又進爲前殿，祀關帝；正殿祀觀音，後殿祀呂祖。最後則爲菜圃，種菜數畦。其右有瓜棚，瓜壺大如甕，纍纍下垂。仰視消災山，樹木深蔚，自頂及麓，愈低愈密。圃之後有方池，上架以橋，後有龍王廟。池中金魚數百，投以饅頭碎塊，以木榜擊之，則全池之魚畢集爭食。今寺係咸豐九年，五太監因致禮妙峯山，羨此處山水之勝，因建伽藍，爲暇日休沐，及年老退隱之所。今寺主任君朗山，亦清室寺人。年已七十，聲若洪鍾，善談論；余等在此稍坐，即別出，往遊大覺寺。暘臺山麓寺觀，惟大覺爲佛家叢林。餘如金仙寺、福順寺、普照寺、朝陽院，皆清代太監所造，

故所祀之神，釋道雜糅，並祀昭烈、關帝，蓋取結義兄弟之意。太監無子嗣，老年退隱，情味自然近於僧侶耳！二時，至大覺寺，略覽一周而出；往寺後觀老龍脉，雨甚遄返。經普照寺，愛其風景，乃冒雨入覽；寺在大覺之北，相距不及半里，明永樂時創造，今亦太監家廟。寺周以短牆，牆外樹陰茂密，進門有橋有池，正殿祀藥師琉璃光王佛。殿右爲住宅，左爲客廳，皆陳設精潔。廳北有花園，培植名卉。園之西北，憑山麓建一土臺，有馬尾松一株，古幹虬枝，扶疏四出，如張巨蓋，周圍以木架之，塗以丹，碧葉紅欄，輝映生色；其下可容數十人，因設石几石凳，夏日於此乘涼至佳。地勢既高，東西南三面，皆豁然無障蔽，晴明之日，則十三陵及湯山，一望可了然也。遊畢出寺，雨益甚；回金仙寺，已五時半矣。是日雖御雨衣，猶溼透襟袖，可謂淋漓盡致，飢寒交迫；晚餐較平時爲甘。半夜起大風，屋瓦皆震。

十二日晴，晨七時起；金仙寺之東山角上，建一方亭，可以望遠，因往一覽，則十三陵隱隱可辨。寺中住持覺祥，曾捐通縣淑貞女子國民學校經費三千元。教育部給以二等金色奬章，僧人有此，亦難能可貴者也。九時，往觀金山汽水公司工廠，現已停止，略觀濾水、裝水、裝氣、壓氣、裝瓶、各機而

出。復西北行數十武，至朝陽院。院後山麓有平臺，稍坐遠眺，暘臺山各寺，皆北對天壽山，故多築臺，以便遠眺；此院創於明季，重興於前清，亦太監家廟也。十時，跨驢往七爺墳。七爺墳者，清德宗生父醇親王奕譞之陵寢也。以其行七，故俗以七爺呼之。墳地為金代香水院遺址，章宗所建八院之一，後改法雲寺。至清德宗時，始改為醇親王陵寢，距金仙寺約十餘里。陵前有守衛營房，寢門高丈餘，丹漆甚新，前有碑亭，後有流泉，分兩支，繞陵而出，松柏成林，兼植槐榆，坐樹蔭下，俯聽流泉，極幽靜之趣。寢旁有大銀杏樹，可五六圍，俗稱帝王樹者，清孝景皇后命人鋸為數段，倒臥於地，意使王氣不復萌孽，此樹何不幸生帝王家耶！十一時，赴北安河村，在此休息。余與沐君等，取道海甸歸；陳君等則取道三家店，乘火車，各自分別而行。二時十分，至溫泉，泉在石窩村，入內啜茗，略坐即行。三時三刻，至黑龍潭，入內流連稍久；自黑龍潭行，多係山路，經過山口三，其最後者，即紅山口；新築平路，可通汽車。山口右壁，有人以白堊畫兩馬，相對而立，遠望之，酷似真馬。五時，至頤和園宮門。六時半，至海甸。乘人力車回西直門，分別歸家，已八時矣。夫滴水巖在西山，可稱奇特；然僻在萬山中，遊蹤

稀少；今之遊者，恆取道妙峯山，雖須翻嶺，而道較易行，故妙峯山之輿夫，皆習知滴水巖也。然宜預宿妙峯，以破曉往，日晡歸，必多一日淹留。而陰山、桃園、南中、黃牛岡，一路山水風景，亦莫得領略矣。故好奇者，必從三家店或門頭溝往，則滴水巖之妙處，可一覽無餘。自門頭溝往者，當北經大小將軍峽，而踰十八盤。此吾友鴻君所由之路。至十八盤，則與三家店前往之路合矣。余並詳記之，後之遊者，可以自擇焉。

盤山紀遊

盤山在直隸薊縣（舊薊州）西北二十五里，距京師百八十里。其山峻削，盤而登之，故名盤山。又三國時田疇所盤桓，故名田盤山。民國八年夏五月，友人陳君繩武（紹祖）約同往遊，幷邀胡君文瀾（景伊）、馮稷家（農）稷雨（濤）昆季偕行。將行之前，適天雨；余以遊山宜約定卽行，若因他故改期，必至中輟，陳君亦毅然決行，雖風雨不更；而預定行期，爲十日之晨，屆時天忽放晴，道無飛塵，遊與倍佳。是日晨五時半，皆會於京漢東車站。六時十分，乘京通枝路車啓行。七時至通縣（舊通州）東關下車。凡赴盤山者，不宜在南關寶通寺下車；須至東關，則雇車較便。此次同遊諸君，皆能健步，不畏艱險，多不願乘騾車而喜騎驢。先乘渡船過北運河，卽雇驢，驢背備覆以布袋，無踏蹬，初乘頗不適，稍久亦習之。渡箭桿河，河面約寬十餘丈，以蘆稈束泥，填成平隄；闊三四丈，

以通行人車馬，其下則不通舟楫；土人即呼爲蘆稈河。二十里，至燕郊鎭。又二十里，至夏店鎭。時十一時三刻也。在此稍息，以乾糧作午餐。一時半，過鮑邱河。復行三十里，至三河縣。在城外樹陰稍憩；因時尙早，復行。逾泃河，二十里，至嶺上鎭。其嶺名段家嶺，爲三河與薊縣交界處，過此鎭則薊縣境矣。凡乘騾車者，恆至三河縣度宿；今騎驢，故多行二十里。是夕，宿於永興店。店房尙清潔，飯菜亦可口。晚十時睡，夜半，驢鳴犬吠，擾人清夢。

十一日晴，晨五時半起身，七時騎驢行。乘騾車必取大道過邦均鎭。由嶺上鎭至邦均二十里，由邦均至盤山四十里。余等騎驢，則可取小徑，不繞邦均，直至山麓，可近二十里。十一時到盤山東麓營房村。問諸土人，知已越過天成寺，今若折回，尙須多走十餘里。蓋天成寺在山上，驢夫不肯驅驢上山，乃藉口不識路徑，欲就此中止。余等不許，強之乃行，由山之中口入，經蓮花庵。自庵而上，皆係石磴，崎嶇難行，舍騎而步，兩旁山石奇偉，摩崖甚多。有大石，上鐫「入勝」二字，下署仲華書，是爲盤山之口，名曰石門。石上鐫「石門橋道」四字，此道清光緒己卯年重修。依澗曲折，築成石道，

或東或西，皆架橋通之。橋畔有「鳴騶入谷」四字，乃乾隆御書。再上至天成寺，寺在翠屏峯下，為唐時所建，有古佛舍利塔、飛帛澗、涓涓泉之勝。住持名法波，偕師徒二人。寺中房屋精潔，肴饌亦美。午膳畢，因有半日餘暇，擬在旁近遊覽。相約出寺東行，隔澗望見滴水瀨，在翠屏之東，係短瀑布，現無水，而石壁水紋宛然。行二里，至西甘澗；怪石奇松，形狀詭異，多生於石罅，石為裂開，其根蟠屈。下入於地，澗旁有西甘澗廟，已頹廢。廟左即澗之上源；小橋跨其上，橋畔有奇松。復東行，攀藤附葛，登南山頭；立危石遠望，山脈平行，如波浪然。復下往東甘澗，澗上有石突出，其端扁圓，如蟒蛇頭，名曰蟒石。澗北有北山坡，坡有裂罅如洞，洞內有石門，苔蘚斑駁，厥狀如雲。澗之東山上，有天井石；石長七八丈，底圓面平，上有二窪，恆有積水，溢則下滴，故名。傍晚回天成寺，盤山之甘澗有三，青溝為上甘澗；其下隔一小山，分水為二，東曰東甘澗，西曰西甘澗；其下流蓋均入泃河也。是夕，宿天成寺。

十三日陰雨。晨六時起，七時放晴，昨日託寺僧雇兜子，因雨未來，稍待之。先往寺後遊覽，有殿在翠屏之麓，殿西有舍利寶塔。塔十三級，為定光如來浮屠。明神宗時，有禪師如芳，發願重興此塔，

刺血寫經七載，彙成六部。感動人士，集貲重修，甫發一級，有鐵塔玉瓶，貯舍利三千餘顆；再發一級，則有石盒，貯諸佛異相。比時觀者如堵，放五采光亙天云。塔惟第一級可登，然無階級。余與同人，自其後攀而登。有佛盒門高丈餘，內供定光古佛像。既下，至殿後涓涓泉，泉眼有三，甚深。水青碧色，繞出寺之東，下流入西甘澗。石壁上鐫「涓涓泉」三字，下署丁巳初春汪仁溥題。由殿右望翠屏西峯，蒼松黝石，秀色迎人。舍利塔之西，有善蛇洞，相傳卽徹公和尚塔門。昔人因其傾圮，欲遷他處，甫發塔，白蛇無數，自內出，遂不敢動云。洞右卽爲飛帛澗，源自翠屏峯，六七月間，水流下注，狀若飛帛，故以爲名。盤桓既久，而兒子不至，決計步行登山；遂於十時先進午膳，十一時，各人皆藜杖布韈，裹乾糧，由寺東行，登歡喜嶺之十盤道。志稱盤山有三盤；晾甲石爲下盤，古中盤爲中盤，自來峯爲上盤；以地勢考之，則此十盤道，殆已入中盤界矣。怪石甚多，或如箭列，或如堆垛，所謂中盤以石勝也。行近萬松寺，路旁有兩石相並如門，一松生於石罅，不見其根，呼爲石門松。五里，至萬松寺；寺前有太平禪寺寶塔。寺旁牆上，有「京東第一山」五字，下署陳國瑞題。萬松寺殆卽昔之衞公庵也。自

寺西升山頂，有舞劍臺。遂往觀之，山無階級，鑿石徑爲磴，狹處僅容半足，勢復陡絕，攀援而上，一里餘，至其巔，大石矗立，如象如馬，其上平坦，相傳爲唐李靖學劍處；石頂面上鐫大字曰：「李靖舞劍臺」，旁署唐李從簡曾遊字，徑約八寸。從臺上望雙峯寺，兩峯如髻，寺在其下。以測高器測臺之高度，得四百四十米突，合營造尺一千二百尺。從臺後小徑下，路益險，多亂草，滑不受履。側身斜行下山，過澗，再登一坡，至法藏寺。寺一名茶子庵。明成化年建，今毀。殿左有盤龍松，蟠屈臃腫，其枝四面側出，志云：「盤山古松，此爲第一。」寺前有法船石；由寺下，復上坡，望掛月峯而行，道旁有巨石突起，益覺怪偉。八里，至桃源洞；洞深丈餘，不甚高，內供觀音大士像。洞頂大石上，一松特立，平如張蓋，名平頂松。洞旁有將軍石，自洞再上爲摩天石；自此登爲十八盤，已入上盤界矣。盤盡，大石上有腳印，相傳爲鐵拐李之足跡。此處松林益密，所謂上盤以松勝也。再上爲雲罩寺，自天成至此十八里；寺在自來峯下，東傍掛月峯，爲唐道宗大師建。舊名降龍庵。明萬曆間，勅賜今名。掛月峯乃盤山絕頂，山石赭黃，間以紅牆，苔蘚亦作殷色，遠望若雲錦。論全山風景，亦以此爲最矣！寺亦荒涼，僅有僧

二八，住持名測能。入寺稍憩，從寺後登掛月峯頂。高六百六十粎，加以京師平均出海度，當在營造尺二千尺以上矣。頂有定光佛舍利塔，塔門前鐫一對曰「峻極於天，下臨無地。」相傳除夕有佛燈之異。塔前有彌勒殿，內供彌勒佛像。同遊之人，在此合攝一影，以作紀念。馮君稷家善書，在此摩崖題壁。從掛月峯下，復登自來峯。峯一名北臺，高於平地一千七百尺。有黃龍祖師庵，卽所謂黃龍殿也。殿前松上，懸一鐘，口徑約四尺，鐘鈕陷入松皮，可知年代之久。盤山多松，各寺恆就松樹爲鐘簴，既省費，又省地，可謂便利。時已日暮，不能流連，卽回雲罩寺進麵食，怱怱而下。復翻過分水嶺，經拙庵和尚墓；盤谷寺廢址在其西。下嶺，復經東西甘澗，循昨日原路而回，已八時十分矣。此行繞盤山之北，登掛月峯絕頂，復繞山之東南而回，凡到一處，必探幽陟險，窮人跡之所不至；故往返約行四五十里，可謂暢快矣！晚餐後，明月出，同人復在寺前松石間坐談，至十時歸寢。

十三日晴，清晨起，兜子至。八時，乘兜子赴上方寺；出天成寺東行，仍遵昨日之路，登分水嶺，至拙庵和尚墓，稍憩；俗呼進士墓，但云有進士在盤谷寺出家，葬於此。因往墓西山谷中，探盤谷寺遺

址；其地三面環山，前有一溝，沿溝而下，半里，有巨石橫臥，兩山夾持之，名清涼石。其石底圓面平，長六七丈，鐫「文殊智地」四字，石下卽文殊洞也。復自洞折回至廢寺，殿基旁忽見一碑，臥榛莽中，額曰「盤山青溝禪院碑記。」朱彝尊篆，宋犖撰文，史夔書；摩挲讀之，乃知盤谷寺卽青溝禪院，院爲拙庵和尙所建。其前之溝，卽清溝。所謂上甘澗進士墓，卽拙庵和尙墓也。拙庵，名智朴，徐州人，有道力，爲曹洞宗，尤工詩，清康熙時來此山。先是，青溝之名，不見記載，爲虎豹巢穴；自智朴來結庵，方稱勝構。康熙帝有賜智朴詩；一時名流，如王士楨朱彝尊，皆與往還。朴撰盤山志十卷，精核簡當，其任校訂之責者，卽王、朱二公也。寺西有石乳泉。觀覽畢，復上坡至拙庵和尙墓，必致敬禮。墓前饗殿已圮，墓石尙完好，爲圓柱形，覆以四角方石亭，下爲墓門，其前數十武，兩旁大石，天然峙立如門，卽大小將軍石。墓之西北谷中，可俯視古中盤寺。寺後小山，山中大石棋布，有石三塊，疊成如工字形。自此東北上，過南天門，兩峯對立；其北正對掛月峯，峯下摩天石，一望瞭然。從天門口，向南俯視，可見少林寺。過紫蓋峯下，峯居山之中央，故一名中臺。望見掛月峯之南，有一山頭，酷似彌勒佛，頭目

宛然，俗呼大肚彌勒佛峯。其腹部生一小松，頗似臍眼。從山坡下回望，益覺眞切。下坡，山畔有大石，正方形，三面突出，每面鐫一字，曰「大方廣」。方字最大，直徑約一丈餘。自大方廣石後左轉，道旁有喝斷石，石裂爲兩段，俗傳爲張飛喝斷者，乃附會之詞。在此望對面峭壁，如斧劈開，名天門開。左壁高處，有大石，四無依傍，仰視欲墮，如懸空中，名懸空石。到此卽上方寺矣。天門開爲盤山奇險，開處有徑，嶄絕無階級，石齒巉巉，僅可容趾。自來祇有戚繼光、袁宏道，曾引索登之；余等固無此預備，一時興發，而馮君稷雨，年少銳敏，鼓勇先登，余與稷家繼之，手攀亂石，胸貼峭壁，蛇行而上。稷雨偶挫，墮下數尺，攀樹獲免，遂及半中止。余之頭適與稷雨之足相接，稷家又在余下，徐徐轉身向前，或立或坐，攝成一影，影中人小僅及分耳！自天門開下，至上方寺休息。取乾糧作午餐。寺爲唐道宗大師所建，後有嶕嶢峯，削立挺秀；峯後小石，俗名小兒望嶕嶢，下有二洞：在上者名滴水洞，在下者名流水洞。出寺下山，倒坐兜子，向東南行，道旁有方石，鐫「僊臺」二字，旁署明嘉靖己酉都御史彭澤書。卽仙臺石也。一路澗水潺湲不絕，亂石過之，洞愈低，聲愈大。至少林寺，寺在紫蓋峯下，舊名法

興寺，元至正時建。寺東有紅龍池，爲昔時祈雨處。池長方形，在石壁下，右壁鐫「紅龍池」三隸字，字徑尺餘，前有大定七年八月廿日八字，下署帶川隸。左壁鐫一飛龍，染紅色，尾向上，首向下，若騰躍水面者。進少林寺，寺已頹廢，周圍風景則甚佳。寺東山上，有多寶佛塔，其西有華嚴洞。須登山里餘，方得觀之，乃大石三塊，相架而成。洞門上鐫「華嚴洞」三字。自洞後下山，路之難行亦同；再由曲徑北上，轉折幽深，泉石樹皆勝。有寺在半山，是爲古中盤寺，惜亦荒廢。前在嶺上俯視古中盤，乃其背，今則在其前面也。古中盤之下，少林寺之上，尚有廢寺，亦在紫蓋峯下，名中盤寺。因其祇有破屋數椽，未往；仍回少林寺，稍坐即行。從此而下，泉聲益大；山上有石突出，爲斜方形，其端有一橢圓小石，翹起似蛇首，亦名蟒石；與東甘澗之蟒石，一俯一仰，各盡其致。距蟒石不遠，又有菱角石；斜方形陡立，酷似菱形，頗可觀。過橋爲響澗，水與磯石相激，鳴聲徹晝夜不絕。石壁上鐫「響澗」二字，清同治十一年李江書。蓋上方寺左右之山澗，紫蓋峯之泉，少林寺旁之紅龍池，皆匯流於此，傾瀉而下，直至晾甲石出山；所爲下盤以泉勝也。晾甲石以下平地，爲盤山之東口。惟此石爲前清乾隆

行宮圈入，覓之不得。乃自宮後破牆內入觀之，石在轡澗下流；水流石上，石作白色。有三巨石，橫亙阻水，水多泐石而過，如小瀑布。其上復有大石兀立，卽晾甲石。相傳唐太宗東征時，三軍晾甲於此。晾甲之東，卽名盤泉。沿行宮牆外南行，至宮門。其內構造，與萬壽山三海相似；以非天然風景，且爲時已晏，故不入。六時後回寺。是夜月色甚明，與馮氏昆季出寺步月，至石門橋，坐橋欄；靜聽泉聲，仰看松月，誠所謂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也！

十四晴，晨八時起，準備回京。自天成寺下山，仍騎驢，遵來時原路，向西行。午後一時，至嶺上鎭。今所乘之驢，性極頑劣，將至鎭時，忽向歧路飛奔，控勒不住，驢夫猛力拉回，倔強不應；忽後蹄亂跳，余急撫驢夫之肩跳下，而驢夫先已倒地，余隨之跌，適在驢腹之下，驢翻身滾地，將壓余身，急從斜刺跳出，僅右頤及肩，擦破少許，幸未受傷，然騎驢之經驗，則更進矣。仍至永興店，午餐後，稍休息；同人有勸余改乘騾車者，余笑謝之。三時，易驢再行，五時後至三河縣，住城中三元客店。爲時尙早，出外散步，城甚小，街市亦蕭條。自東門至西門，不過二里餘耳。

十五日晴，晨六時，卽騎驢起行；八時半，至夏店鎭。市街繁盛，遠過於三河縣城。此時正在演戲，鄉村男女，羣集觀劇，以大車架蘆蓬，權作觀臺，四鄉來車，無慮數十輛；車轅駢列如半環，皆對向舞臺，後至之車，則不得列入，故皆爭先恐後；鄉鎭風俗，可見一斑！九時復行，午後一時半，至通縣。天起大風，泥沙撲面；去時雨，回時風，雨師灑道，風伯則揚塵矣。時火車尚未至，在待車室候之，四時登車，五時十分開行，六時至正陽門，與同遊諸公把別回家。

大房山紀遊

大房山在京兆房山縣西二十五里，相近有小房山，故稱大房以別之。其山綿亙數十里，隨地立名；最著者曰上方山、石經山。今之遊人，亦恆至此二處。余旣與馮大稷家（農）、馮三稷雨（濤）遊盤山畢，因有再遊房山之約。乃於民國八年五月三十一日，約會在正陽門京漢車站。是晨七時，車開行，八時五十分，抵良鄉縣之琉璃河。下車，逾軌而北，有天泰客棧；在此雇驢，各乘驢向西北行，過牤牛河，至琉璃鎮；鎮尙繁盛。再西北過李莊，至東營，休息，時十時半也。復行，過小磁窩，至天開山；路卽不平，皆係亂石，蓋鑿山石所成者；羣山環抱，曲折幽深，居民屋上結茅，以石片作瓦，石塊築牆。行三十里，至孤山口，是爲上方入口處。再行十餘里，經下中院、上中院，而至接待庵，已午後二時矣。上方山之叢林，名兜率寺；環寺有七十二庵，僧衆均屬一家。此接待庵在山下，專爲招待遊客者，與

方丈止蓬，知客寶珠談，據云：「各庵苦行僧人，每年皆向兜率寺嶺口糧，一人銅子二十吊，米一石二斗，現在口糧不敷，故供養之僧，僅有三十餘人。」在此午餐畢，四時，從庵後升兜率寺；兩壁峭削，中通一徑，石磴狹而曲折，看似無路，一轉又是一境。過天王洞，登筏漢嶺；嶺不高而陡絕，俗訛爲發汗嶺，言至此者必發汗云。自嶺而下，再登山，得一平臺，名歡喜臺。登嶺甚艱，至此平處可以休息，因生歡喜，故以名臺。臺之四周，奇峯環之；自臺而上，則爲雲梯，就石鑿磴，約二百級，兩旁鐵絙長及百尺，四大曲，四小曲，依山盤旋而上，高入雲天，雲梯庵在焉。當天雨時，庵下爲雨，庵上爲雲，甚爲可觀。行五里，至兜率寺門。門前有橋，名款龍橋；有亭，名所見亭，康熙丙辰仲春建，下署智眼募造。其上有瓣香庵，西有延壽庵，東有藥師殿，皆七十二庵之一也。自瓣香庵而上，過塔院庵；再上有紅橋庵。庵面臨東澗，流水有聲，以橋通之，橋爲紅欄，故曰紅橋；惜無人住。五里，至兜率寺，寺在錦繡峯下，居上方之中央。知客寶林，出而招待，住於殿旁東院中。山名上方，以其高也，寺名兜率，取上方六欲天第四天宮之名也。各庵皆在兜率門內，錯落於懸崖間，環拱此寺。出寺一覽，可以了了。寶林和尚曾在

紅螺山講經，通楞嚴、法華；與之談，頗能貫串。晚八時，進小米粥，九時後睡。

六月一日陰，晨五時後起，擬赴雲水洞。七時出寺，同遊者皆竹杖布鞵；向西而行，經文殊殿，度聽梵橋。橋跨西溝之上，此山有東西二溝：在東者爲東溝，西者爲西溝。至兜率寺門前款龍橋，始合流，過地藏殿。山石層疊峭上，突兀怪偉，莫可名狀；其罅多生柏樹，石磴高下不平，而柏樹則夾道成行。且玩且走，不覺其艱。在兜率寺望摘星岭，高聳天半，至此則巍然在望，如平地特起者；蓋巳抵岭之後面矣。岭之東，有一巖獨立於羣山中央，四無所倚，大石垛疊，根窄頂闊，黝黑奇秀，名天柱巖。岭之南有三峯連接，若向岭拱揖者。自此再上，石層壁立，益覺怪異；上坡下坡，忽高忽低。八里至摘星岭，其下有彌勒庵。庵後可上岭，岭之形下削上陡，斬絕不易登；疑無路可通，問寺中引路者，亦有難色。余與馮氏昆仲，鼓勇先登，過朝陽洞，至一陡壁下；仰望岭頂，尚在半空，始知此陡壁，乃小摘星岭也。因詰問引路者，則云摘星岭雖有路可上，然須折回，尤艱於行。余等問曰：「汝能行否？」答「能。」則云：「汝既能，余等何獨不能。」乃令之前行，未及半，石壁懸絕，乃舍杖，徒手攀樹，以胸貼壁，效猿

猱之升；路旁遍生荆棘，兩手被刺流血，亦不之顧。升陡壁十餘尺，乃得石級。未幾，又遇陡壁；如是四五次，方得至絕頂。頂有摘星庵，庵東南向，已僅賸廢基。以高度計測頂之高度，得五百五十粎；加以京師平均海拔三十七個半粎，不過合營造尺一千七百六十餘尺。惟其險阻，故登者絕少；此即上方山最高處矣。從頂回望房山外之天開山，周圍環繞如宮牆，僅有孤山一口，正如大門；房山包含於中。正如重闉繡闥；自天開山外望之，不可得見，此其所以名房歟！自此下坡後，復上坡，再上再下，無慮十數次，方至雲水洞；洞口有大悲庵；其左右有雲水峯。余等在庵稍休，取乾糧作午餐。洞中黑暗，各人皆持電石燈，又令庵人持炬引路。十一時半，進洞遊覽，洞門高可丈餘，洞壁皆石鐘乳，右壁就石鐫西方接引佛。至此再入，即漆黑無光；昔人有就洞之曲折，分爲十三洞者。今之庵人，則恆分爲九洞。余細察洞中，扼束形勢，當以自如和尚上方山志所分四進而適當。洞中景物，約有百餘，皆石鐘乳結成；所定物名，皆一一逼肖。今就其最奇者述之。由第一進入，路漸窄，僅容一人，初尚低頭可過，後漸屈身，最後則匍匐蛇行；肘膝著地，肩背摩石，數十武，忽由卑而高，曠然如大廈；內有臥虎

山、馬峯窩、雲彩山、半懸山之勝。以炬燭之，皆潔白之石，質如冰雪。臥虎則一一蹲伏壁間，酷似眞虎。馬峯窩則如峯窩之攢簇；雲彩山則白雲朵朵，湧現空中；半懸山則大石矗立，一半凌空，有孔上通，然爆竹置其中，可發大聲，名曰通天池。一半上與洞石接，名曰上天梯，第二進尤窄，名爲油簍門，亦須蛇行而入；然較第一進爲短。其中奇異景物則最多，曰長眉祖師，獨立巖畔，修眉下垂。曰獅子望蓮，山石片片，如蓮花瓣；對面一獅，仰首望之，曰鐘鼓樓；巍然高聳，石多中空，左右叩之，或鐘聲，或鼓聲，或磬聲，木魚聲，聲聲逼眞。曰雲鑼，叩之則鏜鏜然。曰石筝，則石乳削長，垂下數尺，密若櫛齒，撥之則錚錚然。曰白龍潭，則深不可測。曰仙人橋，則略彴難行。曰觀音說法臺，則崇臺層起；菩薩高坐其上，仰瞻不見其頂。對面卽南海落伽山也。曰玲瓏塔，大可數圍，層層而上，其半折斷倒地者，則塔倒三節，及塔倒二節也。曰象駝寶瓶，則石象背負一瓶，雖人工雕刻，亦不過是。曰淨水瓶，則石壁中嵌一瓶，似類人工所爲，以手捫之，乃天然石乳也。此外芍藥山，則滿山朵朵芍藥；葡萄山則滿山顆顆葡萄；靈芝山則滿山靈芝；牡丹花山則滿山牡丹；以及石心、石肝、石肺、石腸、帽盒山、米山、鹽山、隨舉

一名，無不皆肖。第三進爲一竇，口窄如井，深丈餘，僅容一人。後人足躡前人之背，如履扶梯，俯伏而下；及半，則翻身向前，足方履地，故名鷂子翻身。既進，復極空闊，見一大山，層巒重疊，名千層萬層山。白石圓綻如棉花者，名棉花山。石紋絲絲如麪者，名白麪山。更有佛拳頭、牛心、牛肺、石蘑菇等名。至此則水氣蒸騰，滴瀝而下，衣服溼潤，石滑不受履矣。四進爲南天門；石壁下離上合而尖，門旁有一石，長二尺餘，酷似耳，名有耳無象。須彌山縣亙甚長；將軍柱、通天柱，特然而起。石猴山，則大小猴兒若跳躍；金魚山則數百尾金魚若游泳。更有石龜、石瓜、醬山、叢山等，到此處處水滴如雨。直窮洞底，則爲十八羅漢；圓石矗立，如羅漢形，修短欹正，狀貌各異。其上有石幡、石幢、寶蓋；從頂懸垂，莊嚴似道場。余等三人，立於羅漢之間，用電光照相，攝一影。洞底尙有門，水滴益密，其下亦多水；自來好奇者，至此恆不能入。庵人云「卽勉強再進數里，亦無奇景可觀；」乃自此而返。此洞之深，約三四里；所經之路，則六七里。在洞中雖僅三小時，然已若長夜漫漫，昏黑不曉者。將出洞時，偶見射入天光，晃耀眼目，幾不能開眼；驚喜之情，恍如隔世！洞內氣候陰森，至洞外則大熱，同遊者皆衣服泥汚，手

足塗炭；余預著外衣一件，出洞脫之，儼若開礦工人工畢而易衣也。仍在大悲庵飲水休息。三時後，由原路迤邐而回；至兜率寺，爲時尙早，乃不入。再由寺南行；約五里，至華嚴洞。洞雖不大，然亦石鐘乳所成。內有蓮池、鸚鵡、舍利等形，一一酷肖。若移至他山，則必著名，今爲雲水洞所掩矣。僧人就洞口建樓，名華嚴樓。住持一山，頗能閱經典。與之略談，卽回寺，已六時矣。復流覽本寺一周，至殿後最高處大鐘樓，登眺久之，回院休息，洗浴更衣。

六月二日晨，五時起，六時後出寺；先向西行，至毘盧庵，在毘盧頂下。庵西有大松，高數十丈；房山柏多松少，偶見一株，異常可愛。過聽梵橋，西北上坡至普陀崖下觀音殿。殿前有小橋，亦橫跨西溝之上；橋左亦有二大松，此皆昨日路過未及細覽者也。自此下坡，復回兜率寺；由寺東側門出，沿東溝行，隔溝望見觀音洞；洞深六七丈，內有天然觀音石像，在象王峯陰巖石之下。自此登山，兩旁山石，巉巖層疊，作黝黃色，綠樹茂密，旭日照之，如一線天。未幾，至勝泉庵，庵已頹廢。其後倚千仞陡壁，翠柏生其罅，蓋卽峭壁峯也。又至一斗泉，泉旁有庵，亦已廢。此泉在象王峯腰，其上多大石鐘乳，

乳端滴水，匯成一穴，以杖度之，約深四五尺。相傳昔有毒龍，盤踞此山；東漢時華嚴慧晟禪師驅龍開山，龍去時，竭山泉以行，華嚴祖師以錫杖擲之，令留水，僅得一笠，瀉而成泉；故名。自象王峯西下，路極險仄，亂石塞途，荆棘刺膚，或細草帖地，滑蹉不能著足；乃攀藤扶葛以行，屢下屢上，至旱龍潭。潭口與底，皆形圓而小，中腹則頗膨大，深十餘丈；潭壁石層作黑色，下有鐘乳，底皆爲泥，夏日大雨，水雖驟滿，頃刻卽乾，故曰旱龍；相傳卽毒龍所居也。自潭向西南而下，過普賢殿；殿踞象王峯之鼻。再逾東溝，至紅橋庵旁小坐；自此出兜率門下山，山環水曲，古樹奇石，各極其妙；一步一回顧，有徘徊不忍去之意！至雲梯庵，有峭壁作凹形。夏雨時，款龍橋下之水，自壁傾瀉而下，有似龍湫；俗呼爲流水湖，意義不合，因名之曰雲湫。再下仍回接待庵午餐。餐後休息；三時一刻，乘兜子赴西峪寺。七時後至下莊；見一大溪，遙望石經山，卓立如筆，溪水卽自此山流下，到處有泉穴，至下莊而水勢極大；兩岸白楊，行列整齊，間以雜樹。樹影溪聲，儼若西湖之九溪十八澗，令人心清目爽！北方之山，雄壯少水，此則山明水秀，與他處迥然不同，可謂痛快矣。八時半，至西峪寺；自上方至此，四十餘里。若

從間道，逾雞腳嶺，則不過二十五里。惟山路難行，祇能步不能輿騎耳。寺中尙有德國敵僑，收容於此，內務部之保安隊，戎裝守門，清淨之境，變爲禁署，殊令山靈減色！九時半，始進晚餐。方丈知客等，亦全仿官場儀式，迭來拜會，作無益之談，令人厭倦。十一時，始得安睡。

六月三日晴，晨六時起；七時三刻，出寺東行，八時至石經山。山色秀逸，望之如畫圖；奇石斧削，松生其隙，疏落有致，山巓石屋長廊；山半石亭翼然，大類庭園，比諸上方，又別是一境矣。昔北齊南嶽慧思大師，慮東土藏教毀滅，發願刻石藏，閟封巖洞中，其徒靜琬法師，承師付囑，始著手刻經。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始成；歷唐至明，代有增修，故名石經山。今亦稱小西天。山頂有雷音洞；就洞築堂，高丈餘，深九步，奧之橫亦九步，其外闊十三丈，如箕形，有几案爐瓶之屬，皆石爲之；三向之壁，皆嵌以石刻佛經；東北壁爲全部法華經；西壁爲雜編；共有百四十八塊，故又名石經堂。堂中供奉三寶，四隅有白石柱，柱八角形，各雕佛像，每面兩行，每行十六佛，數之得一千零二十四佛，皆爲小圓光，而莊嚴以金碧，故又名千佛洞。堂前石扉八扇，可啓閉。外有露臺，縱僅八尺，橫與堂稱；三

面爲石欄。其下有八角石亭；堂之左有石洞二，右有石洞三，堂下復有洞二；其內皆藏經版，層累相承。洞頂塗石灰，使燥而不溼；洞口以石欞閉之，自欞隙可窺見經版，有完整者，亦有破損者；所刻字跡，多隋、唐體。所刻之經，自隋至金，前後納於洞中者，凡七百餘石，有石幢記其目甚悉。今洞上下之石欞，似皆略有破損；據聞某國人曾用藥炸毀，竊取經版；有保存古物之責者，不可不注意及之！洞北有石池、石井，池廣七尺，井深淺不一；此山共有九井十八洞云，自此登雲居東峯，有雲居上寺廢基；其前石塔尙完好。塔方形，以石爲之，高九級。塔旁有唐金仙公主碑。自塔登絕頂，有巨石，後廣前銳，平出於虛空者數尺，名曝經臺。在此以高度計測之，得三百三十米突，加以京師平均海拔，不過一千一百餘尺耳。對面雲居南峯，亦有小方塔。蓋山有五頂，號五臺。金仙公主各築白石小塔於其上，今存其二也。遊畢，下山；山半有半山庵，已圮，僅餘廢基。其旁有數塊大石，紋橫色紺，名張果老騎驢石。山下有東西峪，就地建東西雲居寺；今東峪寺已廢，僅存西峪。至前淸時，改稱西域雲居禪林，卽余等駐足處也。十二時，回寺午餐。在本寺略流覽，規模宏大，有殿三所，依山建築；其西有羅漢塔，東

有壓經塔，開石經藏版，半在石洞，半在塔下云。午後二時，往探石經山之水源；出寺東行，過古刹香樹庵。二里餘，至水頭，卽溪水發源處。兩岸石罅，皆湧清泉，溪底處處有趵突泉穴，掬而飲之，味甘冽異常。余與馮大恣意弄泉，臨流濯足。馮三本學海軍，善泅水，乃擇水深處，脫衣游泳，如鳧如鷗，升沈自在，樂甚！距水頭里餘，有水頭村莊。居民鑿溝通水，引入庭園，取之至便。三時，有雷聲，乃回寺，卽大雨。洗浴更衣。傍晚，雨止天晴；余等出寺，沿溪散步，綠樹陰濃，蟬鳴不絕，水流石上，激越作聲，流連不忍去。未幾，又有餘雨，急趨回寺。

六月四日晴；晨六時半，整備行李，仍騎驢起程回京，八時至下莊，訪拓碑人王大義，購唐碑數紙；卽跨驢行。道經順承郡王墓，進內一覽，卽出。又過六間房、鹽村、北務、韓子河、西董、起新各村鎮。至李莊，卽與來時赴上方之道合；再前卽琉璃河矣。時午後一時也。至車站旁和興居待車，飲水，取乾糧作餐。天又起大風，塵沙撲面，與盤山歸時無異。三時四十八分，火車開行，六時三十一分到，七時歸家。此行得攝影數十紙，雲水洞中之電光照相片，尤爲自來所未有；將與盤山各片，同付珂羅版。

友人或問余曰：「房山與盤山，二者究孰優？」余答曰：「京東盤山，京西房山，二者派別不同，各極其妙，實無優劣可分也。盤山四無依傍，軒豁呈露；房山聯屬不斷，不入其門，不見上方之奇偉，其不同一也。盤山秀潤，其勝在松、石、泉，令人生優美之感；房山雄奇，其勝在蛇、在洞，令人起壯美之感。而西峪之溪流，又與盤山之泉，景物各別，其不同二也。」馮大之言曰：「譬之書法，盤山篆書也，結構圓，用筆圓，乃至無處不見其圓；房山魏碑也，結構方，用筆方，乃至無處不見其方。」嗟乎，斯言良得之矣！

山東

泰山紀遊

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五里，古稱東嶽。昔之往返京、津、江、淮間者，遵陸行，道必過此。然交通不便，耗時費日，故遊者鮮至。今自津浦鐵道通後，由浦口至泰安，快車一日可至；由天津至泰安，則一夕可至，便利甚矣。余以民國二年五月，因事自京返滬，復自滬返京；泰山之遊，夢想者多年，而乘火車過魯境，遙瞻岱宗，巖巖在上，可望不可卽，則遊興益勃勃。莊君百俞，遊山之舊侶也；因邀與偕往，君欣然就道。以五月三日之夜半抵泰安，雇人力車赴濟泰旅館。夜色蒼茫，四境寂然，明星將落，殘月如鉤，祇車聲軋軋，與犬吠相應和。行二三里，抵館門，而天已破曉矣。和衣假寐，六時卽起。旅館爲

雇兜子二乘，每乘錢二千文，二人分乘之登山。自山麓迤邐而行，至岱宗坊，是爲登岱之始，地勢漸高。行四里，經一天門，爲入盤道之始。其北有一石坊，曰孔子登臨處。又北有懸崖，丹書於壁，曰紅門。紅門之北爲萬仙樓；中祀王母，配以列仙。又有斗母宮，卽古之龍泉觀；以龍泉水得名。再上爲經石峪；其地廣平可數畝，上刻八分書金剛經，字大如斗。再上至山半迴馬嶺；蓋言至此馬不能登也。石磴盤曲，依峭壁鑿成，由高俯視，心惴惴焉。輿夫緩步蛇行；兩峯之間，有澗水下流，聲潺潺然。古柏夾道，盤紆如虬龍。再上至二天門，地忽平坦，約三里，行者快之，故名快活三。又北爲御帳坪；始復陡峭，磴道益險，行益艱，坪畔石罅，有瀑噴出，爲澗水之源，鐫四大字曰江河元脈：前有石梁，屈曲數折，繞以朱欄；奇險之中，忽遘是勝地。乃在欄畔，坐觀久之方去。再上見五大夫松，爲秦始皇避雨處。今松僅餘其三，後人所植，非古時物也。於是從小天門而上，兩山壁立，中惟一徑可通，卽所謂十八盤者。石級鱗次，峭削處，兩旁以鐵絙挽之。攀登之人，後者見前者之踵，前者見後者之頂，踵頂相屬，如蟻附牆，莫不懍然震恐；輿夫亦一步一喘。從此仰視南天門，如穴中窺天。及盤盡，抵南天門，則又豁然

開曠；俯視下方，茫茫大地，渺無際涯，浩乎若凌虛而登仙也！徂徠如蒜，黃河如帶。行人如豆，殆極宇宙之大觀矣！於是停輿，購雞卵掛麵，以當午餐。餐畢，復升絕頂，曰太平頂。廟祀玉皇，故俗稱玉皇頂；爲泰山極高處。有數巨石，矗起土中，是爲嶽巔。有登封臺，爲古帝王封禪處，秦皇帝碑在焉；世但稱曰無字碑。碧霞宮在玉皇頂下，金碧輝煌，頗壯麗。宮之東爲東嶽廟，廟後有唐玄宗記泰山銘，世謂之摩崖碑；高數十丈，爲玄宗御製八分書，字跡勁秀無比。登頂，東望日觀峯，令人開拓胸襟，俯視一切。本擬在山頂度宿，待平明觀日出；以行期迫促，未能久留。乃於午後一時，乘輿下山。輿夫行走極迅，不如登山時之艱難。出南天門，下十八盤，乘勢直趨，絕不少留。偶一注視，如身在百尺雲梯，凌空下落，令人目眩，不敢復瞬，頃刻間已至御帳坪矣。泰山自麓至頂四十餘里，石磴六七百餘級。輿夫登山，行四小時方至頂，下山則僅二小時耳。是時正值香市，男婦老幼登山進香者不絕：一路所至，皆爲乞丐，構茅屋，以亂石爲牆，沿路索錢；廟中道士，以竹杖擊地，催香客投錢，怪狀百出。余等來此，輿夫亦以爲香客，時時絮語，謂來此必買紙錠進香，可獲福佑，笑而卻之。下山後，遊岱廟。泰山有上

中下三廟，今中廟惟存遺址，上廟亦隘陋；惟此下廟，乃巍然宏大。廟之四周有城，崇墉高樓，俱稱傑構。中爲配天門，進爲仁安門。有老樹交蔭，枝幹結盤，夾於兩階者，卽漢柏也。有露臺，臺上有巨石聳立，曰扶桑，有古柏北向曰孤忠。東西兩廊壁間，繪嶽神出巡狀，毫髮生動，極鬼斧神工之妙。又進爲峻極殿，祀泰山之神，歷朝秩祀，皆在於是；宋元以後，典禮尤盛。後爲寢宮，祀東嶽夫人。廟之東西，殿宇尙多，不及徧覽。日已西匿，乃乘兜子而歸。聞泰山之勝，在後石塢、黃華洞。昔人謂遊泰山，不遊黃華，不如不遊。余以急於返京，故行期至促，登山以一日畢事。徹特不能至後石塢，幷亦未能一觀日出也。然則此遊實聊勝於無耳。山靈有知，當爲後日之約云。

是時余尙未得測高器，未能測泰山高度；二十二年夏，張君伯岸登泰山，囑伊測之，其報告如下：

玉皇頂　一千四百二十公尺。

南天門　一千三百公尺。

開山口　一千公尺。
五大夫松　八百六十公尺。
中天門　七百公尺。
柏桐　五百公尺。

曲阜紀遊

余以民國二年五月，與莊君百俞同遊泰岱，自津浦鐵道北上，必經曲阜；乃謁孔廟、孔林。顧曲阜車站，離城十八里，地極荒涼，左右無一人家。火車必以深夜經此，不能入城宿，客至殊不便。余等得友人之助，介紹於站長高君潤增，始得借一席地以宿焉。聞津浦鐵道方興工時，本擬近城築站。而衍聖公不許，必使距離孔林絕遠方可；故今站築於此。天明，雇騾車，與百俞共乘之。所經之地，悉爲荒涼。泗水橫於前，岸濱皆黃沙，水亦黃色，深可沒腰，渡無舟楫，男子褰裳徒涉，女子則坐於岸邊，出錢數枚，有人背負之而過；余等則坐車中，車夫驅騾涉水以濟。古人所云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又子產以乘輿濟人者，至此乃彷彿遇之。歷兩小時，進曲阜縣北門，謁孔廟。有人引導，持鑰啓各殿宇，大成殿九楹，中供孔子像，與外間流傳者不同。像前陳設者，有俎三，祭時置牛羊豕者。俎之前設五

尊，曰太尊、犧尊、醴尊、象尊、山尊。孔子之兩旁，爲四配及十二子。大成殿後爲寢殿，設至聖夫人亓官氏神位。最後爲聖蹟殿，石刻孔子事蹟百二十幅。大成殿西爲金絲堂，繼陳古樂器數十，其後爲啓聖王殿，設叔梁紇像，後爲啓聖王寢殿。設啓聖夫人顏徵在神位。大成殿東爲詩禮堂，堂後有孔宅故井。旁爲魯恭王壞宅處；有殘壁屹峙，題曰魯壁。後爲崇聖殿，祀孔子五世之祖。崇聖殿外有唐槐宋柏。然觀其樹，不似數百年前物。大成殿前有杏壇，壇前二杏，亦後人所植者。其旁又有孔子手植檜，根巨幹小，色黑如鐵。蓋歷經枯菀而然。奎文閣在大成殿之前，凡樓三層，高過於大成殿，舊爲庋藏圖書之地，今書已無矣。衍聖公府在廟之東偏；孔子之車服禮器，皆藏府中。余等以時促未及往。出孔廟，至市樓午膳畢。乃往謁顏子廟，略覽卽出。乘車出北門，謁孔林。孔林離城約二三里，背泗面洙，洙門外爲洙水橋。自此繞以牆垣，周圍約四十餘里；林門前有大石坊，上鐫「萬古長春」四字。左右守林人聚族而居，皆孔姓也。入林門，甬道甚長，兩旁古柏夾之。柏樹之幹，盤曲如虬龍。進神門爲享殿五間。循殿側，歷楷亭、駐蹕亭而至林前。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。墓前立石爲祠壇，厚三尺，

方如之。旁有子貢廬墓處。墓之南有子貢手植楷樹，已燬於火；其旁卽楷亭也。林內外古樹森森，無慮數千萬株，大率檜柏爲多，相傳孔氏弟子，各以其故鄉之樹木移植孔林，故種類至夥，多不能辨其名云。

勞山紀遊

勞山周圍百餘里，距青島市七十里，亦名牢山。顧亭林序黃侍御勞山志有云：「秦始皇登此山，是必萬人除道，一郡供張，四民廢業，千里驛騷，於是齊人苦之，而名曰勞山也。」此言推原命名之意，比較得當。余於丁巳、壬戌、乙丑曾三至青島，兩次因船停不久，僅遊全市。壬戌本擬登勞山，至觀川臺；土人傳述山上有匪，亦未克遊，心嚮往之久矣！癸酉之夏，乃約張君伯岸同遊；而徐君培基則自濰縣來，約會於青島。自滬至青，往返十日，遊罷歸來，記之如下。

七月二十五日晴，晨五時起；六時半，赴實學通藝館。七時，張君伯岸雇汽車偕往虹口招商北站，登普安輪船。九時開行。一路無風浪，海風吹來，甚涼爽。余在艙面飽吸空氣，並盡日觀畢勞山志八卷。志為明黃侍御宗昌所編。侍御係東林黨，有節概，此志中多有寄慨之語。若論志書體裁，則殊

欠翔實，不甚合也。晚間有雨，風浪較大，海中起霧，輪緩緩行，時時放氣，以資警戒。九時卽睡。

二十六日晴；晨五時起，氣候甚涼，易夾衣，卽至艙面行深呼吸。是日閱畢丁仲祜所著肺病易愈法。午後三時，抵青島。伯岸之熟友東萊銀行經理顧君逸農，明華銀行經理張君絅伯，均在岸迎接。乃以行李交中國旅行社，而至利民飯店住宿。未幾，顧君來，談移時，導至東萊銀行參觀。今夕此間銀行各行長，在青島咖啡館，歡迎上海來此商界要人，邀伯岸及余作來賓；余素性習靜，不喜參加此等形式宴會，謝之。顧君亦不強，偕伯岸去。余獨回飯店，預定遊勞山日程。徐君培基及其弟裕基，於午後六時，自濰縣趕到，決定明日一同赴山。余與徐君昆仲，偕往海濱棧橋觀海。夜潮拍岸，涼爽如南方之秋天。棧橋者，遜清時甲午中日之戰，我海軍覆敗後，李鴻章改就膠州灣，爲海軍根據地，故築此橋，爲海艦碇泊之所。名爲橋，實一伸入海中之碼頭，德人佔據後，更用木接續建造，長至三百五十米；今市政府又斥資二十萬，用水泥續建，並於隄端築一亭，正對青島；登此望海，最爲爽豁；遂成青島第一風景。回時購罐頭食物。九時半洗浴，十時睡。

二十七日晴；晨五時起，徐君培基昆仲已來。進點心畢，卽乘汽車離青島市，向西北行三十里，至李村。又三十里至九水。九水發源於勞山頂之巨峯。因柳樹臺之分水嶺，分爲北九水、南九水。北流較大，南流較小，此卽南流者，通稱則略云九水也。屈曲成澗，澗上有別墅，題曰觀川臺；石壁鐫七律二首，爲洪述祖手筆，今爲日本妓所有，開設敷島旅館。昔洪氏爲宋案匿居於此，歐戰後青島入日本之手。凡房屋地契交割，皆須在日領署註册；迨青島交還中國時，洪已被戮，日總領事某眷一妓，遂倒塡年月，僞造洪氏生前將此屋售與日妓之契據，在署註册，乃歸此妓所有；述祖之子洪深，曾到此淸理此公案，卒不能勝訴也。臺後山巒層疊，石皆斜方形，間以綠樹，有倪雲林畫意。沿澗行數轉，過一石橋，曰彈月橋。再東北行十里至板房。停車，余與伯岸換乘肩輿，每乘規定每日價洋四元。伯岸鑒於去夏華山之遊，步行甚苦，要余同乘；培基兄弟，則因到處作寫景畫，非步行不可。上坡，過竹窩村；叢竹稠密，下臨淸流。五里，到柳樹臺。先至勞山大飯店，店中經理欒君心圃，本膠濟鐵路職員，在此經營飯店（此地本德國大飯店及提督別署原址，日本攻青島時，德人自行焚燬；欒君

刻苦經營已三年，勞山之陰，惟此為中國自營之飯店，餘皆外人所設也。」欒君為人，精幹而有思想，為余等規定遊山日程。余本擬先登勞山之頂，欒云「今日有霧，山上必雨，登臨既不便，即強登亦不能望遠。」乃決先遊靛缸灣、北九水、駱駝頭三處。余囑店中，預備野外午餐四分，製好後即出門。向東北循觀勞石屋大路而行；道旁有德國兵營，皆殘破無人迹，亦德人自行焚燬者。二里許，至觀勞石屋村。再折而東南行，林木蓊蔚，上蔽日光，澗水聲喧，愈上愈大，逾澗中亂石曲折踐流而過；石皆圓滑，或蹲或立，大者如象，小者如巨卵，奔流循石罅急轉，或垂直若帶，或回漩如池。五里，至雙石屋村，峯頭有二石如屋，故名。澗中木石夾立，奔流到此，已成短瀑，長不過五尺餘，故呼為小瀑布。鄉人支竹席於樹陰下，設茶亭，坐而觀瀑，胸襟為爽！自雙石屋以上，石罅中短瀑，隨處皆有；左右逾澗，雖仍履亂石而過，而澗之兩旁，新築石磴，或高或下，皆甚整齊。五里，至石門峽。兩旁有險峻之巖，對峙如門；中間巨石橫臥，急湍乘之，如是者兩重，故又稱崖門。土人以其嚴肅可畏，訛為衙門，稱前者曰大堂，後者曰二堂。崖盡處即魚鱗口。再行里許，至靛缸灣。有瀑三節，可十餘尺，此即勞頂巨峯

之水，自兩巖之凹處，奔瀉而下，名爲魚鱗瀑，匯而成半圓形之潭，作深碧色故土名靛缸灣。自柳樹臺至此十五里。番禺葉恭綽於對面摩崖，刻「潮音瀑」三字。此瀑最大合以下小瀑，流至保合橋，匯而爲溪，則稱北九水。其下流爲白沙河。青島市與即墨縣之交界也。市工務局於瀑之對面崖上，新建石亭，尚未完工；登亭望之，則瀑之全身可見，其第一節最細，第二節較大，瀦石成坎，自坎倒瀉。第三節爲最闊，而土人則於潭旁架木爲亭，設茶座；時已午，余等即在此出攜來午膳食之；且食且觀，樂乃無極。忽有濛濛微雨，食畢，即止。一時，遵原路折回，至雙石屋。向西北行，約三里，至北九水廟；自靛缸灣至此十里。廟在北九水之西，一老道居之。余乃往廟側之小學校，見有男女學生六七人。教師爲劉君紹楊，即墨人也。據云：「係初級小學，學生三十人，不收學費，但收書籍費，不放暑假，惟減少教授時間，而放麥假秋假，麥假兩週，秋假三週。經費每年四百五十六元。附設民衆學校，每晚講授二時，每月經費十二元。」自此折回，至河西村，過段子嶺。向西，路皆亂石，陂陀不平；乃下輿步行，攀石過澗，約半里，突見高峯斜銳側出，如頭仰空，即所謂駱駝頭也。石紋卻奇突，然不過一險峻

之峯巒耳；無足奇。自北九水至此，五里。斯時又雨，在巖下避之；再折回，過河西村；向北行，而至北九水。水自勞頂合諸峯之水，至此匯成大溪；岸周巨石，或橫或立，老樹成蔭，兩岸有茶亭多處，隱約林中，疏落有致；溪上本有保安橋，爲水所毀。今架石通之，度橋向西南行，回至柳樹臺。因登臺遠望，臺高四百四十公尺，四圍槐樹楓樹獨多，而無柳樹。輿人云：「柳樹臺，乃下面之村名也。」今日往來計行四十五里。四時，回勞山飯店，盥洗啜茗。九時洗浴後，夜間大雷雨，聲震瓦屋。

二十八日晨七時起，以大霧漫山，恐未能出遊，略爲觀望；輿人來，則云可行。遂於八時半出發，仍循觀勞石屋北行，折西南至北九水，則與昨日所見大不同。溪水之大，已將石梁淹沒。輿人赤足，再以兩人左右扶輿過梁，水尙沒及半身；急湍之聲，遠及數里。既而又渡一澗，至雙石屋村，昨日所見之小瀑，已大至數倍。且各石罅中如此類之瀑，多至五六支。若再上至靛缸灣，其大更可想見。昔年在華山遇雨，得飽觀瀑布，今勞山亦然，可謂巧矣！自雙石屋向東北登嶺，路極砠确，蓁莽蔽塞；下則澗流濺足，上則短松礙眉；其樹之高大者，則蔭蔽天日，如行黑夜中。上坡下坡，曲折高低而達岡

脊，輿人云：「此名臭蒲澗。」由岡而下，繞行密林中約數里，遠望石牆茅簷，隱於巖窩中者，卽蔚竹庵。抵此爲十時三十分；庵高五百八十公尺。其後倚高峯，左右岡巒，環拱若墉。山半有高大之森林，庵前修篁成叢。自庵左望嶺脊缺處，澗水如斷續白練，狂奔石罅而下，卽所謂滑溜口也。庵建於明神宗萬曆年間，淸嘉慶間重修。據聞勞山道家不同宗派者，祇此一處云。庵中道士有五六人，客來烹泉進茶，但室內幽黑不潔，余等囑其在天井中置座而飲之。自庵再東北上坡，皆無途徑可尋，惟不規則之亂石，或圓而滑，或銳而角，有時流水沒踝，攀登之艱，輿人喘汗，致失足顚蹶，余等時時下輿步行。樹頭水滴，足底泉流，衣履爲之盡溼。至嶺脊凹處，名滑溜口，高九百公尺。山高風烈，駐足不穩，雲霧四合，對面不能見人；忽然霧開，滄海一角，突現眼前，卽勞山灣之仰口。蓋逾滑溜口，卽自山陰翻過山陽，可以望海也。由口而下，峭巖陡削，不易著足，亦下輿步行，或捫危石，或踐黃沙，邐迤以進。一時一刻，抵明道觀。自蔚竹庵至此，通稱八里，實不止此數。觀建於宋代，新近修築，其前有兩大銀杏，右邊巨石，刻明道觀三字。進門有客室三楹，至爲精潔。道人蘇姓，出爲招呼，余囑其蒸饅頭，以

為午飯，開罐頭物食之。食畢，在正殿之左，遙望棋盤石，乃是對面山顛一斜方石，平臥側出，相傳兩仙人在上弈棋，有樵夫在旁觀之，及畢回家，則家人早故，已隔世矣。此等山頭平石，到處多有，不過以神話而成古蹟耳。二時三刻，從明道觀後登嶺，其路更艱；從陡削石跟，攀援而上，有石斜列，高至四五尺者，亦手足並用，猿猱以升。至嶺脊稱棋盤北口，高八百八十公尺。自口下又見勞山灣；斯時霧消日出，海作蔚藍色，小島如螺，矗出海面。再上坡下坡，四時而至白雲洞。自明通觀至此，亦稱八里。白雲洞高四百四十公尺，清乾隆時明道觀王眞人來居斯洞。乃一橫臥大石，旁有兩石支撐之，洞儼如廈屋。內供玉皇、太乙、老君三尊，入內異常清涼。後有古松，生於石隙，蟠屈如車蓋，覆於洞上。洞左右有石崖，左名青龍，右名白虎。登青龍頂，可望勞山灣，道人云：「此處觀日出最宜。」以時晏不能久留，沿青龍崖側石級而下，有橫穴，題曰臥風窩。窩旁為地藏殿；洞所佔地位甚仄，而勢特秀美。洞外皆亂石錯列，隨山勢高下，以達海邊。而老松成林，枝幹或上出如蓋，或斜出如輪，或側下如張網，間以竹林；盤山黃山之松石，不是過也！從洞左上坡，處處可以見海。三刻，至釣龍嘴，一岬略為方

形，伸入海中，故名。青島市工務局新繪市區全圖作雕龍嘴，而勞山志雕作釣；似以釣爲是。此處海面愈寬，大小島嶼錯列，曰車門島。再折而東南行，經釣龍嘴後，復向西南而至釣龍嘴村。村前新築汽車道，此係海軍司令提倡修築。北接王哥莊，南抵太清宮。汽車自青島來，可直達於此。過石橋後，折而西南。卽登華嚴寺前盤道。道闊而平。兩旁夾以大樹。氣象宏大。再上爲曲徑，夾以叢竹，益覺幽深。華嚴寺爲勞山唯一僧廟，蓋山中皆道觀也。山門高處，因地勢建藏經閣，內貯龍藏。閣前面海，可觀日出。正殿不稱大雄寶殿，特稱那羅延殿，因對北面高峯之那羅延窟也。後爲觀世音殿，觀音殿左精室三間，爲客房，殿右爲慈霑和尙祠。慈霑和尙，明末人，以那羅延窟，在昔爲諸菩薩止息處，就故址修此寺，營殿宇經閣禪堂。後憨山大師德淸，亦嘗至此。寺中藏有憨山手書，登小金山、妙高峯律詩八尺巨幅。余請寺僧出示之，問「尙有憨山未刻遺稿否？」答云無之。寺中四時花木皆備，有黃楊高三丈餘，二百年前物也。有僧辦兩級小學校，常年費二百元，教師一人，所收皆附近村童，不取學費。慈霑和尙塔院，卽在小學之下。院門外有金魚池二，長方形，以龍頭引泉水噴入池中。觀畢，

至寺前華峯飯店，已七時半矣。余等今夕宿於此。每人每日房金一元，飯食西餐一元六角，中餐八角，店中無浴室。飯後以溫水拭身，十時後睡。

附憨山大師詩：

獨上高臺眺大荒，飛來空翠溼衣裳；一林寒吹生天籟，無數昏鴉送夕陽。壓俗久應辭濁世，濯纓今已在滄浪；何當長揖風塵外，披服雲霞坐石牀。

二十九日晴，晨四時起，至店右巨石頂看日出；適有黑雲一片，遮蔽海面日出處，未能看得親切，遂回。盥洗早餐畢，七時出發，循新築路向西南行，一路觀海，洪濤拍岸，如翻匹練。逾長嶺，八時一刻，抵黃山村，下臨黃山口。三刻抵青山村。下臨青山灣。自村後登嶺。有澗水自石下瀉。闊丈餘，若錫以嘉名，亦可稱勝景。就對面大石，坐觀久之。再登嶺，亂石崎嶇，疑前無路；下而復上，遙望紅瓦石牆，隱於綠樹間；輿人曰：「此明霞洞也。」及至洞下，竹徑長里許，幽深屈折，行於綠雲之中，雖日午進登數十石級，亦不覺熱矣。洞高六百五十公尺。道人馮堅一肅入海嶽眞人祠，乃精室三間，徧懸書

畫。余等啜茗稍憩，道人以所繪八仙墩風景八幅見示。乃以小舟泛海，自太清宮起，歷繪八仙墩之全景；八幅合而爲一，筆勢之秀，與岩石之奇相稱。未幾饅頭蒸熟，佐以四碟小菜供客，余等並出罐頭品食之。午後道人導觀洞景；洞北山石鐫明代孫紫陽眞人行述。是洞開創於明代，眞人乃明霞洞、白雲洞、明道觀之祖師也。洞亦與白雲洞相類；乃大石橫臥，旁支二石而成。清順治年間大石自上壓下，洞門陷沒；故明霞洞三字，已離土不過一二寸，僅其右留一穴，名存實亡矣。道觀構造爲一字式，來時遙望紅瓦作頂者爲正殿。殿西另闢一院，北屋向南，爲觀音殿。西屋向東，卽海嶽眞人祠。院中花木繁多，憑牆外望，山光海色，皆收入眼底。一時，與道人別，由小徑下，行於石隙叢莽中；約三里，抵上清宮，宮高一百九十公尺，建於宋；爲雲嵒子劉志堅修眞處，今僅舊屋數進，甚爲蕭索。宮前有銀杏二株。高十餘丈，大可十圍，二千年以上古樹也。時雷雨忽至，遂入西偏客室暫避。雨止，尋邱長春眞人遺跡，宮外西面渾元石上，有石刻絕詩十首，宮內東偏巖上，有青玉案詞，皆眞人手筆也。出宮南行，小徑險仄，或逾石而過，或側身由石旁懸下，或上危嶺；仰則斜松橫阻，俯則荆榛礙足，其

路之難，較昨日白雲洞至華嚴寺尤過之。遙望八水河瀑布。以時間不及，未能往。四時至海濱，是爲太清宮灣灣內築石隄，長可數丈。隄畔就石上置燈，爲停舟入港之標識。太清宮本名下清宮；上清在山上，下清在海濱，當是一家；今則上清貧而太清富，其規模雄闊，爲勞山道觀之最。宮前大道，闊四五尺，長及半里；兩旁竹林，廣可十數畝。行於竹徑，與明霞洞前相似，但彼曲而此直耳。宮外有水泥所拓廣場，爲海軍陸戰隊運動之所，蓋陸戰支隊駐於此也。余等進宮後，道人張崇秀，導觀一周；正殿題曰都會府。其前亦有銀杏二，較上清爲小；殿中供三官像，院內有耐冬樹，高可二丈。東院爲監院室及客房，西院爲三清殿；院內耐冬一株，老幹可合圍，上分二枝，左右側出，用木支持。道人云：「此樹名已見於聊齋志異，其古可想見矣。」又西爲關岳殿，再西爲三皇殿。院中富花木，而西院尤多。耐冬之外，有黃楊、牡丹、繡毬。斯時復聞雷聲，乃汲汲出觀；西北行，已有小雨。及青山而雨遂大。六時，回華峯飯店，各人已淋漓盡致矣。恐受冷，各飲白蘭地一杯。晚餐後，以温水拭身，八時卽臥。是夕因連日勞頓，臥甚酣。

三十日清晨五時起；七時出發。沿海邊大道向東北行，經南窪至釣龍嘴。八時一刻，過仰口。仰口有新築之戰壕，當平津緊急時，此間水陸皆有防禦工作，仰口爲險要地。日本攻德時，支隊卽由此登陸也。復經長窪至石哥塔、小王莊。十時一刻，抵王哥莊。此處有市集，五日一集，今日正逢趕節；因路中無午膳處，在此地購饅頭汽水。市集在三官廟前，培基與伯岸往購物，余在廟西之修眞庵前略徘徊；讀庵前碑文，乃王重陽之傳道處也。海軍陸戰支隊亦分駐於此。十一時。由王哥莊後小徑向西南。過崖下南山二村，遂登土阡嶺，過馬頭澗。十二時三刻，達嶺頂。高三百二十公尺。余等在此處，出饅頭汽水罐頭物，共作野餐，以爲人生一世，似此野餐，能有幾次；然天若妬之，今晨出門卽有雨，時作時止，及食甫畢，而雷雨大作；在此途中，前後十餘里，絕無人家，可以暫避，不得不冒雨行。余服新製防雨布短衣褲，以爲可無慮，然雨較昨日爲大，卒不能禦，竟連裏衣溼透。急行回至勞山飯店，爲午後二時；去溼衣，沐浴休息，晚九時半睡。

三十一日晴，晨五時起，出房外至庭中吸空氣。王君鼎禹，同坐普安輪船來青島，昨日亦到勞

山飯店。一見余，卽問是因是子否？其人頗學道，亦由道入佛，讀過余之靜坐法，卷端有照片，故見而知之也。王君聞余等將登勞頂，亦加入遊團。七時一刻出發，由東北上坡，過松風亭，登嶺，八時半至小勞頂，高八百公尺。至此稍息；斯時大勞頂尙隱於霧中，風吹霧散，忽然一現，未幾又復隱沒。由此下坡上坡，如是數次，至鵲固岡，高八百十公尺。自岡而下，復上至煤石屋，再下至煤石東坡，高八百二十公尺。自此直登黃花頂，高八百九十公尺。其左有大石，矗立如門，右邊石跟，有隙，闊尺餘，深約八九尺。余與培基側身懸下，得一洞，高不過三尺，深廣約二尺，對面石上鐫黃花洞三字，人坐其中，外面不能見。相傳明永樂帝起兵赴北平，經過此地，土人被殺幾盡，惟有二人避此得免云。由頂左轉，見雙石柱對峙，高各十餘丈，俗呼秋千谷。再折而南，山巔大石數十，駢列如屏。由此下繞而上，方達勞山頂。頂亦名巨峯，高一千零九十公尺。今日柳樹臺並無雨，而山上則濃霧作小雨。時雨時晴。及將到頂，愈高則雨益大。頂巔有四五大石，下豐上銳；石旁有孔，昔者德人曾杙鐵柱，貫鐵鎖，俾便登臨，今則無之。培基謂余能上否？余以手攀石尖，足插孔中，俯身而上，凡越三石，乃至絕頂。此處東

南北三面，可望大海；西面俯看羣山，遠見卽墨，惜乎今日大霧，惟茫茫雲海而已！余自頂下，培基繼上，餘人皆不能也。雨復至，卽匆匆下，已十二時。擇一平石上，出攜來西餐食之。頂下有泉，自石隙下流，爲勞山最美之泉，以瓶取之，用作飲料，甘冽逾常，勝過冰水。食畢，雨又至，急由原路而返。二時半，抵勞山飯店，整理行裝；三時，店主欒君心圃，自駕汽車送余等回青島；仍與伯岸宿新民飯店。洗浴更衣休息，晚十時睡。

八月一日晴；晨七時起，與伯岸至樓上十六號訪王君漢強。未幾，漢強復來談天。渠爲國貨展覽會事，卽日須赴威海衞開會。徐君培基昆仲來；十時，偕出至鴻新照相館，合攝勞山遊侶一影，以作紀念。午後，偕伯岸往東萊銀行訪顧君逸農。余擬往觀海水浴場，逸農以汽車陪余等往。至浴場，今日風浪較大，然中外男女入浴者，仍不少；技術精者，竟能躍入海水深處。復至海濱公園，余等卽別逸農下車，在海濱遊覽。至六時半方回店晚餐，九時卽睡。

二日，先雨後晴；往明華銀行訪張君綱伯，伯岸欲觀其搜藏古錢，渠出所藏，甚爲美富。大概清

代錢幣，應有盡有；十時別回。十二時，顧君逸農以汽車來接余等至俄國飯店午餐。餐畢，仍以車送余等歸。午後三時，與伯岸同往海濱，由棧橋東沿海行，至接收紀念塔；且行且賞海景，直至海濱公園，青島水族館。館有聽潮軒，在彼飲冰。時月已東昇，步月而回，飯於萬佛臨素菜館。至九時回店，洗浴，十時睡。

三日晴；晨七時，赴普安輪船，伯岸送余往。安頓行李畢，別去。少頃，船主露出消息云：上海有颶風，今日恐不能開，已發電至滬局，三刻鍾卽有覆電。後顧君逸農亦送客登船，船主已宣佈改在明晨六時開行；於是客人紛紛登岸，逸農亦招我附其汽車而去。余至新民飯店，下車尋伯岸，不見；遂獨往第一公園遊息，坐樹蔭下，飲勞山汽水，至十二時回船。午後，閱畢仲祜所著深呼吸與身心之改造。

四日晴；晨六時，啓碇。進黑水洋，有風浪。午後入黃海卽平。是日，閱畢仲祜所著生命一夕談。

五日晴；十二時，船抵上海招商北站，一時返家。

此遊在山中五日，勝景十得八九。尚有大勞觀、八水瀑布、八仙墩等處未去。凡自青島往遊勞山者，海陸共有四路；然小舟渡海，恆遇風浪，不十分安全，故以乘汽車到柳樹臺一路最便。勞山分山陰、山陽；山陰以北九水、靛缸灣為最勝。山陽則妙在到處可以看海，早晨可觀日出，以華嚴寺及太清宮二處為勝。凡足力不健，志在流覽風景者，到此數處足矣。且山陰則汽車可抵柳樹臺，自臺至靛缸灣，路皆修理平坦可輿可步。柳樹臺有勞山飯店，可以住宿。山陽則汽車可直達釣龍嘴，離華嚴寺不遠。寺前有華峯飯店，可以住宿。若欲深入，探白雲明霞諸洞，並登勞頂，則山路之難行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非健者不辦也。

山西

五臺山紀遊

紀元七年九月，奉教育部命，視察山西學務。擬乘便禮五臺，謁恆嶽。京中寺僧，有曾至五臺者，問其途徑，或曰：「五臺氣候寒冷，惟宜夏日，秋後不宜往。」或曰：「秋日則天氣晴朗，山中少雨，無大水阻途，可以往。」余以凡事決於一心，全憑實踐，人言不足盡信；且時機不可失，乃立意往遊。以九月二十一日首途，十月十三日返京。按日記之，以誌鴻爪。

九月二十一日晴；晨八時半，乘京漢車赴石家莊。午後四時十七分到；下車，寓祥隆旅館。稍憩，爲時尚早，乃出外散步。石家莊當燕晉之衝，市街繁盛，百貨咸集。市旁有吳祿貞墓，文石爲塔，圍以

鐵欄。左爲張烈士墓，右爲周烈士墓，鼎峙而立，蓋卽與吳同遇害者。墓後建八角亭，閻百川督軍所撰碑文在焉。傍晚回旅館。

二十二日晴，晨七時，登正太車。凡由京至太原者，可購聯票，價較廉。七時五十分開行，遙望太行山脈，蜿蜒不斷。八時二十分，過獲鹿縣，地勢漸高，軌道皆鑿山石通過，左右盤旋，繞山而轉，蓋因車仰上行，不能取直線也。山谷居民，悉係土屋，屋頂低平，可以遊息，並可曝曬雜糧，纍纍者皆玉蜀黍也。山中產煤甚富，多設運煤輕便鐵道，一機關車，拖煤車十餘輛，自山運出。沿山人民，則多居土穴，層疊而上，望之如蜂窩，不似谷中居民，猶築土室也。十時，至井陘縣。地勢愈高，軌道盤折愈甚；故車行忽向南，忽向西，忽向北，有時且向東；險仄處，左鑿峭壁，右臨滹沱河，恍如棧道。車中有警察來，訊問姓名，及來自何處，向何處去；余與以名刺，一一答之。旣而復有憲兵來問，亦索名刺。憶離京時，有友人爲余言閻督之便服偵探及憲兵，密布於正太鐵道，故有客入晉，必先知之，蓋不虛也。十時四十分，至娘子關。過此卽山西境矣。正太無飯車，乃購雞卵二枚食之，以當午餐。十二時三十六分

至陽泉；二時十分至壽陽縣。此處有保晉礦務公司。自石家莊至壽陽，車皆向上行。以升高度計測之，地勢已高至八百三十粎，合華度二千四百九十尺。自壽陽以下，地勢漸低。四時至榆次縣，太行山嶺，重疊險峻，多鑿隧道，以通鐵軌，故路雖短，隧道特多；自獲鹿縣起至榆次縣止，共過隧道十有九。其工程之艱鉅，殆不遜於京綏也。四十二分，到太原。進城，借宿於教育廳。廳長虞君和欽，舊友也與之略談晉省教育情形。虞君公事忙，雖本日爲星期，仍赴督署會議。匆匆數語卽出，余遂休息。自二十三日起，在太原視察各校教育，并應洗心社講演，淹留三天。

二十六日晴。上午，料理行裝，擬赴忻縣，雇定架窩兩乘，其一僕人乘之。另雇騾一匹，負行李。架窩者，用蘆蓆作蓬，爲圓筒形，旁用二木，前後駕於兩騾而行；行於山中，可免顚越之苦，故價較昂，可坐可臥，尙覺安適。十一時，與虞廳長及廳中職員把別出城，省視學楊君秀軒（培翹）隨同視察晉北各縣學務。一路皆見黃土高如壁壘，人民多穴居者。午後六時，至黃土砦。自太原至黃土砦，計程六十里，宿於段永盛客店；店係新開，土牆茅屋，比較淸潔。一主一僕，佔三間大屋，房錢不過百文。

晚餐一白菜，一蛋，一盤撈餅，不過三百八十文，可謂廉矣。晉北民俗儉嗇，皆食燕麥，無處得米。余自帶大米一袋，令店中煮粥食之，亦覺別有風味。

二十七日晴。晨七時三刻，乘架窩起行。十二時半，過石嶺關，入忻縣境。關之右皆山，左爲黃土壁，鑿石通徑，崎嶇曲折難行。在關城鎮天義店小憩，煮粥爲午膳。自黃土砦至此，已行五十里。六時到忻縣，晤縣知事彭君子猷（贊璜），隨即進城，舍於勸學所。

二十八日晴。是日在忻縣視察各學校，爲各校職教員演講「教育之新趨勢及教授訓練管理方法。」

二十九日晴。晨八時，坐肩輿出城，與彭知事把別，乘架窩赴定襄。九時，過傅家莊。此時農人正値秋收，男婦均忙甚，所收者多屬稷（高粱）粟（俗名穀子）、玉蜀黍、燕麥（俗名油麥）。鄉間國民學校，皆放秋假。午後二時半，至定襄縣。晤知事鍾君瓊伯（英），遂進城，借居文廟之農桑分局。自忻縣至定襄，計程四十里。

三十日晴。晨六時，別鍾知事出城，擬赴五臺縣。九時半，至神山村。山在縣東北十五里，孤峯特起，爲羣山所遺，故又名遺山。金元好問讀書於此，因號遺山。上有神山寺，卽元遺山讀書處也。其旁有遺山祠。十一時半，過大關。十二時，至陳家堰。定襄境至此止。再前爲河邊村，入五臺縣境，涉滹沱河。午後一時，至東冶鎭。自定襄至此五十里，有沱陽高等小學校。卽往稍休，以攜來之米煮飯，佐以雞蛋，爲午餐。三時啓行自此以往，皆爲山路；兩山之間，鑿石通道而過，道闊約丈餘，或高或下，尙不甚崎嶇。山頂多戴土，可以耕種，石爲赭色或黝色。六時半，至五臺縣。進城，寓於勸學所。五臺縣地勢，比石家莊平地高出九百粎，合華度二千七百尺。晚間寒冷如初冬，聞五臺山中已降雪矣。

十月一日晴。是日在五臺縣視察各學校，並往川至中學校講演。在省城所雇架窩，至此爲止。另託勸學所代雇架窩二乘，驢一匹，準備赴五臺山。

十月二日晴。晨八時，乘架窩出城，勸學員陳君智昂同往。出城渡護城河，十時，過閣道嶺，已入臺山之界。嶺有寨，寨門旁一石碑，鐫「五臺奇勝」四字。嶺去縣城十里。五臺所雇架窩，比陽曲所

屜者小，而行較速，價亦較廉。五臺以北，地勢高寒，僅能於陰曆二月種稷、黍、粟、燕麥、玉蜀黍、馬鈴薯等；仲秋收穫後，卽不能再種他物。十時半，至南大仙。十一時，過牧穫嶺，距城二十里。十二時，過龍王堂，再北爲獅牙嶺。午後二時，過五臺寺。在途中閱山西通志及清涼山志輯略。三時，至柳院村（俗名留雲村）寓於同心店，簡陋之極。自五臺縣至此六十里，村中居民，祇十餘家。命僕煮稀飯煎雞卵食之，以作晚餐。忻縣定襄一帶，食物以高粱爲主，兼食燕麥。五臺以北，則專食燕麥，佐以馬鈴薯。其純樸無欲，猶上古之風也！

十月三日晨。一時，大風雨，四時，雨止，五時起身；六時三刻，乘架窩而行，遙望山頂皆積雪。七時放晴，以後時晴時雨，大山中往往如此。山路崎嶇，悉爲亂石，行走之難，較昨爲甚。九時，過清涼石。山路陡絕，行於雪中，樹木青綠，上綴白雪，殊爲奇觀；澗水激流，聲若奔雷。至清涼寺稍憩，自柳院村至此三十五里。寺在清涼谷中，魏孝文時所建，中有文殊像，旁有清涼石，石周遭四丈，相傳文殊菩薩手托來此。又有千佛塔，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鑄造。塔以銅爲之，有九級，頗精工。寺僧出示

文殊金印，印文爲「清涼擢授」四字。又一銅印，爲「清涼之印」四字。出清涼寺，山益陡，四望皆雪，日光耀之如銀海。山中之田，層疊若魚鱗，大率喇嘛所有，佃戶爲之耕種；牧畜之牛羊，到處成羣。自金閣寺至鎮海寺道中，有一山。山頂石紋奇秀，嵌空玲瓏，詢土人不知其名，或云西峯山。一時五十分，至鎮海寺。寺在臺山交口西南嶺下，樹木鬱森，深紅濃綠，殿宇金碧，輝耀生色。寺有章嘉活佛塔，清乾隆時所建。出寺後，望顯通寺而行，日薄無光，空濛微雨，大風震撼，冷如仲冬。三時至臺懷鎮。有市廛民居，警察分所設於此。過楊林街，與臺懷鎮相仿。曲折以達顯通寺；寺東漢時建，在靈鷲峯下，臺山最大叢林也。巡官張君友松（樹梅）在此招呼，住持寂承和尚，亦出迎接。顯通寺高於平地一千五百米，氣壓低至六十二粉，氣溫祇華氏表五十度，是時復下大雪，不能出門。晉北各縣，自仲秋以後，正乾燥無雨之時，而山中氣候不同乃如此。寺中以麵供晚餐，素菜亦可口。晚九時，明星復滿天矣。

十月四日晨。天氣暢晴，甚覺爽快。七時起身，佛教會長怡諄老和尚來談，顯通寺退院僧也。談

畢，預備出遊，先觀本寺銅殿，殿高二丈餘，純以銅鑄成，中供文殊菩薩銅像。五臺山爲文殊道場，故各寺皆供文殊，四壁亦皆銅佛像。殿內大小四銅塔，大者十三級，小者七級，殿外有五大銅塔，分東西南北中，按合五臺；因山中早寒，朝山者不能上臺，卽禮此五塔，以伸朝臺之意。銅殿左右，有藏經殿，內藏明朝藏經。後尙有殿，藏蒙文藏經。銅殿前爲無量殿，圓頂無樑，故亦名無樑殿；係漢代舊址，明朝所建，頗似洋式建築。前有七圓門，額曰「法菩提場。」殿凡三楹，中供無量壽佛，丈六金身。右爲文殊菩薩，左爲藥師佛，皆銅鑄。四周有銅製轉輪，上鐫梵字。禮佛者以手轉之，稱轉法輪。無量殿前爲大殿，又前爲文殊殿。出顯通，至塔院寺。以寺有大寶塔，故名。塔高二十七丈，周二十五丈；其下二層，上層紫銅轉輪三百八十一個，下層黃銅轉輪六十一個。蒙古人朝山者，在此繞塔禮佛，又有望塔禮拜者。地上置長方木板，長四五尺，拜者以布袋套手，聳身下投，復前兩手，俯伏於板；如是起伏，終日不息，此所謂五體投地也。塔後有藏經閣，塔前爲大慈延壽寶殿，中供釋迦像。十二時，回顯通寺午餐。午後一時三刻，至圓照寺。從寺後上菩薩頂，頂在中臺東南，卽靈鷲峯之別名，爲黃教喇

嘛所居。臺山僧人，分爲青衣僧、黃衣僧。青衣卽尋常之僧人，黃衣則喇嘛也。大喇嘛札薩克，卽居於此。頂上牌坊書「雲峯勝境」四字。自下而上，共百零八級。廟門有「勅建眞容院」五字，相傳唐僧法雲，擬塑文殊眞容，懇求菩薩現身，忽於雲際覩神像，圖摹塑成，因名眞容院。進爲文殊殿，再進爲正殿。殿內藏藏文大藏經二百十六卷。菩薩頂高於平地一千五百粎，合華度四千五百尺。護理札薩克大喇嘛香楮諾架出見。余問青衣僧念佛，喇嘛亦念佛否？答。否，念唵嘛呢叭彌吽。與談片刻，卽由廟後出。齋房甚多，皆喇嘛所住，共有三百餘人。院後山畔，爲喇嘛叢葬之地。用火葬法，佔地不過數尺耳。再上爲慈福寺，亦喇嘛所居。從菩薩頂下，至羅睺寺，寺宋元祐中所建，亦爲黃教喇嘛住持。大殿中供文殊菩薩，兩旁爲羅漢像。後有西方殿，中置大蓮花座，可以旋轉；轉時花開，卽見彌陀佛、觀世音、大勢至。左轉花合，取花開見佛之義。座下四周爲蓮花池，池內皆海會聖衆，恍如西方極樂世界也。出寺，過前清行宮廢基。赴青黃六路聯合初等小學校。臺山除青黃二僧衆外，居民分爲六路，凡七百三十餘戶。所謂東路、西南路、小南路、大南路、北半路、西半路、採茶路，皆係佃戶。臺山有

市街四：曰臺懷，曰楊林，曰營房，曰太平；皆忻縣、定襄、五臺、繁峙、渾源，各縣人在此經商者也。山中天氣，陰曆五、六二月最佳；七、八月多雨；八、九月已下雪，且多大風；十、十一、十二月，正、二、三、四月，皆大雪期；四月下半，雪方消。下雪時，學生在炕讀書，住校不還家，自己帶米麵，校中廚役爲之代煑。午刻，青黃六路聯合小學校各代表，請余午餐。山肴野蔌，別有風味（六路代表楊春，青教代表怡諄，黃教代表德木齊）。三時半，登梵仙山。山在中臺之東，孤峯特起，居五臺中央。自麓至頂，高於北京平地一千五百零十粎，合華度四千五百三十尺。上有靈應寺，觀其碑碣，則言文殊率五百仙人餌菊於此，故名。下山至殊像寺，殿中塑文殊像，高三丈，騎青獅，相傳爲神工所造，其質係燕麥和麵所成，殊爲莊嚴。出寺後，日已西下，遂回顯通寺。晚餐後，住持寂承和尚來閒談，余因問十大寺之名。據云：「屬於青衣僧者：顯通寺、塔院寺、圓照寺、廣宗寺、殊像寺、碧山寺、南山寺、鳳林寺、金閣寺、靈境寺。而黃教亦有著名十大寺：菩薩頂、臺麓寺、羅睺寺、玉花池、壽寧寺、金剛窟、七佛寺、三泉寺、普安寺、鎮海寺是也。」

十月五日晴。大風，氣溫四十六度。晨六時半起，七時後，由住持率領至銅殿禮五塔，並與楊、陳二君、怡諄、寂承二和尙合攝一影，遂出寺東行數里至太平興國寺。寺內西廡，供楊五郎像，聞卽楊五郎之肉身。像旁有五郎所用鐵棍，重八十一斤，余兩手略能舉之。出祠後，至般若寺。寺在東臺樓觀谷，三面環山，山上奇石突兀，古柏挺秀。正殿左畔巖下，有金剛窟，深不可測。昔佛陀波利入此未出，故堵塞之。另就寺內山洞，築二層樓，洞門鐫金剛窟三字。內藏文殊牙，牙長約八寸，厚三寸，如象牙，其眞僞不可辨。又有石鐫文殊菩薩手足印。洞內小窟，卽金剛窟。窟門闊僅八寸，高三尺，側身可入。僧人以燭爲導，入洞，轉折而上，歷十三級，有老文殊像；旁有文殊杖。由金剛窟而上，至普樂院。院在兩峯之間，前蔽森林，甚覺幽秀。自金剛窟下，至碧山寺。寺已頹廢。內藏七級字塔二卷，皆長三丈六尺，闊五尺。一寫全部華嚴經；上款署江南姑蘇鄧尉山聖恩禪寺住持沙門濟石，書成華嚴經寶塔一座，奉供五臺山碧山禪寺，永遠流通者。一寫四大部經。款署姑蘇鄧尉山聖恩禪寺住持沙門濟石，書成四大部經寶塔一座，奉供五臺山碧山禪寺，永遠流通者。末另署康熙庚午年廣山弟子

許蕙心成和氏敬書。程帽眉山氏繪像。余令僧人懸於正殿樑上，下垂至地，方得觀其全文，字皆細於蠅頭，至可寶也。一時，回顯通寺午餐。餐畢休息。二時後上大螺頂。頂高於平地一千五百粎，合華度四千五百尺。五臺頂五文殊菩薩，皆塑像供於大螺頂中。頂上森林，較他處爲密；自下視之，鬱鬱葱葱，頗堪引人入勝。三時後，往訪張警察長，四時回寺。預備明日起程赴渾源，遊恆山。晚九時，退院方丈怡諄來談天，其言有可記者。伊云：「本寺僧有三百餘人，爲住持者，安處徒衆，終日事繁，雖已退院，尙不能不問，致無暇修行，反不若在家居士，心能專一。」余云：「出家本爲解除煩惱，今若此，非所謂一著袈裟事更多耶？」

十月六日晨六時半起；八時，寺中方丈備齋送行。九時後，乘架窩赴渾源。陽曲之架窩，大而行遲，不如五臺縣之小而速。五臺縣架窩牲口，又不如山中之雄壯而健行；惟架窩則更小，幾於不能直坐。出寺，向東北行。十時後，經華嚴嶺。十二時，登紅門堰嶺。嶺勢陡絕，盤折而上，人馬喘汗不已，十餘步一息；一時後到嶺巔。高六百粎，合華度一千八百尺，高於平地二千一百粎；氣壓五十八粉，氣

温六十八度。前數日因下雪，已無意登臺，今日忽天氣晴和，且無風，乃從紅門堰步行五里，上東臺，登絕頂；高二千三百四十米，合華度七千二百尺；氣壓五十六粉，氣温六十六度。有石室三間，中供文殊菩薩像。屋外有殘碑倒地，摩挲讀之，乃望海寺碑文也。爲清帝御製，祗有二十二年八月既望數字，缺其一角；不知何帝年號？以清涼山志證之，殆康熙也。臺距顯通寺四十里，距北臺三十里；石室中僅一僧人居之，名曰方道，現往那羅延洞打七。有餘杭興隆寺朝山僧名寶華者，爲之代理。寶華和尚爲行脚僧，偕一昇誠和尚，朝四大名山，已到過普陀、九華，今來五臺，自言明年當赴峨眉。三時後，從東臺而下；寺僧所謂積雪數尺，人不能行者，亦過甚之詞。今觀臺上之雪，不過二三寸，且大半融解，以今日之天氣，卽上北臺、中臺，亦何妨。可知凡事必須實踐，僅聽人言，不盡足憑。惟狂風時起，則確也。自臺下紅門堰，仍乘架窩行。下堰，卽入繁峙縣境，臺山盡於此矣。紅門堰上嶺已極艱險，不料下嶺更難；亂石當道，勢復陡絕，馬足屢爲之蹶。險峻處，眞是羊腸小徑，旁臨深澗，余向者在架窩中，能流覽書籍，今則顚越特甚，頭目眩暈，祗可偃臥，一字不能寓目矣。六時半，抵獅子坪。自臺山

至此四十里，村在四山之中，冷僻無客店，借住於一農家。室中塵埃堆積，撲人眼鼻。向取飲水，水混濁，雜泥沙。北道行旅之不堪，今始覺之。姑且入室，稍息勞頓。命僕煮粥蒸饅頭，開罐頭食物，以爲晚餐。此次陸行，恆早晨進食一次，直至晚間再食，乃爲常事。氣溫已低至五十度，自此以下，歸入恆山紀遊。

北嶽恆山紀遊

恆山在山西渾源縣城南二十里。僻在塞外，遊者甚少；然蒼秀獨絕，宜其稱嶽也。自昔由五臺山赴恆山者，惟徐霞客曾行之。然徐則經北臺直下，余則取道東臺之紅門堰，路之難行則相等。輿夫亦多不識途徑，沿路探訪，始得前進。若自北京乘京綏鐵路至大同，再換架窩往渾源，僅三日程耳。路亦平坦，固不必經此險阻也。因按日紀之。

十月七日晴。晨七時起身，八時乘架窩行，路之傾欹，與昨日同。迤邐出山，地勢漸低，氣候亦漸溫。行於兩峽之間，山容極可愛；或峻峭如削，或層疊如畫。峽中鳴泉，匯成溪澗，皆向北流。又行二十餘里，出峽；路漸平坦，在架窩中閱前人恆山遊記。自此以往，多循滹沱河以行，河身寬闊處，或數十丈，或百餘丈，河底皆亂石細沙，此時水小，闊處數丈，狹處數尺，或僅尺餘，而流極迅急。架窩亂流而

渡，或行河中，上下陂陁，無慮數十次，有高低至丈餘者。五時，至朱家坊，居民二十餘家，村有龍王廟，正演劇酬神；蓋滹沱河濱居民，因河患故，多祀龍王也。借寓村副賈珍貴家中。自獅子坪至此七十里。騾夫貪近走小路，終日奔馳，無打尖處；此處村莊，亦無客店，幸民家可借住，住處較昨晚略潔淨。其臥室中連竈帶炕，以便生火後，製食取暖，一當兩用；至房間之煙煤熏灼，則不顧也。此處地勢，已降至千二百六十粎，氣壓六十四粉，氣溫六十三度，不如臺山之冷如冬令矣。停息後，命僕煑粥蒸雞卵爲晚餐。

十月八日晴，晨四時起身。朱家坊距渾源九十里，今日擬趕程前進，故起大早。六時上道，行於滹沱河中，路更比昨日難行。遇大石塞道，不能前，則斜上山坡，行於河岸以避之；岸勢陡絕，人須下輿，方可攀援而過。騾夫均不識路，惟知走此小路，可近七十里耳。八時後，始出險，行於平路。十一時後，度黑石嶺；石多黝黑色，故以爲名。嶺不高，自麓至巔，二百二十粎；氣壓六十粉，高於平地一千八百二十粎。較紅門堰爲低。惟路皆亂石填塞，大者如牛如象，傾攲險仄，較紅門堰爲尤甚耳。過嶺則

渾源境矣。下嶺後，復行於龍盆峪澗谷中；兩面皆山，亂石阻路，其艱困與早晨無異。數十里地，僅偶見小村落，騾夫口渴，無所得水，則掬澗泉飲之。然山勢奇秀，怪石突兀，層疊千重，屢遇絕壁當前，疑無去路；循溪轉折，則又開一境，峯巒攢簇；青杉紅葉，點綴如畫；澗聲轟轟如雷，奇峯聯屬，或大石嶙峋如攫人，或嵌空多隙如蜂窩，愈轉愈深，應接不暇。臺山無此奇秀，蓋已有恆嶽意味。架窩即十分顛頓，亦幾忘之矣。四時後，抵大瓷窰，則恆山儼然在望。問諸土人，去渾源不過十八里，遂不打尖。令騾夫稍休，即趕程前行。六時半，到渾源。自朱家坊至此九十里，自五臺山至縣二百里。進城借寓於勸學所；晚間有大風雨。渾源地勢，比五臺爲低。高於平地九百二十粎，氣壓六十粉，氣溫六十度。余見街上多列肆售西瓜者，因詢問勸學所長韓君相五（上卿）。則云：「此間習俗，八月十五日，家家買西瓜藏之。至十月初一，出瓜人人剖食之，以爲可免疾病；至犯熱病者，亦食之，瓜可藏至明年正月。諺云：雁門關外野人家，朝穿皮裘午穿紗；更有一件稀奇事，九十月間吃西瓜（或云：抱着火爐吃西瓜）。」可見風俗之一斑。此處天氣，起風則冷，有雲則雨。四五月驟冷，亦能使田禾凍死；秋

冬天冷時，亦能忽然驟暖。如余初至之日極和暖，隔夕則驟冷如嚴冬。諺語首二句，蓋實事也。

十月九日，陰雨。晨七時起，八時，縣知事郭君吉人（守謙）來，言縣中近發生時疫，傳染者極多，故學校皆放假。余於今晨九時，偕勸學所長韓君，縣視學原君映淇（竹林），往縣立中學校、縣立模範小學校、第一國民學校、縣立渾源女學校參觀，十二時後回。午後稍休。三時，至教育會爲各校職教員演講「編制教授管理訓練之新方法。」晚郭知事招飲於本署。

十月十日晴。晨五時起，預備登恆山，天氣甚冷，室內氣温祇四十度。七時乘肩輿出城；郭知事命廚役攜食物以從。勸學所長韓君，視學原君，亦偕往。未數里，卽見翠山縣亙，頂有積雪，日光映之。山間溪水下流，路旁悉是澗泉，輿夫履水而過。八時半，過懸空寺，寺依絕壁建築，層樓曲折，懸於半空，故名。中間爲純陽宮，供呂純陽像。又上層有宮殿，依石洞而成，供西王母李老君等像，亦有彌勒佛殿，似取仙佛同歸之義。此處爲入恆山之門，距恆山尙有十里。南行不及半里，爲恆山門。有牌坊，上額書「屏藩燕晉」四字。進爲三座門，額書「北嶽恆山」四字。門內左側爲三元宮，入門登山，

山路寬平，山半有平原，居民數十家，自成村落。山之西南有柴木嶺，嶺巔積雪甚厚。山半以上，路漸磽确難行。五里，虎風口，有亭；亭後壁下有石碑，大書介石二字，右旁署大明弘治乙卯歲四月吉旦立，左署奉直大夫知州事會稽董錫書。十一時，至嶽廟；前爲牌樓，其額前面書「永奠冀方」四字，後面書「北嶽恆山」四字。進爲過殿，殿後左旁爲十王殿；再進爲更衣殿。殿後左旁爲潛龍二泉，一苦一甘，構亭覆之；苦者已湮沒。再上，山路陡絕，輿馬不能行。進嶽廟朝殿，門前豎額爲「崇靈」二字。登殿有百零三石級，殿前書「南天門」三字；殿額曰：貞元之殿。兩旁東爲青龍殿，西爲白虎殿。出殿西繞而上，有御碑亭；亭爲八角形，有四門，門名：北嶽、朔方、鍾靈、毓秀，亭中有清康熙帝御筆書「化垂悠久」四字。西爲玉皇閣，閣兩層，中供玉皇像。閣之西，一殿在洞下，中供福祿壽三星；兩旁爲羣仙之像。洞門石上鐫「會仙府」三字；亭閣均在峭壁之下。壁上摩崖大字極多。一時，在嶽廟午膳。厨役帶來饅頭及麵，佐以菜羹五事，如此遊山，太快樂矣。余前在五臺時，初至雨雪，後即晴和；此次到渾源，第一夕第二日皆陰雨，適爲視察學校之日，預定今日登山，則天氣溫和無風，一如

在五臺無異，豈山靈之厚我耶！午後一時半，由廟後登山頂，路益陡絕，無階級，亂石阻途，盡力攀躋而上，半小時，到頂；俯視羣山，皆在足低。山之陰爲渾源城，如畫地一小圈耳。山麓至頂，高七百三十粎，高於平地一千七百二十粎，合華度五千一百六十尺；氣壓六十粉。自頂下，仍回嶽廟。稍憩，即下山，東望白虎山峯，峯下有二洞，一大一小，上鐫「白雲靈穴」四字。四時半，下山；則已日薄西山，光射巖岫，作殷紅色。山半居民，皆以土爲屋，高僅四五尺，簷可礙眉，屋頂炊煙，裊裊上升，而大風忽起，如虎吼龍吟，與來時之風日晴和迥異，一若送客還家，不許久留者。時天已昏黑，路即是水，水即是路，頗不便於行。乃下輿跨馬，涉水而過，正擬向人家借燈，而縣署中已張燈來迎矣。

十月十一日，晨八時與郭知事合攝一影。九時一刻，乘架窩起行，出北門，前赴大同。道途平坦，大車亦可行，天氣晴和如昨日。午後一時半，過松樹灣，度一土嶺，嶺不高，路亦寬平。自麓至頂，僅二百二十粎，高於平地三百二十粎。自渾源至此四十里。過嶺後，路即難行，入山谷中，道皆爲水，其地名甕城峪，至此已入大同縣界。甕城口有客店，甚寬敞，輿人欲止；余以爲時早不許，則云過此無店；

余不以爲意，促令速行。四時，渡桑乾河；河面闊及里餘，然大半見底，惟中流迅急；河畔另有引路之人，衣半臂衣，赤其下體，領余所乘架窩，由水淺處而過；旣抵岸，索銅子數枚，以爲酬報。然中流雖迅疾，當此秋冬水小，亦僅及馬腹耳。五時，至利仁皂村，借寓於龍王宮。內有初等小學校，僅一講堂，現放秋假；晤學董辛廷舉、辛渭二人，與之話，則云村中有居民二百餘家，小學校有學生二十七人，係民國元年開辦，常年經費九十吊，請一教師，冬天有學生四十餘人，教員李國棟，師範養成所畢業者。余問此村村長爲何人？答：辛渭爲村長，廷舉爲村副。問：村長副辦何種公事？答：爲村民講人民須知，及辦六政。問：每月講幾次？答：三四次。問：聽者多否？答：多。問：六政中髮辮已不見，纏足若何？答：已不纏。問：種樹幾何？答：二三百株。問：水利如何？答：此間有桑乾河、御河，水利本足。此時繞而觀者，村童十餘人，余問有學生在內否？答：有。余遂指一人，令其歸家，取教科書來，則共和國文第三册也，指一課令講解，尚無誤。

十月十二日晴。晨六時動身，自此以北，行於廣大之平原，彌望數十里，塞北風景，於此可見。十

一時，渡御河。河之闊，與桑乾相同，而流不迅疾，深處亦祗尺餘；距大同尚有三四里。十二時，抵大同；寓城外東華客店。大同地勢略低，高於平地九百二十粎。午後，借乘渾源警察之馬，入城觀省立第三中學、及第三師範，並往晤縣知事馮君鼎丞（延鑄）。五時半，回寓休息。

十月十三日晴。晨五時起，馮知事及勸學所長胡憲虞（希濬）、商業學校校長劉郁亭（富文）、第三中學校校長苑君竹隣（友梅）來送行；六時半，至京綏車站；四十八分，開行。八時十三分，抵陽高；九時至天鎮。由此以往，地勢略低。十時二十二分，柴溝堡；十一時二十一分，張家口。地勢低至七百二十一粎，氣壓六十九粉。十二時十一分，宣化府；十二時五十三分，下花園；一時十九分，新保安；二時十四分，康莊。在山西境內，無論鄉僻，不見拖辮者。一入直隸界，則辮子垂垂，觸於目矣。從康莊以往，地勢復漸高，兩邊山上，見長城蜿蜒。三時後，過八達嶺山洞，洞長四五里；昔予遊南口，僅至青龍橋，未經此洞也。三時十三分，至青龍橋；車乃逆行而下，蓋避八達嶺之高峻也。三時二十七分，經第二洞，洞較短，不過里餘。二十九分，第三洞，更短。不及半里，車下行，地勢益低。三時五十二

分，過第四洞，洞長約里餘，自此漸及平地。四時十二分，至南口，則僅高於平地一百九十粎。自沙河以下，則平地矣。五時三十九分，至西直門，乘人力車回家。

陝西

西嶽華山紀遊

余於五嶽，歷遊泰岱、衡嶽、恆山，而尙未至嵩、華。五嶽中尤以華山爲最奇，夢想多年；近隴海路已通至潼關，赴華嶽者較昔爲便，乃擬乘暑假之暇出遊。舊侶金君松岑以畏暑不肯行，則於二十一年八月初旬，往謀於張君伯岸，適伯岸早動遊華之興，已定於十三日，隨科學社諸君西行；余又以時促不克相偕，乃與伯岸約在山中待我，決計一人獨往。行有日矣，忽得美術家俞劍華、徐培基師生作伴，乃欣喜過望。未幾，伯岸有電來約皓日在山中相待，乃與俞、徐二君約定八月二十日動身。余自來遊山，與美術家同行，尙爲第一次此次旅途之多變化，正與美術家之腕底煙雲相似，而

張伯岸之忽離忽合，穿插其間，尤覺趣味橫生，不可不記也。先是老友高君夢旦，以余有太華之行，曾函囑隴海鐵路工程師洪君光昆照料；洪君覆函，則云已囑潼西工程局曾君仲熊，屆時派一熟悉山路之幹役陪同進山云云。

十時一刻，赴車站，俞、徐二君已先至。遂於十一時共乘夜快車啓行，在車中坐以待旦，幸天熱夜涼，反覺爽快。

二十一日晴。晨八時抵南京下關，余甥章阜春已在站迎接。命僕料理行李渡江，余等則容身先渡；至浦口，卽登津浦車，八時開行。江北荒旱，彌望皆蕭索景象。在車中翻閱華山志午後九時，抵徐州。區黨部陳君堯階，先得阜春信知照，爲余等招呼，甚爲殷勤；導往市街閒步，歸至黨部候車。旣而探悉晚間開行之尋常快車，祇到洛陽。遂決定明晨改乘特別快車行，往江北飯店住宿。

二十二日晴。晨八時，乘隴海特別車行，隴海二等臥車，設備完美，電扇電鈴俱全，坐褥尤爲舒適，較諸京滬、津浦遠勝。而開行時間之準確，亦爲他處所不及。余在民國七年赴豫，曾乘隴海車，則

簡陋爲諸路最，今則後來居上矣。在車中臥觀王君嶧山之陝西旅行記：過鄭州後，彌望皆黃土層。人民穴居，高下若蜂窩；抵洛陽而天黑。隴海之艱巨工程，在洛陽與陝州之間；高山深谷交錯，鐵路築於絕壁之間，鐵橋與隧道，互相聯絡，隧道有長至七里者，惜在夜間，均不得見。但聞車行谷中，顛動之度較大；經過鐵橋，輪聲亦格外震撼，令人不能睡耳。

八月二十三日晴。六時五十分到陝州，即換慢車赴潼關。八時開行，車過靈寶，行經隧道凡五，第一即函谷關，第二較長。此五隧道，均在靈寶與常家灣兩站間。慢車設備簡單，無電燈，凡過隧道，客入坐漆黑中，有限不能見物。自陝州以西，鐵道與黃河並行，舉首窗外，即見混濁之黃流，風帆點綴於其間。過高碑站後，又有五隧道：二道在高碑與盤頭鎮之間，一道在盤頭鎮與文底鎮之間，最後二道較長；車過有三分鐘之久，在七里村與潼關之間。午後二時，到潼關。道上黃土，深可沒踝，風起飛揚，幾對面不能見人。余等分乘人力車至西門內中國飯店住宿。拂拭衣塵，洗臉漱口。午膳後，休息。三時，往大悲寺隴海鐵路潼西工程局訪曾君仲鼂，問進華山路徑。曾君允派一人到過華山之

測地夫，引導前往局中周作民、趙祖庚二君，亦出而招待，余等甚爲感謝。稍坐別出，赴大同園洗浴。浴罷偃臥，紅日西斜，遂信步登潼關。在關城之東黃土層高處。俯視黃河，遠眺落日，暮景之佳，得未曾有。劍華於片刻之間，已寫得潼關落日圖一幀。遂從小徑而下，詎知黃土非常光滑，無著足處，遂臀足並用，坐而蹋下，甚爲可笑。降至潼關西門，乃得大道，天已昏黑，滿街燈火，回飯店，已七時後。知曾、周、趙三君已來過；進晚膳時，三君又來。談及汽車開行無定時，客又擁擠，遂決於明晨坐人力車赴華陰。曾君所派幹役名長輿，約明晨五時前來，談畢，曾君等別去，遂就寢。

八月二十四晴。晨六時起，盥洗畢，結束行裝，長輿亦至。囑其出外雇車四輛，自潼關赴華陰，正待車時，俞君徘徊於旅館門外，忽見門側黏有張君伯岸留字，囑余至華嶽廟兵工廠軍械庫主任郭君閏生處問訊，料張君或尙在山也。七時，分乘人力車出西門，經行直通西安之大道。九時，過關西夫子楊震墓門；其地爲華陰縣之釣橋鎭。九時半，泉店街；到此，華山已在望；峯巒綿亙，西自秦嶺山脈而來，中間忽裂爲大谷，兩峽之間，一徑可上。其頂五峯攢簇似蓮，故名華山。十一時，抵華嶽廟；

自潼關至此，三十五里。余等至嶽廟大街新春樓午膳，遣人持片至兵工廠請郭君。未幾，郭來談，一見如舊相識，並爲余等作東道；方知伯岸已先一日進山。潼關旅館門側之留字乃郭君遣人往貼者也。膳畢，同至兵工廠，將較重之行李，留存廠中，仍乘原車進山，郭君戎裝乘馬導行。一時半，過華陰縣西門；城係土築，規模狹小，不如嶽廟大街之繁盛。郭君謂玉泉院現在駐兵，不能容旅客，乃至院東之仙姑觀，則亦滿駐兵隊；觀中道人崔法森，謂今日可趕至青柯坪住宿。遂託渠雇夫役二人，肩行李。余等步行登山。三時一刻，由玉泉院東南而上；華山自麓至頂，祇此一路，名爲谷口；志稱張超谷是也。兩峽對峙，崇崖層疊，中有大澗；山路依澗曲折而行，亂石礙途，水激石隙，聲大且遠；或履澗石自左而右，或復自右而左。未數里，澗中有巨石矗立，高約三丈，形似魚，鐫魚石二大字。旁注清光緒十年六月，山中發大水，爲水衝激至此。四時，過王猛臺；相傳王景略曾屯兵於此。上有校將臺，今則不存，僅在巖石上鐫此三字而已。五里，抵第一關。關後有焦仙洞，前有三教堂，自谷口至此五里，故亦名五里關。關以上百餘步，路少平，名桃林坪。昔有桃林，今皆斬伐，一株俱無。坪上有慈仁洞；

又四里，希夷峽。峽在隔澗對面石壁上，可望不可至。峽中夾一石函，爲陳希夷蛻骨處。峽下懸崖，鑿一石洞，扁方形，高可七尺；洞下更鑿方孔，孔孔相接；下通澗底，昔本有鐵鎖（按志稱鐵鍊曰鐵鎖）可攀，後因有人竊去趾骨，道士遂斷其索，人不得上云。自峽西折爲第二關。兩大石上合下分，若斧劈，色黑如鐵；中通行徑，俗名石門。又三里，莎蘿坪，有莎蘿庵。庵前有莎蘿樹一株，明崇禎甲申年間枯死。對面東壁上有小屋，懸築於崖石突出處，淩空如鳥巢；自澗底鑿壁作級，旁懸鐵鎖而上，曰混元庵。五時一刻，過一石亭，亭無名，爲小上方道人所建。小上方卽在對澗石壁上；築屋兩進，屋旁有小塔，塔後有洞，鑿壁爲級，攀鎖以登。其前爲大上方，於絕壁凹鑿磴攀鎖而上，上有石洞，華山之絕險也。又南經毛女峯下，有毛女洞。相傳秦宮人玉姜隱此，食柏葉飲水，體生綠毛，故名。六時，登十八盤；因山路陡絕，築盤道十八折，故名。盤側有大石綿亙，屹若崇墉，高可丈餘，色黝黑，鐫登臨覽勝第一臺。下有破屋數椽，已無人居，殆卽志所稱之三皇臺。再上有大石橫列，鐫「霖雨蒼生」四字，殆卽所謂雲門。至此豁然平曠，已抵青柯坪矣。自谷口至坪二十里，已達山半，爲時六時一刻。測其高

度，爲一千一百七十公尺，華氏溫度七十八。進通仙觀休息，知張君伯岸已於昨日過此。逕上北峯，進谷以來，所行悉險峭不平之地，惟青柯坪稍平坦。在西峯之下，仰望西峯一角，側出天半，石紋斜直如摺疊，特爲秀美。青柯坪共有四廟：曰九天宮（卽東道院）、西道院、靈官殿，幷通仙觀爲四，而遊者均至通仙觀。余等居觀後望河樓，由北窗俯視，可遠達谷口，太華勝概，完全在目矣。於是以潼關攜來之米，託觀中煑粥，佐以饅頭，並有潼關老酒，三人開懷暢談，塵襟滌盡。十時卽睡；夜半，華氏表降至七十二度。

八月二十五日晴。晨六時起，七時早膳畢，九時出發。由觀左東上，過聖母、九天二宮。俞、徐二君在此寫西峯遠景，余在旁觀之，素紙之上，頃刻煙雲，昔人登高作賦，僅能傳其髣髴，今則登山寫景，將廬山眞面，盤個披露，眞快事也！因寫景故，登山乃不計時刻。俟二君寫成二幅後，始從坪左而上。里許，至迴心石；自此石以下，路雖崎嶇，尙有級可升。自此石以上至頂，類皆絕壁斜削，於壁上鑿磴，旁懸鐵鎖，如猿猴之猱升。遊者至此，畏險輒還，故曰迴心石，猶泰山之有迴馬嶺也。再上里許，卽千

尺嶂，兩壁夾峙，中開如槽，下闊上弇，石磴之窄，僅容一人，兩手挽鎖，仰攀而上，如鼠行穴中。嶂凡三節，三百九十四級，愈上愈狹，有十餘級，竟是垂直線。頂有圓洞，名曰天井。上有鐵門兩扇，掩之。則華山可成二截。昔有避難者登山掩關，在下亂賊，無法攻入也。嶂頂有石壁，鐫「通天門」三大字。旁有平臺，石砌方屋，曰玉皇殿。千尺嶂中段，有舊路，陡削不能容趾，號稱難行。今則於旁另鑿新路，較昔平易矣。俞、徐二君復在此寫景，因已午後二時，遂命役人肩行李，先赴北峯，囑觀中煮飯以待。寫畢，復北折而上，登百尺峽；峽有二節，各數十級。兩節交界處，有小廟，曰緡陽宮。上節石磴，更較千尺嶂爲狹，雙手攀鎖，兩腋摩壁而升；但級數則較少，峽口有驚心石，其上復有巨石覆之，圓若蓋，鐫「雲頭石」三大字。自此登北峯，大抵皆攀鎖履磴而行。過二仙橋，橋凡二，一高一低，皆跨於兩崖之上。懸崖可俯視渭水者曰，俯渭崖。至黑虎嶺，旁有黑虎洞。二君復席地寫景。遙望羣仙觀，在北峯之下，殿宇新修，突出巖角，舊稱此爲媼神洞，因俗訛爲瘟，故改名羣仙。而石根仍鐫「古媼神洞」四字。余方擬進觀遊覽，忽有役人自北峯下招手告余，謂張先生在彼待我。蓋伯岸於昨日至北峯，見余

之行李，知余之至也。余遂由觀側，攀鐵鎖，上老君犂溝；其險異於千尺幢，蓋幢形凹入如槽，人行其中，尙有依傍，溝形則凸出如弧，陳鐵鎖外，毫無可攀也。溝凡二百五十二級，級盡，折而北數十步，石壁下鑿磴如棧道，名猢猻愁。實則近來新修磴道略寬，已無危險。劍華笑云：「今之猢猻，應見滿山之鐵索而愁，愁在彼不在此矣。」進門有小龕，供齊天大聖；再履磴攀鎖而上，有石坊，曰北峯頂。張君伯岸及道人傅啓玄，已來迎於此。北峯亦名雲臺，兩峯崢嶸，四面懸絕，東頂則爲眞武宮，西頂有聚仙臺。宮凡兩進，依山建築，前低後高，祀眞武帝。高一千七百六十公尺。温度七十二。至宮內休息。少頃，二君亦寫畢登山，共同午膳。膳畢，由殿後出，至北峯後山，曲折而下，有石壁斜倚，壁之中縫，掛一鐵犂，連以鐵索，依壁隙下垂，懸一鐵軛，隙旁亦鑿石孔，可攀索而上，其下有洞，供奉老君像，名此爲老君掛犂，是殆由老君騎青牛附會而成。或云，犂溝二字，原作雛垢，後人因老君騎青牛，耕田用犂，訛作犂溝，好事者又在山後掛此鐵犂也。余試攀鐵索而登，及其半，而上面石孔小，衹容半足，又極狹，乃退。徐君繼之，比余稍上一二步，亦退下。俞君復繼之，仍至原處退下。命役人試之，則如履平

地，直至犂尖可見習練之有素，不可強也。還眞武宮，與伯岸閒談，伯岸體肥碩，乘兜子至青柯坪，勉登此峯，已極疲，本擬明日下山，今見余至，又不肯去，躊躇久之。俞、徐二君仍出門作畫；晚膳後，十時睡。夜間溫度六十六度，御厚棉猶覺冷。

二十六日陰。晨六時起，大霧迷漫，一白茫茫，羣山盡失所在。道人云：「或將下雨，今日不得出遊矣。」早膳畢，道人導登聚仙臺；臺在老君犂溝之上，舊名鐵牛臺。出北峯門，過猢猻愁，援鐵索而上，有巨峯突起，依懸崖橫綴鐵鎖，崖畔圍以木欄，架石通徑，有一段則用二木相並作橋，曰窩洞橋。蓋臺中多用功之道人，有時將橋木抽去，與外面可不通往來也。過橋，卽聚仙臺；臺依洞建築，丹漆方新，並列有三洞；右面大者爲游龍洞，中爲三皇洞，左爲無上洞。遊龍供老君像，三皇供三皇像，無上供玉皇像。對面有屋數楹，幽靜無比，眞所謂洞天福地也！歸後，道人傅啓玄以紙索俞君書畫，余爲作一聯云：「涉足帝鄉，尋源得水叩眞武；昂頭天外，耕罷懸犂問老君。」俞君以華山碑體寫之。午刻，霧稍霽。羣山爭露，乃決計上東峯。俞、徐二君留連作畫，余與張君伯岸先行。二時半，自峯南循

石磴而上，隨崖東轉，路不及尺，下臨萬仞，曰仙人碥。再前崖石益突出，人行其旁，幾擦及耳，曰擦耳崖。崖盡得方臺，再前里許，懸崖直立，兩旁懸鎖，中鑿石磴，祇可容足，曰上天梯。攀登之歷三十八級而至其巔。崖頂兩石，一大一小，如斬塊，斜出半空，名日月崖；下有金天洞。洞深廣約二丈餘，內供西嶽山神，皆爲石像。旁有屋三楹，其南爲聖母宮。循崖西南約半里，有三元洞。洞之西南，傍崖鑿磴，僅闊尺許，下臨絕壑，曰閻王碥。過閻王碥，有石坊，橫鐫「太華山峯」四字，卽古之御道也。再西南折而上，爲蒼龍嶺。嶺南高北下，中突旁削，下皆深谷，凡三折，蜿蜒如龍，石色正黑，寬不過三四尺；兩旁豎立石欄，聯以鐵鎖，遊人戰戰兢兢，攀鎖行於脊上，計三百六十四級；級盡爲龍口，有巨石冠其上，名逸神崖，卽韓退之在此痛哭處。志稱有「韓退之投書所」六字；今細審石面已無之。殆風霜剝蝕歟！度嶺，登五雲峯。峯下多松，每二株則一高一低，俗稱兄弟松。峯頂高一千八百八十公尺，有廟；房屋較整齊。在此小坐啜茗，自廟後側門出，卽往東峯之路，松杉茂盛，處處成林。有一大石如蓋，古松生其旁，姿態奇麗，曰將軍樹。石磴曲折，下而復上，上而復下，過單人橋，循嶺脊而上，爲金鎖關，亦

名通天門。高二千零四十公尺。上有關，卽舊日之宗士祠。華嶽自谷口至金鎖關，上下祇有一路。自此以上始分路，右上爲西峯，中出爲南峯，左上爲東峯，距此皆十里。余等由五雲峯下而登中峯路土多石少，稍爲平坦，中峯亦名玉女峯，頂有玉女祠，額曰「中峯太頂。」祠內有石馬及玉女洗頭盆。頂高二千一百公尺。由中峯下，再登東峯。已午後五時半矣。東峯一名朝陽峯，高二千一百二十公尺，温度五十九。廟名八景宮，祀老子。殿後一洞，供三清像，卽志稱三茅洞也。殿左有淸虛洞，張眞人雨號淸虛者，修練於此，明崇禎癸未年化去。王山史爲署其洞曰淸虛。今洞外爲廟中作廚房，甚黑暗汚穢。余與伯岸由廟後觀朝陽臺。再由臺下東北轉，約里餘，有懸崖斬削挺立，崖石本黑色，其上有一處獨黃白相間，大者歧如五指，後人附會巨靈劈太華故事，名曰仙掌崖。此仙掌高聳，在華陰道中，已可見之。崖畔高處，楊虎城顧祝同等，建一水泥新塔於上。登此望西南二峯，恰與東峯鼎足而立，所謂天外三峯也。俯視中峯，遠睇北峯，眞如培塿，實不能與三峯並。華山五峯，不過後人湊足其數耳。迴廟後，俞、徐二君亦至。余念華山以東峯之棋亭（亦曰博臺）爲最險，人不敢至；擬於

明日一登之。伯岸極力阻我，我則自信，昔者曾過天台之石梁，焉有不能登棋亭之理，一笑置之。晚膳後，十時卽睡；夜半，温度降至五十四度。

八月二十七日陰。霧益大，有小雨，上午因霧不克出遊。俞、徐二君在寓整理畫稿，余命長輿及役人，同往棋亭。由東峯東南隅懸崖，兩手攀鐵鎖，垂直而下，崖石凹處，倘可立足，然須翻轉其身；捫崖腹而過，有鐵鎖斜橫於上，其下鑿孔，僅容半趾，右足趾先著一孔，左足繼之，須兩趾並著一孔，然後將右足移至第二孔，兩手攀鎖，亦次第右移；如是約數十步，最爲難行；俗所以名鷂子翻身也。倘手腕之力，不能提空其身，手足一脫，卽墜懸崖下矣。崖腹盡，則有鐵鎖一條，懸空直垂，援鎖下崖，左右石上，相間鑿孔以著足。余攀鎖蹈孔，從容而下，更履亂草滑石間，逾二小峯，皆攀鎖上下，亦甚艱難，但比鷂子翻身全身凌空爲易耳。至第三小峯之頂，博臺在焉。頂平，有鐵鑄方亭高二尺餘；亭內本有鐵棋坪一，鐵棋子二百餘，今已爲人取去。八景宮中，尚存數子，圓徑有寸餘。相傳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，以松柏之心爲博箭，長八尺，棋長八寸，而勒之曰，王與天神博於此。又謂爲衞叔卿

之博臺云。因天微雨，乃循原路攀登回廟。午膳畢，結束行裝，往南峯。二時出發，過二仙庵，卽登南峯之麓。雖亦到處是鐵鎖石級，然不甚陡峻，比較易行。登南天門，稍憩。門有文昌閣，正在建築。南峯陽面，全爲絕壁；自南天門後，可俯視之。絕壁半腰，鑿成窄狹之棧道，以鐵杙插壁，下鋪石條或木板，僅寬四五寸，圍以木欄。壁上橫綴鐵鎖，以通人行。余等緣壁行數十步，得朝元洞；洞深四丈，廣倍之，元時道士賀元眞所闢。其西壁縫間，垂雙鎖下縋，兩鎖間以木爲梯級，長十餘丈。級盡，又以鐵杙插壁，承以狹板，橫綴鐵鎖，人行其間，則面壁張臂緣鎖，以足橫移，凡長二十餘丈，名長空棧；俗稱爲搦搦椽。其盡處爲賀老石室，俗名避靜處。室旁有崖，高數十丈。遙覆其室，朱書「全眞崖」三大字，此亦太華之奇險處。然較諸鷂子翻身，尙易著足。余以天雨，且上午已至鷂子翻身，頗費筋力，不可過度，故至朝元洞而止。自南天門而上，過避詔崖；相傳陳希夷避詔處。崖上鑿斜方石孔，剛可容趾，以木板爲橋，通過對崖一洞。今則在洞下更鑿新路，平直可履矣。二時，至峯頂，其廟曰正頂金天宮。華山以南峯爲主峯，故稱正頂，祀白帝，卽西嶽之神也。高二千二百二十公尺。華氏表七十度。稍憩，洗臉

啜茗，再由廟左登峯頂；有大石，其面橫平，中窪如臼，直徑五尺，一水澄泓，曰仰天池。繞池後而上，有老君洞。有廟一，中供老子像。廟後左側有潭，曰黑龍潭。潭不甚深，然大旱不涸，為禱雨之處。是時雨甚大，卽回廟。廟中復來客三人，係實業部地質調查所調查員，彼等今日從華嶽廟來，步行五十餘里。晚膳後，三人中之陳獨清李濂介二君來談，余詢及洛陽以西之黃土層，有何辦法？渠等云，無辦法；年年北風挾沙南來，祇有加厚，殊與民生有妨；蓋此土本肥，但無水卽成廢物，土層極厚，造林亦非易易也。談畢別去，九時半睡。

八月二十八日陰雨。晨七時半起，因昨日未登最高之落雁峯，特往登之。高度二千二百九十公尺，頂上有新建水泥六角亭，毫無題識，亦近時軍人所為也。惜有雨霧，不能遠眺。亭畔石面，亦有一池，形橢圓，直徑不過三尺，較仰天池具體而微。九時一刻，出發，仍至峯頂。由仰天池西下，鐵鎖石磴，已習為常。三十分，過老君煉丹爐，在南峯之半，相傳老君煉丹之所。再下則為屈嶺，為南峯通西峯之要道，因其為西峯之臂，結屈如蒼龍嶺，廣且倍之，故名屈嶺。又形如駱駝之背，俗亦稱駱駝坡。

高二千二百公尺。南北兩旁皆深谷，然長不逾十丈，比蒼龍嶺爲短。中間鑿石孔容足，祇一條鐵鎖，人緣之以行。嶺下有鎮嶽宮，宮前有玉井。嶺盡卽西峯，西峯之廟，新毀於火，現正建築。廟名翠雲宮，祀斗母。廟前有大石，爲圓錐形，頂有石片，形似蓮瓣，其下有洞曰蓮花洞。由廟後上峯頂，有大石凌空，架於峯巓，斷而爲三。其中兩石斜接若門，援鐵鎖而入，裁可容人，相傳爲神香子斧劈華山遺蹟，名劈斧石。石旁豎一鐵鉞斧，長約一丈，蓋好事者爲之也。自石後登峯巓，曰捨身崖。相傳有孝子爲親疾病，禱於嶽神，祈以身代，往投崖下，故名。今改爲守身崖。攀鐵鎖而上，約十數步，有大石疊下而上平，曰摘心石。測其高度，爲二千二百三十公尺。由西峯北下，其鐵鎖石磴，左右曲折，依斜坡建立，與他峯之陡直者迥異，幾相交成直角形。磴盡有一廟；再下坡，得一石坊，額曰松壑流泉。由此循棧道登金鎖關；關鑿嶺脊成石磴，於高處建關門。由金鎖關下，仍至五雲峯。峯有通明宮，祀玉帝。由峯曲折而下，歷鐵鎖石磴三處，仍下蒼龍嶺。嶺下有小廟曰龍門；由此過閻王碥、三元洞、日月崖，循上天梯而下。再下循仙人碥，而達北峯之石坊。坊額前鐫「白雲仙境，」後鐫「翠黛擎天。」十二時，

抵北峯頂眞武宮。因霧大不能看山，決計端回青柯坪。在此午膳畢，午後二時卽出發，由老君犂溝而下，至羣仙觀左折而達黑虎嶺；再下俯渭崖、二仙橋。過百尺峽、千尺疃、而至回心石，已無險矣。仍回通仙觀之望河樓，時已三時半。張君伯岸先乘兜子回嶽廟兵工廠，余等三人留此；九時睡，是夕大雨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大雨。晨七時起，因雨不能行，祇得休息。十時，雨少稀，與俞、徐二君，命役人前導，試登北斗坪。由青柯坪後西道院上升，路皆亂草危石，行不及數里，已半身浸溼，再上多泥路，泥可沒踝，既溼而滑，不能著足，動輒顛仆，無法再上，遂廢然而返，更易溼衣，揩身洗足，偃臥，看華嶽志。午後，命役人下山探路，預備明日冒雨回嶽廟。未幾，回報，謂勉強行至第一關。水高沒人，不能前進，是下山已無希望，祇有坐待而已。然大雨之後，徧山多瀑布，雷轟電擊，聲震十數里。青柯坪對山之瀑，自西峯而下，愈近聲愈大，臥枕聽之，壯快乃似天台之方廣。晚九時睡。

八月三十日，雨止。雖未放晴，已可登程。七時，結束行裝，十時，下山。自青柯坪下十八盤，澗水阻

道，聲激若沸，役人負余而過。迴望通仙觀，黑瓦黃牆，隱於綠樹叢中，勢若淩空，殆似仙境。是時日出霧開，西峯一角，聳起天半，瀑布如一條白練，懸空直下，日光映之，閃爍耀目。劍華云：「此惟雁岩之大龍湫，可以擬之。」再下，過毛女洞；兩谷懸崖之水，奔流至此，從澗石平面，分瀉而下，成左右二瀑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將抵莎蘿坪，乃得近觀左崖之瀑，分爲三節，上節長約三十丈，中下二節，皆長二丈餘；愈下愈闊，澎湃奔騰，最爲痛快！華山惟雨後，則到處有瀑，晴則立涸。故除水簾洞之瀑，見於志書外，餘多無名，志亦不載。余等昨日阻雨，似乎掃興，今日得飽觀瀑布，轉慶昨雨之得時；惜伯岸先已下山，不能共此眼福也。三峯之巔，霧未全消，忽聚忽散；散則羣峯顯露，聚則復入混茫。再下至玉皇宮，內無居人；對峽中有石突出，略爲方形，瀑自石面下瀉，儼若垂旒。二君今日所得寫景材料較富，余則盡情欣賞。二君行則余行，二君止則余止，天然美及人工美，集合爲一，幾令余純入乎美感矣！過小上方、大上方，十二時而抵莎蘿坪。沿途流連，故行極緩。再望西峯，隱現霧間，碎如裂綵，令人一步一迴顧，依依不捨。莎蘿坪廟中有一老道，年九十六歲，擔柴汲水，步履猶甚健也。過第二關，關前

瀑布，衝出兩大石間，闊至丈餘。由此抵希夷峽，自峽以上，路皆緣澗而行；自峽以下，則須或左或右，逾澗以渡，但澗水湍激而深，與來時大異；計自此至玉泉院，凡逾澗十二道，皆由役人背負而過。澗水較淺者沒及膝以上，深者則沒及半身。雨後兩崖崩墜之石，阻礙道旁，計有三四處。第一關後有一奔石，大如方桌，關旁石欄，亦爲壓斷。午後三時，方抵玉泉院，四十二師之營部駐此。遣人商得營長同意，進內遊覽。院在華山北麓，宋皇祐中陳摶所建。相傳華頂玉井之水，潛通至院西，名爲玉泉，甘冽異常，因以得名；今泉已涸。華山各廟，以玉泉院最爲宏麗，風物亦甚佳。進門爲大殿，額曰「紫氣新煇」，祀陳希夷。殿旁爲山蓀亭，亭圓形，前後皆有無憂樹；前者老幹屈蟠，大約四圍，枝葉旁出如繖蓋；後者本幹已枯，另生新枝，欣欣向榮，橫過牆壁。遊人在枯幹之下，低頭而過。殿後爲希夷祠，供希夷塑像。山蓀亭後有石洞，中有石刻希夷臥像，雕鏤殊精。亭前有天然石舫，舫畔有納涼亭。院牆之東角，建無憂亭，亭爲方形；後有含青亭，兩亭間以廊通之。廊卽建於牆上，表裏無障蔽，自院外亦可見之。是院之構造，殆爲花園化也。院址較平地已高四百公尺；院前附屬之廟尙多。西南爲三

聖宮，東有極樂宮、灝靈宮、慈善庵等。余等在玉泉院稍憩，即步行回嶽廟兵工廠，已五時半矣。今日計行三十五里，是夕即宿郭君臥榻。伯岸於十九日赴嶽廟待我四日，在北峯又待一日，余等下山阻雨，又在嶽廟待一日。余謂伯岸之善待，非關人事，抑有天焉，相與大笑不止。

八月三十一日晴。七時起，結束行裝，擬赴長安。劍華以行李多，乘汽車不便，乃分出箱篋二件，託長興先帶回潼關。郭君閏生，適因公事解軍械至南京。清晨即東行，由閻君志強，送余等赴汽車站。潼關電話忽傳今日有車，忽傳今日無車；候至九時，卒不得行。蓋此間汽車路不平，雨後泥濘，車輪阻滯，開行毫無定準也。劍華頗不能耐，且以學校開學期近，擬取消長安之行，仍返潼關，余亦贊成。仍雇人力車，於九時半，乘之而行。伯岸以長安尚有事未畢，仍回嶽廟，怏怏惜別，計伯岸與余等之忽離忽合，已二次矣。午後一時，抵潼關，仍寓中國飯店。往訪曾君仲羆，則長興尚未回。劍華不得行李，不能登隴海車。曾君乃以長途電話詢嶽廟工程分處，則云長興以午後方動身，蓋彼知余等赴長安，故不汲汲也。遂復至大同園洗浴；四時回飯店，則長興已來而劍華之行李不至。因今晨行

色匆促，以箱籃託郭君交長輿，長輿宿在嶽廟對面隴海工程分處，初未見及郭君，致雙方不接洽，有此錯誤也。於是復以電話詢工程分處，則原物在焉。須俟明日，有信差帶來；爲此區區物件，在潼關坐待二日，殊覺無謂。是夕，曾君夫婦邀宴於其館舍，肴饌至豐。餐畢，長談，共觀俞、徐二君之寫景畫；曾夫人友馥女士，亦喜臨山水，取其平日之作，請劍華批評，且擬拜爲師。劍華爲之指示基本工夫，並卽席示以範畫二紙，培基亦寫一紙。最後女士出堂幅索余書，余書極拙，不得已，漫塗以應。十時半，方別歸。

九月一日　晴；晨起，余與培基談及，此次西來，未到長安，乃是缺憾，渠亦以爲然，乃以三占從二之說，仍強劍華西行；劍華以留滯潼關，乃彼之行李作祟，亦祇得應允。遂決定明晨，乘汽車赴長安，此遊之後半文章，完全以兩件行李爲樞紐，亦事之至滑稽者也。是日無事，乃出門閒步，觀三國時馬超鎗刺曹操誤中之槐樹。樹大有四五圍，在潼關東大道之旁，老幹已枯，另生新枝。惜爲同盛益記京貨局築屋於下，樹身砌入牆內，樹頂出於屋面，枝葉婆娑，生意猶存。於是復步出潼關東門，城

樓高聳，築於黃土牆上，俯臨黃河，氣勢雄壯，昔稱天險，非虛語也。是時黃河水小，河灘可以通車輛行人，余等循灘至中流，見河水黃濁如泥漿，河中渡船，構造特異，船後梢正方，而船首略圓，長可五六丈，闊約三丈，人馬均可渡。渡至對岸，卽歷史有名之楓林渡，可通山西之太原。黃河載貨之船，亦與渡船相似；順風張帆，逆風則以六人引縴而行，縴夫赤裸裸不掛一絲。天稍冷，則上身披衣，下身仍裸，蓋遇水深處，須半身入水也。遠望之，六人步伐整齊，酷似西方之裸體舞；惟腿黑而多黃泥，若云裸體，則比西方更徹底矣。於是繞潼關城外，自東而北，由北門入城。潼關有四門，東西北三門，皆傍黃河，南門則在山上。余等至中州飯莊午膳；膳畢，回寓。曾、周二君來送行，以爲余等將返洛陽，不知已變計也。談半時別去。三時，長輿已將嶽廟行李取來，余等在寓休息，九時卽睡。以下日程，歸入長安終南山遊記。

昔故友袁觀瀾，身歷五嶽，歸而告余，謂華嶽爲最奇險。今親歷之，果然！黃山亦以奇險稱，然鐵鎖石磴，不過數處；有之，不若華山之半山以上，到處皆鎖與磴也。遊華山者，大概分三階級，自麓至

青柯坪二十里，尚可乘兜子，適及山半，腰脚不健者，至此卽止。自青柯坪至北峯十里，則須攀登千尺幢、百尺峽、老君犂溝，雖險而路程非遙，故亦有勉強至北峯而止者。若欲上蒼龍嶺，達金鎖關，徧歷諸峯。則非健步而身軀輕捷者，不能也。然自金鎖關達東西南三峯。無論先登何峯，其里數皆相等。各峯之廟，皆可住宿。若每日遊一峯，從容而行，亦未嘗不可努力爲之。如張君伯岸本擬至北峯卽返，旣與余遇，亦勉強徧遊諸峯，此實例也，有志者可以興矣！

長安及終南山紀遊

長安及終南之遊，乃得之意外。先是，劍華以其命宮不利西方，急欲東歸，在華陰守候汽車，頗不能耐，余亦隨之遄返潼關；不料彼之二件行李，遺留於嶽廟，余遂有辭可藉，強之西行，劍華雖勉強應允，心實惴惴。余素主人定勝天，宿命則非所問；而劍華果至長安而病，未能登終南爲玆遊之小小缺點。劍華之命定主義，似有可信，余則謂身體過勞及心理感召，皆劍華致病之由，仍非命定也。

九月二日晴。晨六時起，結束行裝，遣店夥先赴汽車站購票。七時赴站，客人擁擠異常，余等幸購得頭等票，自潼關至西安七元二角五分。所謂頭等者，亦是裝貨之車，僅多車頂，可以蔽日，兩旁空洞無窗，風沙侵入，對面不見人。至於二等，卽裝貨之敞車，擁擠時，客人植立其間，儼然牛馬；晴則

日烈沙飛，雨則周身淋溼。頭等座位，可坐十二人，站中非滿此數，不肯售票。然滿額以後，又必儘量出賣，使客人擠至十八人或二十人，彼此不得轉身方止。我國人辦事，絕不為旅人計安全，惟知搾取金錢！昔在浙江乘袁化至海寧之汽車，已感受此種痛苦，然猶不似潼關車站之變本加厲也！且汽車路極不平，時時有顛覆之危險，車之行動，極盡跳躍之能事；但見旅人前俯後仰，東倒西斜，雖余之老於旅行，亦不堪忍受！而坐凳則為木板，上無褥墊，余雖鋪以棉衣，及至長安，臀部為之皮破血流矣。開車亦無定時，客人擠足方行。車過華陰至渭南已十二時。停車加油，旅客亦相率下車。至中興飯店午膳。膳畢，復開；歷新豐至臨潼，將抵長安，過灞、滻二橋。灞橋較長，有九十餘橋洞。滻橋較短，跨於灞、滻二水之上。昔在詩文中熟記之，今親歷其境，猶有餘味。四時到長安，古帝王都，氣象雄壯，絕類北平。海拔三百五十公尺。先至關中旅館休息。余往山東會館影印宋板藏經會，晤範成和尚，知已為我預備臥榻，情不可卻。康君寄遙、楊君叔吉，以自用騾車迎接我等移居會館。是夕，劍華大寫對聯，余為撰句。分贈範成、寄遙諸君。晚十時半睡。

九月三日晴。晨六時起，張君伯岸前在華陰分別，以爲余等已回滬，今突然至長安，聞之不勝驚異，於清晨趕至暢談。八時，共同出遊，範成和尚引導。先至孔廟，觀碑林；保存古碑約百餘種。其中最有價值者，爲景教流行中國碑，唐開成石經，虞世南夫子廟堂碑等。回至博古堂稍坐，各選購碑帖數種，遂至臥龍寺。寺建於隋朝，名福應禪院；至宋太宗時，始改今名。入門，見一古鐘，上鐫咸平六年鑄造；扣之，聲大而宏，餘音甚久。咸平爲宋眞宗年號，距今將及千年矣。寺內有南海菩薩像搨本，石像在耀州大香山寺，爲六朝所造，莊嚴無比，皆他處所不見也。後殿有六朝觀音石像及石刻佛像，佛前石鼎，顏色深綠如玉，古雅可愛。出寺，至民衆教育館，館中布置如花園，動植物等，皆表明產地及作用，注重科學常識。省立圖書館與民衆教育館毗連，晤館長張君俊卿，略談：據云「收藏之書，有十七萬卷。」引導參觀，有石印之圖書集成兩部，至可寶貴；宋板書祇有眞西山讀書記一部；臥龍寺之宋磧砂板之大藏經，亦藏於此；並有邗上袁耀所繪漢宮春曉圖。館內附歷史博物館，保存銅像、石像、銅器、陶器甚多。周鼎一具爲最古。其餘則後魏、隋、唐遺物爲多。有唐太宗昭陵前之八

駿馬，刻雕神妙，尚存其六。昔有某督之父，私售與日本，運至潼關，二匹已載去，爲省政府截留其四，現保存於館中。觀畢，別張君，回山東會館，午膳後，由範成師借賑務會汽車，出南門，至大薦福寺。寺建於隋，至唐天授元年，改今名。內有省立孤兒院，後有小雁塔，已毀，不可登。復至大興善寺，寺創於晉代，盛於隋。開皇時有僧徒二十餘萬。今設佛教養成所，諦老法師之弟子倓虛、華清二和尚，在此主講，有學僧十餘人。又至大慈恩寺，在隋時寺名無漏，至唐高宗，爲文德皇后立爲慈恩寺。內有浮屠，當時科舉盛行，舉子之捷南宮者，皆題名於塔，謂之雁塔題名。今此塔新修，凡七級，高四百二十公尺。因別於薦福寺之小雁塔，通稱大雁塔。寺前爲歷史上有名之曲江池，今已涸竭如溝。住持寶生和尚，研究華嚴，曾在五台學密宗，熟人也。余本擬再至惠果大師之青龍寺，因劍華有病，遂送之歸。與範成往陸軍醫院答訪楊君叔吉。在楊處晤石君解人，一同乘車，訪康君寄遙於寂園。園在長安之東關，康君經營有年，大有城市山林之概。前後樹木成林，中間住宅，後爲康太夫人之墓。並有關房及窰洞，可以靜修。康君堅留晚膳，座中皆比丘及居士，暢談至快。別歸，見劍華病勢不輕，楊君

叔吉爲之診治。藏經會同人，要求寫對聯，今爲寫聯屏十餘件。

九月四日晴，晨八時半起。昨康君寄箋謂余，既到長安，何不一遊終南。余以學校開學在卽，恐時日不許。康君則云可以汽車送君去，兩日可返。今晨向賑務處借得汽車，決赴終南；劍華病不能行，範成及伯岸、培基偕往。十時半動身。經過韋曲、黃甫村、王曲而至留村。時已十二時半矣。汽車路皆就原有土路略加修築而成，高低不平，與潼關至長安者無異。適經大雨之後，土鬆易崩，至險窄處，乘車者均下車。幫助車夫，在車後協力推車前進。昔在報端見中央委員吳稚暉赴涇渭渠行開工禮時，雜入人叢中，幫助推車，以爲笑談。今親臨之，乃知係習見之事，不足奇也。距留村十餘里之路，雨後完全崩毁，然不經此不得達留村。乃繞小路以行，汽車忽傾側，陷入田間；竭吾等各人之力，亦不能挽之出險。乃臨時雇鄉農攜鏟鋤來，一面鏟溼泥，一面墊乾土，合十餘人之力，方將車挽出。不料登山坡之時，車之右後一輪，陷入深坑，不得出矣。終南在長安縣南五十里，汽車本一點餘鐘可達，今因沿途周章，耗去二小時，尚未至留村；於是余等變計，舍車徒行，訪村長柴桐軒居士，託伊

雇鄉農二十餘人，借木板多塊，用墊車輪，令車夫率領前去救護；余等稍進乾點，即雇兜子登山。留村爲終南山北麓，登山者必由此。兜子上山下山，計兩天，每乘三元，因柴君之故，鄉農不敢擡價，否則如昔者友人王君嶧山來遊時，索價至少須六元也。午後二時，乘兜子進山；兜唯懸一方籐板，下繫木以支足，甚輕巧。唯須自用毯或被以爲褥，方可坐。循山谷之澗水而行，每過澗，均有石橋。與華山之履石渡澗，雨後水漲即不能行者，不同。三里，彌陀寺。又半里，流水石。又四里，與寶泉、白衣堂、大悲堂、甘露堂、竹林寺、五佛殿。山中森林茂盛，泉石秀美，大類江、浙山水，此亦與華山不同處也。十里，抵朝天門。由此仰望臺頂，三峯並峙，高聳雲端。再經五馬石，即登一天門。門踞兩崖間，巖石奇突。虬松蒼藤，生於石隙，幽秀異常。再上爲觀音寺，及古彎柏樹。紅牆隱蔽綠樹之中，掩映有致。登勝寶泉，對面石壁有摩崖曰「漱石枕泉。」與勝寶泉並峙者，曰「古西方境。」途遇智海法師，師住持山南之淨業寺，爲唐道宣律師道場，與之談頗契。彼云：邱君希民正在寺中講攝大乘論。惜余以時間所限，不及往晤矣。度遇仙橋，橋下之水名醴泉，風景至此愈佳。至下寶泉，旁有慈航庵，築於巖上，佔

地至勝。再登，爲上寶泉；下有鐵鑊，量其直徑約四尺，想見昔時繁盛，僧衆多，故需此大鑊。由圓光堂登二天門，有彌陀佛寺，計已行十五里矣。自此以上，路漸陡，多石磴，少土路，氣候亦漸冷。余等衣物已遣人先送大茅蓬，斯時無衣可添，乃下輿步行取煖。過一小木橋，爲聖母殿、迎眞宮、靈官殿，履危磴而上，至五聖殿。左望渭河，細如一線。由琉璃殿而至石佛寺，怪石當面突起；登峻削之石磴，凡百三十級。折而上爲千佛寺，再上睡佛殿而登三天門。門下爲呂祖洞，洞後有呂祖行宮，其上有三聖宮。終南山自古爲佛家有名道場，代出道僧，道家宮觀，惟此一處。宮之右有三佛寺，後爲黑虎、南海兩殿，再上爲紫竹林。智海師今晚宿於此。扣門肅入，啜茗小憩。紫竹林前，眼界空曠，萬山拱揖，如在几席間。惜天陰有霧，不克遠眺。林中拱觀音像，住持名怡峯。稍坐，卽別智海師。由興龍寺而上，又爲陡級；於是登四天門，門佔地較小，隱於崖間，遊人自其旁而過。下有鐵製觀音碑，爲清康熙三十三年所造。五時，至岱頂。曲折而南，入山窩中，是爲圓覺大茅蓬，余等今夕卽宿於此。計留村至此三十里。住持法空，昨日卽遇於慈恩寺；今日則先余等上山，殷勤招待，至爲周到。終南山爲佛徒辦道之

地，故多茅蓬。茅蓬者，修行人結茅養靜之所，隨意取名。如流水石、古彎柏樹，其名至奇特，而其性質有二：一者係地方善信，建茅蓬於山中，供養僧侶；一者係僧侶自己結茅，至齋糧供給，均仰持大茅蓬，故大茅蓬實各茅蓬之總轄機關。茅蓬中靜修之人，多不應客，故什九皆靜掩柴扉。惟大茅蓬則接待遊客。四周風景之佳，亦遠勝他處。共屋六間，西三間爲殿供佛，東三間爲樓房。樓上藏有弘教本縮印藏經，及各刻經處之經典。樓下住客，東面山巖突出，怪石嶙峋；其下有小洞，西面則古樹槎枒，隱蔽寺屋。地勢高一千六百四十公尺，温度僅五十八，夜間甚寒。余等四人，共睡一大坑。

九月五日陰。夜間有風雨，幸天明卽止。六時起，早膳畢，七時登岱頂，爲終南之最高峯。有圓光寺，頂高一千七百八十公尺。俗稱山西之五臺山爲北五臺，終南山爲南五臺，而以岱頂圓光寺、文殊臺、清涼臺、靈應臺、捨身臺五峯湊足五數。其實惟岱頂、靈應、捨身、三峯並列，文殊、清涼二臺，卽在岱頂東山之腰；稱爲五臺，名不副實。而岱頂以西，另有孤峯名兜率臺。以南別有翠華峯，卽古之太乙，則又不在五臺之列也。登頂後眼界空闊，衆山皆在足底。圓光寺正殿，在終南各廟，比較莊嚴。以

石築牆，用鐵作瓦，因山高風烈故也。從岱頂而下，左轉數百步，至文殊臺，與靈應東西正對。靈應之奇秀聳拔，於此乃全見之。俯視羣山，則如浪紋之摺疊；再下百餘步，卽清涼臺。文殊臺，雖在山腰，尙是另起峯巒；至清涼臺則完全與文殊爲一峯，不過地位有高下耳。自清涼臺而下，再登靈應臺，森林較密，樹石益見奇麗。從臺回顧，則岱頂及文殊、清涼，已合爲一峯，並非分列者。臺高一千七百七十公尺。寺中有壁畫，繪唐僧取經故事。自靈應臺而下，經天橋而登捨身臺。橋用石條架於靈應、捨身兩峽之間，其下爲天溝。靈應以奇秀勝，捨身則以險峻勝。登降之路，皆就崖石斜面鑿孔作級，僅容半足，故步履甚艱。臺旁懸崖斬絕，下臨千仞，恆有人到此捨身。登臺遠眺，則岱頂、文殊、清涼，皆爲靈應所蔽，不復見矣。臺高一千七百六十公尺。範成師談及山南之康峪，有青蓮老和尙，年七十五，居終南四十年，道行頗高；惜時間所限，不克迂道往謁。法空師則云：「山後有小徑可通，惟極難行，由此至留村，路可近七里。」余性喜涉險，惟伯岸軀體肥碩，較爲勉強，遂決赴康峪。果然窄徑崎嶇，豐草沒及半身，雨後細沙滑石，艱於著足，伯岸沿途叫苦不絕。計費二小時，行十餘里，方抵康峪。青

蓮老和尙已含笑出迎，其所居名圓通茅蓬，在山窩下景物幽秀，四周果樹成林；余等在庵外空地上，啜茗清談。和尙復以新剝之核桃享客，幷命人作湯圓，使余等當午餐，曰：「此江南風味也。」一座間識村長鄭君維城，蓋皈依老和尙者；率小孩數人，居於庵側新屋中，云避疫來此。十一時，自康峪行；十二時，至留村。仍憩柴君桐軒家。開發轎夫，卽登汽車，循原路回。行十餘里，至王曲。見京府城隍廟，規模宏大，乃進而參觀。廟門內有鐘鼓樓，其兩廂東爲聖母殿，西爲五瘟神殿，後爲大殿。各殿皆有壁畫，殿側有精舍，花木葱蘢，雅潔可愛。觀畢而出，仍乘汽車行二十餘里，至牛頭寺。停車路隅，與範成、培基步行三里，方抵寺。寺建於唐貞觀六年，太平興國中，改爲福昌，今則仍呼牛頭。殿宇新修，隱於森林中。此地統名樊川，漢樊噲封邑在焉。寺之後院，有唐刻尊勝陀羅尼石經幢。龍爪槐一株，高不過丈餘，枯幹復生新株，枝條扶疎，橫覆如蓋，側出亦丈餘，以三木支之；相傳亦唐時物云。其東尙有丁香樹一株，半身斜臥，以磚疊爲方柱支持之，分爲兩枝，上出五尺餘，亦數百年物也。院後有窰洞三。老僧啓中洞門，肅余等入；涼氣逼人，不能久立，蓋利用黃土層，鑿成此洞，冬暖夏涼者也。寺

之東院卽杜公祠；朱門碧宇，亦近日新修。中供杜甫塑像，其旁又有石刻畫像，祠中花木甚多，淸香撲人，春秋佳日，長安貴人多遊宴於是，洵勝地也！寺西半里有九龍潭，潭方廣約一尺，水至淸冽。上蓋龍王廟。按牛頭寺碑記，寺西尙有杜牧之讀書處，今不復存矣。五時，回山東會館。劍華之病，由藏經會職員徐君景耆爲之診視，兩劑卽愈，余喜出望外。劍華之高足秦振鏊，臨時發起劍華書畫展覽會，斯時正在開會，參觀者絡繹不絕。明日，尙續開一天；劍華已離病榻，據案作畫，誠北方之強也。六時，範成師同往洗澡，晚間設宴，座中來客，有康寄遙、楊叔吉、李壽亭、張俊靑、石解人諸君。新交舊雨，紛集一堂，樂可知也。晚九時，爲人寫對聯後方睡。

兪劍華於諸君各有贈聯，而余爲之撰句。贈康寄遙居士云：「爲佛教中流砥柱，有大儒淸白家風。」贈楊叔吉陸軍醫院長云：「唯能學戒，方能學佛；不爲良相，卽爲良醫。」贈李壽亭教育廳長云：「振關中文化墜緖，抱近世教育精神。」贈張俊靑圖書館長云：「文獻掌於柱下吏，圖書饒有鄴侯風。」贈石解人省立醫院院長云：「仁術仁心，於今和緩；多才多藝，不限岐黃。」贈範成法

師云：「整理關中法寶，弘揚江左禪風。」

九月六日晴。晨六時起，七時，佛化社開歡迎會，邀余演講，楊君叔吉以車來迎；開會時，康君寄遙主席，報告開會旨趣。楊君叔吉致歡迎詞，余之講題爲「八識大意」，講二小時方畢，攝影散會。而新聞記者團，已推秦振盌等來邀請照相，遂匆匆往，與俞、徐二君及記者團合攝一影。一時，還會館；李君壽亭，在此設宴餞行，所辦素蔬極豐腆，其味濃郁，似勝於滬上之蔬食也。三時，康君備汽車，親送余等至臨潼，叔吉、模成亦同往。五時，抵臨潼之華清池。池爲歷史上著名之溫泉，源出驪山，秦、漢以來，卽見記載。唐貞觀初，始營御湯，起建宮殿，環列山谷，因名華清宮；明皇每歲臨幸焉。現華清池，卽就舊時宮殿，改建園林。有橋，有亭，有曲池，花木秀蔚，房室清潔，溫泉浴室，設備甚周。分男池女池，浴者購票入室；此處歸省政府建設廳管轄，主任孟君希天，親自招待，余等一到卽入浴，沈浸池中，身心愉快，多日遊山之勞倦，頓覺銷除！浴後偃臥片時，再入浴一次，方出而晚膳。範成要余撰句，仍由劍華揮寫，以贈華清池及孟希天，幷此間佛教分社辦理孤兒院之張君寶卿。余卽席擬聯，贈

華清池云：「浴罷華清，遠離塵垢；交逢新舊，快溯襟期。」贈孟君希天云：「輞川遠想王摩詰，華清卻遇孟浩然。」贈張君寶卿云：「發慈悲心盡力救濟，行菩薩道惠及孤寒。」

九月七日晴。晨五時起，再浴於溫泉。七時，乘汽車赴潼關。範成、寄遙、叔吉、希天，殷殷話別。因自用汽車，沿途不停。十二時半，即抵潼關，購票待車；二時半，火車方到，相率登車。三時十分開，九時抵陝州。即遇隴海特別快車，在臥車安睡。

八日晴。零時五分開車，在車中看書臥息；晚八時抵徐州，往迎賓旅館度宿。

九日晴，晨七時起。津浦車至九時半方開，在旅館坐待；偶在樓頭憑欄眺望，忽見老友高夢旦，偕其壻洪君觀濤，在街中閒步。夢旦驟見，大呼余名，余亦奇訝，因延入旅館坐談；始知洪君近赴滬，邀夢旦往遊華山，昨日甫抵徐也。夢旦以為余早已返滬，不料於此見面。且云：「我不能健步，到華但望山而已，不能云遊也。」稍坐別去。余等於九時登津浦車，十時開，晚九時抵浦口，即過江至下關。乘滬寧夜車，十一時開行。

九月十日晴。晨八時，到滬，乘馬車回家。理髮、洗浴、更衣，完全休息。

玆遊之壯快，爲登黃山以後所未有。余抵滬，學校已開學，甫息征塵，卽往上課。西望長安，令我最不能忘者：一爲華淸沐浴之愉快，一爲長途汽車之顛頓，皆印象極深。卒因震動心臟，未及一月，觸發怔忡舊症，靜息多日，方告痊。所望鐵路早通長安，遊者當益便矣。

國外

非律賓百震亭（Pagsanjan）瀑布遊記

非律賓有著名之瀑布，在百震亭。其地距馬尼拉九十五英里，有鐵道可通。余於民國六年二月，偕考察教育諸君，赴露斯斑諾斯（Los Bunos），參觀大學農林科。其地距百震亭，祇十五英里。因欲往遊，同人中多畏其險，不願往；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，傅君煥光，林科之留學生也，亦願從，乃克成行。遂宿於露思斑諾斯。明日黎明，乘汽車邁行，歷二小時餘，至焉。百震亭雖一小鎮，然街衢平坦，市肆整潔。據黃君任之言，酷似南美洲也。自車站行不半里，至河畔；雇獨木舟，舟土名厖扛（Banes），刳木爲之，兩端尖，較我國南方之脚划船，倘小一倍，中置兩摺竹榻，僅可坐客一人。舟子

三人，一坐船首，一坐船尾，前後划槳。余等三人，各乘其一。將行時，舟子云：必須先至客店，租賃雨衣帽及鞋，否則中途衣履必盡溼，余等未之深信，漫應之曰，行矣，即溼何妨；遂解維，自百震亭下游，溯莫格達比（Magdapio）河東南行。少頃，即遇險灘，水湧如沸，舟人入水，推輓其舟而過，浪花濺入，衣為之溼，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。一灘甫過，第二灘復至；水益沸，浪益湧。於是乃解去外衣褲，摺疊提包中，祇餘裏衣褲，與波浪肉搏。然一路兩峽壁立，愈轉愈深，樹本倒懸其間，作濃綠色；鳴鳥上下，如迎異客；河水紆迴，皆碧色：險灘則礁石矗立，小者如拳如斧，大者如牛如象，水激其間，悉化泡沫作白色，令人優美之情，壯美之情，一時交迸，至足樂也。所過險灘凡七，愈上愈險，而景亦益奇。最險之灘，礁石益多而巨，水皆作旋渦。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，蒼苔極滑，幾不能舉步，迨舟人放空舟渡灘，則悉棄衣履於石畔。再登舟，如是渡七灘後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。瀑自峭壁懸空而下，砰轟之聲，可聞數里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，而奇險則過之。觀玩既久，並以手鏡攝影。乃促舟子前進，欲窮第二瀑之勝；舟子不許，謂「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。」余等再三強之，則云：「昔有美國

人，亦因不諳地勢，頑強自恃，必欲觀第二瀑，逆流而上，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。」意其以危詞恐駭也，則告之曰：「余等好奇非畏死者。」舟子皆曰：「君等不畏死，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，焉能從！」卒無如何乃返。返時順流而下，行駛絕迅，過灘不必推輓，趁水勢渡亂礁間，若行所無事，而舟之兩舷，駭浪拍入，則較來時益甚，周身如沐，可謂淋漓盡致！至來時解衣處，取衣而不能著也。險灘旣過，放棹中流，傅君與舟子閒談，則皆畢業於小學者；中有一人於水道地勢，皆甚了了，其言頗可聽，故記之。其言曰：「百震亨河，自北至東南，共長四啓羅米突。自下流沿莫隔達比河，至第一瀑布，必過險灘七。自第一瀑至二瀑，長二啓羅米突，又須過險灘四。第一瀑高百米突，闊五米突。第二瀑高六十米突，闊十米突。是則第一瀑長而狹，第二瀑短而闊也。莫隔達比河，狹處十米突，寬處二十米突，深處十五米突，淺處祇三米突；三月水小時，方可看第二瀑；今爲二月，非其時也。兩峽峭壁，高處一百米突；溼季瀑大，乾季瀑較小。獨木舟每艇二十五菲金至三十五菲金，長六米突，寬不及一米突，祇可用六個月，約十二次；因過灘遇礁石摩擦，損壞極易也。百震亨河此類小艇，共十隻至二十隻。

操舟非極有經驗者，不能執此業。因淺灘亂礁間，多極深之旋渦，偶一傾覆，人與舟俱不能出也。市長規定遊人至第一瀑者，每舟非金三元；至第二瀑者，每舟四元，無零費，可見市政之周密矣。」歸時一路爲炎日所逼，溼衣亦乾；十二時半抵岸，乃重整衣履，至市中旅館午餐。館雖小而精潔，菜亦可口，人各非金一元。是日適爲星期，便道往鬭雞場，一覽非人舊俗，其地寬廣如大劇場，門外車馬塡塞，其內臨時攤物求售者，魚肉蔬菜皆備，喧擾如市廛。鬭雞場四周有柵欄，觀者環如堵牆，鬭雞者與公正人在柵中；鬭時二人各挾一雞，初各握其雞之首，使兩者逼視，繼乃撮其頸毛，令他雞啄其頂，蓋激之使怒也。互啄數次，兩雞各大怒，乃縱於場中，各呆立蓄勢，突起奮鬭，愈鬭愈厲，但聞鼓掌聲，讙呼聲不絕，而勝負分矣。勝負之數，以十圓至百圓爲度云。觀畢，乘汽車回馬尼拉。傅君至露思斑諾斯下車，與余等別。余與黃君回馬尼拉時，已滿市燈火矣。

菲律賓日本回憶

民國六年二月，偕陳筱莊、張綬青、韓誦裳、郭秉文、黄任之，赴日本及菲律賓考察教育。回國後，曾著考察教育團紀實以誌之。當時並不注意遊覽風景，故未寫遊記。今因旅行雜誌徵文，回憶前塵，片段錄之。

（一）菲律賓

是年上海最冷，有時至冰點下十餘度；登船赴菲時，尙著皮衣。船向南行，至第三日，卽換夏衣。到菲律賓之馬尼拉，有如炎夏，熱至九十餘度。初到時，正值菲律賓之賽會；是會每年二月三日起至十日止，全島仕女多來赴會。路上行人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多著詭異衣服，戴鬼臉，遊行街市，手提布包，中貯紅綠紙屑，逢人則取屑撒其面以爲戲。不特菲人爲然，美國男女亦然。每逢賽會，必選舉花

皇，所舉必未嫁之女子。凡納資取得會中股東資格者，均有選舉權，以各報館爲選舉機關。花皇當選之後，必出巡全市。儀從之盛，長及數里，皆含滑稽意味。全市之人，如醉如狂，余亦於是日往觀之。先導者爲樂隊，其次一廣車，長而方，裝成山海之形，以四馬駕之。花皇背山臨海，衣紅衣，手執一旗，端坐於中。前後立侍女數人，旗上大書太平洋皇后。花皇車後，隨以黑衣高蹺之兩怪人，高可二丈，後隨鬼臉者無數。次爲馬隊、軍樂隊、步隊、飛艇及大礮一，皆各校學生所扮演者。復有極高大之摩托車，上坐多人，象徵非律賓將來獨立後之總統及內閣。既而一礮車，四周駕礮，沿路開放，其聲隆隆，而放出之礮彈則紅綠碎紙也。巡行畢後，花皇即至會場，行加冕禮。會場頗廣大，爲圓形，周圍上下，電炬耀目，文木鋪地，潔滑有光。中設寶座，高可十數級。花皇蒞至，前有侍衞，執戟護從，後有宮女簇擁而入。升座後，侍者奉冕加其頂。冕綴珠玉，價值巨萬。禮畢，觀禮者男女自爲配合，在座前跳舞。是夕，喬裝鬼臉之人愈多，衣服之鬬巧爭奇，益詭異。有西班牙夫婦二人，男則戴紅頂花翎，衣補服，持摺扇；女則繡衣霞佩，持團扇，洋洋入場，蓋摹倣滿清時我國新郎新婦裝束者。聞花皇密派委員

數八，調查服飾之最奇異者，頒以賞品云。

菲律賓婦女，均服蟬翼之上衣，用亮紗爲之，經緯極疏，兩袖如展翅，高聳於肩上，裸其胸背及兩臂。其下著裙，顏色多尚紅、黃、紫，間亦有雜色。赤足拖鞋，腰間以繩懸一紙扇，扇骨軟而疏，張扇招風，摺後卽垂之。男子著短衫褲，亦赤足拖鞋，苟非膚色棱黑，儼然粤人也。

自馬尼拉乘汽車，馳八十英里，至東南海角之露思班諾。其地有著名硫黃溫泉，泉旁有旅館。余不諳英語，處處須翻譯，適譯者傅君煥光外出，日暮未返；余急欲一試溫泉，遂獨自赴浴室。僕歐來招呼，余以手勢作浴狀；彼遂導余至一室，有瓷缸，先注溫水，令余解衣仰臥其中，久之不至，余頗不耐，以爲溫泉不過如此，且僕歐慢客，試擊作聲以喚之，亦不至。約二十分方來，則以胰爲余周身揩拭畢，令再臥水中，滌盡垢汚，然後以冷水巾覆余首，引進溫泉室，闔門而去。斯時滿室蒸汽，熱極，汗出如瀋，余之難耐，又甚於前。欲啓門，則門緊閉不得出；欲喚人，則更不得聞。約十分鐘，僕歐又來，啓門，導余至另一室，室中列籐榻十數，榻上鋪線毯，卽令余仰臥其上，取毯裹余身，僅露頭面。余正

熱不可耐，表示不願受褰，彼不許。窺其並無惡意，亦聽之。然熱極，流汗益多，欲起坐，彼又急來按止之。又約二十分鐘，始來扶余起，爲之徧體拭乾。復導余入一室，室中有空心鐵柱三，對角直立；每柱自上至下，有三水管，共九管。令余入立三柱中央，開放九水管，向余身交互環攻。其頂復有一管，向下直噴，射出之水，如雨如霧，初尚微温，漸漸而冷。爾時眞如醍醐灌頂，冷徹心肝，余幾不能自持，搖手止之。彼亦不聞不見，噴射如故。射畢，彼又持水節再用冷水注射余之周身，乃爲拭乾，方始浴罷。一浴所費，不過非幣一元，而手續乃如此繁多。余急歸旅館，遇傅君告之，則曰：「此著名之温泉浴法，所以療病也。」余曰：「此正余之初試啞旅行，」不覺失笑！

華僑之經商其地者，以閩人爲多，粵人次之。閩人尤以漳、泉二地爲多。經商者必通西班牙語、英語、土語，方可。華僑中閩人遇粵人，言語不通，卽閩之漳人、泉人，亦言語不通，必假用西班牙語，或英語。某日余等至馬尼拉之南部，遇一老華僑，年七十餘，祇能操廈門語，不知國語。郭君秉文，試以英語詢之，亦搖手不能答。適與一西班牙教士，與此華僑談。乃以英語告郭君，謂彼能西班牙語。郭

君以英語告教士，教士再以西班牙語轉譯告之，方得彼此交談。知此人到菲律賓已數十年，尙在隸屬西班牙之時代。以同國之人見面不能晤談，至於借外國人爲之重譯，言語不統一之弊，乃至於此！

(二)日本

民六第一次至日本，除考察教育外，絕未遊覽。至民十五第二次東行，略有遊屑可記。是年春，南京大中小學校職員組織日本教育參觀團，團員男女共二十二人，余與王君伯秋率之而行。時胡君庶華，亦適解江蘇教育廳長職，加入團中。此行經東京、橫濱、大阪、西京、奈良、廣島，渡海至朝鮮、旅順、大連而歸。

至東京時，日本人組織之日華學會者，竭力與吾人聯絡。會中有日華學校，校中肄業日本學生，注重華語。與上海東亞同文書院，同一用意。特聘我國之辜鴻銘爲教師。辜於辛亥革命時，主張帝制，爲南洋大學學生所驅逐。日本正以中國推翻帝制，恐受影響，乃遣人聘請辜氏，俾到東瀛，發

揮其忠君愛國理論。辜氏亦以國內不可居，應聘前往，薪水不過每月日幣二百元。余等到後，日華學校校長，乃請參觀。談及中國名士辜鴻銘，在校作教師，殊有得色。乃往觀辜氏之課；至則見辜氏，服天青團花馬褂，藍緞箭袖長袍，拖花白之長辮，右足踏椅上，左足支地，以福建官話講「月落烏啼霜滿天」一首絕句詩。蓋此詩爲日人婦孺所傳誦者。辜氏逐字絢讀，日本學生逐字仿讀，對於辜氏，亦甚似尊敬者。觀畢，余退語校長曰：「以辜氏學問，而僅使教華語，未免割雞用牛刀」！就方言論，則華語應以純粹京音爲標準，辜氏之語，卻多閩音，又不足當語言教習之任，君等果何取於此？」校長含糊應之。蓋彼請辜之用意，固在彼不在此也。後數年，辜氏以年老返國，病歿北平。

是時日本櫻花盛開，日人之賞櫻者，皆率其妻子，以席鋪地，坐臥花間，酩酊爛醉，歌舞行樂。聞箱根櫻花又盛，乃往遊焉。其地有著名之溫泉，宿於三河旅館。館前四山皆櫻花，風景之美麗，筆難盡述。旅館中引溫泉入浴室，余等一日三四浴，極賞花弄泉之趣。箱根本是火山，尚有未息之火燄，曰小涌谷、大涌谷。山頂有湖，名曰蘆之湖。余等乘汽車至湖尻間，駕電船渡湖；湖山秀麗，水波碧色，

與岸上櫻花相掩映。達彼岸後，同人相約步行，度一嶺，其下卽大涌谷，比小涌谷大可數倍。火燄熊熊，煙霧迷漫，時作吼聲，偶一失足，卽焦爛而死。故日人呼爲大地獄。過谷下山，道路崎嶇，極難著足，同行女團員尤喑喑叫苦；然亦無車可雇，祇有前進。至上羅驛，方有電車。團中惟余年五十餘，庶華將近五十，爲最長，然皆有孩氣；庶華忽謂余，當與君作競走之戲。卽在亂石間，疾馳而前，余亦不示弱，邁步追之，行約二三里，卒爲余所及，突過其前。團員咸鼓掌大笑。

西京風景清靜幽秀，與東京之繁華不同。其著名者有比叡山、嵐山。登比叡者，山下可乘電車，直達其巔，俯視京都，全城在目。遠望琵琶湖，湖水紺碧，風景更美。下比叡山後，復乘汽車赴嵐山。山峽有小井川，泛舟其間，兩岸森林環翠，不見天日。川流激於磯石，聒聒有聲。山下有旅館可宿，有溫泉可浴，以羈旅匆匆，偸半日之閒，得遊兩山，豈徒山水天然之美，抑亦日人對於自然風景，加以人工，故遊者得以半日間，往還百里之遙也。

奈良市祇有自動車，及人力車。據云：爲保持市景之幽靜，故無電車。而全市皆公園化，旅客到

此，愉快非常。滿街皆馴鹿，見客不走避，仰首親人。市中有售束芻者，購而與之，輒就手中舐食，日人呼之爲神鹿云。

附錄

蔣竹莊先生訪問記

趙君豪

蔣竹莊先生是愛護旅行雜誌的一位，七八年來，爲我們寫過許多遊記，這是讀者和記者所一致感謝的。

蔣先生是現代的旅行家，是現代的徐霞客，生平走了不少的路，遊歷了不少的名山大川，凡是對於蔣先生稍有認識的，都應知道。在過去，蔣先生擔任過教育行政官吏，建立許多功蹟。近十年來，一直縱情山水，不肯爲功名利祿所束縛了。蔣先生最感動人的，是謙和的容顏，淡泊的心情，每次和先生見面，暢譚以後，總不肯急遽告辭，先生誠摯懇切的態度，常給我以優美的印象。

這次去拜訪先生，在一個炎夏星期日的午後。四點鐘光景下了一陣很大的雨，雨點稍小後，我恐怕失約，馬上趕到先生家裏。

寒暄了幾句，坐定後又是大雨。我想，倘是我們是時在深山中，看雨看山，豈不更妙？

「先生是當代的旅行家，足跡遍天下，可以當之而無媿了。在國內走了許多地方呢？」我首先發問。

「足跡遍天下，是不敢承認的。我想想看，在國內，我到過江蘇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河北這幾省，東三省到過奉天，還有廣東也曾去過。現在引以爲憾的，就是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、福建等省，不曾遊歷過，不曉得將來還能夠如願以償呢？」

「國外呢？」

「國外去的地方不多，僅僅乎到過日本、朝鮮、菲律賓。大連、旅順，我們不能說是國外。」

我以爲蔣先生遊了這許多地方，生平這樣喜歡旅行，必有他的動機，動機在什麽地方，是値

得我們研究的。這問題是很單純的，先生的答覆，是很有意思的。

我問：「先生爲什麽歡喜旅行呢？」

先生的答覆是：「先兄克莊先生，是一位畫家，畫山水很有功夫，年齡比我較長。我在幼時，常常看見先兄畫山水，有莫明其妙的愉快；十二三歲時，格外覺得山水好，心裏想將來一定做一個隱士；隱居在深山之中。我是常州人，住在常州城內，城內無山水，鄉下也沒有山水可看，我的幼年，可以說沒有遊過什麽山水。直到二十一歲，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，（前清光緒十九年），我到南京去鄉試，那時當然沒有火車，是僱了大船從長江去的；到此時我方纔看見了長江。後來船遇到了大風，棲霞山腳下黃天蕩最險，就泊在山腳下守風，我方知道江行之險。到了南京，待試期間，我們跨驢騎馬，到玄武湖、莫愁湖、燕子磯，這些地方去遊玩，覺得很歡喜，但是還不曉得如何欣賞。後來從南京回常州，船過鎮江，去遊金山、北固山，這可以說是生平實行遊山的第一次。」

「以後怎樣呢？」

「以後就不行了。身體不好，有了很厲害的肺病，連半里路都不能走，於是不敢作遊山之想。三十歲這一年，是庚子年（前清光緒二十八年）專門養病，在家靜坐了半年，大約靜坐了三四個月的光景，很奇怪，小腹的氣，衝開了後面的尾閭關，這樣一來，所有的毛病，一朝解決（記者按：先生著有因是子靜坐法，述靜坐能治百病之功能）。我本不能走路的，但從此以後，體力甚健，所以又覺得有遊山之望。」

我笑道：「先生的遊歷生涯，將從茲始矣。」

先生笑道：「是的，讓我慢慢說來。那時江蘇有一個南菁書院，好像現在大學的研究院，是直接歸學政管的。凡是歲科考在前數名的生員，統統調到南菁書院去肄業。書院裏每月有月考，考第一的，獎八千文，我也是南菁研究的一人。後來到壬寅年（光緒三十年），南菁改為江南全省高等學堂，學科也變更了，添了許多科學，體操便是其中之一。許多學生大約總在二三十歲左右，很怕上操，惟有我很為歡喜。這一年暑假，我和一個同學將許多書籍裝在小車上，我們便在烈日

中步行，居然從江陰跑到常州，走了九十里，並且毫無倦意。」

我聽了很爲驚奇，同時我自忖，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本領，因問道：「是一天走到的嗎？」我心裏想，蔣先生也許在路上宿一夜的。

「早上八點鐘在江陰動身，下午四時就到了常州。」

「以後便常常遊山麼？」

「每年春秋兩季，都動了遊興，時常結伴出遊。」

「先生的遊伴是那幾位呢？」

先生慨然道：「遊伴是常常更換的，往年和我同遊最多者，是袁觀瀾先生；袁先生是去世了。莊百俞先生現在不能走路。總而言之，往日遊伴，去世者去世，退伍者退伍，現在只好與少年遊了。」

「先生最有興趣的遊侶，是那一位呢？」

「同遊的都有興趣，不過我常想到老友高夢旦先生。高先生的雅號是「無足遊山，」這句話是形容高先生遊山，非轎不行，無需乎兩足。高先生的女公子君珊，是我的學生。大約在民國七年時，高先生在上海，君珊在北平當教授，我也在北平。有一次我寫信到上海，約高先生到北平來遊覽妙峯山、滴水巖，信去後被君珊知道了，就寫信去阻止，說蔣先生能走路，父親不可上當。高先生是妙人，將君珊的原信寄我，也不加可否。我馬上再去信，說「君不能陪我跑山，我卻能陪君坐轎。」後來高先生果然來了，我們便坐轎同遊，很爲高興，一時傳爲美談。」

「先生遊賞的地方這樣多，究竟以何處爲最痛快呢？」

「最痛快是天台雁蕩之遊。大約在民國七八年的時候，我們去雁蕩的，一共四個人，就是張菊生、傅沅叔、白粟齋三先生和我，此遊也有好笑的故事。我向來出門時，喫苦時眞能會喫苦；舒服的時候卻也歡喜舒服。我們這一行四個人，菊生最歡喜舒服，帶了廚房，每頓吃大菜，又是大塊頭，不能走路。沅叔的走路本領最大，每到一處，走了不少的路。以上所說的是走普通的路，以下就要

談走險路了。」

「險路怎樣呢？」

「天台山的石梁飛瀑，風景極美，但是也極險。上面兩支瀑布，直衝下來，把石塊衝爲天然石梁，梁的下面，千軍萬馬，浩瀚奔騰，實在駭人心目。石梁的兩端，不過四五尺闊，背是拱起的，最狹處不過尺許。我們遊歷到這個地方，誰有膽量走過這石梁呢？從前徐霞客從石梁上走過去，也說是毛骨聳然。我們去的時候，剛巧下大雨，穿的是草鞋，瀑布是好看的。我看到這種壯美的風景，非走過石梁不可。我心裏想，石梁總比家裏門檻寬得多，小孩子在門檻上走來走去，不是和石梁一樣麼？我的一顆心，是非常寧靜的，於是背了很重的雨衣，居然慢慢的走過了石梁，到了那一面，看見一座銅亭，中供五百尊羅漢。走過去不算，還要走回來，廟裏的和尙，再三要攙扶我，我恐怕此扶彼倒，反爲不美，堅決不要，又居然慢慢的回來了。這就是所謂走險路。」

我聽了駭然！我不是佩服蔣先生的膽大，我佩服他有一顆寧靜的心。

「拿石梁比家裏門檻，這眞是千古奇譚了。」我笑着說。

先生笑道：「其實這是一樣的。當時沅叔目睹一切，非常佩服。後來他還做一首詩，說什麼甘拜下風，他心雄而膽不壯呢。」

「後來怎樣呢？」

「我們到天台時，僱了照相師，沿途攝取風景照片，就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的中國名勝。第二天，我們預備下山了。我想走過石梁不是快事，要坐在石梁上攝一個影，纔算是快事，我又怕他們來阻撓我，只得請菊生、沅叔等先行，說我還要指揮照相師攝幾個風景畫，他們方纔去了。我果然如願以償，坐在石梁上大拍其照。」

蔣先生說到這裏，同時給我一本畫册，果然石梁上有人危坐，其下爲萬丈深淵，令人可怕，可惜原照不能翻印，不然印在此處，倒很是有趣的事呢！

「先生多年前就去遊黃山，現在到黃山是很容易了。請說一點關於黃山。」

「我去遊黃山，可算很苦了。那年遊黃山，從上海坐船到大通上岸，先遊九華，後到黃山，同遊者是袁觀瀾先生。袁先生生平不曾到過黃山，聽得我要去，他說情願拚老命，也要去一趟。你曉得從前上黃山，絕對不能坐轎子，只憑兩隻脚。我們去的時候，共有九個人，上山的時候，只有六個人，到蓮花峯去的時候，僅賸下四個人了。我們本來約定一個本地人去做嚮導，誰知這人陪我們到了黃山脚下，朝上一望，竟然一嚇，就此回去，你想好笑不好笑呢？觀瀾先生是老了，當然不能多跑，也沒有轎子坐，只好僱幾名轎夫去攙扶他，居然也走到文殊臺。我們連跑了三天，每天三四十里路，一共走了百餘里路。」

「現在一切都好了，路也修好了。先生何不再遊黃山？」

「提起黃山修路，可以說分三個段落。最初一次是宜興潘稺亮先生捐款興修的，第二次是金松岑、儲南強先生修的。第一次修紫雲庵到文殊臺。第二次修獅子林到天海。當時閻王壁、蓮花峯一段未修，直到我們回到上海，觀瀾先生出力募款，纔把這一段修好；我並且還寫了一篇修路

的文章。現在遊黃山的人，總是說這一段如何的好走，似乎毫無歷史觀念罷！」

「先生，畫山水者，有南派北派的分別，先生遊了南北的山水，覺得如何？」

「畫山水者有所謂小青綠和大青綠的分別：小青綠的筆法，是非常淡雅的；大青綠是濃綠的。小青綠是南派，大青綠是北派。從前在幼年時代，也莫明其妙，現在看山，方體會到山水的意思。南方的山，非常秀麗，北方的山，很是雄壯的，果然分出了小青綠、大青綠的界限。畫山水者有一種筆法是皴法，所謂披麻皴、解紗皴、斧劈皴等皆是。我們看平庸的山，看不出什麼皴法，但到了黃山，仔細一看，山上的石紋，果然是披麻皴、解紗皴，和畫上一樣。至於北方的山，大概是斧劈皴居多。」

「先生，還有所謂『嶂』，是怎樣呢？」

「提起了嶂，以雁蕩山爲最多。有雲霞嶂、赤城嶂、鐵城嶂等等。所謂嶂者，好像大城牆一樣，是整塊石屏，又高又大，可以有幾十里長，並且山頂是整而平的。雁蕩的雲霞嶂和赤城嶂，石頭多半是紅的；鐵城嶂完全是黑的。我們到了雁蕩，方知道嶂字的解釋。」

「五嶽，先生都到過麼？」

「惟有嵩嶽不曾去過，因爲到嵩嶽太容易，並且聽說有土匪，所以不去。袁觀瀾先生曾經去過，說嵩嶽沒有什麼可以欣賞的地方。」

「五嶽以何者爲最好呢？」

「當然西嶽華山了。華山固然頂好，同時也頂險。華山全山都險，凡是遊歷過的，大概可以知道的。不能走路的人，頂多遊到青柯坪爲止；我還記得當我們遊華山時，詩人陳石遺也去遊山，第一日到青柯坪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下山去了。據說陳先生因爲要做一首詩，纔到華山去遊覽，這眞是有趣了。華山一共有五個峯，稍稍能走路的人，大概到北峯而回，五峯全到者不多。和我同去的有俞劍華、徐培基師生，他們精壯得很，善於走路，一路寫生，興緻極高。此外還有一位張伯岸先生，身體肥胖，不很能走路，比我們先上山，居然也走到北峯，伯岸本來想就此下山，後來遇見我們，也就加入同遊。華山自青柯坪以上，都是逼直的鐵鍊，一路抓住鐵鍊，爬上去，眞不容易，後來我們

決定目標，有進無退；惟伯岸叫苦連天，但終於遊遍了五峯山中最險處，是東峯旁邊一座棋亭，俗名鷂子翻身，這個地方，眞是奇險，看看也嚇煞人，伯岸竭力主張不許我去，但我終於去了。」

「是怎樣險呢？」

「要從東峯到棋亭，必須兩手抓住奇險奇窄的鐵鍊，面向前，背負峭壁，直下二十餘步。然後翻轉其身，用兩手把住壁腹橫懸之鐵鍊，足尖踹進石間所鑿之小孔，左脚換右脚，兩手也逐漸前移。這橫鍊長二三丈，橫鍊走完，兩壁間又有直垂之鐵鍊，長約四五丈，從此鍊而下，再過兩小山，纔到棋亭。」

我聽了，眞覺得有些駭然！

我問道：「先生覺有這樣的膽量？」

先生笑道：「我身體很輕，兩手很有腕力，只要手用點力，身體就可懸空了。我當時雖然到了棋亭，但是回來的時候，氣力總覺不够。張恨水先生形容這一段路的危險，還有幾句幽默的話，他

好像說假使要尋死的話，何必到這個地方來呢？還有南峯後面的長空棧，也很危險，全是峭壁，旁邊有棧道。兩峭壁的中間有懸空梯子數十級，沿峭壁棧道，有一個石洞，據說也無甚可觀。我從棋亭回來後，轎夫勸我們到南峯去探石洞，我因爲天雨，所以沒有去，倘是天晴的話，說不定要去冒冒險呢？」

我說：「萬一不幸，鐵鍊忽然中斷了，怎麼好呢？」

「惟有死而已。」先生笑了一笑。

「以上是華山，南嶽衡山如何？」

「南嶽衡山，一共有七十二峯，是最壯麗的山。上山一無危險，我和袁觀瀾先生去過的。最高的峯是祝融峯，峯頂房子是鐵的，因爲風大，瓦屋難以支持。祝融峯風雲變幻，雨雨晴晴，一天不曉得好幾回。在晴天的時候，從祝融峯遠望，看見半山密密層層的雲，我們便知道下面正在下雨，祝融峯實在太高了。」

「北嶽恆山如何？」

「北嶽恆山局面很小，只有一個主峯，風景不過如此。値得說的，是山脚有一座懸空寺。寺依山而築，構造很奇，遠望好像懸在空中。恆山也是風雨不時，我們去時，正是八月，坐在轎子裏遊山；轎夫一看，忽然說要下雨了，趕緊我們到懸空寺，果然轎子剛停好，大雨傾盆而來，片刻之間，水深四五尺。可是不到片刻，雨停了，水也退盡了，再繼續我們的遊程。恆山還有馬可以從山脚一直到山頂。」

「泰山的妙處呢？」

「泰山，去遊的人是很多了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後的後石塢，風景很美，可惜沒有去。」

「先生，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見教麽？」

「哦！四大名山如九華、普陀、五臺，我都到過，惟有四川峨嵋山不曾去過；但是去也不難，不過要費的時間罷了。九華、普陀不必細講，我覺得五臺山氣派很大，有東南西北中五峯。那年八月裏

到五臺，已經下雪了。「胡天八月卽飛雪，」想不到在五臺也就看到。五臺中以北臺爲最好，遊歷的人，應該在初夏的時候去，在這個時候，滿山都是奇花異草。五臺山山頂風大，僅有幾間鐵房子，壯麗的廟宇，都在山脚的。」

「先生遊過宜興兩洞麼？」

「提起了山洞，洞多莫過於雁蕩了。不過雁蕩的洞，都可以通光，其實並非眞洞，不過兩山相接，好像是洞而已。洞之最奇妙者，在南方當然要推善卷、庚桑兩洞，在北方，大房山的雲水洞，再好沒有了。」

「雲水洞我沒有聽見過。」我很忻然

「宜興兩洞，還能通光，雲水洞眞是漆黑無光，非爬進去不可，肥胖的人恐怕爬不進。進去後，莫測高深，要爬進幾十步，纔有點着落，頂好穿舊衣服去爬。我去的時候，帶了一隻水月電燈，可是無濟於事，只照了幾尺遠，但是領路的人，深知內中黑暗的程度，點着十餘支尺大火把，纔可以把

裏面看淸楚。雲水洞是洞裏有洞，奧妙無窮。第三個洞，也名鷂子翻身，要人須先仰面將身子一直塌下到底再一翻身就下去了。雲水洞風景百餘種，多是石鐘乳結成。第二洞有很高的白石，名「鐘鼓樓，」領路者拿火把去敲擊，果然發出鐘鼓的聲音。又有許多石頭線條，排列得像箏，我們去彈，也發出箏的聲音。還有菊花山、象駝寶瓶等，千奇百怪，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最後一洞全是水，有十八尊羅漢，石片像幡一般似的從頂掛下，眞是偉大極了。後來我們從洞裏爬出來時，彷彿黑夜乘涼，全身潮溼，尤其到洞口時，眼睛張不開。」

「上房山有這樣的好去處，眞是妙不可言。」

「這是地下，還有山上，上房山最高峯，是摘星岭，很難上去，所以一時，我們有「上天入地」的口號。我到雲水洞後，回到北平，有一次到傅沅叔先生家裏，在座七八個人，大家聽我說雲水洞的妙處，當時個個想去；但是後來只有沅叔一人去過，亦只到達第一洞而已。」

「這雲水洞好像不曾聽見過，也經過人工的開發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志書上載的，大家一直知道的這洞的好處，在乎石鐘乳多，宜興的兩洞，也是一樣，不過庚桑、善卷在平地上，而且有光；這個雲水洞是往地下鑽罷了。」

我們談了好久，我手不停揮地寫，不知不覺地竟然兩個鐘頭，朝屋外一看，雨也停了，太陽也出來了。可是蔣先生還沒有倦意，我呢，當然不肯告辭的。

於是乎再問：「先生，跑山當然不能穿皮鞋，但是布底鞋和草鞋是那一種好？」

「跑山以布鞋爲上，走險路還是穿草鞋好。」

「我想在中國旅行，所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愉快，關於物質方面，衣不必譚，行也不必譚，食住兩行，恐怕很苦罷！」我這樣說。

「那當然囉！上次到黃山去，住的地方苦極了。可是我帶了月宮帳，帳子是有底的，我到了汚穢不堪的地方，就將月宮帳掛起，從圓門內爬進去，再把圓門一收，我就有我的小天地，什麽也不管了。還有上五臺山去，所住的客店是一間泥地的草房，房外就是喂牲口的地方，人和牲口雖然

不在一起，其實是相距咫尺，有時騾馬探首入房，儼然和我打招呼一樣。至於吃的東西，是油麥麵，麵粗如指，煑熟後放一些鹽，每天十個銅元，便可以過活，我和僕人帶了幾升米，自己煑粥，喫下去甘美無比。諸如此類，眞也說不勝說。我們譚了好久了，我還要告訴你旅行的道德，作爲這次譚話的結束如何？」

「那是感謝極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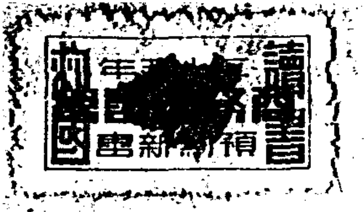
「旅行道德，不是大問題，就是出外旅行，必須結伴，伴多了意見也多，我的旅行道德，就是捨己從人，毫無成見。走路也好，坐轎子也好，人多固好，人少亦不妨。有這種精神，纔可以始終同遊，遊得暢快。」

我們的譚話，到此告一段落。

蔣先生做的遊記，實在不少，並且處處注重實際，依著他的指示，決不會喫虧，我再三勸他早日付印，蔣先生也很有此意。我想，在最短期內，我們可以讀到現代不能比蔣先生再廣博的遊記，

這是極可稱快的事。

握手告別時，我心裏想，要週遊世界，還是先週遊全國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(96612)

因是子遊記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 蔣維喬

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六二〇〇上

嚴

